

考 驗

蘇聯·畢爾文·采夫著
汪 汪 浩 譯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1

登錄號 24186c2

B 310

虎尾高中籌備委員會寄贈	
高中創設紀念文庫	
分類	文學
番號	11090

110





著名學文界世代現

種 一 第

驗 考

著 夫 采 文 爾 畢 · 聯 蘇
譯 浩 汪

虎尾高中籌備委員會寄贈

高中創設紀念文庫

分類

番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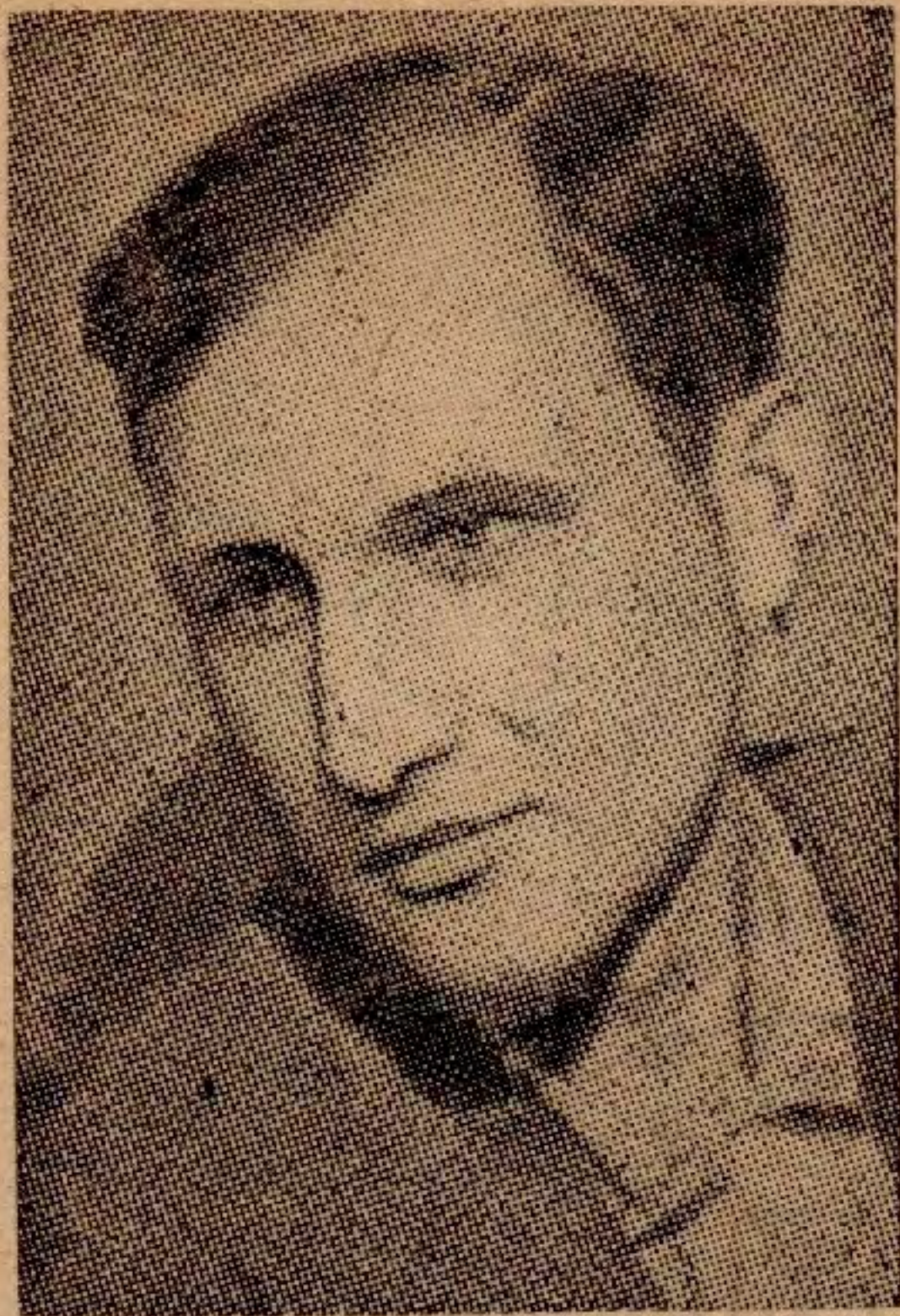


行 刊 屋 書 家 作

1 9 4 8

8676-2

37



著者像



國家圖書館



004636724



目次

楔子	一
第一章	七
第二章	一三
第三章	一九
第四章	二八
第五章	三四
第六章	四七
第七章	五八
第八章	六六
第九章	七六
第十章	八四
第十一章	九一

第十二章	一〇〇
第十三章	一一三
第十四章	一三四
第十五章	一四七
第十六章	一五〇
第十七章	一六五
第十八章	一七〇
第十九章	一八一
第二十章	一九二
第二十一章	一九四
第二十二章	二〇三
第二十三章	二一五
第二十四章	二三一
第二十五章	二三八
第二十六章	二四七
第二十七章	二六二

第二十八章	二七〇
第二十九章	二八〇
第三十章	二八六
第三十一章	二九四
第三十二章	三〇四
第三十三章	三〇九
第三十四章	三一九
第三十五章	三二八
第三十六章	三三五
第三十七章	三四六
第三十八章	三六二
第三十九章	三七一
並非最後一章	三七七

楔子

兩俄某飛機工廠底總工程師杜斌科早上奉召往莫斯科去，恰在當夜三點十五分鐘時，他就和飛機製造業人民委員一同謁見了人民委員會主席。談了十五分鐘的話。

杜斌科走出斯大林辦公室後，看見有兩個人接着走進去了。杜斌科認得他們當中有一個是鋼鐵大王，另一個是鋁業大王。坐在那裏等候接見的還有三個人：他們是對全國負責製造自動槍，炸藥和採掘煤炭的。

杜斌科乘坐「帕卡」牌高速汽車在首都街道上急馳而過，奔往中央飛機場，在場口崗兵前稍停了一下，就聽見車輪滑得嫩草沙沙作響，逕向場裏駛去。一架「杜」式飛機張起廣闊的翅膀，騰空而起了。乘客們穩穩地坐好，各自用棉花塞住耳孔。洛柏少校把飛機駕上航路後，就交給副機師駕駛，拿出烟斗抽烟去了。洛柏少校是一個受處分的人，他覺得駕駛民用飛機只是他應該誠實執行的一種處罰而已。

飛過哈爾科夫時，少校問杜斌科道：「風聲緊急起來了？」杜斌科喝完一杯燒酒，帶着俏皮的眼色望了一望少校。少校把手一擺，拿起他時刻不離的烟斗，裝滿一斗烟，噙起傷了風的喉嚨說道：「我只是洛柏少校罷了，可是不知怎的，最近巴爾幹的情形，克里特島的戰事總使我不安，說句老實話，老玩着這個「土琴子」，也够厭煩了。」「土琴子」，他是指「杜」式飛機說

的。

他們飛過高加索蜿蜒曲折的重山疊嶂，在梯比里斯降陸了。第二天少校得到杜斌科一封請求調他到飛機工廠工作的信，隨即駕着他的「土琴子」離開南高加索了。他覺得工廠裏的工作較近於他所心愛的實際活動，又可以擺脫這種趕「空中馬車」的職務。

石榴樹上開滿了鮮紅的花。杜斌科在清碧的礦泉旁停了車，伏下喝了水。汽車夫是一個格魯吉亞少年，他折了一枝石榴花遞給杜斌科說：「石榴花真好看啊。」豁谷上到處都架有建築工人底帳棚。爆炸聲震動山谷。在山嘴上鑿成收藏飛機的飛機庫，這是敵人底重爆炸彈都炸不壞的。幾所巨大的工廠樓房快要落成，杜斌科已把它接收下來。這類的廠房，大家都叫做副廠。廠房裏暫時是空洞洞的，在不久前剛從山裏鑿來的灰色石頭還沒有粘上工廠烟囪裏冒出的尊貴烏烟。

他從這條兩旁滿是石榴樹的道路上又駛回山巒環繞的谷地上。這裏有含鎘質的溫泉流着。杜斌科害了一場名稱稀奇古怪的病，叫做什麼坐骨神經痛，簡直使他整整躺了一個星期，他以爲這是老年病。溫泉治療也幾無效果，可是必須起行，不能再逗留了。

他從那貼靠斷崖上的小車站動身時，有一個碧眼的纖弱女子送他。某次他轉回旅館時，在棕櫚樹前遇見了她。她看見他痛得步履艱難，就來扶他走上石梯，隨後就時常看護他。他倆之間並沒有發生什麼關係，可是在分別時，她伸出嘴唇讓他吻了一下。當火車已在岩石高聳，樹木離亂之間飛駛時，杜斌科才驀地覺到這次良遇之倉卒可惜。到了梯比里斯，他打一個情意纏綿的電報給他的愛妻，純潔的宛柳，給那個碧綠眼睛的女子寫了短短的幾行字，封上一片石榴花瓣。現在乃是百花齊放惹人春意的五月啊！

在茂干地方，他遇見了一個瘦弱的人，滿頭黑色鬚髮，兩目灼然有力。這就是那個鋁業「大王」。杜斌科曾在克列姆里見過他。他帶了一大批載滿人員材料的汽車來了。他說，他要從那些滿地都是的淡紅石中鑄出鋁來。在這些淡紅石間長着青草，羊羣任意踐踏，真令人難信，自然界竟把這種燦爛放光的輕金屬這樣隨意拋散。人們跳下汽車，就張起帳棚來。轟然一聲，第一次爆炸響了。嚇得羊羣四散奔逃。蒸汽掘鑿機底大杓斗就一杓一杓的把淡紅石塊掘起來，傾到雅羅斯拉夫工廠製造的頭號載重汽車上去。

——德國每年出產三十多萬噸鋁，——鬚髮的瘦個子說。——他們甚至利用粘土來鑄化。好在我國明礬石多得很。杜斌科同志，你現在踏着的，就是將來你們的飛機？

在帳棚裏，他取出了羊奶乾酪，開了一瓶葡萄酒，請杜斌科吃喝。他們談話中說的只是關於鋁的問題。

杜斌科到巴庫時，又遇見了這個瘦個子。他在那裏訂僱拖駁，從卡拉·布加茲載運天然鹽水來。他把最主要的軍用金屬鋁和鎂的鑄鑄工廠建築在靠近熱力根據地的地方，因為鑄化每一噸鋁都要耗費極多的熱力。

海上銀色的浪，似乎沖到了火車輪下。煤油塔到處聳立着，常常遇到地上泥土被煤油浸得黑濕濕的。在那從阿富汗吹來的風吹崩了的山嘴上豎立着長管大砲，對準天空。到處都建築有營房和小飛機場。杜斌科看見一架盤旋降陸的飛機，正是他工廠中新出的產品。這種飛機還沒有大批製造，就已經出現在裏海一帶了。

——新牌子，——一個坦克兵上校望着窗戶外說道，——製造飛機的人們真有本領。

上校手裏拿着一份黨的機關雜誌。社論上畫有各種標記符號。杜斌科向上校要來了這份雜誌，看見有斯大林寫的「評恩格斯論沙俄外交政策」一文，就潛心閱讀着。

——斯大林發出了警告，——上校說，——顯然我們的「朋友」有什麼動作了。

上校掏出了一本新「德俄字典」，一直看到馬哈赤——卡拉站時還沒有放手。車上乘客大半都是軍人，他們也在研究德文。所有那些少校，中校，大尉等都是被派到西境防軍中去的，他們都在潛心學習鄰國文字。

在馬哈赤——卡拉，杜斌科接到了那個碧綠眼睛女子打來的一份電報，她畢慮他的健康。上校側眼窺見了電尾的署名，就使了一個眼風說道，「噫，偏有這樣的美女，居然趕到塔格斯坦來找你了！我在舞台上看見過她，雖說不上是什麼了不得的戲子，可是談到女子，她却真是一顆「綠寶石」。」杜斌科把電報撕碎，帶着惋惜的神情把它一片片的拋出窗外，這些碎片就在陽光下隨風飛舞。他並不能說出這個女子有什麼壞處。在天各一方時，他覺得她是更加可愛的。不過打電報到車上來，總像是腆顏相就。然而，這也許是一種誠樸純潔的感情罷。

車上有一個掌管紡織工業的大人物。他是從草原上來的，膚色黧黑，滿身灰塵。歡送他的人都戴着毛皮帽子，穿着羊皮長靴。這些人把他送到車箱裏後，就坐着兩部舊爛了的「高」牌小汽車走了。這個大人物所管理的紡織業能供給幾百萬大軍底衣服，可是還不能令他滿足。他這樣着急地談論毛料，羊皮，彷彿已經到了冬天，風雪猖獗，很快就要穿上皮襖，踏上毡靴，戴上皮帽似的。

在車箱裏，飯堂裏，人們紛紛談到糧食，肉類，茶蔬罐頭，乾菓子，談到補充軍隊的馬匹和

製造馬鞍、馬刀、馬勒等種種色色的問題。

人們各有各的緊急事務，忙得頭昏眼花，發密電，打快電，簡直不能安眠，大家埋怨旅途太長。一有機會離開火車，就坐上飛機走了。杜斌科看見有許多經濟事務的使者，都像他一樣，由那位聖明人物派往全國各地。戰爭的災禍接近了，——急於準備對付它。

在鑛水站，杜斌科遇見了他幼時老友特魯諾夫。他是一個騎兵將軍，奉派到烏克蘭去的。在各大站上有各列兵車上的指揮官來向特魯諾夫作報告。特魯諾夫是帶着部隊一塊行進的。火車到達羅斯托夫時，特魯諾夫遷到杜斌科坐的車箱裏來了，他們一直坐談到他下車的地方，羅卓瓦雅站，談過許許多多的事情。特魯諾夫向杜斌科說過斯大林在軍事學院舉行畢業典禮時的演說。大意是警告軍隊說，和平時期有縮短的可能。

頓巴斯焦煤提煉工廠底煉焦爐和冶金工廠底鎔鉄爐騰起熊熊的火焰。一團團的煙霧在堆得齊天的炭渣山上盤旋不已。令人猜想，也許是古代斯基甫部落酋長陵墓前簸揚着焚化祭品的煙霧吧！杜斌科服務的那個工廠是靠頓巴斯供給鋼鉄和燃料的，這位工程師瞻望着這塊地面，不禁顯出一種兒子似的敬愛神情。

他們兩個老友在濕漉漉的車站月台上閒遊了幾分鐘。最後一次的開車鈴聲響了。杜斌科此時覺得這位聲譽輝煌的將軍依然是從前那個年少的騎兵偵察員。他們頓時年少了二十多歲，在臨別時作了一次熱烈的擁抱，彷彿從前出發去幹危險工作時一樣。

——我們現在不只是戰友，而且成了至親哩，——特魯諾夫諛諧地說，——吉米什終究戀上了你的妹妹丹孃。

——你經過基也輔時，——杜斌科說，——到啟揚諾夫衢衢看看，抱抱你的姪女兒。不過要小心一點，不要讓你的將軍制服被她弄髒了啊。

那個碧眼女子又趕來了一個電報，電尾寫着「吻你」字樣。杜斌科看了兩遍後，就想如對付第一個電報的辦法，把它撕掉。可是想了一想，改變了主意，就藏到衣袋裏了。

杜斌科到站時，宛柳在那裏迎接他。她依然是那麼清爽，鮮豔，落落大方，一看見他，就奔向他來。杜斌科抱住她，吻着她晒得紅豔豔的面頰。他立刻忘記了那個「綠寶石」女子。他的兒子阿略沙在汽車旁等着。雙手抱住父親的頸項不放。杜斌科就這樣把兒子抱進了汽車。宛柳向他說：「莫斯科打了電話來。這是給你的信件，——她就將一大包信件交給他。——可是……波格丹，你以後再看看吧。我已經很久沒有看見你了，你又馬上就去忙你的工作麼？」

——他們叫我明天到莫斯科去做報告，——杜斌科說。——你知道洛柏少校已在工廠裏工作麼？

——他在工廠裏工作，——宛柳掃興地說道。

——我的親愛的宛柳，看來，愈往下，勞心的事就愈多。我有時恨不得回轉到做學生的時代去……

第一章

杜斌科早上醒來後，把手從毯子下抽出來。窗戶開着，一隻蜜蜂嗡嗡地飛進房裏來，往窗戶玻璃上撞來撞去。日光穿過幾株堅硬的槐樹幹，直射到鋪着花漆布的地板上。光線中有許多花粉飛舞，大概這是微風從附近田野中盛開着的蕎麥花和向日葵花上吹來的。蜜蜂又嗡嗡了一陣，飛走了。它那放亮的翅膀閃了一閃。

杜斌科睡足了覺，腳痛得不那樣厲害了，作嘔和耳鳴也不覺得了。在這六天內他曾飛到莫斯科，又往烏拉爾，再轉回頭來，當然是很勞累的。他在南高加索接收的工廠樓房，現在決定要作為製造新式驅逐機的工廠，他們廠裏出產的重飛機應在烏拉爾設立副廠製造，因為那裏離需用的重金屬原料比較近些。人民委員會是這樣決定的。暫時在新廠址那裏除了幾座尙未落成的中央鍊鑛廠樓房，山，樹林和一塊不大的長滿了小樅樹和聳着一些樹兜子的野地外，幾乎是一無所有。暫時拿來自寬自解的是：也許工廠無須遷移，也許戰禍會像以前一樣，不會波及到我國來的。在這樣的良辰美景中，那裏值得來想這些事情呢……

——宛柳！——他掀開身上的毯子，喊了一聲。

——醒了麼？——宛柳跳下床來，向他跟前跑去。——我悄悄地望了你好久，你却老是這樣躺着，連臉都看不見。我又想又猜：究竟你醒了呢，還是在睡着？

——你要是拿個枕頭向我一拋，馬上就可以看出來，用不着猜了。

——我怕！近來不知怎的，我怕起你來了。你這樣忙不開交，不是發脾氣，便是愁起面孔。儼然大人物一樣，幹的又是國家大事。

——宛柳，這都是過去的事情。趕快拿手巾來，我就這樣穿着短褲子到湖裏洗澡去。浮浮水，撲通撲通幾下。

——不行，——宛柳厲聲地指着他說，——那不行，醫生絕對禁止你洗澡，並叫我看住你。

——寬容我一次，永世都不忘記你。

——請求也沒有用。

——哎呀，你真是我的護身人！——他隨手把她抱近跟前，俯首朝着她那嫣然半開的嘴上一吻。——這樣看來，我真成了老頭子一輩人了。不許洗澡！你說的誰？我麼？我是優等游泳家，並且是以前的冠軍哩！

——就是不許你這個游泳冠軍洗澡！

她說罷，就往床上一鑽，把毯子拉來連頭蓋住。

——起來！宛柳，起來！

他就動手搔撩她。搔得她一跳而起，哈哈大笑。

——波格丹，够了。和我躺一會兒吧。我們長久沒在一塊，簡直生疏起來了。

她躺着，信口說着。杜斌科伸開他強健的手臂，她就把手攔到他那肌肉豐滿的臂上。她的栗色頭髮披散在枕頭上，搔得他頸上、面上發癢。他身體感到她的頭髮的撩搔，她的冷冷手臂和肥

肥大腿的摩擦，頓時起了一種不可形容的快感。他倆已經同居十年了，但他倆之間的情感並沒有冷淡。這當然都是她的功勞。她看見他額上起了一些皺紋，就連連吻着，直到這些皺紋消失了方止。

——波格丹，當你同我在一塊時，我不願意你有什麼愁悶。你該好好休息，完全休息。你今天該把你的飛機完全從腦袋裏拋掉。我很快會要嫉妒這些飛機了。

——同意，同意。今天我就專門過一天家庭生活好了。可惜爸爸不在家，不然，我們今天儘可同他喝兩杯上好的葡萄酒。

——我可以同你喝。

——這點我絲毫不懷疑，當然你能喝……

——那末，你以為你的老婆是個酒瘋子嗎？

——差不遠。好，不要生氣。要是老婆不愛喝點酒，還能做什麼老婆。我在格魯吉亞遇見一個女子。眼睛碧綠綠的，頭髮金黃黃的，圓圓的肩膀，很好看……

——請不要把你的情人底模樣兒描畫給我聽吧！

宛柳戲謔地打了他一下，並把纖細嫩白的手掌掩着他的嘴。

——宛柳，她並不是我的什麼情人，祇是個碧眼女子罷了。最有趣的是：她總是拚命喝酒，可是從來也沒醉過。有一次她當我面喝了一大杯醉得死人的格魯吉亞老酒，連一點醉意也沒有。

——想必是她那圓圓的臂膀幫她喝了……

——宛柳，不要吃醋，我連指頭都沒有挨她一下……

——我不吃醋，連想都不願想到這上面來……我們起床吧……

他們迅速起來穿衣服。陽光裏的塵埃在房裏飛舞。只聽得有輛汽車風馳電閃般駛過別墅前，把路上碎石拋撒得吱喳發響。在轉向池泊去的拐角上，汽車叫了一聲。

——那一個傢伙，一清早就往城裏跑，休息休息不好麼。——杜斌科說。

他脫下身上的背心，摩擦着手臂。宛柳望了望他那筋肉發達，晒得黧黑的軀幹。

——波格丹，你很有力。打過人沒有？

——宛柳，你問得奇怪。從前大概打過人，近來却不會有過這樣的事。

——你能把我舉起來，舉到齊樓麼？

他就向她跟前走去。驀地聽得樓下有惶急的語聲。杜斌科聽到是他母親底聲音。她在那裏極力低聲說着，大概是怕驚醒兒子。可是有個重濁喉音却在大聲嚴重地回答。杜斌科聽見是杜爾加也夫。

他把手一揮：

——廠裏又出了什麼亂子。

——常常這樣。每個星期日都是這樣，——宛柳生氣地說。

只聽見樓梯上一陣皮鞋聲，杜爾加也夫急步走進房裏來了。他穿着一套藏青色服裝，胸前掛着紅星章。母親隨着進來，阿略沙兩眼矇矓，驚惶萬分地窺視着，連使女克拉娃也惶駭失色地跟在他後面走進來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杜斌科問。——廠裏麼？

——同德國開仗了，——杜爾加也夫極力抑住惶急的情緒說。

——開仗？——杜斌科再問道，——已經開仗了麼？

——德國人今早四點鐘時轟炸了基也輔，塞瓦斯托坡里，日托米爾……突然襲擊。

空氣頓時凝冷緊張起來了。戰爭竟然來到了！各人面上都露着驚愕的神色。誰也沒有想把它掩藏起來。偉大的血的考驗開始了。杜斌科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彷彿戰爭這個字又把他的青年熱情喚醒起來了。

——杜爾加也夫同志，你準備好了麼？——杜斌科問。

——準備好了。

——過十分鐘我們便走。我就洗臉，請你即到汽車房去開出汽車來。我讓汽車夫休息去了。

媽媽，請你把開汽車房和開汽車的鎖匙交給杜爾加也夫同志，讓他去開出汽車來……

——波格丹，吃點早飯吧，通通準備好了。

——趕忙吃點可以。

——好。

母親同杜爾加也夫走出去了。杜斌科把緊要文件塞滿一皮包，鎖上鎖。宛柳抱着阿略沙站在窗戶前。炎日照在她身上，她絲毫不覺得。阿略沙也睜起眼睛望着父親。母親和兒子都是驚惶不安的，可是並沒有懂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忽然碰到了這樣一樁可怕的事情，簡單說來，就叫戰爭。波格丹走到他們跟前，久久吻着伸向他來的親人們底臉。在這小孩眼中由於這種迥異尋常的親熱，忽然冒起淚珠來了，一顆顆往臉上衣上滾着。

——阿略沙，幹麼哭呀？

——丹姑媽同拉拉住在基也輔。德國人轟炸了基也輔！

十歲小孩第一次說出了這樣可怕的話：「德國人轟炸了……。」這話不像是出自小孩口裏，而是很嚴肅的，經過思考的。難道他兒子底命運也會像他在幼年時候一樣，要挨受苦難麼？他正是爲了要使兒女們過幸福生活，不讓人來驚破他們的甜蜜睡夢，所以才把自己的一生貢獻於製造軍用飛機，好來保衛祖國……他送了飛機到國防前綫。這些飛機正在那裏廝殺着……

第二章

道路兩旁伴着水溝，別墅林立。杜斌科把舵輪一扳，輪胎擦着遮泥板一響，汽車就向池泊駛去了。岸邊蘆草旁有一些水鳥站着，鴨子在池裏鑽來鑽去。一個鬍鬚叢叢的漢子，穿着紅背心，坐在平底小艇上釣魚。水邊搭板旁立着一個女子，穿着過節的衣服，紮着一塊鮮紅的頭巾。她大概是抽空從那邊屋子裏跑出來漱漱衣服的。兩個少年穿着羽綾襯衫，上罩一件褂子，走到食物攤前，掃興地站住了。攤子還沒有開門，當然還買不到燒酒。這是一個普通的星期日……

——幹起來了，——杜爾加也夫眼望着橡樹林邊說道。

許多紅軍兵士在那裏架高射砲，掘戰壕，砍小樹作偽裝。有兩個兵士從卡車上卸下密封加印的黃色箱子，背到樹叢中去了。一個年輕中尉在那裏測量什麼。他一步一步地走着，擦得光溜溜的靴筒上閃出了一縷縷的反光。遼闊的碧空中浮着幾團白雲。汽車沿着被車輪碾光了的馬路飛馳而去。到了城邊了。在白楊樹叢和槐樹叢之間放着幾大桶汽油，附近不遠，排着一長列卡車。有紅軍兵士身穿新軍服，手裏握着大概是剛從軍械庫裏領來的半自動式的槍，站在那裏唱歌。軍官們在卡車前踱來踱去，隨手調整腰上懸着的手槍套子。槍套大概也是剛發下來的，掛在腰上還不大習慣，不很方便。靴子沒有穿順，新衣褲也不很合身。鋼盔懸在腰上，似乎還發出油漆氣味。

城裏街道上的行人比平常多了一些。一堆堆的人麤集在到處張貼着的莫洛托夫同志演說詞的面前。杜斌科停下汽車，走到街旁走道上看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演說詞。宛柳和阿略沙站在他旁邊。他的母親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坐在汽車裏。他們同他一塊回轉到城中住宅裏。這時他深深覺到有使自己親人貼近左右的必要。德國突然侵犯的消息使他很爲家庭擔憂。

——爸爸，真的打仗麼？——阿略沙問。

——真的，——他回答說，就把他抱上汽車。

——婆婆，真的打仗呀！——阿略沙說着，就嚙起發白的嘴唇來了。

可是城市的外表仍如往常一樣。坐在街旁擦皮鞋的人有節奏地敲着刷子，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往來不息，電車鈴聲一陣陣響個不停。看門人沖洗走道，小孩子們在沙堆裏掘掘挖挖。

店鋪前出現了站隊買東西的人。

杜斌科把家裏人送回城中住宅後，即馳往工廠去。車上計程錶瞬間就轉到了十二公里。杜斌科在工廠門前發出了汽笛聲。守門人當然很熟識本廠底總工程師，但還是仔細檢閱了出入證後，才行一舉手禮說道：

——剛派了摩托車去接你。大概沒有碰上吧。經理同志請你就到他那裏去。

工廠經理舍夫科普梁斯剛把各工作間主任召來作了一次訓話。他皺起眉頭望着杜斌科，霎了一霎眼說道：

——果然開始了，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戰爭。

「那末，就這樣吧。」

「怎樣？」

「——就和他們打一打……杜爾加也夫同你一塊來了嗎？」

「——是的。」

「——現在够他忙的了。看看德國人拿出什麼新技術來，馬上要發明更強的東西來和它對抗！現在在構造方面要打破一切陳規舊例了。對麼？」

「——不要緊，我們就來忙一忙，——杜斌科說。」

「——這般狗娘養的，居然轟炸了塞瓦斯托坡里。真是些瘋狗！難道那裏的弟兄們，我們「黑海」的弟兄們也睡昏了麼？」

舍夫科普梁斯過了二十多年的海洋生活。最後一個時期，他担任重轟炸機底聯隊長。直到一九三三年，他才作第一次飛行，老實說，從這時起，他就開始成了空中「崗兵」，又是警衛他那親愛的「黑海」。他總是把黑海艦隊簡稱為「黑海」，真是無所不至的愛護它。甚至他現在根據黨中央決定在工廠工作時，也顯然對海軍代表特別優待，總是力求首先滿足他所心愛的「黑海」底需要。雖然陸軍代表常因此生氣，可是對他還是很尊敬的，因為他總算是個公正的人。不管他所愛護的海軍中什麼人因過失而受處分時，他是一點也不礙情面的。他總是把犯了過失的人找來斥罵道：「我敬愛「黑海」，這並不是說，連「黑海」裏的臭魚我也敬愛！是吧！要是你想丟我的醜，你就到別的地方去丟，不要在我的工廠裏。是吧！你這個小傢伙，並不直接歸我管，是吧！可是，我要你爬着走的時候，你也就只有爬着走。懂得嗎？」

雖然舍夫科普梁斯脾氣暴躁，愛罵人，可是誰也不生他的氣。工人都稱他是「我們的上校」。他有時幾星期不出辦公室底門，而他的精神依舊是那樣興奮，那樣機敏。但是他總覺得在工業中工作苦悶得很，又想回到他的「黑海」去。今天杜斌科來時，看見他穿着整潔的軍服，胸掛紅旗勳章，知道他又在「想念海軍」了。

——波格丹，說句老實話，——舍夫科普梁斯站到杜斌科面前說，——德國人是個強敵。而且是消息靈通的。你看，他乘着什麼時候開仗，恰恰是我們生產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剛把「老母鷄」丟掉，轉過來大批製造新飛機的時候，他就乘機開戰了。對嗎？

——可是，依萬·依萬諾維奇，我們總算送了足夠的飛機到第一綫去了，暫時總够他們撕殺的。隨後我們再補送去好了。

——波格丹，第一綫定遭了很大的損失，你明白嗎？突然的襲擊，照德國人的打算，這是勝利底第一個要素。他們以前是常常做到了的，明白嗎？但是想這樣來襲擊俄國人，那他們就要撲個空的。是吧！只要我們不過早的喊起萬歲、萬歲來……

舍夫科普梁斯走到窗戶前，拉開簾幕。太陽就閃閃耀耀地照到地毯上，照着擺在座子上的新飛機模型，照着整整齊齊排列在橙黃色書架上的金字書背，輝煌奪目的。

經理瞻望着工廠樓房，飛機庫，灌油機，救火車，望着那男得整潔可愛的一行行的草地。氣象台上懸着的汽球被風吹得一凸一凹；幾個紅軍兵士牽來兩隻銀灰色的防空汽球。大門口開來了一隊用汽車拉着的高射砲，往飛機場邊樹叢中馳去了。有一架「烏」式飛機降落場中，捲起了一陣塵霧。人們把這種小飛機叫做「救火隊」。因為每逢什麼半製品「出岔子」的時候，通

常是派這種小飛機到供給半製品的工廠去趕急取來。從裝卸間裏拉出了一架新飛機。「烏二」式機和這架新飛機比較，簡直像隻蒼蠅。這兩位站在窗戶前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慣常事物，一一在他們眼前呈現出來了。

這一切是多麼令人留戀難捨呵，——舍夫科普梁斯說，——每個螺絲釘都是人製造出來的。一旦把渺小的人從這裏運走，一星期後，這裏就會成爲一片草場。把工廠從這裏搬走，人們也就會死亡。對嗎？你坐飛機去選定了地點……以防萬一。波格丹，難道真會要把這龐然大物通通搬走麼？難道德國人會飛到這裏來麼？他們竟轟炸了基也輔，塞瓦斯托坡里呀！這不是什麼利物浦，北明翰這類的英國城市，而是基也輔和塞瓦斯托坡里啊！對嗎？——舍夫科普梁斯往沙發椅上坐下。——今天我再三想過，戰爭會使我們善良的人民遭受多大的災禍呵！我經歷過兩次戰爭，是知道這種情形的。嘿，德國！德國！——他一跳而起，在房中走來走去。——這個名字是很嚇人的。一說出德國這個名字，就使你背上打冷顫，又像因爲氣憤，又像因爲害怕。要把德國這個名字打進鬼門關去！叫他做日爾曼人！日爾曼鬼子！說到日爾曼鬼子，俄國人是過它的，而且還會它的。懂得嗎？只是要把自己的害怕心理根本剷除！在剛一萌芽的時候就剷除掉！日爾曼鬼子就是利用人底害怕心理，把整個歐洲搶去了……你說句天良話，今天聽見這個消息時，也有點胆怯吧？是的麼？

——有點胆怯，依萬·依萬諾維奇。並且正是由於「德國」這個名字。

——你看，——舍夫科普梁斯笑道，——如果只是想到這是「日爾曼鬼子」，就決不會害怕的。所有這種心理作用都會煙消雲散了。各工作間就要舉行羣衆大會。拉莫旦要你去出席機械間

的會議。你把「德國」這個名字扔掉，把它譯成俄國人常說的「日爾曼鬼子」。不要空叫萬歲，萬歲，可是決不要讓害怕心理猖狂起來。我們定要把日爾曼人——他個頭破血流。只要大家對他沒有絲毫怕意就行……是的，工作日要延長起來。也許要使一部份人過兵營式的生活，晝夜不離廠。有些人會徵入軍隊去。要把工作加以改造，使廠內能出產更多的飛機，比以前多出兩三倍的飛機。人民委員已經打了電話來了，懂得麼？你不覺得可怕吧，波格丹？

——一定辦到，依萬·依萬諾維奇！

——不空喊萬歲，萬歲吧？

——不空喊。

——那末，老弟，謝謝你！也許會要你自己來撐持一切。

——怎麼這樣？

——也許會有人想起我來，交給我隊把飛機帶？

——這是蠢想，依萬·依萬諾維奇。這裏正需要人……

——我知道這是蠢想。可是血在沸騰，手在發癢呵……

——那末，你就駕起飛機到天空中去翻它一兩點鐘的筋斗，讓舵輪來搔搔手心的癢好了。

——波格丹，不是這樣。時候到了，去吧……扔掉「德國」這個名字。把害怕心理剛一萌芽時就剷除掉……是吧！

第三章

德軍底鋼甲洪流幾乎在全部戰線上都把蘇聯邊境沖破了，向東方滾滾而來。六月二十三日，意大利，羅馬尼亞和芬蘭都向我國宣戰了。這天晚上無線電廣播了邱吉爾底演說；杜斌科，舍夫科普梁斯，黨委書記拉莫旦，工廠委員會主席克魯申斯基和杜爾加也夫都聚集在辦公室裏焦急不安地等着聽了。既然英國幫助蘇聯，那就比較輕鬆一點了……

早上洛柏少校在工廠飛機場上降陸了，他是剛從前線飛回來的。飛機在路上幾乎遭了毒手。幾架「米」式飛機尾追不捨，開放機關槍，把機身機翼打了許多洞。洛柏少校在打傷了的飛機周圍視察，口裏咒罵不停。機上的紅十字符號不僅沒有起保護作用，而且更引起了敵人底注意。少校起喉嚨叫油漆匠塗去機上的紅十字。油漆匠不肯這樣做，於是他就把日內瓦，海牙會議罵了半天，又罵這些油漆匠，不知怎的，罵他們是漆神像的。

開來了救護車接收受傷者。首先受到德寇打擊的邊防軍受傷戰士躺在抬床上，這次戰爭的鮮血已開始浸潤到這些抬床了。杜斌科坐車趕到，即跳下汽車。

——洛柏同志，你好！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好！——洛柏親切地回答了。——不要覺得這樣辛酸，我們也要把他們剝成肉泥的。

——事情怎樣？

洛柏望了望杜斌科，不知怎的，他那雄健的嘴角上抖了一抖。

——現在我簡直莫明其妙。——他把手一揮。——一場糊塗……德國人強盜般的轟炸了基也輔！這般蛇蝎，在「容克」飛機上畫着紅星徽。他們不像我們這些……有覺悟的油漆匠！叫他們塗掉紅十字，也推三推四……你看抬着的那個漢子……好奇怪的一個上校。打脫了半條腿，他還只是叫人把他送到司令部去。

抬床上躺着一個帶着半截黑色領章的參謀部上校。他的年紀不過三十來歲。臉色青白，顯然流血過多。頭上紮着綳帶，腳上蓋着一件血污斑駁的藍呢軍大衣，大衣上的釦子，金光燦爛。兩手筆直地伸在大衣上。似乎他在受傷時是立正站着，也就這樣把他載來了。一隻手裏死死地捏着撕破了的地圖，圖上畫滿了紅綫，藍綫。杜斌科彎腰去看他，他的眼睛微微睜了一睜，嘴唇微微動了一動，用命令的聲調說道：

——送我到司令部去。做報告。

——上校同志，我們送你到病院裏去，——接收受傷戰士的青年女醫生安慰他說，——那裏可以醫好你的。

上校又微微睜開眼睛，稍稍斜視，說道：

——我命令你們把我送到司令部去。軍醫同志，我命令……

——你命令把你送到司令部去嗎，——女醫生喃喃說道……

——是的。

上校閉上了眼睛。杜斌科和洛柏親自把抬床推進衛生汽車裏，上校點頭致謝。他手裏仍然緊緊捏着那副沾滿血污的地圖。把這位受傷的上校送往司令部去了。

——你看見過這樣的好漢嗎？——少校說道。——真是個英雄……你看，幾隻「米」式惡鵬……把我的「老母雞」啄成什麼樣子了！它們在科羅米亞附近趕上了我。就像餓狗覓食般死追不放。我使盡計策，才逃出這些黃口小兒的毒手。在德涅泊爾河以西都是低線飛行，從山谷裏鑽上鑽下。

少校攀到機翼上，拿着一塊黑炭把所有中彈的地方都劃上十字。

——六十五處。幸好沒有打中汽油箱。不然的話，我們都會被火葬了。此刻乘你的弟兄們縫補傷口的時候，我們來喝一杯加上檸檬的白蘭地酒吧……

宛柳打了一個電話來，說接到了丹孃從基也輔打來的電報：「我們平安，吉米什入伍，我想到你處來。」

杜斌科放下聽筒，沉思地坐了許久。吉米什·特魯諾夫本是一個溫文而有點懶惰，性格柔和，歌喉清婉的烏克蘭少年，難道他也去參加戰爭了嗎？丹孃和吉米什結婚不過一年多。他們是在雅爾塔認識的，那時吉米什在那裏攝製一九一八年德寇佔領烏克蘭的電影片。他倆都是誠實純潔的青年，互相愛戀，情書連綿，因離別而感受痛苦，終於成了夫妻。他們遷居在基也輔一個僻靜的衚衕裏，享受無比的家庭幸福。不久以前，大約三個月前，生了一個女孩。他們常常一同到店鋪裏去替小孩買了許多衣物和一張小床。吉米什幻想獨立攝製影片，現在……却入伍當步兵中尉了，照他性格是不大適宜於戰爭的……

波格丹想起父親來了。他已有一天多沒有看見他，父親是個倔強的老頭子，在工作時只是拿對上司的態度來對待兒子。除非有公事，從來也不到兒子那裏去談談家常話的。波格丹接通電壓準備間的現影電話，在銀幕上出現了他那個滿嘴鬍鬚的親人面容。父親沒有看見他，波格丹微笑地看着父親同一個人講了一句話，看着他撚了撚鬍鬚，眯了眯眼睛，就向着聽筒裏鄭重地說道：

——我是電壓準備間值班匠目彼得·杜斌科。

——爸爸，我就到你這裏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父親驚慌地問道。

——不要着慌。丹孃打了個電報來。她準備到我們這裏來。吉米什入伍打仗去了。

父親拿出一塊手帕，抖了一抖，拭了拭額角、臉頰和下顎。

——沒有旁的事嗎？

——父親，大概沒有。

——那末你沒有必要到我們工作間來。不如去把那些自動車夫教訓一頓，他們藉口燈光管制，怕敞開門漏出燈光，不願把自動車開進工作間來。弄到只好叫粗工們大費氣力拿手車搬運貨物……你可以叫人在接貨處安上一個藍色燈泡。要知道，我們不是載運針呵！

——好的……

波格丹關上了電壓間的電門。銀幕上的景色隨即消失了。接着唐義林走進門來。他眼睛望望沙發椅，彷彿請求主人允許似的，他就坐下了。

——唐義林同志，我聽你說，——杜斌科舉起銳利的眼光望着唐義林那顯得衰老而沒有禮貌

的面容。

——你聽麼？

——唐義林同志，我聽。

技術監督科主任唐義林是一個作事極端嚴格而準確的人。杜斌科不喜愛同那些技術監督科主任們幹不正當的交易。他的同事們却常常犯着這種毛病。各方面的極端準確周密，每個零件在技術上的絕對「符合」是使飛機裝置不發生間斷阻礙的保障。唐義林小心謹慎並且吹毛求疵地監督生產品，這是不合舍夫科普梁斯底心意的，因為舍夫科普梁斯喜愛誇大生產的百分數，有時甚至把沒有製成的產品和技術上有缺陷的產品都計算在內。杜斌科極力替唐義林辯護，終於是弄到舍夫科普梁斯一吓說道：「完了，帶着你的顯微鏡走吧！」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研究過歐洲工業底潛能和實力嗎？——唐義林睜起眼睛，把一雙文弱的手疊放在膝蓋上。

波格丹忽然看見唐義林小指上帶着一個戒指，——也許這是第一次看見，因為他以前沒有細看過。在銀箍上嵌了一個煙色寶石。大概是一顆月長石？——杜斌科想道。

——歐洲工業？——他拖長聲音反問道，同時就注視着談話人臉上的每一條皺紋來觀察他的神色。

——杜斌科同志，你用不着費力去思索它，——現在已經屬於希特勒的歐洲工業是一個莫大的經濟，而所謂納粹黨却把它專一用來打仗。這裏所說的工業，包括有捷克斯拉伐克，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挪威，比利時，荷蘭，法蘭西，羅馬尼亞等國

的，——唐義林屈指數着，數到法蘭西時又重新開始屈着小指，指上底戒指發出昏暗的光彩。——我不來說波蘭，丹麥，西班牙等國的了……六月二十二日所有這些都用來攻打我們了，專一攻打我們了！歷史上的一切先例也許可以安慰那些政治家們，可不能安慰我們幹生產工作的實際主義者。機器戰爭開始了，我們所有的機器却比他們少，比他們少得多……拿破崙不曾有機械化部隊，他甚至是坐着雪橇，坐着俄國式的雪橇逃跑的。希特勒却用摩托把自己的軍隊很好地武裝起來了。過幾天後，這些摩托就會出現到我們的頭上，他們會運來炸藥並……並……向我們頭上拋來，波格丹同志，定會拋來的。

——你已經害怕起來了麼？

唐義林驀地一跳而起，規起兩隻拳頭說道：

——你不害怕嗎？頭一天你就把你的全家從別墅裏搬回來了。風聲稍一不妙時，你就可把他們搬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我的家眷還住在別墅裏……我全不知道我的家庭怎樣……你們却把我關在工廠裏兩天不放了。弄得我在辦公室裏的沙發上過夜。

——誰不放你出去？爲什麼不放？

——經理。就是你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舍夫科普梁斯。戰爭才打兩天就這樣！過一個月後會是怎樣呢？你們却把自己的家眷接回來了……

杜斌科半晌沒有作聲，盯視着唐義林。這是怎麼一回事？是神經病發作了呢？還是真正立意反對現時國家正在佈置着的一切？他想打電話告訴舍夫科普梁斯，但又改變了主意。舍夫科普梁斯性情急躁，他可能採取極端手段。也許在這裏極端手段是不必要的。他望着坐在他面前的這

位工程師，好像是一件武器，忽然鈍鏽不聽使用了。

唐義林兩手蒙頭坐着，喘息不止。在指縫間露出他的黃黃的狹窄的額角。

波格丹細聲說道：

——唐義林同志，你可以走了。

唐義林一躍而起，雙手一擺，好像閃起兩隻翅膀似的，隨後又坐下了。

——唐義林同志，你可以交卸科務。

——我……交卸職務……完全離廠嗎？

——你自己這樣請求。我不過執行你的請求，負責和舍夫科普梁斯說妥一下罷了。我們不要你參加，來和歐洲工業鬥爭一下。也許會有多少結果的。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覺得你是個有見識的人，所以跑來和你談談，想把我心中焦慮的事情，通通說出來。我是把你當做個工程師，當做有分析頭腦的人，才來和你說話的，你却……馬上叫我辭職。

波格丹走到唐義林跟前，舉起強勁有力的手，把唐義林提起來放到自己對面椅上。

——唐義林同志，你很難過吧？你不知道怎樣辦？你被那向我國猛撲的敵人力量所驚倒，是的嗎？

——對呀……對呀……對呀……

——這個力量甚至也使我驚駭。我自覺地暫時拋棄我是數學家、分析家的意識，而把自己變作……一個政治家。我還不知道結果怎樣，可是我們定會戰勝這般日爾曼人……日爾曼鬼子的……

——你相信嗎？

——相信，——波格丹肯定說。——今天我收到了我妹夫打來的電報。明天我也許還要收到若干封上了前線的家人親戚打來的電報。要是不相信勝利，那就是說要永遠與自家的親人分離，即與這些前去衝擊歐洲，衝擊那使你害怕得這樣厲害的工業歐洲的戰士們分離。要是不相信勝利，那就只有拋棄工作，逃亡……舉例說，逃往巴西國去。你是俄羅斯人吧？

——是的。

——我是烏克蘭人。有人說我的祖先是查波洛什的義士²。也許這是真的。即令不是這樣，我也無論如何不會離開俄國，更不會離開蘇維埃俄國的。我決不在患難中拋棄它的。要不這樣，便不算是一個祖國子弟，便是卑劣下賤的行爲。今天對我們說來，這個製造飛機的工廠就是俄國。這就是我們應當捍衛的一塊俄國土地……做個叛徒和胆小鬼是很容易的，要知道跌下容易，爬上就難呵。你試想想，我們爬得多麼高了，要是跌落下去，那真危險得很呀。如果你還沒有想透澈，你就再去想想吧。我寬限你到明天，到明天……——他看看錶，——下午五點鐘再說。此刻你坐着我的汽車去鬥鬥風，呼吸呼吸新鮮空氣。不要害怕受寒，把四面玻璃通通打開。我的車夫送你到別墅區。今天你放汽車轉來，明天下午四點鐘我再叫他來接你，你就把你的家眷隨車帶進城來。

唐義林還想說什麼話，辯護辯護自己，可是支支吾吾，有頭沒尾。杜斌科坐到椅子上，忽又覺得脚痛難禁……他本着他當騎兵時的老習慣，罵了一句，好像這樣就輕爽了一些似的。

……杜斌科熄滅了辦公室裏的燈光，稍稍揭開窗幔，走到涼台上。他望着沿工廠正面的白楊

他波格丹親眼看着築成的，並且幾乎是他親手築成的。建築會是很困難的，可是這個建築彷彿是他的青年時代底繼續，使他覺得特別親愛，特別寶貴。在廠裏有他父親作工，父親是個老實人，默不作聲地忍受新的不幸事件；在廠裏工作的，有他痛癢相關的親朋密友。忽然有架驅逐機在空中飛過。他從摩托響聲中，知道這是架舊式飛機。天空中晃閃着幾道探照燈光，好像他祖先執着的長劍在交劈着，驟然又落在黑暗中不見了。落到城市上的長劍並沒有傷害它，而是暫時藏入鞘中去了。



第四章

杜斌科被高射砲的響聲驚醒了。砲聲短促而激越。窗上玻璃打顫。飛機在天空中叫個不停。波格丹一面穿衣，一面傾聽摩托響聲，知道是自家的飛機。指定在今天舉行的防空演習，檢閱高射砲隊底火力佈置。但德寇飛機也可能來襲擊的。在戰爭中各種意外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宛柳已經穿上皮大衣，手裏拿着藏有文件和錢幣的提包，阿略沙還沒有完全睡醒，站在她旁邊打呵欠。又是幾響砲聲，玻璃又顫抖起來，阿略沙也不打呵欠了，睜眼望着父親。他很愛父親，同時又敬畏父親，所以他在父親面前是很拘謹的。杜斌科向兒子伸了伸舌頭，阿略沙嘴角上微微露了一點笑容，可是當他看見父親向他使眼色，叫他看那個站在那裏擦着惺忪睡眼的克拉娃時，他就大樂起來了。宛柳放開了他的手，他跑到剛走進來的祖母身邊去了。祖母穿着一雙白毡靴，頭上紮着一塊毛線巾。

——婆婆，這不是真的，——阿略沙說。

——難道是防空演習嗎？——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向兒子問道。

——當然是演習。

——那末，爲什麼飛機在飛呢？——宛柳問。

——我們的飛機。也是演習。

——可是你却穿好了衣服，還梳光了頭髮呢！

——總須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波格丹，你不要出街去，——宛柳走到他跟前，靠近他的肩膀說道。

波格丹便撫摩着她的頭髮說：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兵士打仗時不帶老婆去。阿略沙跟我來。

守房人和救火隊值日員掛着防毒面具站在大門外。仔細看了一看，認清是杜斌科，就和他道好。高射砲又開了一排火。發光彈在黑空中畫着一根根的紅綠虛線。阿略沙看了，喜得手舞足蹈。他把手指着，拉着父親喊道：「爸爸，爸爸，好爸爸，你看，你看呵！」

——現在應該站到屋簷下去了，——守房人說，大家就跟着他擠在屋簷下面。

只聽見街心和屋頂上有東西敲的直響。這是紛紛墜落的砲彈碎片。所有這一切此刻都還是很有趣味的玩意兒。誰也沒有想到危險。居民還在和平時候就已看慣了各種各樣的防空演習。固然，那時還沒有開放如像阿略沙所說的「真」砲。波格丹在街上再站了一會，就回到樓上去了。宛柳和衣躺在床上，母親坐在她旁邊，克拉娃坐在窗邊地毯上。

——是演習嗎？——宛柳問。

——讓阿略沙說說好了。

波格丹脫了雨衣，取下帽子。

——媽媽，婆婆，子彈多麼好看呵！……爸爸，這種子彈叫什麼名字呀？

——阿略沙，這叫發光彈。

——發光彈……發出火來，一顆一顆，飛得高高的……真好看……

——不知道丹孃那裏怎樣？——祖母走到門邊停下說。——來得及從基也輔趕來嗎？

從她話音中聽出了當母親的驚惶憂愁的心情。波丹格吻了吻母親乾瘦皺褶的面頰，就扶着她回到她房間裏去了。

——媽媽，你睡吧，一切都會平安的。

——丹兒，我也是這樣想……

她乘着無人看見，就抱着兒子，笨拙地吻了一下，急急走進房裏去了……

只有第一天的戰報是紅軍總司令部發出的。隨後就組織了情報部。波格丹打開報紙，惶急不安地讀着，此後全國各地也都是這樣惶急地翻閱這些報紙。

蘇聯情報部發表了我軍放棄布勒斯特，洛姆什和科甫諾以及消滅德軍三百輛坦克，五十六架飛機的消息。德軍指揮部採用它所最喜愛的閃擊戰略來攻打蘇聯。德寇竟不顧任何損失以求達到戰略上的勝利。暫時他們却收到了相當成效的。

宣佈動員了。沿街都有被徵入伍的人肩負包裹步伐整齊地走着。有上千的婦女擁在城市軍務部徵兵處新木柵外邊，站着，坐着，窺視着。許多人身邊還攜有兒女。在柵內有她們的丈夫，兄弟和父親整隊報數。

大門口有幾個身穿便服的人站崗，這是從剛動員入伍者中派出來的。他們阻擋那些想走進柵子裏去的婦女，雖則和她們鬥口，却沒有半點兇惡的神色。崗哨持着剛在今天領來的步槍，與

他們身上穿的灰色便服、便褲大不相稱。掛着子彈盒的皮帶就繫在便服上。昨天還是過和平生活的人們，初初加入戰爭是顯着有些笨拙的。他們此刻還只爲國民天責心所驅使，還沒有激動仇恨敵人的心理。

在雜貨店門口有許多購買食品的人，列成長長的隊伍，默默地站着。人們覺到自己這種舉動未免可羞，都低頭不看別人。一個肩掛防毒面具的過路少年，忽然停下來，起初只是冷言冷語，嘲笑那些站隊購物的人，隨後有幾個饒舌婦女反罵他時，他立刻怒氣勃發：

——應該有點覺悟。你們是拿提籃幫助希特勒，懂得麼？希特勒用坦克，你們就用提籃……

一團步兵開往車站去。杜斌科看見走在前面的那個人昂頭闊步，臉上顯着莊嚴而自豪的神色，認得他就是團長。這團人原是衛戍部隊，軍譽良好。官兵都穿着剛領來的新皮靴，重重地跨着脚步，隊伍緊密，唱着軍歌，一連一連的走過去。少年奮發的面容，漂亮的武器，背包上緊圍着捲成馬蹄形的軍大衣，肩背槍枝，工作器具都均勻地晃動着。波格丹走出汽車，看着飄揚的團旗在面前走過，就舉手致敬。他對這些在野營裏晒得面目黧黑的少年們覺到無限感激。其中有許多人也許會是最後一次踏着這塊地面。從此以後就要開始戰爭艱苦的生活，軍裝會被太陽晒得褪色，被汗水浸壞，被泥污染髒。眼光會嚴肅起來，嘴角上會顯出深深的皺紋。

坦克列成三行駛進。在頂塔口立着的也是顯出那樣快樂可愛、戴黑色鋼盔的少年。坦克手都充滿着軍人的豪傲精神。有羣少女向一個坦克上拋擲許多鮮花，那坦克手微微一笑，向他的同伴說了一句什麼話，這個坦克手就雄糾糾地擺了擺肩膀，並把鋼盔微微向旁邊一推。

——鐵甲騎兵真剽悍！——旁邊有個人說。

波格丹回頭一看，原來是廠裏黨委書記拉莫旦，就站在他的旁邊。

——拉莫旦同志，你好！——杜斌科恭敬地說。

拉莫旦笑了一笑，握了握他的手，同時目不轉睛地望着坦克隊。他的眼光在尋找什麼人，驀地找到了，他就把波格丹底手肘緊緊地捏了一捏，叫他注意，同時他就高喊道：

——畢佳，再見！

拉莫旦摘下帽子，拉着杜斌科擠過人羣，又喊道：「畢佳！努力呀，努力呀！」
這個瘦瘦的少年站在坦克塔口，微微招了招手表示敬意，霎時臉上一紅。

——我的兒子畢佳，——拉莫旦戴上帽子說道，——這樣害怕長官，你看，連話都沒有說一句。真是個拘謹的小伙子……沒有回家一轉就開走了……你看過今天的報紙嗎？消滅了希特勒三百輛坦克。這是誰打的呢。就是像畢佳這樣的坦克手呵。你往工廠裏去嗎？

——是的。

——帶我一同走好嗎？我讓我的車夫回家告別去了。他也被動員了。我只好做做你的辦法，自己來開車。

他們從修築得很好的公路上駛往工廠裏去。隨處設有道標，道旁修有供行人休憩的茵式小亭。

追過了幾輛藍色大汽車，這是載送工人往廠裏去的。隨時遇見步行的或乘腳踏摩托車的民警。他們都掛着步槍，仔細注視每個行人和汽車號碼。

拉莫旦與波格丹并肩坐着。他閉起眼睛仰靠在坐椅背上。杜斌科留心看他，覺得他的容貌一

剎那間蒼老了許多，頓時對他發生了無限的同情和憫惜。以前他只看見他是黨委書記，從來沒有在工作以外和他接觸過，更沒有見過他當父親的態度。

——拉莫旦，不要緊，你的兒子定會平安無事的。

拉莫旦陡然驚覺，急忙拿手掌把臉頰擦了幾下。

——當然不要緊。你以為我怎樣？今天大砲打得真不錯！我們很久沒有聽慣這樣的熱鬧了。你想，連家裏的牲畜都嚇慌了。我有一隻狗，——你知道，它是一條獵狗，——砲聲一響，它就狂叫起來，直跑到我跟前，把頭鑽在我兩腿間，全身發抖，真蠢。那隻貓就亂跳亂蹦，喵喵不停，毛直立着，尾巴豎起像煙囪……你看，我的畢佳……——拉莫旦驀地偏向一旁，掏出手帕，轉換話頭說，——杜斌科，你開車開得這樣猛，有天總會碰破頭的……我的眼睛都花起來了……

第五章

有一個著名的構造師從莫斯科乘飛機來到了工廠裏。他同杜爾加也夫和杜斌科討論了整整兩天。因為要把主要飛機的構造稍稍加以改變。

構造師滿懷着適應前線需要，革新自己飛機構造的想，而不願接受別人的意見。杜斌科只好忍痛同意把已在大批出產的軍用飛機加以改造。要把機「腹」裝上鐵甲，可是飛機重量就因此增加；爲了減輕重量就必須減少部分武器。但構造師却反而加多了武器，照他的計算，飛機不會因此喪失其戰術上的基本質量，而不過稍爲減少一點飛行速度而已。這是不很重要的，因爲衝擊機並沒負有單獨進行空戰的任務。敵人鐵甲師團如洪濤似的沖入我國，並有機械化步兵隨同前進，而以使用自動槍的摩托車隊爲前鋒。現時担任衝擊敵人的都是普通飛機——轟炸機，甚至驅逐機。德寇舉行突擊的坦克部隊擁有極豐富的高射火器和自動武器，這就要求必須構造一種既不怕敵人砲擊又擁有强大火力的衝擊機。期限也縮短了。在和平時期可以拖延幾個月的事情，現在簡直要在幾天內辦好。這位構造師以前是個作事遲鈍的人，忽然變成了一個敏捷可驚而極端嚴格的人了。所有一切因改造而發生的技術過程上的變動，由杜斌科指導的一組工程師在一夜間擬定好了。次日清早，杜斌科把各工作間主任召來。他們看了一下圖案，毫無反駁意見，就把圖案拿往各工作間去了。大家都懂得，要像前線一樣的來工作。

——我還要起飛到別處去，——構造師在臨別時說，——杜斌科同志，一切都全仗你的大力。

——我是無需囑託的。使我有些不安的，就是爲什麼德寇前進得這樣快。克里沃羅克是我們工廠特種鐵底供給地。德涅泊爾彼特羅夫斯克是整鑄鐵管的出產地，一般說來，沿德涅泊爾河一帶就是出產我們工廠需用的輕金屬、儀器和摩托的地方。要是德寇繼續這樣猛進……

——杜斌科同志，不要喪失信心呵！——構造師說完就起飛走了。別的工廠在等待他去。

這天下午，杜斌科第一次到診療所去診病。腿痛不止，他恐怕在這樣緊急的時候，被這種惡疾弄得不能工作。

一個上了年紀的醫學博士喝完了一杯檸檬茶，就來診看病人，他默然聽了聽病人底肺部和心臟，拿着小錘子在腳上敲了幾敲，再用錐子在幾個地方戳了幾戳。隨後要病人跪在椅上，——杜斌科眼中看見的只是深藍色的牆壁，——又拿錘子在腳跟上敲了幾下。

——唔，——醫學博士眉頭一蹙，口裏哼哼作聲，把檸檬連皮吃下了，——你這位少年，爲什麼不相信醫生？

——怎麼不相信？——波格丹回答說，同時就感到一種做小學生時代的瑟縮不安的情緒，——我很喜愛醫生。

——杜斌科同志，你太不留心自己的身體了。

——不久以前才生病的，——杜斌科想來辯護自己。

——嘿，老弟，談到你的飛機，我當然是弄不清楚的，因此在你面前能顯出是個傻子，可是

關於我這一門……只好請你在病院裏躺幾天。

——怎麼！——杜斌科急的叫起來了。

——大概忙得很吧？——醫學博士把眼鏡扶到額上。——沒有功夫吧？要是你的脚癱了，那時會罵誰呢？罵你？不會的。大家都會罵我……首先就要挨黨中央的罵。而且是該挨罵的……

——不能，不能，我要作工……前線急待供給……

——你會來醫治嗎？——醫學博士嚴厲地問。

——我會來，我會來的。

——從明天起要經常來。光線治療，按摩。試試看。少急燥，多靜養。——他伸手握別。——就是這樣。

——謝謝你。

——嘿，老弟，用不着謝。要是你左跑右跑不靜養的話，那就怎麼也診治不好的。——隨後他又默然注視着波格丹胸前掛着的勳章，問道：——老弟，爲什麼我們老是退却？

——德國人，力量強……

——難道以前不知道麼？——他拿指頭敲了敲波格丹底勳章。

——知道的。可是當這種力量突然猛襲進來的時候……

——這一切我都從報紙上看見過了，——他爭吵似的急忙打斷他的話。——照我看來，同志，假如說句俗話，就是太大意了。是的嗎？

——多少有點。

——怎麼說多少有點。你的台甫？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不是有點，而是過於大意了。我雖不是軍人，這點我却知道。人們愛睡覺，固然睡覺可以強健身體，甚至是必要的，可是也要有個限度……你想想看，拿破崙也是星期日攻進國界的，不過是六月二十四日罷了，老實說，簡直是在同一天內。難道原來不知道這點麼？

——醫學博士同志，這是偶然相合罷了。

——還算什麼懂得辯證法。沒有什麼偶然性……睡得太多罷了，正確些說，睡得不是時候。再見……從明天起請你經常來治療。

杜斌科走出診療所，就遇見廠裏轉運科主任柏蘭。他坐着一輛淡黃色的汽車，神情照常一樣的快樂。他以前是個當街頭汽車夫的，因為他勤快能幹，特別是富於進取心，所以在工廠裏提升為轉運科主任了。柏蘭很受舍夫科普梁斯的賞識，可是杜斌科却不喜歡他。因為他過於愛出風頭，誇口，同時又逢迎上司。固然這種逢迎是蒙上了一層慷慨豪爽好好先生的外皮，但始終是令人生厭的。雖然此刻柏蘭一看見杜斌科就愉顏悅色地握着他的手，滿臉笑容，恭敬地問好：「我們親愛的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的健康怎樣？」杜斌科却只是乾燥地笑了一笑，就想脫身走去。

柏蘭托着他的手肘，併肩走着，竭力扶住他。杜斌科掙開手說：

——柏蘭同志，你不要以為我病得這樣不堪了。

——哎呀，得了吧。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健康最要緊。要是把身子弄壞了，誰也不會說句感謝話的。我可以賭咒說，真是這樣！

他站在他面前，面容光黑得像隻甲蟲，褐色眼睛閃灼發亮，頭戴着英國式的漂亮便帽，露出幾股鬢髮。時時微笑，現出一口雪白整齊的牙齒。

筋肉豐滿，牛一般的氣力，大概都是（杜斌科忿然想道）由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正是這樣才把他養得強壯的。「難道我會羨慕他的健康和安閒自得嗎？」——杜斌科想道。——多麼卑鄙可恥呵！」

杜斌科不想來得罪這個人，就比較客氣地和他告別了。

柏蘭大喜過望，打開汽車門，把杜斌科扶進車裏。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祝你一路平安。請代我向你的夫人宛柳問好，吻吻你的阿略沙，你的慈母……

——謝謝你。請代我向你的夫人問好……

——向克雪泥嗎？

——克雪泥。

——這個可憐女子，現在就焦急不安了，——他說着就彎起身子，把頭伸進汽車裏來。——按年齡說來，我也在被徵之列。固然，我是在國防企業中工作，列在特別登記內的，可是這個鐵石心腸的拉莫旦很可用黨內動員手續，把我送往前線去。——柏蘭立刻拋去了雄糾糾的外貌，詭媚地握住波格丹底手，瞪起一雙美目，厚顏地直望着他，繼續說道：——我當然可以到前線去，

可是我向你賭咒，我的女人是會受不了的。她孤單一人帶着小孩……

——別人的妻子還不是單獨留下嗎？

——當然留下……誰來反對這個……可是，難道一定要到前線去，一定要揹着鉄鍬、菜盒跑腿嗎？難道我在這裏作工所貢獻的益處少些不成？我們工廠是國防企業。差不多我們所有的車輛都被徵發走了。我此刻離廠，——你們一定會沒有辦法的。我敢向你保證：定把一切都弄好。那怕是用偷汽車的辦法都要使廠裏的運輸有保證。我敢担保！

——難道拉莫旦向你說過動員你的話嗎？

——沒有，沒有！但他可以這樣做。他連自己的兒子都趕往前線去了。他是個倔強人，又假裝像……馬克思一樣的……講原則！我可以賭咒！

——拉莫旦是個極好的人，極好的共產黨員……

——我並不想說拉莫旦的壞話，請不要見怪……只是請你無論如何不要告訴他。他會把我恨得吞下肚裏去。把我趕到前線去，難道前線沒有我就打不好仗嗎？我這個柏蘭同志，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坦克旅！你聽說沒有？從可靠方面傳出的消息，我軍佔領了華沙，哥尼斯堡和布加勒斯特。東普魯士像稻草般燃燒着。在立陶宛，一切都早已佈置好，對準普魯士進攻。戰前不久，我到過邊界上。那裏駕飛機的都是精壯後生，真令人歡喜得要命。

——這些……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可靠方面傳出的。情報部不發表，這是政策！不能把我們戰略打擊的祕密暴露出來，——柏蘭特別高興地把後面這句話重說了一遍，這顯然是他從什麼地方剽竊來的辭句。他變了變

眼，行了個鬼手禮，當汽車已向前急駛時，就拿着便帽連連揮舞。

城裏謠言紛起，柏爾所說的消息當然是無稽之談。但可見，人們是多麼想聽好消息呵！並且的確——爲什麼我們不能佔領華沙和哥尼斯堡呢！爲什麼我國南部軍隊不可以衝入布加勒斯特呢！此刻在南方大概還有他從小以來的老友和國內戰爭時的同戎尼古拉·特魯諾夫在那裏廝殺着。難道尼古拉這樣自豪地指引他看過的那些燦爛師團會退却嗎？難道他部下的騎兵和精壯的戰馬會被德寇「容克」飛機所擲下的炸彈炸潰嗎？尼古拉担负着這樣重大的責任——率領幾千專憑他的意志而行動的戰士去作戰，——不知他對付得怎樣？

木匠們在商店玻璃窗櫺前裝設木板，再用沙子灌進匣內。有許多商店、理髮店、飯館的窗戶前則堆上沙包。人們所慇懃愛護的城市，會隨時注意街巷牆壁的顏色，留心廣告招牌等等的美觀，現在這個城市竟漸漸暗澹起來了。工兵們把軍區司令部底美麗房屋噴成黑色。戰雲籠罩了城市。戰時生活開始了。

波格丹在走廊中脫下外套，走進飯堂裏。妹妹已經到了，背朝門坐着。

——丹孃！

妹妹撲到他懷裏，抱着他的頸頸放聲大哭。她的女孩在宛柳懷裏，看見母親哭着就嘴唇一癢，睜眼望着波格丹，簡直嚇得要哭起來了。

——丹孃，你怎麼？

——吉米什被徵入伍了……已經到了前線……

波格丹覺得手上有妹妹落下的滴滴淚珠，不久以前，她還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快樂少女呵！他

看見她穿着一件在路上弄得皺折重重的黑衫，灰塵遍體，頭髮也很久沒有梳攏，髮絲的絲帶弄得骯髒了。容顏消瘦，面孔顯得長些了，眼皮紅紅的，頸上有了皺紋。她坐下，勉強微笑了一下，抱起小孩，羞怯怯地拿小孩的抱裙遮攔着，就來喂乳。

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在她的肩上撫摩着。

丹孃剛從火車站來到。因為客車不能按時行駛，誰也無法去迎接她。她費盡氣力擠進了一輛公共汽車，宛柳偶然在公共汽車站上看見她，替她把皮箱提回家來了。

——剛剛走進門來，——母親說，——臉還沒有來得及洗。

——哥哥，不要看我，——丹孃說，——骯髒得很，連頭都沒有梳。從基也輔動身在車上蹬了四天四夜。累壞了……吉米什在開仗的頭一天被徵入伍，立刻就用火車送走了。說是開到別列梅什里，或者里沃夫去。此刻那裏已發生戰事……

——這多好啊，——阿略沙說，——吉米什姑爺有仗打了。

——阿略沙，在炮火裏，——丹孃苦笑了一笑，咬着嘴說，——趣味不多的。

丹孃自然是很覺痛楚的。她剛剛開始來建樹自己的生活，就遇着了……這個希特勒。他的魔影陰森森地漂浮於全國。

丹孃敘述基也輔的情形說：

基也輔已運到了傷兵。沿途又遭過敵人轟炸。凡開往前線的一切列車都被轟炸，載運被徵戰士到西烏克蘭編制軍隊地方去的列車也被炸過。邊疆各省區逃來的難民充滿了基也輔。疏散城裏人口非常困難。小學生工作得很好。丹孃深懷謝意地講述他們令人感動的幫助疏散工作的情形。

有幾個十三四歲的小學生在火車站走到她跟前，替她把行李提到月台上，把她扶出月台，引進車箱裏。這些小學生極力幫助抱着嬰孩的婦女上車，而且恰在空襲警報高鳴的時候。有成千的少女，紛紛上前線去。要是她沒有她的女孩拉拉羈絆着的話，她也上前線去了。丹孃說着，此刻已經不流淚了。她說，必須大家都上前線去，假如全國男女都來參加國防工作，一定能把敵人擋住和擊潰的。她所害怕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恐怕不是所有的人都瞭解逼到我們面前的危險。她所担心的就是恐怕她的丈夫成爲孤單的戰士。

波格丹懂得，戰爭底第一片砲灰已經落到他妹妹這個不過二十歲的少女身上了。她已經開始感覺痛苦，當然這種痛苦還會要增加起來的。現在她的一切希望都集中到一件事情上，只是一件事情上，就是要戰勝敵人。那時她才能回返到她那離森納市場不遠的僻靜的啟揚諾夫衚衕裏去。她才能回到她珍愛得像愛自家母親一般的基也輔去，那時她心愛的吉米什才能回到她跟前來，放開他那烏克蘭少年清亮的歌喉，唱着使她心醉神往的歌曲。親愛的丹孃啊！他很想把她久久地擁抱在懷裏，撫愛她，安慰她說：萬事都會如你心願的。但這樣的話，只是具有完全信心時才能說出的。既然波格丹此刻還沒有這樣的信心，就不能肯定地來安慰他的妹妹。他只能走到她跟前，帶着不甚堅決的口氣：「萬事都會很好的。」

此刻她的感覺異常銳敏起來了，她覺到了他這句話中帶着不甚堅決的口氣，於是忍住盈眶的淚珠，回答說：「要不這樣，就簡直活不成了。」

父親忙了一個通夜之後終於回家來了。他走到女兒跟前抱吻了她，拍着她的背說：

——丹孃，也許你給古老的德涅泊爾河添了一些秋水吧？

——爸爸，添了一些，——丹孃愛意盈盈地望着父親。

——女兒，好吧。他們會吃苦頭的，我們呢……——他轉臉一望，向波格丹瞟了一眼，——兒子，在這裏我可以命令命令你了：拿幾瓶上好燒酒、紅酒、啤酒，放到棹上來。應該來喝它幾杯，祝賀我們的戰士。

——當然要喝。——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就來回忙着換碟子，克拉娃拿來了涼白菜、鹹魚和一鉢熱氣騰騰的馬鈴薯，這是老頭子最愛吃的東西。

波格丹開了一瓶紅酒，又從冰櫃裏拿來了一瓶燒酒。

——戰爭代代都有，——父親把坐椅移近棹前說，——可是，戰爭一起隨着就是眼淚。這成什麼事體，請問流淚又有什麼用處！難道你流淚會流出什麼好東西來嗎？一點也不會的。說到燒酒，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它是最好不過的妙藥……

他倒了一碗酒，——他從來不用杯子喝的，——拿了一個紅辣椒，搗碎撒在酒碗裏，簡直使燒酒變成了紅色。望了望酒底顏色，撇了撇鬚鬚，免得它妨礙當前的正事，於是拿起酒碗和大家碰碰後，就一飲而乾了。

——這一杯是祝賀我們的吉米什……波格丹你再倒，還有很多的好漢，值得我們乾杯來祝賀的。第二杯麼，就祝賀我們的特魯諾夫將軍吧。波格丹，我該猜中了你的意思吧？

——爸爸，猜中了。我也很想喝一杯來祝賀他。

——他此刻大概在得聶斯特爾河一帶，——丹孃說。——我在車站上看見尼古拉軍團裏的一個傷兵。偶然和他談過。他說，暫時那裏的戰線還在支撐着。

——好，戰線既然支撐着，那就決不能不祝賀尼古拉了。大家喝一杯……

——你這樣拚命大喝，——婀娜·安得列也夫娜提醒他說，——很快就會倒到棹底下去。

——我們大家都會有倒到棹底下的一天，——老頭子詼諧地說着，——喝酒對於我們做工的人是沒有妨礙的……我在廠裏忙了整整一個星期。波格丹，有這樣一件事。那個曲形鉄甲板，要用模製法來製造才成。要是交把那些銅匠鉄匠去做，定會一團糟。

——爸爸，你怎麼來模製它呢？

——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管的事情。已經在廠裏和幾個人商議過。用不着你們這些工程師……明天就開始製造，只是趕快發出材料來。

——爸爸，你看，要是我們這樣來做……——他拿了一張紙，掏出一支鉛筆在紙上畫了二根平行線。

父親斜着眼睛望望紙上，又望望兒子底手，就把手一擺說：

——波格丹，等下再談。我們的事情對於她們女子是沒有趣味的。宛柳，我說的對吧？

——爸爸，對的。——宛柳目含愛意地回答他說。

——不要看着我今天沒有把臉刮整齊。正是想刮臉，才跑回家來……

——爸爸，你每天都是整整齊齊的。

——又來譏笑老頭子了。不如來喝一杯……我有一句話，應該喝一杯來祝賀我們的老游擊隊員馬克西·特魯諾夫。用不着說，這個老傢伙虧他教養出些好兒子來了。他孤單一人留在庫班，在這樣的時候，真是寂寞。

父親談得得意忘形了。波格丹最喜愛的是他父親拋開那遇事謹嚴忙碌不安的匠師神情，而回復到烏克蘭牛車馭手底本色。他覺得，命運把這樣的草原一放浪者一驅到大城市裏，而且關在磚石大廈底四層樓上，未免太不公道的了。從這樣的人那裏奪掉角叉叉的水牛，奪掉牛車，奪掉種滿向日葵的田野，奪掉烏克蘭原野上像巨手撐天的崗兵似的風車磨坊，真未免太不公平了。把這樣的人驅進熱炎炎的工廠房屋裏，強迫他終生都馴服於工廠生活，朝朝暮暮耳聞目見的只是鋼鐵轟鳴，錘聲噹噹，只是鎔鐵爐底火門關關閉閉，只是活像地獄中的惡鬼般叫囂不息的摩托聲，真是太不公道的了！

——丹孃，我們的吉米什會平安無恙的，——波格丹抱着妹妹底肩膀說，——我心理的預感常是極其準確的。

——我相信你，——丹孃感謝地回答說，而她眼光中也就燃熾着女人們期待幸福來臨的莫大希望，——我相信你。

——現在我們一塊同住，——宛柳說，她手裏抱着丹孃底女孩，——等戰爭完了，我們便到基也輔，到你們家裏做客去。

——我們真還有到基也輔去的一天嗎？

——女兒，一定有的，——父親回答說，——要叫我們不能到基也輔去那是決不會有的事。我們來喝一杯祝賀基也輔……

——好，喝一杯來祝賀基也輔，——波格丹附和着說。

——喝半碗也够了，——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對丈夫說，——大家都只喝一點點，你却……

——你說大家是誰？這裏只有我們家裏人。爲 祝賀基也輔，誰敢只喝半杯？

父親終於喝了一滿碗，隨後用他兩隻像鉄般強健的手支着頭冥想起來了。顯然老頭子是很難過的，雖然他強顏爲歡來掩蓋自己的情緒。

波格丹坐近他跟前低聲說：

——好爸爸！——他用兒童時對待父親親暱一樣的叫法。——我們大家都會平安的。

父親睜起他皺着的眉頭望了望兒子。從這種真摯的父親眼光中顯出了人類的偉大熱情。

——孩兒，你瞭解了我的心情，人們付託你這樣的重大責任，不是在然的……謝謝你……

第六章

洛柏少校駕着飛機往返於前線後方，簡直不知疲勞。他堅決拒絕駕駛衛生飛機之後，就駕着「杜」式運輸機。他想出了一個新方法來安放飛機上的機關槍，使它不僅可以朝上射，而且可以側射；他叫一個有經驗的射手兼無線電生照管這挺機關槍，這個人也是受處分的。少校常從工廠裏運載飛機預備零件到前線去，但每次飛行都要帶運一些傳單，報紙，通訊員，電影攝製員，子彈，藥品，獻血者所獻的鮮血等等。

他現在把自己的「杜」式飛機叫作「老雜貨店」，他每次回來，剽悍地降陸後，就把「繩」拋給機械匠和技師，走往飯堂去了。

杜斌科有時順路走到飛機試驗員房裏去，聽聽前線新聞。在那裏通常都愛談述各種奇聞怪事，可是飛機師們在笑談譏諷中却極力洞察到戰爭實質的前線狀況。

少校從前線歸來，一次比一次愁悶起來了，說話的時候少，喝白蘭地的時候多。這是情形不好的徵兆。

——少校，你感覺寂寞嗎？——杜斌科問。

——是的，很寂寞。

——事情怎麼樣？

——什麼地方的事情？

——那裏的。

少校呆望着自己久經風霜的手。

——鬼知道，要這雙手幹麼！——他說着就握緊他毛叢叢的拳頭。——很快連穿褲子都會害羞了。

——少校，爲什麼這樣發愁？

——城市燃燒着，——少校拿拳頭往棹上一捶，把酒瓶酒杯捶得跳起來了，——鄉村也燃燒着。作低線飛行時，煙噲得你打噴嚏，好像在火堆上飛行一樣。誰的城市和鄉村燃燒着呢？見鬼，竟是我們的城市和鄉村呀……路上的情形更糟糕！沿途都是難民趕着牲口逃走，小孩們漂流着，娘們……一團糟！德國鬼子就在他們頭上飛！我呢，却飛來飛去，只不過是把空氣弄得發臭罷了……

——少校，你寫個請求書不好麼，——一個試機師羅曼成諾克說道，他胸前掛着兩枚勳章，這是因他在西班牙和張高峯的戰功獲得的。

——寫了請求書。可是沒有回答。要是把所有過去的酒鬼流氓，所有那些現在載運胖子經理，檸檬水，硫黃和鵝鴨的人們，召集攏來編作一個聯隊，派我當隊長，那該多好！

——這真是海賊底夢想，——羅曼成諾克說，——少校，這樣的夢想太沒意義了。

——趕馬車的人當然不會有有意義的夢想。我想在下次起飛的時候帶它二十個榴霰炸彈，在有敵人隊伍聚集的地方拋它幾拋！

——你嫌地上的木柴不够燒麼？硬想把你的「杜」式飛機添上去麼？

少校常常發悶。最後一次，他載來了一批飛行人員，他們應當在當地領到飛機後，即飛轉前線去。

這些前線戰士容貌冷酷，充滿着暫時還是無能爲力的憤恨敵人的心理，同時又覺到慚愧。德寇突然襲擊和邊境大多數飛機場的被炸毀，損害了這些勇士們底軍人榮譽。他們急想趕快改正這種無意的過失。他們恨不得馬上就去作戰，可是此刻還沒有足以令人稱頌的戰功，所以不大樂意和人談話。飛機師總是避開和人們交際，催促準備飛機起飛，拒絕到工人會議上演說。暫時還沒有什麼可以誇口的，至於說幾句鼓勵人們奮鬥的話，又是不需要的。大家不要鼓動也都明白懸在祖國頭上的危險。

波格丹把三個飛機師勉強拉到了自己家裏。可是就在這裏，他們也沒有暢談一下。他們望望錶，互相說了幾句關於事務的話，顯然他們是覺得「在作客」，招待他們太好，把他們當作英雄看待而甚感難過。當宛柳問到他們的家庭情形時，他們幾乎同時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了自己妻兒的像片。

——都陷在那邊，陷在被德國人佔領了的區域裏，——一個佩着大尉銜領章，面容消瘦，兩眼內陷的飛機師說。

——大概他們已經不在了，——另一個飛機師拿着一張照片，上面是一個秀麗女子和手抱偶娃的小女孩的合影，呆望着說道。

——不會饒他們的！——第三個飛機師藏起照片說道。——噢，不要緊，我們會因此更兇狠

些……

他的眼眶裏忽然淚珠閃閃，這種眼淚是戰士們所稀有的。

翌日早晨，他們相繼起飛，飛往西方去了。他們起飛的機場跑道上留下了一團團橢圓形的塵霧。

——真幸福，幹大事去了，——洛柏少校長吁一聲說道。——對於他們絕不能說是白吃沙糖的。

柏蘭來了。他脫去了漂亮的便服，換上了一套深黃色細嗶嘰的半軍裝。腳上穿着一雙短筒軟皮靴，頭戴保護色軍帽，上面嵌着一顆不大的五星章。

——難道你已經被徵入伍了嗎？——杜斌科轉臉望着柏蘭，說道。

——沒有的事，——柏蘭緊緊握了握杜斌科和少校底手回答說，——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幾乎是個殘廢人。心臟壞極了。還有什麼血管……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記得我上次到過診療所的事嗎？整個診斷委員會都來看過我的病，認為我病得厲害……不是笑話……我真是個殘廢人。

——這樣的殘廢人簡直可以耙地，——洛柏望了望柏蘭納悶地譏諷道。

——笑話，笑話……這是空中老狼愛說的戲謔話。

——可是，你爲什麼穿軍服呢？——杜斌科問。——柏蘭同志，我是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你穿軍服的。

——不這樣是沒有辦法的。豺狼活命，全靠兩條腿。你不知道，我每天像遊魂一樣，跑得精

疲力竭。要重新把運輸機關建立起來。昨天又徵發去了十輛「三噸卡車」。現在穿「文人」衣服是不能出門的。第一，站隊會站斷你的腿。第二，人們會對你懷疑。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有句話要說。

——你說吧，——杜斌科向走出房去的少校招了招手後，向柏蘭說道。

柏蘭回頭望了一望，有點害羞似的問道：

——你想塔什干怎麼樣？

——我不懂你的話。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現在應當懂得了。必需找個可以安居的好城市。

——我還是不懂。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怎麼這樣！——柏蘭放肆地說。——你聽說麼，整個整個的城市，整省整省的地方都丟掉了。立陶宛也退出了，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的弟兄民族也拋棄了。照我看來，要設法逃命才行。

——柏蘭同志……

——喂，你爲什麼擺起這樣嚴厲的面孔？我覺得你是個識時務的人，所以來同你談談。我是用做實際工作的同志態度來說話，我覺得要是我們需要離開這裏的話，那就必需預先找好立地。就算我們男子們要留在廠裏作工罷，可是我們的家眷呢？我覺得再找不出比塔什干還好的地方。並且要趕快才行。等到大家都往那裏跑的時候，那就……

——柏蘭，你是不是蘇聯人？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柏蘭急燥地打斷他的話說，——什麼叫做蘇聯人？如果是個蘇聯人，就應該把腦袋擱在斧頭下面不成？我的小孩不是從馬糞裏找來的……剛剛飛走了的那些飛機師可以唾棄自己的家眷。敵人把他們的家眷殺掉了，他們還是雄糾糾氣昂昂的……

——柏蘭，滾出去吧，——杜斌科捏起拳頭說，——你滾。要是你不馬上滾出去，我就要打你的狗臉。

柏蘭嚇得瞪眼望着杜斌科，連連退後幾步。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請你原諒……我沒有想到……你可以把一切通通告訴拉莫旦，可是說到打我的臉，那就……

他一鑽進汽車就馬上用全速開走了。波格丹瞪眼望着飛駛的「舍夫」牌淡黃色汽車，後面捲起一陣陣的塵土……「好一個壞蛋，——波格丹厭惡地想道，——狗圈子。」波格丹望了望自己的拳頭，也就只好鬆開來，把手放下去了。

——你覺得柏蘭怎樣？——杜斌科向舍夫科普梁斯問道。

舍夫科普梁斯帶着多少有點驚奇的神情瞧着波格丹。

——你爲什麼忽然無緣無故的問起這樣的話來？

——伊萬·伊萬諾維奇，我不喜歡他這個人。

——波格丹同志，不要去計較這些小事情。他今天也對我說過一些話。塔什干弄得他神經錯亂了。對嗎？戰爭使每個人都發生某種焦慮不安的心緒。例如唐義林總是計算說，歐洲能給希特

勒多少飛機，——舍夫科普梁斯更加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波格丹，帶着似笑非笑揭發隱情的調皮神情，——對麼？得了，就讓他去計算吧，不管他。只要他好好作國防工作罷了。小事情……對麼？

——也許是對的，——波格丹同意說。

——柏蘭不是個壞人。他又熱心，又敏捷。一般說來，我們是不够敏捷的。常常遲鈍得像糞甲虫扒糞一樣。前爪後爪，扒來扒去……又有什麼結果呢？老實說，我就痛恨這樣的人。痛恨這樣的誠實的糞甲虫。

——難道不誠實的糞甲虫好些麼？

——敏捷的總好一些，唔……——舍夫科普梁斯在尋找適當的話。——那怕他心理不誠實，對麼？只不要讓他作不誠實的事情罷了，他的敏捷本能却儘量利用起來。要是我對柏蘭說：給我找個頭上生角的鬼來，他也會找到的。對麼？波格丹，你看，我們担負着一個多麼大的東西，多麼龐大的工廠。造起飛機來要像煎燒餅一樣，同時煎它幾十鍋。我需要敏捷的人們……像陀螺一樣的旋轉着……你不要去管柏蘭吧。這用不着你操心。不如來商議一下，怎樣把鍛造這些零件的事情弄好吧。

——可是我們所需要的鍛造零件不都是從……

——我打了幾次電話到那裏去，可是總打不通。恐怕是日爾曼鬼子離那裏不遠了……想必在撤退工廠。可以把這個工廠底供給算作是來源斷絕了，必需自己來作。現在我們在這裏想想，然後再到工作間去。要把那裏某些東西改造一下……

整天都在設法補救「來源斷絕」的情形。在本工廠裏想出了一些辦法，又給各副廠打了電話，同匠師們商議了一下。事情終於辦妥了！可是，前面又顯得更壞的情形。製造飛機是全靠烏克蘭西南區域來供給材料的，因為那裏有專門製造特質鉄條以及鋁和摩托的工廠。德國空軍的活動已達到了這些供給材料的工廠上空。可是，如果一旦陸軍也衝到了那裏，如果敵人把這些工廠佔去了？那時唐義林在計算敵人力量時，又可以加上一些新資源，加上幾千架飛機了。

晚上，市黨委派杜斌科到全城智識份子會議上去作演說。在會場裏坐着有文學家，畫家，戲劇家，科學院博士，醫生，教員等等。他們把杜斌科當作救星一般來歡迎，可是他却覺得自己被「斷絕」這可怕的字眼打敗了的敗軍之將。幾百隻眼睛都帶着希望的神色注視着他，希望這一位直接創造武器的人——工程師用定會獲得勝利的肯定語句來回答他們所焦慮的問題。殘酷的敵人派遣千百成羣的飛機前來轟炸，人們都希望得到回答，我們能否也用同樣的力量去報復敵人。波格丹望着他們，知道他們希望什麼，可是要來回答這個默然問着的急迫問題，他是不能夠的。斷絕！——這就是使他焦思苦慮的事情。當然這個名詞是會場中大多數人所不瞭解的。斷絕！

杜斌科站在鋪着紅絨的講台前，望着會場中那些因他蒞臨而傾心大喜、聚神諦聽着的人們，說到關於斷絕的問題。可是，他受自己工作中的絕對祕密所束縛，只能含含糊糊地說出今天剛才真正擺到他面前的問題。會場中人傾耳細聽，可是不大懂他說的話。前線急於需要飛機，而他在工廠裏却開始了「斷絕」的恐慌。他又不能明白說出這件事情來。辣手的問題壓在他的肩上，壓在舍夫科普梁斯，拉莫旦……的肩上。國家和人民信賴他們來製造武器，也就會以此責問他們。

他說得很慢，凡知道他是個熱烈演說家的人都覺得奇怪，而與近旁的人交頭接耳驚惶地咕嚕着。此時他的聽力緊張到了極點，什麼都注意到了，可是他不能強迫自己說得快些，說得激昂些。他一面說，一面就在想怎樣對付這個絞他腦汁的可怕字眼。人們送他下講台的時候沒有歡迎他的時候那樣熱烈。甚至到他因為遵守禮貌，坐在第一行椅子上聽那長長的音樂會時，驚惶的交頭接耳還是沒有停息。這次音樂會聘請了一切最好的藝術家參加來歡迎他，——不是歡迎杜斌科，而是歡迎武器底創造者。在音樂會上表演的藝員都是表演戰前的老節目，或是沒有趣味的笑談，或是讀着舊小說中冗長的章節，暫時誰也沒有想出什麼新東西，但是偏要他去想出新的……他的脚又痛起來了，起初是小腿，隨後漸漸往上痛，閉幕後，他想站起來，已不可能了。坐在他旁邊的杜爾加也夫急忙把他扶起，一直扶到汽車裏，載回家去了。

——醫學博士勸我少着急，多靜養，——波格丹愁鬱地微笑說道。

——應當聽醫學博士的話，——杜爾加也夫厲聲說。

——杜爾加也夫同志，我也這樣想……你說，會場中有人聽懂我的話沒有？沒有把我當作十足的傻子麼？

——現在人們就不說也懂得的。他們看眼色……你的眼色是很表情的……

——憂鬱的麼？

——也有點憂鬱。杜斌科同志，關於斷絕的問題會有辦法的。

——怎樣辦？

——掉轉眼睛望望，就不會憂鬱的。

——向什麼地方望呢？

杜爾加也夫沒有作聲。他們在黑暗的街道上飛馳，只見兩旁的高大樓房黑魘魘地聳立着，好像塔里雅峽的峭壁一樣，真令人不慣。民警指揮街上交通的提燈，發出暗澹的光線。雨淋得濕漉漉的柏油街道空無一人。汽車好像是在一條漆黑的河上飛馳，河裏有時閃爍着燈塔夫發出的信號光。

杜斌科把杜爾加也夫的皮大衣袖子拉了一拉，又問了一遍。杜爾加也夫回答說：

——杜斌科同志，要望着東方。應該掉轉頭來向東方望，那末一切都會有辦法的。

——依靠那裏供給的工廠已經很多。東方絕不能養活所有一切工廠的。

——我覺得能够養活。

——我想不是吧……然而……我不知道。

——東方的富源真多得要命。

——可是德國的富源增加着，我們的却一天天減少着。戰前我和一個黑色金屬工業要人同過車。他向我肯定說，失掉南方五金工業區域就等於完全失敗。

——他真胡扯，——杜爾加也夫大笑，——胡扯。

——你怎樣說？

——胡扯。

——這話倒不錯。快活話，無憂無慮的話……

——當然，對待生活，憂慮越少越好。尤其是俄國人應當這樣。杜斌科同志，你本來是個快

活人。難道「斷絕」把你的笑容蝕掉了？

——「斷絕」這鬼東西並沒有關係……坐骨神經病害人……這真討厭，簡直像虱子一樣。

——要是坐骨神經病斷絕了，那怎樣？

——那才好哩……那就是再生……——杜斌科微微一笑。

汽車開到了杜斌科住宅所在的那座黑黑的大廈前。從前住宅窗戶總是照耀得通亮，他可以毫無不錯的猜中他的宛柳和母親在等待他。可是現在是漆黑一團。沒有一絲光線透到街道上。大門口站着值班的人。看門的那個矮個子鄭重仔細地檢查了杜爾加也夫底出入證。兩個掛着防毒面具的女子走到他們跟前，杜斌科覺得，這兩個女子是檢查看門人是否執行了值班長的責任。

——怎麼，不是暗探吧？——杜爾加也夫開玩笑說。

——你的外套是皮子的。很像傘兵，——看門人也嘻笑說。

——還沒有抓到什麼人麼？——杜斌科問。

——在我們街上還沒有，可是今天白天捉住了兩個傢伙。杜斌科同志，你知道怎樣捉到的！……真巧……這兩個傢伙穿着民警服裝跳上電車就拿錢買票。女賣票員馬上懷疑起來了。她說：「我們這裏民警是不要買票的。」他却說：「在我們基也輔却要買票。」當時車上恰恰有個基也輔人，——現在跑到我們城裏來的基也輔人真多得很。這個人說：「在基也輔，民警也不要買票的。」這兩個傢伙聽見說，馬上就開溜。可是怎能溜得脫哩。車上的人一齊向他們撲去。想馬上把他們打死。後來查明真是偵探。你看巧不巧……請你給根煙我抽吧……不要，不要！這裏點火抽煙是不行的。我到走廊裏抽去；不然的話，擦根火柴，這些女子就會罵得你狗血淋頭的。

第七章

戰線逼近起來了。德涅泊爾河右岸方面的工廠都撤退了。載運工廠設備的火車陸續經過城市。敞車箱上滿是慌亂堆上的機床，有色金屬塊及其他材料設備等；從這些敞車箱上跳下來的人都是滿身灰塵，膚色黧黑，形容憔悴。

拖拉這些列車的火車頭原來停駐的機車房已被德寇佔領了。這些逃出的車頭拉着成百的車箱，有時是用兩個車頭拉。都往東方拉去。

車上司機拿着麻絨拭擦自己又疲乏又顯得悲傷的面孔，不樂意回答別人的問題。他們吃的麵包還是在那些已丟給德國人的爐子裏烤出來的，用來和麵的水又是他們有生以來就喝着。這塊麵包他們吃着真够苦了……可是誰也沒有流淚……人們冷酷起來了，各自想着自家的心事。常常聽見刺耳的罵聲：「他媽的，」可是這已不是罵而是在狠狠地咒敵人了。

——我們還要回來的……

——他們橫行不久的……

——你們把工廠撤退完了，還是只撤退一部分呢？

——連一個螺絲釘都撤光了，——工人們回答說。

——房屋，牆壁怎樣？

——牆壁有什麼用處……有用處的東西都炸毀了……

——自己炸毀的麼？

——難道有什麼大叔幫你炸毀不成？

——可惜得很，真的吧？

——哎呀，那還用說……你該懂得的……

工廠裏的人還不完全覺得危險已逼近眼前了。以爲戰線總會穩住的。橫衝直撞的敵軍會因兵力分散而減弱的，會有某些新的師團，新的坦克趕來，會有空軍飛到，那時他們的工廠就不需要撤退了，——就不需要像這樣「連一個螺絲釘都撤光」。

從莫斯科寄來了人民委員發出的第一次預告：需要計算搬走工廠時所需用的車輛數目。這個預告是根據國防委員會底決議。在迫不得已退走時，一點東西也不應留給敵人，要通通運走。不能卸開的複雜組合機必需炸毀。

工廠裏還在緊張地工作。日夜裝製飛機，逐一試飛後，就編成大隊送往前線。

難道一切都要連根拔起，拋在做車箱上，運到誰也不知道的地方去麼？夜間召集了黨的會議，各工作間底共產黨員聽了舍夫科普梁斯，拉莫旦和杜斌科通知後又回到工作間去了。

一個脊背微駝的高個子匠師賀明科，逗留沒有走，他那副敏慧的眼睛中含着悲愁的神色。他說：

——我決不離開我的工廠。

——你想留下替德國人作事麼？——舍夫科普梁斯問。

——絕對不離開我的工廠，——他肯定地重複說。
賀明科誰也不瞧地走了。

——拉莫且，你爲什麼不把他扣下，叫他交出黨證！——舍夫科普梁斯怒叫道。

——交給我辦，——拉莫且蹙起眉頭說，——我去和賀明科談談……這樣看來，預告是很明顯的。要向工人解釋明白才行。

——把所有的工人都運走麼？——柏蘭問。

——凡是在新地方必需的工人幹部都要運走，——杜斌科回答說。

——這辦不到，——柏蘭把手一擺，顯出沒有辦法的神情，——困難得很。

——是困難，但並不就是沒有辦法。

——我是管理運輸工作的人，我懂得需要多少車輛才能把所有的人都運走。想必各人都會帶着自己的家眷，老老少少，箱篋罈罐吧。

——所有的人都運走。我們絕不拋棄家眷。

照計算，撤退工廠差不多需要一千輛車箱。單是那架不久前從國外買來，而爲杜斌科父親所最愛重的壓鐵機就需要四十輛敞車箱。卸開這架壓鐵機必需有強大的起重機，可是這些起重機早已運到莫斯科去了。至於留在工廠裏的動臂起重機是不够力量的。杜斌科提議把這架壓鐵機當作不能運走的複雜組合機，——這就是說，萬一退走時必需把它炸掉。拉莫且嚴厲地瞧了他一眼，而提議把這個問題保留到查明情形時再決定。拉莫且想把所有一切，一連一個螺絲釘都運走，這是現在認爲切實工作的標誌。夜間和莫斯科打了電話，請示關於卸開壓鐵機的事怎樣辦。

莫斯科方面回答說，起重機無法運來。要是不能把壓鐵機運走的話，就把它炸毀。波格丹決定不把已通過的決議告訴父親，可是他已從旁人那裏聽到這個消息。他一看見波格丹就說道：

——你們決定砍掉工廠底手！爲什麼不把大家預備帶着的箱子丟下，來把壓鐵機運走呢。真不成事體……

——運走了，運不到，在路上散開了，怎樣辦？

——運得走，也運得到，也散開不了。

——爸爸，你來辦辦好不好？

——我來辦，——老頭子答應說，——爲什麼我不辦……波格丹，難道情形真這樣壞麼？

——老頭子把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說，——硬要逃跑麼？

——有備無患。

——你們知道的清楚些……

父親走開了。波格丹又在父親臉上看見原來賀明科顯露過的那種悲傷神色。這樣的事對於工人本來是很難，是不習慣的。他們慣於創造，自然不能同意破壞行動。

……在舊國界上發生了坦克戰，雙方參加的坦克數目是歷史上所不會有過的。成千的坦克互相衝撞，射擊，鐵甲都熾熱起來了，人們唱着國際歌，拋擲手榴彈，炸毀坦克塔，炸斷坦克齒輪。在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火熱般的田野上，鋼鐵軋軋作響。拉莫旦底兒子也參加了這次戰爭。拉莫旦急不可忍地等待着這次戰役底結束……寢食不安。此刻他那鍾愛兒子的天性超過了做共產黨員和公民的情感。運來了參加過諾沃格拉得——沃倫斯克戰鬥的傷兵。有的被燒壞了，有的打成

了殘廢。德軍用超過三倍的優勢力量壓潰了我軍坦克師。敵人坦克突破了我軍防線，可是敵人這個勝利是花了極大代價的。受傷的坦克手臉上沾滿血淤和火藥煙子，他們說到這次戰鬥時都是咬牙切齒，聲音低弱。在綑帶下滲出絲絲的鮮血，他們肉體上的痛苦，因精神上的痛苦而更加加深。慚愧的神色又表露出來了。他們認爲自己所流洒的鮮血是不够補償這次失敗的。

當時還沒有人知道，這次失敗是比喧揚一時的勝利還有意義些，被現代武士所消滅了的成千德軍坦克要比所放棄了的那些被砲火燒毀、被鋼鐵壓陷了的土地更寶貴些……

替坦克手們裹好了傷口，洗去了臉上的血污，讓他們喝了牛奶，菓子水，吃了鮮紅的莓子，休息一會後，就又載送走了。

拉莫旦從這些坦克手那裏打聽到了畢佳的消息。他打仗打得很勇猛，受了重傷，似乎把他從戰場上運出來了……一個兩腿幾乎完全打斷了的中尉認識畢佳，簡單誇揚了他幾句之後就睡着了，過度的疲勞使他連痛楚都不覺得了。

拉莫旦大步地走出醫院，坐進汽車就馳往杜斌科家裏去。拉莫旦現在完全成了孤單一人。他的妻室和幼子在戰前不久，到住在邊界附近的姐姐家裏去了，也是音信渺然。

——我的畢佳呢……我和他幾乎沒有告別，——拉莫旦向宛柳說。——他是這樣一個身體瘦弱的小伙子。鼻喉常常有病。後來入伍，醫治好了……現在又受了傷……受了重傷……

——受了傷會醫治好的，——宛柳極力安慰他，——會把他送到醫院裏去治好的。

——當然會治好的，宛柳。難道我想不會治好的麼？還有我的女人也失蹤了，渺無消息。

——大概在路上什麼地方，沒有來得及通知你吧了。

——當然是路上什麼地方。她總不能留在淪陷區裏的。

拉莫旦喝着茶，吃着甜餡餃子，這是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做的，極有味道。驀地他慢慢放下茶杯，雙目呆呆直視，坐在那裏癡想着什麼。隨後把身子一挺，扣上領扣，把頭轉了幾轉，微笑地說道：

——人底腦袋底特點就是常常生出各種蠢想來。吉米什寫來的信怎樣？

丹孃連忙拿來一包用紅絲帶紮好了的信件，從包裹取出最後的那一封來，信封上蓋有軍事檢查機關的印章，鈐有部隊的號碼。丹孃讀着，有時丟下幾句，臉一紅，這只是關係她個人的話。

——丹孃，——她讀着，——敵人很強而且很危險。我怕有許多人還不懂這個簡單的事實。我們退却，並不覺得慚愧，因為我們並非不戰而退，而是節節抵抗，步步反擊，且這種戰鬥情形的激烈，當然你是絲毫也想像不到的。單是那種震天動地的轟隆聲音就够受了。這種槍砲轟炸的交響樂覺得總有一天會震碎我的腦袋。現代戰爭，聲音特別宏大。轟隆聲，嗚嗚聲，響成一片。機關槍射擊得這樣驟急，令人覺得在一分鐘內就會把軍隊裏所有的子彈都射光的……還在開戰第一天，我們的兵車開近了前線，四週都是美麗的田野和森林，我聽見遠方隱約的砲聲，這是和烏克蘭六月間的美景多麼不相配稱啊！我們在車上坐着還不懂得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鬥士。可是後來我們懂得了什麼是戰爭。你看剛在今天就有十四架德軍轟炸機在我們頭上飛過。他們向我們隊伍拋了百來個炸彈。炸彈到處炸裂着，最主要的是，我們只好退却，毫無辦法可想。後來在天空中出現了一架我軍驅逐機。當時我們覺得單是一架驅逐機來對付十四架可怕黑色敵機，又有什麼辦法呢？這些敵機正在用機關槍和大砲掃射

我們，可是這架驅逐機好像一隻雄健的公雞似的直向它們猛撲，一下子就有一架敵機起火了，隨後又有另一架被打落了，其餘的就四散飛逃。這隻「鷓子」竟還在天空裏到處追逐他們，直到汽油完了才止。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飛機師的。後來我們知道，原來就是蘇聯英雄蘇普龍。我們大家舉起槍來向他致敬，可是他未必看見了我們的快樂神情，雖然他在離別時振着機翼在我們頭上飛過……丹孃，我們退走是在敵人槍彈掃射之下，大概我的身子是鐵鑄的，什麼也打不進；或者，也許子彈知道我有你一個多麼好的女兒吧。祝你們平安啊……」以下是關係我個人的話，——丹孃說，臉上起了一陣紅雲，顯出興奮而爲自己丈夫自豪的神色。

——他在信裏絲毫沒寫到坦克手的事情麼？——拉莫旦問。

——沒有……沒有寫到……

——大概他沒有遇見坦克手，不然的話，他定會像描寫蘇普龍那樣來描寫他們的……是的，我知道蘇普龍。真是個好漢……用不着說……

——還有關於政治的話，——丹孃說。

——那麼是與我有關係的，——拉莫旦笑道。——請把政治的話唸來聽聽。

——「你告訴大家，必需鼓起人民去作戰……我愈來愈相信：德國人很強而且組織得很好，同他們開玩笑是不行的。需要用同樣的武器去戰勝他們。你告訴波格丹，飛機需要得多麼厲害啊。坦克需要得多麼急迫啊。子彈，鋼盔，鐵鍬，自動槍以至牛肉，麵包和水菓都是萬分需要的。兵士們還是吃得很多，親愛的，你的吉米什也是一樣……味口並不因害怕而減少……至於說到可怕，那是真的……如果誰對你說，他不害怕，便不要相信他。戰爭完後，我要專門攝製

一張關於胆小勇士的影片……真的……」

——他在這裏也沒有看見坦克手麼？

——沒有。他還寫到同他哥哥尼古拉會見的情形。

——好，你把這次會見的情形唸給我聽吧，——拉莫旦低聲表示同意。

——「日前我看見我們的尼古拉。他也在帶着軍團退却。說句老實話，當我決定去和我們的將軍接吻時，我真覺得有點不自在。他是我的哥哥，這算什麼。現在我只是個中尉，他却是個堂堂長官！而且他是清清潔潔的，我却骯髒得像個毛草人。尼古拉服裝整齊。他的騎兵坐在馬上唱歌，甚至站在鞍子上跳舞。在各團裏都有軍樂隊。尼古拉什麼都有，連坦克也有……」

——他終於看見坦克了！——拉莫旦叫了一聲。——這個傢伙！

——畢佳不會在那裏的，——宛柳說。

——我知道是不會在那裏的。可是他看見了坦克，就好極了！

——「老實說，我們看見了這些騎兵，就呼吸得暢快些，並且快樂些了。甚至也振作精神，挺胸昂頭，唱起歌來了。你知道唱的什麼歌？就是我們倆曾在伊爾濱河畔唱過的——」喂，你這個格柳！」唱得真不錯……讓希特勒去胡思亂想吧，我們還是像在伊爾濱河畔一樣唱着「格柳，格柳……」的歌。」

——他們唱的歌真不錯，——拉莫旦說，——可是他們並不很害怕。不妨事，會習慣的，會鍛鍊出來的，以後一切都會順利的……至於要鼓起人民……這是對的……有些人直到現在還是安閒自在，懶懶散散的……

第八章

城裏和工廠裏還有許多人不相信會有空襲的事。戰線離得很遠，在城市與戰線之間有強大的防空網，層層圍繞着烏克蘭的巨大工業中心。

成千的高射砲，三筒機關槍，瞄向天空，還有無數聽音機。探照燈在一星期來就已照射着每個飛過城市上空的可疑的黑點，直到看得清清楚楚後，才把它放走。

每所房屋都有居民和看門人輪流值班。民警領到了鋼盔、防毒面具和步槍，步槍掛在肩上有點妨礙他們指揮那川流不息的汽車交通，戰線日益接近，城裏的汽車越來越多了。防空隊還把自己的防空工作和拯救城市火災的未來作用看得很輕。青年男女們值班時利用夜間黑暗作喁喁情話，有時值班長巡視崗哨時，竟聽見吻聲唧唧的。

洛柏少校是個講實際的軍人，他警告大家說，天空是茫茫無邊際的，空軍又是極端不可捉摸的，要是說敵人不會企圖轟炸我們這個供給前線軍火的都市，那就是蠢想。要是我們現在向工人担保說，不會有空襲，那麼到了敵機下起蛋來時，工人會向我們說，你們真是瞎吹！

洛柏少校提議在離工廠不遠的地方用三夾板造一座假工廠房屋，更確切些說，就是在地上放幾個屋蓋，安幾個煙囪，甚至在某些地方點上幾盞燈。他從城裏帶了幾個偽裝專門家來，杜斌科派去了一百五十人，很快就在離工廠五公里遠的地方造成了一所假工廠。

此外，少校又暗自想出了一個什麼妙計，他把十五噸石油渣子，用污了的麻絨和其他易於起火的物件運到了河邊某個地方。他沒有把自己的計謀告訴任何人，可是，拉莫丹當然知道洛柏少校想的是什麼，這位富有戰鬥精神的少校，暫時還被命運支配，還在不得已期待他的真正戰鬥事業。

在工廠院子裏和飛機場上挖了許多很深的塹壕，上面蓋有兩層圓木，然後又鋪上一公尺來厚的泥土，這樣來防備炸彈爆炸。

本來擬定要建築幾個鐵筋水泥防空洞，可是水泥不夠用，就把造防空洞的事情暫時擱下了。而且工廠在空襲時，還是要繼續工作，只有臨到直接危險時，才可以叫一部分工人離開工作間。

杜斌科當然是第一次佈置防空的工作，所以他不能想像，在開始了真正空襲時，工人怎樣能工作。他們不會跑掉麼？在有空襲警報時仍須繼續工作的決議不會引起不好的情緒，甚至發生恐慌麼？共產黨員在各工作間進行了宣傳工作，工人們很安然地接受了向他們提出的要求。一切都不言而喻，當然沒有什麼反對。工人們嚴重地看待問題，認真執行戰爭所提出的任務，沒有無意思的恐慌、忙亂和「神經病」。

在工廠裏已經有過三次防空的演習，架在飛機場邊的大口徑高射砲也開放過，似乎真正的危險是不大的。婦女們在有空襲警報時比較焦急不安一些，可是，這通常是因為她們關心留在家裏的小孩。只好從學生中和青年團員中編制了幾個青年隊，擔任在發出空襲警報時把女工們留下的小孩送到防空洞裏去。組織「地下幼稚園」需要花費額外的經費和材料。置備了一些小床，草褥，安了幾個開水鍋，甚至買了一些玩具和糖菓。在戰爭條件下，工作與尋常不同，既花費時

間，又要遇事靈活和顧慮周到。當然，不是一切都作得盡善盡美的。防空洞是利用住宅樓房底地下室造成的，抵不住直接落下的大爆炸彈；擺的床太少了，因為地方不夠；忘記了一件極簡單的事情，沒有預備夜壺；但總算進行了準備工作，雖然對於危險的到來總還抱着懷疑態度。

——這只是還沒遭到敵人第一次轟炸前的情形，——洛柏說，——隨後就會像鱈魚一樣靈活的。

波格丹幾乎無法回家去。每每他一離開工廠，工廠裏就特別需要他。飛機的改造過程快要完了。預備裝在衝擊機身上的十二公厘厚的鐵甲已經煉好了，在大砲射擊場上試驗過了。德軍穿甲子彈打在鐵甲上，只留下一個小小的白點，像是用粉筆在鐵甲上戮了一戮似的。德軍用來掩護坦克師的防空摩托化部隊所用的自動高射砲彈，都不過在鐵甲上打一個小窩；這種損傷是容易修理的，只要經過不大的火炙手續就夠了。因為衝擊機會要受到不少的這樣損傷，爲了便於修理起見，所以想出了一種特別連鎖來裝鐵甲。當然也沒有去掉大砲。一切武器都照舊，並且，還加上了一種新武器。關於這種武器，工廠裏的人只是低聲談論着，因爲不詳細知道懸在新飛機鉄肚皮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這種工作是在加速進行，「作通夜禱告」——工人把作連班這樣稱呼——成了通常的現象。工廠裏常常可以看見一堆堆躺着睡覺的工人，他們把從家裏帶來的氈毯，或遮蓋飛機和摩托的布套蓋在路上。工人們稍微合合眼就跳起來，跑去洗洗噴水澡，又開始工作了。工人們的妻子，特別是住在河邊工人村裏的，常給自己的丈夫和兄弟送來吃食，當時在烏克蘭食品是非常豐富的。這年烏克蘭是空前豐收年份，並且據說全蘇聯都是一樣。

舍夫科普梁斯參加過黨的市委擴大會議回來後，向波格丹說，烏克蘭穀類收穫量平均每公頃

爲二千六百公斤，甜蘿蔔每公頃二萬五千公斤。烏克蘭按國家計劃本應供給全蘇聯的沙糖。但這收成是否能夠完全收割到手呢？

在工人住房南面三公里地方的大路上，塵霧迷空已有三天了。一括起南風，塵土就向工廠方面飛來，到處都蓋上了一層灰色的薄塵。絡繹不絕的難民車輛已在大路上過了三天三夜了。這是從德涅泊爾河右岸，甚至也許從比薩拉比亞，北布哥維納和西烏克蘭各省逃到這裏來的第一批牛馬車輛。工人們走到大路旁邊，默然看着這種大移民的情景。初起來的只是汽車隊，通常都是老舊汽車，大概是不能供前線用了的。現在來的已是牛車馬車甚至用奶牛拖拉的車輛。車輛上滿載着各種各色傢具，傢具上邊又坐着風塵滿面的小孩和老年婦女，他們用頭巾或爛圍巾蓋在臉上遮住太陽和灰塵。有些人拿着樹條趕奶牛，用手推着疲弱的小牛，趕着綿羊，山羊往前走。在難民疲乏不堪的臉上顯出一種悲慘憂鬱百不關心的神情，只是從談話時簡短的語句中和深陷在塵埃下面的眼色中才可以看出他們對敵人的痛恨。人們拋棄世代居住的家園和肥沃的田野，成羣結隊逃往人地生疏的異鄉去。那裏會怎樣接待他們，會怎樣安置他們呢？他們本來慣於耕種肥沃土地，經營廣闊田莊，可是前面期待着這些耕夫的，又是些什麼樣的土地呢？牲畜逕直趕在禾苗中走着，附近集體農民因此和他們吵起架來，他們便回答說：

——橫豎一樣，你們收不到手。留給德國人是不行的……要親手來把一切都消滅掉……

車上載着受了傷的兒童，老人，婦女。他們抬起綁着綑帶的頭說道：德國人常常從飛機上射擊退走的難民車輛。

有許多母親已經在路上失掉了自己的兒女，現在垂首痛心走着，或者雙手抱頭坐在車上。

無限的悲傷就在被戰爭風暴刮走的人們頭上盤旋不已……但正是在這種悲傷的雲霧中伸展着人民仇恨心理底強大羽翼……

忽見有一隊摩托化部隊迎面而來，向戰線方面走去。一輛一輛的卡車風馳電閃般向前駛進，這些卡車大半已不是新的，而是徵發來的褪了色的尋常卡車。紅軍兵士一列一列擠坐在卡車上，他們手裏都拿着步槍或自動槍，步槍上的刺刀或自動槍上蜂窩似的槍管挺然直立。紅軍兵士們沒有唱歌，只是望着公路左邊塵霧高騰的車馬路上那絡繹不絕無家可歸的人們，各人都想着自己的父母兒女現在也許像這些悲慘的人們一樣吧。在小休息時，戰士們走到這些人跟前，婦女們就倒在不相識的少年懷裏哭訴自己的痛苦。紅軍兵士都宣誓定要報復敵人，誓詞是非常簡單：

——等着吧，那鬼東西……我們定要收拾他的……

戰士們咬緊一關，——因為哭泣是可羞的，——跳上汽車，敲着司機棚蓋說：「快些……快些……」。車夫們也不需要同志們的警告。他們懷着同樣的心情，也咬緊牙關免得哭出聲來。這些由祖國號召來抵抗敵人的青年們，在這些嚴重的時日裏，鬚上不知長出了多少白髮，額上不知生出了多少皺紋！但這是忠於祖國的子弟們的高尙的白髮，光榮的皺紋。祖國會像慈母一樣饒恕這種飽經憂患的早期成熟……

杜斌科和舍夫科普梁斯一塊也在觀看這副大移民的圖畫，不由的也想到自己底家庭。或許他的母親也會這樣睡眼朦朧地坐着，把頭靠在包裹上，咳嗽着，用手緣來擦着乾得開坼的嘴唇。他的宛柳會低起頭跟在馬車旁邊往前走，除了前面軋軋響着的輪子和被車輪碾成的塵土車轍以外什麼也看不見。而也許，——波格丹不由的心裏一痛，——她會像那個在渡過德涅泊爾河時，兒

子被德軍驅逐機打死了的女人一樣，坐在堆滿傢具的馬車上，放聲大哭……一面哭，一面把頭撞着那塞滿破鞋爛布的木盆木桶……而他的兒子呢！

波格丹細聲向舍夫科普梁斯說：

——我想回家去看看。

舍夫科普梁斯望了望杜斌科，就點了一點頭。

——杜斌科同志，你到家裏去過夜吧。今天夜裏我們沒有你也行。今天恰恰是拉莫旦值班，我來和他談一夜吧……

杜斌科叫車夫把車開快些，這個車夫也是喜愛開「鬥風」車的，一剎那間就把杜斌科送回家裏了。杜斌科不顧腿痛，急忙沿梯子跑到自己住宅前，把鈴一按。他覺得，永遠也不會看見自己的親人了，他腦海中又不由的湧現出他在觀看絡繹不絕的難民時印入意識中的那種悽慘情景，怎麼也擺脫不掉。於是他一看見他那笑容滿面的妻子，就久久的吻着她。

——你怎麼的？——當他放開宛柳時，宛柳問道。

——我不知怎麼恍惚覺得，家裏會是空空洞洞的，一個人也看不見，你們在冒着風塵，跟着車輛彳亍往什麼地方走着……

——波格丹，你聽到什麼消息不成？

——沒有……我看見了更可怕的情景，路上難民川流不息地走着……從烏克蘭來的難民……宛柳，這是多麼悲慘呀。阿略沙到那裏去了？媽媽在家嗎？丹孃怎樣？

——他們都好。阿略沙在街上玩。媽媽躺在那裏打盹。丹孃在寫信給她的吉米什。這是她唯

一的安慰。你要吃午飯麼？

——也許吃點好。不過我不久以前在工廠裏吃過了……噢，宛柳，我們要來商議商議一些家裏的事情……

波格丹躺在沙發上，一手墊在頭下，使身子比較舒適些，免得腿痛。房子裏幽雅涼爽。厚厚的窗幔幾乎掩得緊緊的，所以街上的嘈雜聲不甚擾人，日光也晒不進來。時時刻刻追隨着他的烈日和熱塵直到此刻才離開了他。他面前坐着他所心愛的女人，和她同憂樂、共患難已是十年了。他知道，一走回家來，總是可以找到同情和諒解，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獲得安慰。他每每帶着許多煩惱走回家來，可是一到家裏，這些煩惱就漸漸消散了，他離開家裏時，總是精神興奮，氣力十足的去繼續工作，繼續鬥爭。

——宛柳，要是你們大家都要離開這個城市的話，你覺得怎樣？

宛柳忽地一驚，望了望他，問道：

——你一個人留下嗎？

——我一個人留下。

——你的腳這樣痛，怎麼能一個人留下？

——我會醫治的……總有一天會醫治好的，決不會永遠這樣……

宛柳連連搖頭。

——波格丹，你不會醫治的。你去治療過幾次了？我記得只去過兩次！

——三次，可是有一次給我電療的那個看護婦不在。

——難道情形是這麼壞麼？——她問道，同時就用她黑黝黝的眼珠去觀察他的神情，她總想抑住自己眼睛中的驚惶，可是總不免露出愁色來。

——情形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的，但是要預先走開一下才好。城裏已經開始撤退婦女小孩了。今天已經開走了第一批專車……

——我們不是可以隨時坐汽車走麼？

——不可以。

——爲什麼？

——我不是隨時都可以送你們走的。並且不知道那時是否還可以坐汽車走。德國人常常轟炸道路，掃射汽車……

——波格丹，我不願離開你。

——不行，你一定要走……

——我決不拋棄你，決不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

——可是現在這裏是很危險的。

——反正一樣。我決不拋棄你，決不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

波格丹因爲她的固執，開始生氣了。氣越來越大，看看就要發作了。但他極力抑制住，把她纖細娉婷的腰身摟到自己懷裏。她就順勢把臉貼在他的胸前，嚎啕起來了。波格丹想不到她會這樣，連忙用手掌撫摩着她那戰抖的肩膊，支支離離說了些可懂不懂的話，在這樣的瞬息間，這是常有的事。

她抬起淚痕斑斑的眼睛，咬着嘴唇，想勉强笑笑，可是接着又哭出聲來了。

——你怎麼的，宛柳？

——波格丹，我害怕失掉你……我害怕……在這樣的時光是不能分離的。一分離就完了……就會是永別。我不願意失掉你……這一向來，我沒看見你，我感到多麼痛苦呵！你甚至不許我打電話擾亂你……你我同在一處，還離得這樣遠，要是我們分離了，那……

——可是留在城裏是危險的哩。

——我願意和你一同來受危險。橫豎一樣，沒有你，我是不能過活的。要是我失掉你的話……

——發出空襲警報，敵機轟炸起來時，阿略沙怎樣辦？

——我帶着他一同到防空洞裏去。大家都會去的，媽媽，丹孃帶着她的女孩……所有的人都去……我和媽媽已在縫褥子，預備帶褥子到防空洞裏去……

——宛柳，要是你看見今天難民的情形，就不會這樣想了……

她帶着多少驚訝的神色望着他。

——可是你也想叫我們去做難民哩。

——這真是你們女子底邏輯。

——怎麼說是女子底邏輯？——宛柳拭着眼睛，臉上微微現出笑容。——你看見了難民，就想叫我們也做難民。爲什麼我們要走開？難道像我們這樣大的城市會讓給敵人嗎？決不會有的事……決不會……我不是共產黨員，可是我相信不會把我們城市讓出的，不會讓德國人闖到這裏來的，你們是共產黨員，却已經……

——共產黨人從來不輕率冒昧的。可是……一般說來……隨你的便吧……

——我們不走，我們不走。

宛柳喜得一跳而起，在房裏團團轉。

——媽媽，丹孃，我們決定不走！

他們全家一塊用了晚餐，喝過酒，談過各種各樣的事情，當然首先離不開戰爭和軍人們的事情。丹孃哭過；她是贊成撤退的；她受過多次空襲後，很想帶着自己的小孩離開戰爭的慘禍越遠越好。不過她把自己的意見說得很小心，極力避免干預宛柳已經斷然採取的決定。夏日優美晚景漸漸降臨。黃昏籠罩着城市，房裏也漸漸昏暗起來了。大家的面貌暗澹得模糊不清了。決定打開電燈，可是這就必需放下掩幃。那時又覺得悶熱難過。結果還是扯開簾幔，打開了窗戶，大家走到外面涼台上去，涼台欄杆上纏滿青藤，擺着花草。下面街道上依然嘈雜熱鬧，小孩們叫喊喊，其中阿略沙底聲音特別顯得尖銳。波格丹把身子伸出欄杆外，叫喚了兒子一聲；阿略沙看見父親，就急忙往房裏跑，不一瞬就坐在父親膝上，把熾熱的臉頰靠在他的胸前。

——爸爸，好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怎麼沒有看見？

——大概你跑到電影院旁邊去了吧。

——是的，是的。爸爸，我到過電影院跟前。

家裏是照常一樣的歡娛。一切都如舊，彷彿在很遠很遠地方的血戰，還絲毫沒有觸動他們的家庭似的……

第九章

十點鐘時，發生空襲警報，警笛長鳴。幾千揚聲器再再重複着討厭的聲音，一下子就把房屋裏、街道上所有不應該冒險的人們通通趕走了。

拉莫且打了一個電話給波格丹；派來了汽車接他，需要馬上到工廠裏去。波格丹把家裏的人送到了防空洞裏。防空洞就是他們房屋下面通常地窖改造的。地窖裏早已加上了幾根大木柱，撐着水泥築成的天蓋。又在地窖裏開了幾個保險門，通外面的風窗釘上了木板，堆上了沙包。牆邊和木柱間擺了一些長凳，門口亂堆着一大堆鐵千鈎，鐵鎚，鐵鍬，斧頭等等。波格丹剛把母親和阿略沙安置好，就有個帽上釘着內河航輪徽章，穿着白上衣的值日員大聲宣布說，要是落下了炸彈，把地窖炸垮了，埋在地裏的人就要用這些工具掘通到外面去。值日員說話的聲調，又駭人，又悲傷，弄得許多婦女都有些恐慌起來了，她們再也不那樣快樂了，就開始來仔細觀察地窖，摸摸木柱，望望灰色的天蓋，切切私語起來。忽然有幾個青年人，穿着白色褲子和開領襯衣，哄然笑着走下地窖裏。值日員呵責他們不該笑，接着又聲明說，要是我們房子上炸彈落得超過限度了，就會叫他們來幫忙。來了幾個老太婆，手裏提着枕頭，草褥，麵包，黃瓜，還有幾瓶水。似乎她們有生以來就在防空洞躲慣了的——她們準備得多麼周到仔細呵。杜斌科家裏人坐着的那條長凳上，來了一個身穿中尉軍需服，沒戴帽子，也沒繫腰帶的少年。他低頭不看人，

有點害羞似的，把一個姿色可人的金髮少女，安置在自己旁邊。杜斌科很熟識這個少女……她在某個托辣斯裏服務，就住在他們這所房子裏上面一層樓上。她每次遇着波格丹時，總要投他幾個媚眼。這個中尉軍需，大概是到她家裏作客的，可是既然碰上了空襲警報，就不得不下到地窖裏來。他坐在那裏把手蒙着一邊臉，顯然是假裝牙齒痛得厲害，因為他不願意爬到旁人樓房底屋頂上去救防燒夷彈。坐在他旁邊的那個少女賣弄風騷似的轉過臉來向波格丹瞟了幾瞟，又把舌尖舐了一舐豐滿的嘴唇。她覺得，她既然能夠引誘一個這樣美麗年輕的軍需官，就可以更急進的來挑誘杜斌科了。杜斌科本來見慣了婦女們投給他的這種傾情吐意的視綫，然而今天他却用特別的眼光來估計：人生前進不息，誰也不能停止它那永不變易的法制。他只好很有禮貌地向這個金髮少女點了點頭，彷彿熟人一樣，她就臉紅過耳，含含糊糊囁嚅着說：「杜斌科同志，你好。」

——你要保重自己，——宛柳在與丈夫分別時說，並吻了他一吻。

——你們不要着急，——波格丹安慰她說，——特別是不要受寒。

他很不願離開家裏人，可是工廠裏等着他去。母親貌似鎮靜地坐着，把睡熟了的外孫女抱在自己懷裏。阿略沙歪在婆婆旁邊打瞌睡。丹孃很着急，可是極力抑制着。這是她很和母親相像的地方。

杜斌科沿着潮濕的石梯，走到院子裏去了。值班的掛着防毒面具，戴着帆布手套，站在崗位上顯出聚精會神的嚴肅神色。那個戴着內河航輪制帽的值日員，把帽上的白罩取下塞在衣袋裏。大家都望着天空，一團團稀薄雲彩在那裏飄浮。星光晃漾，很遠的天邊有冷冷的火星閃了幾閃，剎那間又熄滅不見了，這是架在城市那邊的高射炮隊在開砲射擊，同時聽見遠方傳來的隱隱約約

的摩托聲。這乃是城市居民開始在與敵人空襲作大規模的英勇鬥爭了。那些站在暗黑牆邊舉目望着天空的人們，那些站在屋頂上靠着煙囪的人們，那些拿着抬床歪在門口打瞌睡的女救護隊員們，第一次直接參加戰爭了，不過他們此刻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大家都覺得馬上就要解除警報了，馬上就可以站起來，伸伸在夜間濕氣裏弄得疲乏不堪的身子，各自回家去休息休息，好到早晨跑去作真正的工作……

杜斌科走出大門，沒有看見汽車。他望望錶，從發出警報時起不過十分鐘。大砲底射擊聲越來越近了。散佈在城裏城外的砲隊，都在開火了。尖銳的高射砲聲，砲彈的炸裂聲，連續不停。杜斌科傾耳聽着來辨識那些越來越近的摩托聲。他有經驗的聽覺，從聲音中，判定這是轉動靈巧而馬力強大的摩托，前來轟炸城市的是「容克」飛機。杜斌科很熟悉這種飛機發出的「兒鳴」氣浪聲，因為在開戰前還領到了這樣幾架從德國買來「供研究用」的飛機。

高射砲發出一團團爆炸彈火和閃光佈滿天空，構成了重重疊疊的火簾。似乎這樣綿密的火，敵機是完全無法鑽過的。可是摩托嗚嗚聲却仍是不斷的叫着，使人不由的背上打着冷戰。探照燈放出一條條的白光，穿入黑空來摸索每一團黑雲。好似白劍交舞，三三兩兩一起奔馳於天空，不半晌又熄滅了，這裏一熄，那裏又閃耀起來。在不遠的屋頂上發出了連連的自動砲聲，每隔一會，就放出一排砲彈。最後迎着愈鳴愈高的摩托聲飛去了發光彈，在空中留下一根根的紅色虛綫：機關槍開始射擊了。驀地發出了刺耳的嘯聲，彷彿一根長大的鋼鞭在空中急急一揮，接着就是一陣轟隆聲，只見一團紅亮的旋風衝上天空。波格丹被掠過全街的強大氣浪沖翻了。他跌倒到在街旁走道上。窗上玻璃紛紛碎落，好像開槍似的响着，一陣陣的碎片像彈雨般直往下

擊。波格丹不由的把手掌遮住臉。他有點震得發昏了，半晌後，他站起身來，放下手，就看見手上有一條一條的割縫，鮮血淋漓。高射砲聲和裝滿某種強性炸藥的炸彈爆裂聲，把房屋震得好像連基帶頂都搖晃起來了。在對面的黑色大廈那邊陡然沖起了幾股黑煙，屋頂後面吐出了幾條尖尖的火舌，把房屋的輪廓照得顯明些了。一粒粒的煙灰落到臉上。周圍霎時通亮起來。左邊製酒工廠所在的區域裏也是這樣急速地噴起了廣闊的火焰。喉管刺得發癢。值日員在院子裏嘎聲喊着：「拊住它……拋到水裏去……撒沙子……」可是那從大砲轟隆聲中突破出來的各種喊聲又把他的聲音掩蓋住了。只聽見有不同的喉嚨高喊着：「不要走近跟前！小心射傷你的臉，」「拿鉗子……拊住它！」「拊尾巴……」，「燃起來了，鬼東西，噴火！」

杜斌科靠在牆角上，有三個年輕女子帶着抬床急急跑來了。他忽然看見其中一個就是在防空洞裏坐在中尉軍需旁邊的那個金髮少女。

——你沒有受傷麼？——少女們齊聲問道。

——沒有，謝謝你們，——波格丹回答說。

——杜斌科同志，關於我們的防空洞，你不要擔心，——那個金髮少女說，——那裏連響聲都聽不見。只是有點顫動罷了。

鄰近衚衕裏有民警吹哨子叫人。少女們急忙跑向那裏去，鞋跟踏得柏油路閣閣閣響。

「爲什麼汽車沒有來？」——杜斌科生氣地想道。他又看了看錶。錶上玻璃沾有血跡，他拿袖子把它揩掉了。發出空襲警報後還不過二十七分鐘。他站在屋簷下，左右兩旁間或落下炸片。街上有救火車駛過，兩個背掛自動槍的摩托車手電閃般飛馳而去，接着又有一排殲敵隊走過。看

門人和那個戴着內河航輪制帽的值班員走出門來了。他們興奮地繼續談着沒有說完的話：

——我不是叫過你：撒沙子，沙子，拊住它，拋到水裏去。你却只是在它的周圍兜圈子，——值班員用儼然是長官責罵下屬的語氣說着。

——不能馬上跑近跟前去。鬼東西，射到臉上來，——看門人辯護說，可是語調並不暴躁，而是自覺很有身價似的。

——要把它拊住，拋到水裏去。讓它去噉噉咕咕，用不着害怕的。

——我並沒有害怕。後來我把這個鬼東西拊住了。它咕咕噉噉，噉個不停……爲什麼我沒有馬上拋到水裏去呢，因爲並不是任何一種炸彈都可以拋到水裏去的。

——那末就撒沙子好了。

——有些可以撒沙子，有些是不能的。

——任何一種都可以撒沙子，它們都是一樣。

——這點我不同意。敵人有什麼意思要拋擲同樣的炸彈。德國人也是很詭詐的。他們打遍了整個歐洲……我們呢，還是第一次……——看門人瞥見了杜斌科，就走到他跟前，望了一望，認清了面貌之後說道：——這是自家人，杜斌科同志。他有通夜的通行證。杜斌科同志，等汽車麼？

——等汽車。

——也許不會開來，看樣子，到處都在擲炸彈。噢，鬼東西，又叫起來了……要一直弄到天亮不成……

汽車終於開來了。汽車夫支支離離地向杜斌科說明遲到的原因。杜斌科本已等得生氣，又聽到這些厭煩的詳細解釋，就粗暴地把汽車夫推到右邊坐位上，也不發汽笛，也不開燈光，就掌起舵輪向工廠裏馳去。在城裏，沿路有崗哨叫喊着，可是他沒有停車，只是出城時，衝過了檢查通行證的地方之後，有一個紅軍中士騎着摩托車趕上了他，把他阻住，檢閱他的通行證，直到他熱烈詳細解釋過這樣急忙的原因後，才放他過去。

被火焰照得通亮的城市已在後面了。前面是一條白楊夾道的平坦光滑公路。波格丹看見擋風玻璃上映着紅豔豔的反光，閃閃耀耀，他毫不環顧左右一下，只望着前面那條引長得像把劍刃一樣的狹窄公路急馳而前。他飛駛過鐵路拱橋和一道河上的橋樑後，才舉目一看。工廠起火了！火焰高騰，蔓延到了很廣闊的區域，黑煙瀰空。他此刻的聽力尖銳到極點了，只聽見德軍轟炸機底響聲正是在這個地方嗚嗚不已。他以前覺得是從城裏發出的爆炸聲，原來却是在轟炸他的工廠，因而也就是在毀炸機床，倉庫，裝置衝擊機的鐵甲，摩托，大砲以及……留在廠裏的工人們；因為他們遵照決定，不管在任何轟炸情形下都要繼續工作，不離開自己的工作地點。那裏有他的父親，並且還有他的成千的同志，他是在危險來臨的前夜拋棄了他們的。

——壕溝，杜斌科同志，——汽車夫猛地一叫。

汽車往上一跳，杜斌科底頭直碰到車棚橫木上，可是舵輪並沒有從他那麻木了的手裏滑脫出來。杜斌科繼續往前飛駛。紅霞愈來愈近，把他意識中害怕汽車出事的心理燒得無影無踪了。汽車夫臉如土色，時刻都想從杜斌科手裏奪過舵輪來，可是每次都撈個空。汽車夫簡直被這樣的飛馳和他坐客底容貌嚇呆了。杜斌科把舵輪一轉，離開公路，直往種滿蕺麻和甜蘿蔔的田野上駛

去。萋蘿莖在車身上敲着，在車輪下沙沙地響着，一球球汁液飽滿的萋蘿子紛紛落到車頭上，霎時就被風吹走了。

又上了大路。到了工人村！村裏一棟棟小白屋都是照杜斌科設計，由工人各自出錢建造的，枝葉蓬蓬的樹，電話綫桿，密密的尖頭小木板釘成的籬牆……汽車跑出工人村，又來到了一條河邊。制動器擦的一聲……波格丹跳出車外了，此時汽車夫才終於把那被汗水浸濕了的熱熱的舵輪握到手裏。

波格丹跳過一堆有刺的草，穿過灌木叢，走到河邊了。黑黑的河水被火焰映出紅紅的花彩，在他的腳邊流過。起火的地方是在對岸，炸彈也是在那裏爆炸。波格丹捧起水來，潑到臉上。水絲從領口裏一直流到他那熾熱的身上。他向四面一望。對呀……這是工人村……所謂「小白屋村」……工廠應當在村的東北方面。起火的地方却在西南方面。德軍轟炸，這樣猛烈轟炸着的究竟是一個什麼目標呢？波格丹回到汽車跟前，把汽車夫一推，想再坐到司機位上去，可是汽車夫一動也不動。於是杜斌科只好繞到汽車那邊，在車夫旁邊坐下。

——那裏燒着的究竟是什麼？——他取下帽子問道。——是什麼？

——是些亂七八糟的垃圾堆，杜斌科同志。

——瞎說，怎麼是垃圾堆？——杜斌科喝道，他以爲汽車夫在嘲笑他。

——在今天以前，我們也一點不知道。看來，洛柏少校和我們拉莫旦底計策勝過了德國人。

真够笑的了……

——你怎麼胡說八道！

——杜斌科同志，難道你不知道麼？……那裏燒着的是油渣，壞麻絨……德國人剛拋下頭一個炸彈，我們的人馬上就點火把這些垃圾燃燒起來了，接着所有的德國飛機都朝着火焰飛去，一顆又一顆的炸彈拋個不已……我離開這裏的時候，他們在擲炸彈，此刻我們轉來了，他們還在擲炸彈。先後來了五批敵機。看來總有五十多架，決不會少些的……

——我們動身來的時候，你已經知道這些情形麼？

——怎麼不知道。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我本來想告訴你，難道你會聽麼！抓起舵輪就往前直飛……難道我們是駛來的麼？杜斌科同志，說句老實話，我從來沒有這樣橫衝直撞過。

——那麼工廠沒有受損害麼？

——沒有。

波格丹仰身靠到椅背上，低聲說道：

——那麼，請你開到工廠裏去……

第十章

洛柏底計策成功了。杜斌科，舍夫科普梁斯，拉莫旦，杜爾加也夫同到這個人工製造的火場上去，數了一數，一共有八十六個各種口徑炸彈炸成的彈窩。洛柏少校跳到一個彈窩裏喊道：「拿梯子來，讓我從機械間爬上來，」或者又跳到另一個彈窩裏叫道：「拿梯子來，我怎麼也爬不出裝置間來……」

大家都懂得在洛柏這些戲謔談話中含着什麼意思：要是炸彈落到了工廠裏，現在就用不着爲撤退工廠來操心了。

次日早上飛來一架德軍「恒克」式偵察機，可是被我們的驅逐機打下了。第二次飛來的兩架偵察機，又被我們的高射砲打落了。高射砲隊已經在夜間空襲時打落了五架「容克」機，一總計算，就打落了七架敵機。德軍司令部在戰報中宣佈說，俄國南部一個製造兇猛衝擊機的工廠被炸毀了。過兩天後，敵機又來襲擊城市，可是參加的飛機數量比較少些了。工廠區域沒有被炸。爲了使敵人真正相信這工廠已被炸毀，拉莫旦根據中央提議，將工廠作了「被毀」偽裝。我們的偵察機在工廠上空攝來的照片上，顯出樓房牆壁燒得烏黑，飛機場上彈窩密得像麻面孔一樣，居住的房屋也焦黑得像是燒過了似的。洛柏少校說，照片上顯出各種破壞痕跡的顏色，一下雨就會洗掉的。可是下了一次不大的雨，接着就有敵人偵察機從雲霧裏鑽出來，夜間又發生了空

襲，但是「容克」機却没有向工廠擲彈。

決定所有工人家屬都務必撤退。但有些人總還不願意離開。拋棄住慣了的家鄉，丟下男子，而奔往茫無所知的異地，本是很可怕的。

原來接送工人的公共汽車開到了住宅區域，停在各樓房門口。小孩們嘻笑快樂地坐上汽車，婦女們却都是愁鬱悲傷。他們帶的東西很簡單，有的裝在箱篋裏，有的打在包裹裏。有些比較顧慮周到的人帶了毛圍巾，毡靴，大衣。可是這樣的人是不多的。誰會想到要在他鄉異地去過冬呢！……大路上照舊是塵霧迷空。不僅是全部德涅泊爾河右岸烏克蘭底居民都急急離開被驚擾了的廬舍，而且左岸省區的人也開始紛紛遷移逃避了。

如果說，叫住在公家房屋裏的家口動身還不十分困難的話，那末要那些住在「小白屋」裏的家室遷走，就麻煩得多了。有一千多工人和工程師技師們底家眷是住在河邊景色如畫的房子裏。工人村是杜斌科底愛子。杜斌科到美國參觀過「杜格拉斯」等飛機工廠，他從那裏帶回了這個新東西，就努力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在很短的期間內就造成了這個工人村。這些小屋是由工人自己出資建築的，由此就開始了工人們的定居生活。大家種起菜園，豢養牲畜，植菓木，種葡萄，於是畢生都固定在企業裏了。有些人家，有三四口人專門在工廠裏作工。每天早晨在通往工廠的那條鋪沙的石子路上就熱鬧起來了。汽車、摩托車、腳踏車沿着嫩綠的小白楊樹和種滿蓖麻、蕎麥、向日葵的田野上爭先飛駛。往工廠裏去只有七個半公里，可是人們都乘坐摩托交通工具。他們在路上互相追趕，嘻笑叫喊着，彷彿彼此都在矜誇自己的優裕生活。這多半是優秀的斯達漢諾夫式的工人，模範的匠師，有天才的工程師。他的勤快勞動是獲得很好的報酬的，正像拉莫且

所說，工人階級已進入了它生命底黃金時代。當需要號召人們來執行緊急任務時，首先響應的總是那些住在小白屋村裏的人。他們特別鍾愛自己的工廠，而不願損害它的光榮。

可是，到了現在這樣緊急的時光，家產、不動產就模糊了他們的意識。他們不願拋棄自己的家園。原來那慫恿村人暗中抵制的倡首人，就是那個賀明科。拉莫旦把賀明科找來談了兩點多鐘的話。他們走出黨委辦公室時，兩人都是臉紅耳熱的。

——我不能對賀明科實行任何處分，——拉莫旦向舍夫科普梁斯說，——他是我們的人，真正的……

——他掀起了一場多麼大的風波？——舍夫科普梁斯生氣說。——由於你的這個「真正的人」底唆恣，所有單獨住戶都不願意動身。那怕用炸藥去轟都轟他們不動！對嗎？要是德國人衝進來了，我把他們怎麼辦？對麼？我要救出的是工廠，決不是他們的破爛傢具，懂得嗎？像賀明科這樣，該把他趕出黨去，要……雷厲風行地把他趕出去，對嗎？

——不對，這樣不對，——拉莫旦說。——現在這樣的時候，每個戰士都是緊要的。把賀明科趕出去，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可是，這就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戰士，自家人……

——鬼知道，——舍夫科普梁斯把手一擺，——一點也不懂。賀明科不願意走，是不好的，柏蘭每天在我們耳邊嗡嗡嗡嗡，說要開溜到塔什干去，也是不好的，對麼？

——「開溜」到塔什干去！你怎麼把他來賀和明科比較。

——也許真會叫我們連工廠都遷到塔什干去？你怎麼知道不會？

——我們不是在烏拉爾選定了預備地點麼。還在戰前，杜斌科就去選定了這個廠址。

——杜斌科在格魯吉亞也選定了廠址，可是却叫另一些工廠搬到那裏去了。——舍夫科普梁斯扣起上衣釦子。——拉莫旦，此刻要緊的事，還是到飛機場上去看看。今天要試驗那些新砲，鬼知道，把這種怪笨的東西安到上面去。我恐怕會把我們所有的飛機都震碎的……

飛機的最後調整和試飛，以前是在總飛機場上進行，現在已經改到另外三個彼此約隔十五到二十公里遠的小預備飛機場上去作了。在那裏附近森林中架有帳棚，前線飛機師和軍隊代表就住在那裏，等領飛機。把「剛出爐的」飛機馬上駕往前線去，作戰鬥的考驗。

舍夫科普梁斯在試機師住的帳棚裏遇見了杜斌科，他和飛機師坐在一塊喝啤酒。帳棚中間擺了一張用木板釘成的桌子，上面放了一大盆龍蝦。有兩個女招待乘運輸汽車來到，從煖壺裏倒出烏克蘭式的菜湯，肉片和用新鮮梅子作的菓汁。飛機師和女招待開玩笑，請她們坐下來吃東西，女招待紅了一紅臉謝絕了，收拾已用過的盆碟，就坐車沿着岸邊草地馳往另一個小飛機場上去了，那裏也在等着她們送飲食去。試機師們看見舍夫科普梁斯和拉莫旦來了，非常高興。大家坐在那裏喝啤酒，談着試驗裝了鐵甲的衝擊機問題。舍夫科普梁斯懂得杜斌科是想在朋友閒談中，從飛機師那裏打聽到最後改善飛機所必需的一切。杜斌科除了正式的驗機證外，還重視試機師底直覺，尤其是因爲所有這些試機師幾乎都是空中「老狼」，他們的意見是值得傾聽的。

——我覺得，——一個試機師羅曼成諾克中校說，——飛機是好極了的。起初我也以爲裝上鐵甲會使飛機加重起來。說句老實話，坐上飛機的時候是有點担心的。你看，安了多少怪東西到上面去了！真是個堡壘！我在起飛時是格外小心的……

——我們知道羅曼成諾克這個人是處處小心的。想必你的爺爺把酸奶拉到市場上去的時候總

是小心地防備盪出桶外來的，——舍夫科普梁斯倒着啤酒說道。

——不只是我的爺爺，——羅曼成諾克微笑道，——舍夫科普梁斯同志，我的父親也拉過。他連車輪響都害怕，現在他的兒子却駕着你的這種怪物去登天咧……

——好吧，好吧，繼續說下去……

——起飛是很小心的。不錯，很聽話。增加瓦斯：也不錯……作了一次不大的急旋回，知道它的性格了。就往下一落，也聽話……可是當我去作低線飛行時，我要說，連我都替德國鬼子害怕起來了；衝來這樣一個怪物，遍身都是槍砲，真要命！隨後我就飛到試砲場，把炸彈向假坦克一拋，——這些假坦克差不多都是用鉄軌造成的，——下面只剩一團煙霧，炸成一團糟了……要是把這樣的怪物送兩千架到前線去……——羅曼成諾克拿起一隻龍蝦，扯下蝦腿用力啣着，巧妙地撕開蝦尾，吃得津津有味。

——要是送兩千架去怎樣？——舍夫科普梁斯把眼一瞟。

——你不會送去的，——羅曼成諾克說。

——要是我們送去？

——那就不錯。那就要替某些帶領德軍鉄甲部隊的將軍預備喪事……

——飛機不搖擺嗎？——杜斌科問。

——你是說減少速度的時候嗎？

——是的。

——真奇怪，簡直一點不覺得。這樣一個笨重的東西，滑翔起來的時候，却靈活得很……經

理同志，你滿意嗎？

舍夫科普梁斯在羅曼成諾克肩上一拍說：

——親愛的同志，這一切我比你還知道得早一些……對嗎？

——你是當經理的，自然比我們大家都知道得早些。可是誰告訴你的呢？

——莫斯科寄來了從德國報紙上剪下來的一節新聞。對嗎？那裏的一個什麼通訊員和誰作過一次談話。他們簡直嚇得魂不附體了……

——要想恐嚇德國人是很難的——羅曼成諾克平靜地說。

——你看，開始害怕起來了。事情不錯吧？

——凡事都有開頭，中間和結尾的。

——羅曼成諾克，胡扯起來了。

——開頭已經有了，要設法保障中間，最主要的是要使結尾好。同志們，開頭我們是弄糟了的。

羅曼成諾克站起來，又倒了一碗啤酒，一飲而乾，把碗向棹子中間很遠的地方一放。

——你們弄糟了，你們軍人弄糟了，對嗎？

——或許我們也……可是一般說來……要努力工作。最要緊的是，工廠不要移動才好。要是移動，經理同志，那你說的兩千架就不會有的。

他們一同走出了帳棚。他們的前面是一片田野。不久以前，田野上還是麥穗青青。現在沒有等到麥熟就把它割掉，當作牲口飼料。用石轆子把田野稍微轆了一下，可是轆得並不十分平，好

使空中看不十分明顯。在樹林邊上，停有三架飛機，用楓樹枝遮蓋着。在這些飛機近旁有一些技師，摩托匠，飛機師走來走去。他們預先在那裏挑選飛機。飛機師們瞧見拉莫旦等來了，就走近他們跟前來，和他們談話。在談話中顯出他們想念飛機的難過心情，正像騎士因喪失戰馬而深感寂寞一樣。不知有多少這樣「喪失了戰馬的騎士」在等候着呵！六月二十二日的損失是要迅速填補的，要在敵人自動槍彈下，在拚命挺進的德國坦克軍逼攻之下，在「容克」機轟炸之下來填補。杜斌科懂得羅曼成諾克說要兩千架新衝擊機是什麼意思。從羅曼成諾克略帶諷刺的話語中也可以看出飛機師渴望運用自己力量來報復敵人往往毫無忌憚、肆意轟炸的那種心情……

飛機，無疑是造成功了的。杜斌科很滿意。要是一切都順利的話，那末，每月單是從這些飛機場上起飛的衝擊機就够供給一師空軍。單是他們一個工廠就可以每月武裝一師空軍去攻打敵人。

一定要把敵人擋住、擊潰並驅逐出去。這種必須打敗敵人的心理，不僅波格丹，而且舍夫科普梁斯，拉莫旦以及所有的工人都覺得好像他們身上負着的一種重担。大家懂得，隨着失敗而來只有死亡。

第十一章

昨天這裏的小白屋村，還是那麼令人目爽神怡。昨天杜斌科從飛機場上轉來時，還對拉莫旦和舍夫科普梁斯誇揚過自己的這個愛子。這裏栽有從庫班馬克西·特魯諾夫苗圃運來的各種菓木樹，如「南方白李」，「紙皮蘋果」等。這些菓木樹，今年才第一次結着纍纍的果實。幾個繫着漆布圍裙的婦女在那裏澆洒花壇草地，她們一看見杜斌科，就表示敬意地拿出手帕向他搖着。孩童們在那裏作「波爾什維克打法西斯蒂」的遊戲，他們向那像掃帚般叢生在籬牆邊的紅醋栗樹和黃槐樹叢進攻。昨天只有在院子裏新掘的防空壕上的黃土堆，才令人想起戰爭來……可是今天呢……

杜斌科站在那裏，望着空前未有的破壞慘象。人們慙歎眷愛建築起來的，牆壁粉得白白的，頂上蓋着花瓦的小屋，不是在燃燒着，就是被轟炸的氣浪沖得半倒了。三架德軍俯衝轟炸機，被高射砲火打得迷失了戰鬥方向，經過小白屋村上空……人們猜想大概這些空中強盜是由那駛往東方而停在村莊附近過夜的托拉機隊燃起的火堆光引來的。也許是這樣吧。可是德寇從黎明開始襲擊，拋完所有的燒夷彈和爆炸彈後，又繞過了一個圈子，用機關槍和大砲射擊那些從房子裏和防空壕裏跑出來的人們。毫無疑義的，希特勒匪徒是有意屠殺和平居民。他們想用恐怖手段來懾服人們抵抗的意志。這是最近報紙上常常登載過的希特勒匪徒們的綱領，忽然在杜斌科眼前

成爲充滿鮮血和悲痛的活的實事了。

醫生和救護隊員的白色制服都沾滿這種鮮血，染上了被焚住宅的黑煙！救護汽車把死傷的人們送往城裏去。

救火隊員穿着濕得發硬的制服，在那裏拖着帆布水帶。從銅質的噴水筒裏噴出強烈的水來。有些地方，還在閃着火焰，爪形的紅綠色火光飛馳着。燒得焦黑的房屋木架被水浸透之後，吐出裊裊的烏煙和蒸氣。河裏蓄滿一圈圈的濃黑煙灰，浮着焦烏的木板，大概是人們想把它浸熄而拋在河裏的。到處都是救火車車輪碾碎了的屋瓦。籬柵也被拆破了，壓倒了。菓木樹底綠葉炙得枯黃，樹身烤得焦黑。花壇踐踏光了，堆上了許多燒壞了的木料。人們在花草上走着，車輛在花草上駛着。現在誰還需要花草呢！誰還會留心玫瑰花，木犀花，丁香花等等沁人心脾的異香呢。

這裏，在蘇維埃烏克蘭底中部印上了歐洲格爾尼克，成斯托合夫，科芬德里等城市的僵死的痕跡！人們腦海裏還不完全瞭解這件實事，可是拳頭就本能地握緊起來了，心裏沸騰着不可磨滅的莫大悲憤……享有這些房屋的人們，昨天還相信自家的安全，不願離開，不願拋棄那白白的牆壁，紅紅綠綠的花壇草地和蘋果樹。他們還指望殘酷的戰神會憐憫他們，萬惡的兇徒會憫惜他們……

——一百一十九個，——拉莫旦看着一張犧牲者底長名單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噢！九十八個是婦女和兒童！

他們的周圍聚集了一大羣廠裏的工人和工程師，——小曰屋村底居民，——他們都是疲乏已

極，衣服濕透，遍體泥污。他們拚命救了火，多少救出了一點東西，可是實在少得可憐，使人無法來稍稍舒展他們的愁緒。杜斌科看見每個人底眼睛中都顯出同拉莫且一樣的神色：不是張惶，不是害怕，而是仇恨。

兩個帶着自動槍的摩托車手疾馳而來，他們把自動槍直聳聳地掛在背上，剽悍地跳下車來，把摩托關上。這種下車的姿式酷像一個優秀的騎士。其中一個把鋼盔的繫帶整理一下，顯着很嚴重的姿式向杜斌科問道：

——起火的是什麼地方？

——小白屋村，——杜斌科回答說。

——那麼我們走錯了，——這個摩托車手問他的同伴說，——我們要去的是依里奇村。

——同志，這就是依里奇村，——杜斌科說。

——原來這樣……你却說什麼小白屋村。既然叫做依里奇村，那末村裏住的人定是俄國工人吧？

——是俄國工人。

——木房子，——另一個摩托車手說。——我們來建築新的。同志，工廠沒有受損害麼？

——沒有。

——那就沒有問題。

他們扶着摩托車，在各個彈窩邊走過一週。他們後面蓋滿白灰的地上，留下了尖角形的車輪痕和大的軍靴跡印。

有一隊工兵坐着卡車來到了。在白色房屋的郵政局旁邊角上落下了一個炸彈，可是沒有爆炸。工兵們動作敏捷，好像從小以來就是作這種工作的一樣，趕快在這個彈窩周圍插上小木樁，牽上繩子，就來挖掘周圍泥土，以便接近到炸彈跟前。工兵們互相開玩笑，把炸彈叫作蠢貨。有一個人對他們說，大概炸彈是慢性爆炸的，需要在彈窩周圍堆上沙包，以防爆炸。

——沒有的事，——一個快樂的小伙子拋上泥土說，——神經過敏！

他說得津津有味，顯然帶着得意的神情說出這個名詞。隨後他的鉄鍬戳在鉄上一響，他說道：

——同志們，好像挖到了……看來够弄三個來鐘頭。

——多少重？——一個老頭子問道。

——老爹，你要知道幹麼！你是藥舖裏的店員不成？

——不，我的機關就在這裏旁邊，——老頭子指着郵政局說，——我從開戰第一天起就當郵差。

工兵脫下帽子，放下鉄鍬向前望了一望。郵政局房屋底瓦頂不見了，天棚打壞了，窗戶框子冲掉了。有一根電線杆子齊地折斷，倒在地下，鉄架子上扭上了一大團電線。旁邊地上躺着許多打碎了的磁子，還有一座電鐘被氣浪打得折轉過來扭成兩片。這個工兵把頭向上一仰，拋開披在額上的一股鬚髮，往手掌裏一吐說……

——炸彈二百五十公斤重。要是爆炸了，也許你的機關連影子都找不到了……老爹，你去上好窗上玻璃，收拾收拾辦公處吧。

杜斌科和拉莫旦走到工程師拉甫洛夫家裏。他的房屋幾乎沒有受到損害，只是大門和窗框冲掉了，天花板歪斜了，房裏地板上到處都是碎玻璃和紙張。拉甫洛夫底女人在那裏嚎啕大哭，手裏拿着一副被氣浪冲成許多碎片的繡花。拉甫洛夫拿着鎚子釘子在窗戶面前。他神色惶惑，彷彿還是什麼也不懂似的，向着走進來的人們點一點頭說道：

——真像布勒斯特一樣！六月二十二日我已經在那裏受過一次這樣的轟炸！房門和窗戶都冲掉了……

——到工廠裏時，我們來談談吧，——杜斌科說，——請你到我那裏去。

拉甫洛夫把身子一振，連連揮着鎚子說道：

——我不到工廠裏去，不去。他們自己作吧！……

——你怎麼，——他的女人放開繡花，走到丈夫跟前說，——難道可以這樣同人家談話麼？現在用這樣的態度同人家談話是不行的……請你們原諒……

——我不能，——拉甫洛夫聲音低下來了，——我不能……我的精神受不住這樣的刺激……你們看，這些窗戶上的玻璃是我親自嵌上的，牆是我親自粉的，地板是我親自匏光的……你們應當明白……要是你們還不明白的話……

——我們走吧，——杜斌科對拉莫旦說，——他會安靜下來的。

拉甫洛夫底女人送他們走過房外的玻璃走廊，走廊上滿地都是玻璃碎片；她順便拾起了一隻打破了的盆子，套着花布衣的偶娃，還有一塊什麼布片。

——落炸彈的地方離我們家裏遠得很；說是落在賀明科家裏。你想，氣浪該多麼大！……

拉莫旦望着杜斌科說：

——我們到賀明科家裏去看看。——接着又轉向拉甫洛夫底女人問道，——賀明科自己沒有受傷麼？

——幸好他在工廠裏。可是他家裏的人……他們躲在防空壕裏，却離房子不遠。他的女人和兩個女孩……都埋在土裏了……——拉甫洛夫底女人把嘴唇一咬，轉過臉去了。

……賀明科坐在卡車踏板上，低着頭，呆呆地瞧着地上。面目慘白，變得瘦長起來了。他把兩手放在膝蓋上，手腕軟軟的下垂着，只見滿手都是青腫和擦破的傷痕。在他瘦得打皺的頸上也有一個不大的傷口流着鮮血，粘滿烏煙的白領子被血浸透了。當他們向賀明科問好時，賀明科舉眼向來的人望了半晌，似乎才記起這兩個人是誰。隨後在他的臉上露着一種像是感謝的表情，嘴唇痙攣似的顫抖了一下。

——沒有法子的，——拉莫旦坐到賀明科身邊說道，——我的老婆和兒子科梁也……

——是的，我知道，——賀明科說，手轉動了一下。

——畢佳打傷了，你聽說過麼？

——聽說過……

——賀明科，我們來一同悲痛吧。

——不，——賀明科搖了搖頭，——不，各人有各人的痛苦……

——你這裏怎樣？——拉莫旦指着他的後腦問道，——受傷了麼？

賀明科用手指摸了摸後腦，隨後又呆望着沾滿血污的手，半晌不動。

——小事情，——他嘴唇微微開了一開說，——小事情……什麼時候了？

——賀明科同志，你今天可以不去上工，——波格丹說。

——不……我要去……我要去……

前面河對岸森林邊一股烏煙裊裊，彷彿在蔚藍的天邊上懸着一根曲折回旋的狹長黑帶。賀明科向那邊點了一點頭說：

——聽說羅曼成諾克把這架「容克」飛機打下了……要是真的，那我就吻吻他的手……

——老實說，打這種骯髒貨，不是我管的事情，可是當這隻臭傢伙飛來的時候，恰巧碰着我在天空中。那就只好在這隻鬼東西身上來試驗試驗我們的飛機吧，——羅曼成諾克指着這架「容克」機底殘殼說。

——你打得真巧妙，——舍夫科普梁斯誇獎他說，並帶着專門家的羨慕眼光望着羅曼成諾克從這架「容克」機身上撕下的商標，上面寫有「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造」的字樣。開戰前十天才出爐的……你現在又要它進爐子裏去了。請把這塊商標牌子送我，留給我的子孫作紀念吧，對嗎？

——你留下吧，我不可惜的。我還有別的戰利品。原來這是幾個出名的土匪。

羅曼成諾克拿出幾件東西往地上一丟，原來是四個鐵十字勳章和兩塊「褒獎拿爾維克戰功」的硬袖章，袖章上壓有花樣：中間是交叉擺着的鐵錨和螺旋槳，周圍是帶着長藤的條頓玫瑰花。

——對的，是出名的匪徒，——舍夫科普梁斯把勳章拿在手裏旋轉着說。

——你看，還有，——羅曼成諾克拿出兩隻刻有氏族印章的金戒指和一隻裝滿文件，佔領區馬克票，糧食證，領取飛行食品——米糧，蕎麥，乾牛酪——證等等的皮夾子。他衣袋裏還有許多多臭東西，骯髒得很，不願意玷污我的手。防空司令部的人來了，會造出單子來的。

——你打下的死狗子在什麼地方？

——躺在樹蔭下。他們以為降落傘會可以救出命來的，終究沒有逃脫。集體農民幫忙在田野上把屍首找到了。有一個人的腦袋只剩下半邊，像被斧子砍了一半似的。領航師只剩下帶着肩章的肩膊和兩條腿，並且是不一樣的。

——怎麼不一樣？——舍夫科普梁斯驚訝地問道。

——一隻是右腿，另一隻是左腿，——羅曼成諾克向杜斌科使了一個眼色，看着舍夫科普梁斯，只見他起初沉思了一下，隨後就老實地哈哈大笑起來了。

——你這鬼東西，真想得出，……連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什麼一隻是右腿……另一隻是左腿……好吧……引我們去看看你的這幾個乾兒子。

——讓他們到天堂裏去見上帝吧。這樣的死狗子，我不願意再看，免得作嘔。你們高興，你們就去看吧，可沒有什麼好看的。

這樣安然毀滅和平村莊的德國飛機師，羅曼成諾克覺得是卑劣不過的敵人。他不以自己的勝利為可驕。羅曼成諾克總是自豪地把他的兩個紅旗勳章掛在胸前，此刻却厭惡不堪地拿腳蹴着他所打死的敵人身上掛着的勳章。軍人勳章通常都是褒獎英勇精神和光榮戰功的，這却是匪徒們幹軍人所不恥為的勾當獲得的。

這幾個德寇底屍骨，併排放在楓樹底蔭影下。旁邊有一個長長鬍子約莫五十歲光景的集體農民拿着獵槍默默地站着。

有個德寇衣上佩着少校銜的徽識，腳長長的，穿着一雙縫有自動扣子的馬靴；僵了的灰色眼睛像兩塊圓圓的玻璃，眼鬚毛上粘滿了泥土。額角破裂，大概是落下時跌破的，半禿的腦蓋，滿是乾了的血淤。花白的淡黃頭髮被血粘合成一股一股的了。少校還是架子十足似的躺着，儼然長官一樣嚴肅地閉緊嘴唇，他旁邊就躺着他的部下，盡是衣服纏折，血跡斑斑。

「容克」機尾高高地翹起，覆蓋着他們，尾巴上畫着一個大卍字。彷彿是沒有來得及替自己信徒們祝福，自己就頭屈肢折了的十字一樣，這真像是有什麼天命似的。

——我看着，絲毫也不感覺人類所常有的憐憫心，——杜斌科低聲說。——我覺得似乎他們並沒有家庭，沒有父母，沒有妻子一樣……在這樣的軍隊裏服務，真是不好的。

——死狗子，——舍夫科普梁斯說，——使人們流了多少苦淚……羅曼成諾克執行了人民法庭對他們的最後判決，真令我羨慕！

第十二章

杜斌科把剛剛大呼大嚷跑進來的尼古拉·特魯諾夫抱着久久不放。難道這個胸前交叉掛着皮帶，佩着將軍銜戰地綠色領章的人，真是他的老友尼古拉嗎？他的馬靴粘滿灰塵，馬刺也暗無光彩，不過在他靴上翹得別有姿勢，腰上懸着銀鞘馬刀，還是他父親老特魯諾夫送給他的，胸前掛着望遠鏡，弄得他們擁抱時很感不方便。

——小鬼，放開我吧！——尼古拉說，——宛柳寫信給我，說什麼你病了，她每天早晨夜裏都拿熨斗熨着你，你却把我的骨頭都抱得要斷了！

——尼古拉，看見你，我真高興，真高興。好久不看見你，想念得真厲害。忽然你這個最親近的前線朋友來到了，那就可以坦白直爽地來談談……

——你想談些什麼直爽話，——尼古拉微笑說，——我知道……我知道……看眼色我就知道了……怎麼你們這些在後方工作的人們眼睛中都顯出了一種像綿羊似的悲傷神色？彷彿就要把你們牽到屠場裏去，當頭一鎚，接着就會拿銹刀子來剝你們的皮似的。

特魯諾夫解下身上腰帶、皮帶、軍用皮包和佩帶的武器。在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常放着家庭照片冊子的小棹上擱上了一支短自動槍和兩顆手榴彈。

——尼古拉，你爲什麼快樂得這麼厲害，——波格丹坐到他的老友身邊說道，——看來是與

實情不大相合吧。

——爲什麼？——尼古拉眉頭一聳。

——我記得，我們從前退却的時候，不是這樣快樂的。

——好朋友，你忘記了。可是我記得，你自己說過：上山的人總比下山的好一些，因爲後

者前面還有高坡，前者却已爬過去了。你記得嗎？

——尼古拉，我記得。可是你還沒有爬過坡去。

——波格丹，誰知道。也許還沒有爬過去，可是總還在往上爬，往上爬……你不要拿這樣眼色看着我。又要吵着和我談個不休。不如讓我洗個澡，叫人預備一下浴室，拿條好手巾來，我最喜歡的是毛巾。你看，我已經二十天沒有洗過澡了。

——不可以到河裏去洗洗澡嗎？

——喂，老弟，你落後了。在我們現在的戰爭中，蘇聯的將軍是不能到河裏去洗澡的。德國人跟來了這麼多的間諜，使你連洗澡都要小心。什麼時候有過將軍拿起士兵武器的事！現在竟不得不這樣。

——德國將軍呢？

——自然也是膽戰心驚的。到處都是游擊隊，游擊隊……波格丹，戰爭深入到極廣大民衆中去了。要是把我們老頭子派到戰線那邊去那才好！那裏到處都傳說着馬克西·特魯諾夫的消息。你想想看，人們聽見說帶兵的是姓特魯諾夫，就有他的老同我跑到我這裏來，以爲我就是馬克西。那知看見了我後，又走回去了……

——失望了吧？

——顯然是的。因為我們暫時除了將軍徽識外，沒有絲毫特別出色的地方。

——尼古拉，你終究還是承認了！

——不過是暫時的……

——你能拿事實來證明嗎？

——總努力不弄糟吧。暫時我們將軍們都似乎是在隱姓埋名地打着。真的，總在退却的將軍是沒有什麼意思向民衆宣揚的。後來那怕打下一百個城市，總還是有污點。只說某個騎兵軍團在退却就完了。究竟軍團長是誰，鬼知道……

——多少打過幾次仗嗎？

——波格丹，仗是打得十足有餘的。我的一師「不怕風雨」的騎兵，直到現在還在敵人後方鑽來鑽去。把他們留下了……還對付得來。順便說說，我要找一個好飛機師，送一架無線電機，一些子彈和指示給他們。你是個飛機專家，想必能找到有這樣本事的人吧？

——可以找到的。又只好再派洛柏少校去一次。

——這個姓就是很不錯的。馬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剽悍的漢子。

——他是受處分的人。還在戰前他就受了處分。

——現在這個時候是很容易恢復名譽的。軍人活動的舞台非常廣闊。現在真是每個兵士都有當元帥的希望！可是你究竟叫不叫我洗澡？

——浴室已經準備好了——克拉娃走進房來說。

特魯諾夫在她的臉上捻了一下說：

——好姑娘，謝謝你。只有你才真正幫助我……

——尼古拉·馬克西莫維奇，襯衣也預備好了，——克拉娃聽到誇獎她的話，不覺臉上一紅，接着說，——還是你留下來的。我把它漿洗好了。

——這才算真是體貼疲乏了的戰士……波格丹，你來替我擦擦背吧。我的背許久沒有抽打過了……

——德國人沒有抽打過你麼？

——那不算數……——尼古拉笑着說。——你們這裏的人都是氣忿忿的。說句真話，再繼續退却下去，肉體上也將受不了的。娘們會拿起禾叉來打我們的……

特魯諾夫洗澡去了。不一會，宛柳回家來了，因為她接到了波格丹的電話。她是剛從軍醫院裏值班回來的。身上還帶着碘粉，藥酒和病院裏的其他種種氣味。宛柳吻了一吻波格丹，向房子裏四面一望。用一個手指小心地摸了摸自動槍黑黝黝的槍管。

——尼古拉沒有怎樣吧？

——怎麼說沒有怎樣？

——沒有受傷麼？

——沒有。

——看着那些受了傷的人，真難過。多麼強健的漢子！却又像些小娃娃。有許多人叫起媽媽來，有些人要……糖菓吃。——宛柳冥想著。——我不知怎的忽然想到，我們總算幸福，阿略沙

年紀還小。要是阿略沙要上前線去，恐怕我是受不了的……今天我看見這些年輕的孩子們……波格丹，你知道麼，我竟哭起來了……你看，我算什麼看護婦……你記得麼，我們那次歡送步兵師出發的時候，看見一團一團的人，奏起軍樂，整整齊齊，威威武武地向前走着，當時我說過，可惜我兒子沒有在那裏，沒有和他們一塊……現在呢？……波格丹，這種情緒該是不好的吧，對麼？你的女人是個不好的女人。

——這是人之常情。保衛祖國是嚴重的義務而不是尋歡取樂的事情。哎呀，我怎麼說出這樣的蠢話。宛柳，我說得真糊塗。不過要知道我的腦子裏被那些數目字……飛機完全霸佔住了，有時一談到旁的問題時，簡直是辭不達意。狹隘的專門家，真無用！……還加上這個討厭的老頭子病……什麼坐骨神經痛……

——又痛起來了麼？

——怎麼說又？唔，你這個好看護婦！我的腿痛從來沒有停止過。有時簡直想到外科醫生那裏去，請他給我一刀割掉。

克拉娃進來了。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該到浴室裏去了……

——到浴室裏去幹麼？——波格丹莫明其妙地問道。

——你難道忘記了不成？尼古拉·馬克西莫維奇請過你。

——忘記了……我去替將軍擦擦背。你預備點酒來慰勞慰勞我們辛苦的工作吧。拿白蘭地給尼古拉喝，這是當將軍的人該享受的，我們大家就來喝喝葡萄酒……只要一瓶夠了。過一點鐘我

就要到工廠裏去。

尼古拉站在噴水管下，口裏呼呼的擦着兩脅，拍着晒得黑黑的強壯的臂膀和仰頭搖着。這還是從前一樣的尼古拉，又淘氣，又快樂。

波格丹把擦子抹上胰子，抹得落下一團團的白泡，就開始來用力擦着將軍底背。尼古拉起初忍受着，隨後就左伸右曲，避開擦子，因為擦子像把銼子似的在他背上一上一下。

——朋友！够了吧……完了……——他掉轉臉笑嘻嘻地說。——白蘭地準備好了沒有？
——這是一定的。

阿略沙從外面跑回來了，高興得要命，眼巴巴地站在特魯諾夫底服裝和武器跟前。所有這些東西在小孩子心裏是覺得多麼有趣味！特魯諾夫紅光滿面，香氣撲撲，穿着他父親底睡衣走來了，阿略沙一看見，呆得向後退了一步。他不認得尼古拉叔叔了。可是，當尼古拉伸開手叫他去的時候，他就直撲到他懷裏，抱着他的頸項。他在叔叔鼻子上，臉頰上吻了幾吻，就把肩膀一搖，脫出身來，跳到地板上說：

——叔叔，你給我帶了什麼東西來？

——給你帶來了勳章。

——尼古拉從他的軍衣袋子裏掏出一個一等鐵十字章交給他。

阿略沙把雙手往背後一縮，連連搖頭。

——你拿去……

——我不要……

——爲什麼不要？

——我是童子團員了。

——那有什麼關係？——

——我知道……這是法西斯蒂底東西……

——你看，這樣的後輩真不錯！——特魯諾夫不覺驚訝起來了。——這般小孩們會是很能幹的。將來他們打起仗來定會打得不錯……——接着特魯諾夫轉向波格丹說：——你爲什麼不把自家眷送走？

——他們不願意。

——怎麼不願意？現在是打仗的時候，只有命令。

——你去命令命令看吧……

——我就命令。從今天起，我是你們城市底衛戍司令。想必這是你們聽得懂的吧？我命令你們立刻撤退……

——難道現在的局勢真是這樣嚴重嗎？——宛柳問。——我們總以爲我們這個城市是不會放棄的。

——暫時我們也還是這樣想。可是打仗最主要的，是要先事預防。應該時時刻刻望着前面。一句話，你們明天就要預備動身，至遲後天定要離開城市。

——我們到那裏去呢？——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問。

——我想該到窩爾加河或西伯利亞去。

——那裏，我們決不去，——丹孃斷然說道，——吉米什不叫我們到那些地方去。
——丹孃，吉米什此刻還不過是個中尉，他的哥哥呢，不管怎樣，總是個將軍。我可以取消他的命令。

——尼古拉，那裏饑荒，——丹孃說。——我們都有孩子。

——丹孃，那裏並不像你想的那樣饑荒。並且旁的出路是沒有的……

——要是到庫班，到爸爸那裏去，怎樣？

——也許這也是辦法。不過老頭子是愛動的。他未必會坐在家裏……

——我決不走，——宛柳決然說。

——爲什麼這樣？

特魯諾夫抬起笑眯眯的眼睛望着她。

——我不願意丟開波格丹。

——波格丹是個小娃娃不成？

——他雖不是小娃娃，可是我應當看住他。

——原來這樣一回事……波格丹你怎麼的，失掉了信任麼？你找到了什麼小姑娘不成？請介

紹給我認識認識。我是個單身漢，倒不妨找個小姑娘的……

——我不是說這層，——宛柳臉上一紅，——波格丹是個病人，所以我不願意丟開他。他除

了飛機以外，什麼也不愛重，有時他甚至忘記他有家庭，他有兒子，他必需保重自己……

——那麼祖國呢？

——祖國從來不是個抽象的概念。家庭，生命，自己的房子，工作——這就是祖國。

——這顯然是個爭論的問題，——特魯諾夫倒了一杯酒，喝乾後，說道。——等到我們打敗德國人後再來談它吧。就像勇敢兵士石維克底遭遇³那部小說上的主人公對他的朋友沃吉澈克說：「戰爭完結後六點鐘時我們再會，那時再來談談……」。動身是必需的。波格丹不能讓家庭來束縛自己。面前要經受大的考驗，家庭在他的旁邊是會束縛他的意志，使他的行爲走往不正確的方向。波格丹也是兵士，他不應當像墨西哥人一樣。

——爲什麼忽然說到墨西哥人？

——宛柳，因爲從前墨西哥軍隊是帶着老婆，兒子和一切家具的。軍人在戰時應當是「單身漢」……你不知道，在軍團裏單是信件就把我弄得疲乏了。看來大家是沒有功夫寫信的，事實上却不是這樣，無論戰士也好，軍官也好，總是天天寫信。不管在什麼地方，剛一坐下，馬上就從懷裏掏出紙張鉛筆來，畫個不停。試問每天有什麼可寫的？我真不懂……丹孃，想必吉米什常常寫信給你吧？

——已經五天沒有收到他的信了，——她眼睛裏就湧出一顆顆天真的淚珠來。

——你看，吉米什把老婆教成一個什麼樣子了。五天沒有信，就流眼淚，假使他每月只寫一次信，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的。照我看來，常常寫信是會瓦解後方的。

——照我看來，尼古拉，你說得過火了。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有我自己的觀點。我的政治委員却喜歡人們常常寫信，他說，因此戰士們就會少想到危險的事情。我却認爲恰恰相反……人們一想起老婆，一想起這樣的胖娃

娃！——尼古拉撿了一捻拉拉底臉。——當然，那怕是鉄一般的心腸，都會軟起來的。

——可惜你沒有看見昨天德國人炸死了小白屋村裏的多少小孩呵。要是兵士時時刻刻記得自己的家庭，並知道如果一旦失敗，那他自己兒子也就會遭這樣的毒手，我想，這對於他們的將軍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有道理，——尼古拉站起來，看了一眼錶。——在村子裏打死的小孩很多麼？

——九十八個女子和小孩。

——狗東西，——尼古拉咬緊牙關說，他臉上顯出一種新的神色，不像以前開玩笑的樣子了。——工人怎樣？沒有嚇壞麼？

——他們在各個工作間的羣衆大會上宣了誓，要更努力工作。你沒有聽見，工人說的話多麼動人，多麼嚴重呵！

——德國人在這次戰爭中沒有瞭解到一件事，就是俄國人民會一天一天的熱烈起來，他們的人民會一天一天的冷淡下去。要俄國人熱起來是很難的，但要是已經熱起來了，那就不會很快冷下去的……波格丹，明天要開始在城市周圍掘幾層坦克壕。要把城市鞏固起來。

尼古拉向大家一望，看見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和丹孃底臉色都暗淡起來了，他又微笑了一下。

——戰爭……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一個副官走進來了。剽悍地把脚上馬刺碰得一響，就把一個蓋滿火漆印的大信封交給特魯諾夫。顯然是從莫斯科寄來的。特魯諾夫打開信封，裏面却藏着一張不大的紙條，照外表看來是與這樣的大信封，大火漆印很不相稱的。

——汽車在下面麼？

——是的，少將同志，——腳上的馬刺又一響。

——政治委員在司令部裏麼？

——在司令部裏，少將同志。

——你在樓下等着，我立刻就來。

當這個副官走出去，關了門後，特魯諾夫決然說：

——波格丹，你的家眷一定要在明天離開這裏。

——尼古拉，對的。

——第二件事……你們還沒有收到搬走工廠的命令麼？

——收到過第一次預告。

——叫舍夫科普梁斯和拉莫旦下午七點鐘到我那裏來。我設法替你們找到敞車箱……波格

丹，要開始把工廠搬走。

——可是我們剛剛把大批製造的事情辦好……

——今天會開軍政黨三人團的會議來決定這個問題。我走了……

特魯諾夫這樣堅決的說話使大家都愁鬱起來了。不知怎的，各人回到房間裏，只聽得一片箱

篋蓋子響聲。戰爭也光臨到這個住宅裏了……

晚間，波格丹在工廠裏擬定拆卸工廠設備的計劃，這時在他的住宅跟前有一輛濺滿污泥，用乾樹枝掩蓋着的小汽車停下來了。污泥不僅蓋滿車身和車輪，而且把車頂和玻璃都濺污了，一望

而知，這輛「斯」牌汽車是從很遠的地方駛來的。遮泥板弄得皺折不平，車後行李架子上放了一桶汽油，還有機器油，鉄鏃，帆布桶子，甚至白鉄漏斗，所有這些東西都用繩子綁在上面。

這輛小汽車引起了看門人和崗警底懷疑。他們從兩旁走來等待着。從前面司機棚裏走出一個肩膊寬廣，鷹鼻子和強健頸項的高大漢子來，他抖着身上塵灰，口裏喃喃不已。他穿的灰色帆布上衫被污泥和機器油弄得烏黑了。寬邊草帽齊頂破裂了，弄得帽邊懸在肩上，更加顯出襤褸不堪的情形。脚上穿着一雙普通的拖鞋，後跟塌下了，呢馬褲磨得光光的了，褲筒上的帶子沒有繫緊，在那裏擺來擺去。不過他繫着一根漂亮腰帶，上面嵌着的高加索古代巧匠鑄造的金飾，肩上掛着磨得發光的老盒子槍套，套帶上嵌着的高加索細巧銀飾，這才使看門人和民警想問他要證書時，稍爲躊躇了一下。看門人推了一推民警，民警就把手一舉，請他拿出護照，開車證和出差證來。

來人帶着驚訝的神色睜起藍得放亮的眼睛瞧着民警，把手在他肩上一拍，拍得他身子一縮。

——你難道連馬克西·特魯諾夫都不認識麼？——來人很和氣地說。

看來，這個民警不很知道歷史。他不知道馬克西·特魯諾夫是什麼人，這就使來人有點生氣了。

——要不是打仗的話——他的口吻已不是這樣和氣了，——我就要打你兩個耳光，這你馬上就會知道馬克西·特魯諾夫了。

民警蹙起眉頭檢閱了這個怪人底證書。一切都不錯：護照，出差證都有，祇是沒有開車證。

——老弟，你怎麼想，——馬克西把證書藏到衣袋裏說，——難道我會把整個文件庫都隨身

帶着麼？

他爬進汽車，車裏巧妙地擠放着一輛拆開了的摩托車，一籃白李子，幾隻早熟甜瓜，都打破了，壓扁了，——看來汽車在路上震盪得很厲害的。馬克西從摩托車輪下掏出一件壓皺了的上衣，把它抖了一抖，就往身上一披。民警立刻把身子一伸，立正行了個舉手禮。在上衣上併排掛有三塊紅旗勳章和一塊紅軍二十週年紀念章。

——老弟，你爲什麼這樣瞧着我？

——你就是那個有名的特魯諾夫麼？

——老弟，是的，正是那個。終究認出來了……——老弟，不要這樣瞧着，橫豎這些牌子都是白給我的。你看，這塊是打下烏曼得來的，現在烏曼怎樣？讓給德國人了。這塊是在諾沃哥羅得——沃倫新克戰役得的……現在也被狼舌舐去了……這塊是……大概你還不過二十一二歲吧，你不會知道！給你這個甜瓜。挖掉這塊爛窩，破開去吃吧。你們這裏還沒有這樣的東西。並且你們也栽種不好的。城裏人懂什麼。

他丟給民警一個甜瓜，扯了一扯呆立在那裏的看門人臉上的稀疏鬍子，就走向大門去了。回頭叫了一聲：

——給我看住汽車。你們這城裏的人壞得很。會一下子把東西偷光的。我一會兒就叫人來拿李子。

第十三章

馬克西·特魯諾夫在等着兒子來，他換上了軍服，穿上了馬靴，覺得馬靴有些夾腳，因為他的脚不知怎的有些浮腫起來了。他顯得魁偉強健，帶着多少不安的神色，似乎急不可耐地再三望着門口，期待兒子的到來。他很高興，兒子沒有看見他剛來到時穿着的「阿根廷」式服裝。可是此刻却有些生氣了，怎麼尼古拉知道父親到了，沒有馬上跑來見他，他覺得要是個好兒子，就應當馬上跑來的。馬克西爲了消磨時光，就走到院子裏去，洗好了汽車，把轉動的地方都抹上了機器油，然後把摩托車裝理好。可是無法開動，有一個車上的零件損壞了。他決定請波格丹看看他的這個「產業」，波格丹底機械學知識，他是很佩服的。波格丹沒有回來，他原諒了他，可是他親自打了一個電話到工廠裏去請要老杜斌料完工後即刻回家，因爲想和他談談天。馬克西覺得他這一次的來到，不像他以前每次來的時候那樣鬧熱快樂。固然現在是戰爭時候。馬克西懂得這個名詞底偉大意義，他知道人們都忙得要命，但同時他認爲戰爭並不是這麼繁雜的事情，值不得爲了它把父母，快樂和一般的正常生活都忘記了。固然，現在戰爭迥非尋常，令人驚惶的事情也多得很，可是要很當心，不要讓驚惶的心理來支配自己。一次被它支配了，兩次被它支配了，那你就會真正被敵人征服的。還在七月三日，他聽到斯大林底廣播演說時，就懂得臨到祖國頭上的危險是很大的，誰也不能對於已開始的鬥爭袖手旁觀。他還在國內戰爭時就很知道斯大林，現在

從斯大林底聲音中，他感覺到了這個肩負祖國命運的偉人如何憂慮不安。七月三日在馬克西底意識中成了他生活的轉變點。斯大林號召全體人民一致起來回擊敵人，同時沒有絲毫輕視敵人的力量。從那時起，馬克西就爲良心所驅使，認爲自己是被動員了的，可是客觀事實，使他要設法安置他所擔負的巨大經濟事務。這件事情耗費了不少的時間。當他請准黨中央委員會允許他到烏克蘭去以後，他就立刻在坐上汽車，一路除添油上水稍稍停息外，絲毫也沒有耽擱，一直駛到約定會面的城市。沿途他經過庫班，頓河草原，頓巴斯，會見了許多舊交，他這些老同戎，老部下現在都已經鬢髮花白了。他們都和他談過話，並請他出頭號召，好讓大家再去衝殺敵人。

馬克西沒有作答，他還不知道，是否會准許他出頭號召，叫他的戰友們都佩刀上馬去奮身殺敵。現在和敵人廝殺的是二十多年來和平建設中所創造出來的正規紅軍。是否該參預到軍隊底戰爭工作中去呢？也許他們這些帶着舊習慣的白頭老人是用不着的吧？誠然，斯大林號召了組織人民義勇軍，並在敵人後方建立游擊隊。他參加過組織義勇軍的工作，可是不知怎的沒有能引起他的戰鬥熱情。打游擊是應當到暫時被德國人佔領的區域中去打。然而首先要設法走到這些區域裏去。坐在家裏吃炙串肉是過不下去的。馬克西就是懷着這樣極不滿意和極不相信自己使命的心情來到這裏與兒子會面的。

兒子終於來到了他面前，馬克西暗自歡喜地把兒子從頭到腳細看了一遍，可是外表上却沒有露出一點喜色來。他帶着有些生氣的聲音問道：

——將軍同志，我許妨害了你的事情吧。

——爸爸，請原諒我，——尼古拉親熱地說，——因爲要擬定一些戰略計劃。簡直無法抽

身。就是此刻，和你談談後，也要即刻回到司令部裏去：參加會議……

——尼古拉，你們的會議究竟有什麼意義？我記得，我們關在屋子裏開會的時候少極了，總是走到長滿蓬蓬綠草的寬敞草原上去。到了草原上，思想就來得廣闊些，看敵人也彷彿看得清楚些。

——父親，我們也會走到寬敞草原，蓬蓬綠草上去的。

——什麼時候去？——馬克西跨起大步急急在房子裏踱了一遍，——要趕快才行。你看，你們讓德國人闖到什麼地方來了。難道你們以為這是小舅子在春餅節來作客麼？

——父親，誰有也沒有這樣想，——尼古拉噓了一口氣回答說，顯然有些談得厭煩了，——一切都……

——你們什麼也不知道。對德國鬼子是不能胆小的。只要你把背心一朝向他，他就會騎到你的身上來，抓住你的頸皮，像鷄子抓住一樣。我們打過德國人，並且不止一次。他們的習慣，他們的脾氣，我都知道的。成隊的走來，就兇得很，一把他們打散，就慌成一團糟了。我們的弟兄，叫他去單人獨馬打仗時，是越打越猛的。德國人單身一人就像老鼠一樣……德國人看見背就追，望見胸膛就跌倒……親愛的，懂得了嗎？要挺起胸膛去迎戰。

——父親，我們是在迎戰。軍隊退却，可是並不把背向着敵人。

——那末，倒退着走嗎？你是想這樣說不成？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倒退着走。我們也用砲火，也用刺刀抵抗敵人。在每個陣地上，德軍屍首都堆積如山。你自己知道，在我們作積極防禦戰時，敵人所受的損失，要比我們作積極進

攻戰時多得多。

——你們倒退着走，還要退多麼久呢？

——命令我們多久，就多久。

——要是命令你們站住呢？

——我們就站住。

——站着不動麼？

——父親，怎麼不動！我們要前進咧……也許你忘記了怎樣打仗麼？

——我不相信，——父親肯定說，——這是你們誇口。你看，把多少城市，多少江河讓給敵人了，而且是多麼好的城市，多麼好的江河呀！要是你在那些地方跑過一趟，那怕是走馬看花似的也罷，那你怎麼也不會放棄這些地方；就令打倒最後一顆牙齒，也不會把這些地方放棄的……尼古拉，我真替你害羞。你佩着我們特魯諾夫家裏祖傳下來的馬刀。要知道，連我們的姓氏也不是沒有來歷的：「特魯諾」的意思就是棺材。叫誰進棺材？叫敵人進棺材。可是你呢？也許是白給了你們馬刀吧？也許是白給你們掛上了將軍星章吧？請問，可否委託我們來保衛祖國領土呢？

父親坐下了，瞪眼直望了半天。兒子拉了一拉他的臂膀，覺到他的筋肉像鋼鉄一般。這個將近六十歲的如此粗大強健的身軀，真是值得羨慕。這樣的人，在古時候會把他彫成石像，當作天神一般來崇拜的。

——父親，我懂得你的心思，——尼古拉坐到旁邊低聲說。

——你懂得麼？——他抬起眼睛來了。

——是的……有許多似乎是不可瞭解的，但這只是由於不知道情形。現在軍隊情形是很困難的。我們正經受着困苦艱難的考驗，可是抵抗力並沒有被打破。士氣並沒有挫折。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引到各團營裏走走，你去和戰士們談談。他們廝殺過很多次了，從普魯特河打起，一直打到現住，可是他們的精神却更加強固了。這樣的軍隊是打不敗的……

——雅姆坡里城你經過了麼？

——經過了。

——那裏還有人記得馬克西·特魯諾夫麼？

——爸爸，有人記得，並且問過……

——你不是撒謊？

——不是撒謊。真有人問過你……有許多人以為帶領這個軍團的就是你。

——坡別柳溪村呢？

——經過了。也有人問過你。

——株林卡村呢？

——也經過了……那裏有一個人報名加入我們的游擊師……他的姓名我記不起來了，個子很

高，背有點駝，鬍鬚長得很，幾乎拋到肩膀上。

——頸上是不是有個瘤子？

——父親，有沒瘤子我不記得。可是我注意了他右邊臉上有一個被馬刀砍了的傷痕。

馬克西直蹦起來，照準兒子肩上一拍，拍得他痛不可禁地坐下了。

——父親，你怎麼打人？

——我怎麼不打你！……到你那兒來的就是騎兵連長謝米杜白。我對你說過他一百次。原來謝米杜白還活着！

——對呀，是謝米杜白，——兒子記起來了。——他還認得我身上佩的馬刀就是你的。

——當然，謝米杜白怎麼能不認得哩！——馬克西往棹上一拳。——我在奧斯特洛尙附近差一點點沒拿這把馬刀把他砍掉了。你看，他在奧斯特洛尙一連討過三次老婆。多麼好的姑娘，唱起歌來，嗓子多麼清亮……他討了第三個老婆的時候，頭兩個老婆都到我那裏來訴苦，哭得那麼厲害，連在烏曼城都聽得見。你到過烏曼城麼？

——父親，怎麼沒有。

——烏曼城也讓給德國人了……喂，你們這些英雄！……種白菜的英雄……這樣看來，斯蔑拉也送掉了，赤吉林也……

——還沒有……

——什麼「還」，「還」……說這樣的話，就該割掉你們的舌頭！那裏的人多麼強悍，帶着他們，真可以一直打到英吉利海峽的……尼古拉，他們死也不會降服德國人。你們最好把那裏的人號召來。或許你們不能這樣作吧，戰略上允許吧？

——那你就去號召一下，——尼古拉稍帶俏皮眼光望着父親，——我可以給你辦妥這事情。

——不是撒謊吧？——父親傾到兒子耳邊說：——到那裏去掀起一個高高的游擊主義火焰

來，把天都要燒紅！

——游擊主義不需要，游擊運動倒不錯。順便告訴你，我今天已經和戰綫總司令談過，他知道你，不反對你去。

——噢，你已經把父親出賣了嗎？——父親開玩笑地呵責說。——你們自己辦不了，又來向老頭子們要好？唔，你們這些……

——你不同意麼？

——你怎麼？開我的玩笑不成？過半點鐘，把我的摩托車預備好，我就可以一直跑到戰綫上，並且穿過戰綫去。

——父親，坐摩托車是跑不到那裏去的。現在的游擊隊都是有組織的。我們和他們有聯繫，他們執行我們所給予的戰鬥任務。父親，我們派飛機送你去。

——兒子，你不要戲弄我。我不是鴿子。你們還想叫我像個小姑娘一樣去跳傘。我的腳幹不來這樣的把戲了。

——跳傘大概是不需要的。會用文明的辦法送你去。你順便帶兩架無線電機和一些子彈去，說到指令，也許今天夜裏就可以在司令部裏領到。派你去的事，我們要打電報請最高總司令部批准。

——難道請斯大林同志批准麼？

——也許要。

——他也會知道馬克西·特魯諾夫又去打仗麼？

——這一點他當然會知道的……

——你們這些蘇維埃的將軍到底不錯！——馬克西高興地說。——說句老實話，以前我對你們是有些不信任的。也許這是因為我一生都同將軍們打仗，那知現在自家的也這樣叫……

兒子到司令部裏去了，馬克西大步大步地在房子裏踱了半天。兒子決定的事本來對他不是很出乎意外，可是大概因為二十年和平生活的習慣發生了作用，使老頭子有點着慌起來了。他着慌，並不是因為害怕去幹危險的事情，也並不是怕死……不是的……在他腦海裏鑽來鑽去，使他在房裏踱得頭昏眼花的唯一的一個念頭，就是他的姓名是否還能在德涅泊爾河右岸一帶喧動起來呢，他能否掀起人們呢，該不會單人獨馬作戰吧？可是把自己的經歷逐年逐年地回想轉去，他覺得自己年少起來了，敏慧起來了，那些散在他再熟悉不過的烏克蘭邊區各城鄉裏的戰友們底斑白頭髮又黑起來了，連他的思想也年少起來了。住在株林卡村的那位因舊交關係來見他兒子的謝米杜白也年輕起來了，活像當年一樣那麼傾愛女子的少年。這時馬克西就已本着他的堅強記憶力，想到所有那些可以打埋伏，給敵人吃點小苦頭的山溝和小樹林，並且想到，為什麼不可以在這些地方給那些佔據他馬克西青年血汗浸透了的土地的敵人，作一次真正的戰鬥呢？

這時老杜斌科輕輕地打開房門向裏面瞧了一下，馬克西就一把抓着他，拖進房裏來，雖然老頭子剛從工廠裏回來，身上骯髒得很，但馬克西還是用自己熊掌般的大手把他緊緊抱着。

——馬克西，你怎麼，——彼得·杜斌科說，——難道已經就吃了幾碗酒麼？差不多把我的內臟都抖出來了。

彼得·杜斌科，看樣子比馬克西長得又老又瘦，可是一般說來，他也是身軀相當高大的人，

並不顯得怎樣瘦弱。

——彼得，我要打游擊去。

——馬克西，打游擊有什麼好處？德國人會把你像狗一樣的殺掉，就完了……

——殺掉我？——他把拳頭往胸膛上一搥，——你聽，還像鐵鐘一樣的響。我把我那一般人召攏來，還要和德國人交交手玩玩。

——對，應該把德國人教訓一下。也許你已經聽見說了，德國人怎樣把我們的工人村……炸死了一百十九個人。他們有什麼事情招惹下德國人？打仗該和兵士打，但他們却和娘們，小孩子打。羅曼成諾克打下了一架「容克」飛機。機上的四隻狗崽子都打死了。大家看見這些死狗，誰也沒有取一下帽子。我的波格丹爲了這個村子花費了多少心力呀！他從美國回來，總是不怕人厭煩地說着，要把村子建設得比美國還好些……果然辦到了……雖然我沒有到過美國……人們剛剛住定起來，剛剛成個樣子，就來了空襲，火燒，拋炸彈，簡直糟踏人……

——彼得，爲了替你們的一百一十九個人報仇，我也要放乾他們的狗血，——馬克西帶着莊嚴的神情說。——可是此刻我等待着，着急得像個小孩子一樣。要是忽然不叫我到那裏去……不叫我去，——我就自己設法去。後來要是我活着的話，再向黨說清楚好了。彼得，你說說，你的「鐵坊」裏怎麼樣？

——很快要把一切都連根拔起。要把我們搬到很遠的什麼地方去。馬克西，我只好離開烏克蘭。說句老實話，我真羨慕你。

——你的老太婆婀娜，又怎麼辦呢？帶着走麼？

——馬克西，我不知道。我們搬工廠，不知要預備多久。用一兩列火車是裝它不完的。這時也許德國人又會飛來，又來幹一次像伊里奇村那樣的事……我許久沒有回家來，不知道家裏的事是怎樣決定的。

——波格丹怎麼說的？

——今天他給我打了個電話。好像尼古拉勸他明天就把家裏人送走。我們還沒有一塊商議過……我不知道……

——原來事情是這樣！——馬克西低下頭了。——要從自己的城市逃走。原來是這樣一個軍隊！真是白白給養了他們……

——馬克西，你不要冤枉軍隊，——老杜斌科抱不平說，——整個歐洲像狼羣般向我國撲來。

——這一點，我的兒子，剛在這裏已經把我說服了。我再不這樣說了。至於家眷的事……我覺得……用不着左思右想了！明天就把他們送往庫班，讓他們直接到我家裏去好了。我馬上打個電報給我的代理人，他會把一切都安置好的。嘿……彼得，我今天和你的丹孃談過。好一個英勇的姑娘。我感覺到吉米什現在的境遇是不容易的。說到丹孃，真算個巾幗英雄。我看我們的女子都不錯，一點也不餒氣！

有人打電話來。馬克西取下聽筒，他覺得不能抑住自己的興奮，故意把聽筒上的電綫扭解了半天，口裏嘰哩咕嚕着。彼得·杜斌科呆在那裏等着。電話是尼古拉打來的。他只說了三句話：「父親，辦好了。恭賀你。」

馬克西放下聽筒，隨即又拿到耳邊，只聽見自動電話站發出密密的短促響聲。馬克西把聽筒放到電話機上，臉上顯出了高興的笑容。

——彼得，你該來恭賀我這個紅軍戰士了……我們的老骨頭也有了用處。看來，我們並不是那樣無用的人。

……次日一清早，當城市裏的人還不慣起床的時候，馬克西就把杜斌科父子搖醒了，強迫他們迅速穿好衣服，自己就開起汽車，向工廠方面駛去。

波格丹覺得早上有些寒冷，縮起身子，——馬克西把汽車上的玻璃通通放下了——却不願意關上玻璃。父親坐在馬克西旁邊，把一隻手放在他背後，談着話。有時，馬克西轉過頭來，波格丹就看見他那剛毅的面貌，銳利的眼睛，今天特別閃着青年的光芒。馬克西開汽車開得特別好。波格丹無論如何也趕不上這個老頭那樣巧妙熟練程度，那樣善於辨識各種道路而隨風轉舵的本領。他轉了一個急彎，可是轉得非常平穩，駛上小路，就往小白屋村飛馳而去。經過村裏時，馬克西開得比較慢些。波格丹底父親想告訴他什麼，用手指給他看，可是馬克西阻住了他，默然蹙起眉頭望着那些以前是多麼熱鬧的住宅廢墟。街道已經打掃乾淨了，彈窩也填好了，有些地方籬牆修復起來了，燃焦了的木板木柱都堆在一塊，可是人類勤勞的手總還掩滅不了敵人殘暴底痕跡。

馬克西從南面開出村子，向河邊長滿野草的狹窄泥路駛去。過了橋後，還伴着大路駛了幾個公里，他間或把愁鬱的視線瞧着那一望無際的公路上的塵霧。

——我們下車看看這個地方吧，——馬克西說。

他把汽車停住，下車走了幾步，讓麻木的腿舒展舒展，隨即又走回來，把靴尖踢了一踢車輪胎，然後才把拳頭支着腰站在那裏觀看那展開在他眼前的景色。

——你看，一九一八年時，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把德國人阻住了八天八夜。好一個便利的陣地。我們這裏是高地，下面是平原，便於防禦，敵人進攻起來，够他苦頭吃的！彼得，你記得麼，就在這附近什麼地方，你帶着你的奧國馬槍躺過？

——我記得，——老杜斌科回答說，——這樣的事我怎麼會忘記。要是在這裏仔細找找，也許還可以把那個躲避子彈的土窩找到呢。

——你那個土窩是找不到的了，——馬克西說。——原來是一片多麼大的草原！現在呢？通通開成田地了。連原先那些墳墓都挖掉了。留下那些墳堆多好？試問在這些墳堆地方又能種多少向日葵或麥子呢？

——因為拖拉機耕種起來要方便些，——老杜斌科說。——要是用牛馬耕種的話，當然不會去驚動那些墳堆的。繞過它去就完了，不會叫牲口多費氣力……

下面是一片肥沃的平坦田野。陽光照着快要成熟的麥子。在不遠的地方顯出一塊綠綠的向日葵。金黃色的花冠朝向太陽，汁液飽滿的粗糙莖幹上的露珠總在顫抖。有隻雲雀啁啾一會之後，猛的向下一落。又聽見一隻鶉鶉清脆的叫聲，好像是在那裏唱着：「喝水去，喝水去」。空氣裏充滿着草木因飽含水分而發出的濃香……

波格丹好奇地觀望着馬克西。這個偕同老友來到這現在已編成民歌的舊時戰爭場所的人，此刻在念什麼呢？他是在傾聽着在這些經營得很好的田野上盤旋不已的死神呼號聲，遠方發出的隱

隱砲聲，轟隆動地的坦克聲嗎？馬克西兩手又在胸前站着不動，太陽光綫照着他的全身，他彷彿是個彫刻的石像，波格丹忽然發現這個老戰士底臉上顯露出深深的愁思。

只見左方大路那邊從西到東眼界所及的半圓圈上塵土高騰。

——那裏是人們退走着嗎？——馬克西自言自語地問。

——是的，——波格丹回答說。

——我們把車開上大路去吧，——馬克西說——我們以前也從這條大路退走過。真是命運注定，不管退却也好，進攻也好，總離不開這條大路。你看，那邊又是什麼人來了？

有一輛綠色軍用汽車駛向他們跟前來了。後面約莫離開一百米突的地方又有幾輛載着紅軍兵士的卡車，在凸凹不平的路上上一下的馳來。汽車開到他們旁邊停下了，只見一個人從汽車裏跳出來，站到草地上。原來是尼古拉·特魯諧夫。

——爸爸，你在這裏！——他驚訝地叫道，——有人告訴我，說你到工廠裏去了。

——工廠裏我也要去的，——馬克西回答說。——我把彼得和波格丹攪醒，拉着他們一塊走。他們急着要上工去，我却把他們拉到這裏來了。尼古拉，你又爲什麼跑到這裏來了呢？

——爸爸，我是來察看地形的。

——察看好在什麼地方迎接客人嗎？

——正是這回事。湊巧得很，可以來問問你的意見。在總司令沒有來到以前，我們先來考慮考慮吧。

——這裏沒有什麼多考慮的必要。叫人沿着這帶高地邊緣，挖條戰壕就完了。要打什麼，便

打什麼！在這裏架上幾挺機關槍，整個平原都可掃射到的。從前我們就在這條線上也和這般德國人打過仗，把他阻住了八天。

——爸爸，也許不能是這般吧，現在的德國人有許多坦克。

——將軍同志，說到坦克，我就是門外漢了。

將軍拿出望遠鏡對平原上望了一會，然後向走近他來的副官說了一句。副官就拿出地圖，擺在草上，每邊壓上一塊石頭，免得被風吹走。載着紅軍兵士的汽車停下了。一個身軀不高的大尉營長走到將軍跟前，行了個軍禮，站在旁邊不遠，監視着馬克西掛着的幾塊勳章。

——這是我的父親，——將軍說。

大尉恭敬地報名參謁了。

尼古拉拿着一枝鉛筆在地圖上畫了幾下，就放下鉛筆，顯出已採取最後決定的聲調下命令：

——大尉同志，反坦克壕應當沿這條線挖去，——他舉起手照着高地蜿蜒的方向一指，劃了一條假定線。——你就根據這來擬定地雷場，障柱和火力點的佈置吧。基本上是採用一九一八年四月間赤衛隊有名的將領馬克西·特魯諾夫所選擇的陣地，這是在許多教科書上都寫過的……——尼古拉望了望父親，向波格丹使了個眼色。——至於……工力，除我們的戰士外，都由城裏派出。明天會有十八萬人到這裏來。今天就要找到鐵鍬，鐵鎬，預備手車。關於鐵鍬的事，杜斌科同志會幫辦好的。

此刻馬克西就拿眼睛瞟了瞟波格丹，向兒子使了個眼色。

營長走了，尼古拉兩手抓着杜斌科父子底手臂說：

——關於鉄鋤手車的事，務請你們幫忙。我想，這在你們工廠裏，一通夜就可以打造好的。工人們會來加工趕造的。

——十八萬把却辦不到，——彼得·杜斌科說，——那需要幾車箱鉄板，用壓製法來造，真不知道怎樣答覆你好……

——並不需要十八萬把！有許多人自己會帶鉄鋤來的。我們來打開倉庫。大概開始時只添兩萬來把鉄鋤就夠了……

——好，我們去想想辦法吧，——彼得表示同意說，——把工人鼓舞起來。只是我現在要上工去了……你們當上司的人，可以逛逛……

——你坐汽車回去吧。工兵留在這裏，汽車要去裝材料來。

老杜斌科走了。馬克西拉了一拉兒子底袖子。

——你怎麼想出這麼一個大工程。你想把反坦克壕掘多遠？難道你以為德國人是個大傻子，一定只從你掘了壕坑的地方經過嗎？

——反坦克壕連同附屬工事，要一直掘到亞速海邊。

——掘到亞速海，那就差不多要掘一千公里長！

——爸爸，反坦克壕正會是這樣長。我們要這樣一區一區接續挖下去。爸爸，應該掩護頓巴斯這個俄國根基所在的地區。

——我不懂，不過我不願意想破腦袋來和將軍爭論。不如到那邊去看看吧。你看，大路上的塵土騰得多麼高啊。

馬克西擠在那些紛紛退走的汽車馬車和飽受逃亡痛苦的步行人們中走着。他向人們詢問德國人底殘暴行爲，探問自己知交的下落，又正像和兒子談話時一樣，問到株林卡，坡別柳溪，斯蔑拉，赤吉林，烏曼等地的情形。也有人從那些地方逃來的，說了許多悲慘的消息，使這個老戰士心中怒氣沸騰了。

逃亡者都帶着無限的憤恨，張開他們乾枯了的嘴唇，咒罵那從此以後爲全人類所恥辱的希特勒名字。難民向馬克西敘述希特勒匪幫怎樣殘暴地殺害那些無辜的人們。每家都有被殺害了的人，其中許多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收殮。馬克西走在人羣裏聽着，聽着，只是聽着。隨後說了一句「够了！」就站在小崗上低着頭，好像這一切都是他的罪過似的。

來了一羣羣滿身塵土的牛羊，小孩們拿着鞭子驅趕，他們赤着雙腳在火熱的地上，在有刺的野草裏走着，他們肩上掛着小布袋，裏面裝着一些麵包和一兩件從家裏帶來的衣衫。迎面駛來了一隊卡車載滿開往西方法參加正在熾烈的戰爭的部隊，小孩們停在旁邊觀看着。鞭子垂在他們那些晒得發黑了的乾瘦肩上，小孩們微微招着手，不知怎的都異口同聲只是向紅軍兵士喊着：「叔叔，打死他們吧！」好像是預先約好了似的……

公路兩旁幾達一公里遠的田野上所有的小麥，向日葵和蕎麥都被踐踏成灰了。痛苦底波濤在這赤地上滾滾不息。

——這是怎麼一回事，——馬克西終於睜起眼睛直望着兒子說出聲來了。——你們把人民弄到了怎樣的地步？

——爸爸，你是想說希特勒弄的吧，是麼？

馬克西沒有作聲。他臉上的筋肉跳動不已。塵土紛紛落到他的臉上眉上和光頭上，他連拂都沒有拂一下。好像颶風吹來的克拉亞斯的灰燼落到烏連什皮克里頭上一樣⁴。隨後他舉起他銳利的眼睛自言自語道：

——是的……是希特勒！那些不幸的人們也是這樣說……希特勒……這個狗名字……真是……

只見一個頭戴草帽，腳踏一雙爛鞋，手裏拿着鞭子的人從那瘦瘦的黃色騾馬上跳下，把韁繩交給另一個騎馬的，也是戴着草帽，背上掛着一張琴子的十六七歲的小伙子後，就往馬克西跟前走來了。可是他在前面尙遠的地方就止了步，彷彿在仔細打量一下，忽然狂叫一聲，又像是發怒，又像是快樂：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

這個人直向馬克西奔來，可是在相隔一兩步的地方又停住了，取下帽子說：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

當理智的聲音代替了天真情緒的時候，那種由於赤誠感覺所湧現出的最初熱情就熄滅下去了。

這個人總還是帶着一種驚喜的神色望着馬克西，可是面前有軍事大人物在，遂使他不能不拘謹起來。他拿着草帽在手裏轉着，不敢走完最後一步。

馬克西向這個不認識的人細望了一會，忽然猛叫起來：

——謝米杜白！噯呀、我的親愛的！

馬克西連連吻着他的老戰友。謝米杜白快樂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口裏咿咿呀呀着：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我一看見了你，懷疑是我的眼睛花了……我趕着這羣牲口，望望兩旁，——我不是同你一塊在這個地方打過仗麼，——心裏就不由的發起愁來！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我就記起你來了；隨後一望，就看見我的長官馬克西·特魯諾夫本人站在這個小崗上。這個小崗我也記得的……我擦了擦眼睛，以爲也許是作夢！不是的……真是馬克西·特魯諾夫本人，周圍站着的都是軍人，只是謝米杜白不在……我們的長官站在那裏與從前絲毫不差！彷彿是昨天才分別一樣……年青青，雄糾糾的……

謝米杜白忽地聲音一哽，轉過臉去拭拭了眼簾上的淚水，又不勝欣喜地帶着一種天真的忠誠眼光呆望着自己的老上司。

——怎麼說年青青的，——馬克西把身子一挺說道，——怎麼說「彷彿昨天才分別似的。」我老得像條狗了。謝米杜白，我老了，看來，你也衰弱了。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不要這樣瞧着我。你自己知道，株林卡離這裏多遠。我就是從那裏把這羣牛趕來的，倒不如讓它們死掉還好些。在德涅泊爾彼特羅夫斯克地方却又硬加給我三百來條瘦牛，好像升了官似的……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難道趕牛是我幹的事情麼？——從謝米杜白底聲音中顯出了一種無端受辱的苦痛聲調。——我從家裏動身的時候，穿着一雙新鞋子，你看，穿成了什麼樣子，簡直像個叫化子。從家裏動身的時候，穿的是新汗衫，現在爛條條的了。到這裏後，較輕鬆點。前幾天路上，德國飛機拚命追趕我們，不是放炸彈，就是掃你一排機關槍。時時刻刻都只好往壕溝裏躲。衣服擦破了，鞋子踏爛了，活像個老乞丐。要是給了我別的

事情，我馬上就會丟掉這趕牛的生活。奶牛是每天都要擠奶的。一趕到一個區裏，馬上就要像條狗樣跑去找娘們，找擠奶的女子。有些地方的集體農莊主席總算好，通通先預備了，有些呢，簡直什麼也沒有預備。弄得你到處和人吵架，連喉嚨都吵破了。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請你救救我，把我救出這種恥辱生活吧……

——謝米杜白，你的鬍鬚呢？——馬克西帶着可惜的神情細看着這個老戰友問道。

——拿刀子割掉了，——謝米杜白害羞似的拿手掌掩着嘴，——砍刀手留着鬚是好的，看牛的留着鬚只是惹人發笑罷了。

——那個騎着馬和你一塊走的是誰？

——我的兒子，伊里哥……老婆早已死掉了。還是一九三九年的事。她算幸福，沒有活到今年。

——這就是你在奧斯特洛尙討的那個老婆嗎？——馬克西問着，就向兒子和波格丹丟了個眼風。——記得這回事麼？

——怎能不記得。正是那個，我最後討的那個老婆。

——那末，我說的話生了效果麼。有了那件事情後，再沒有更換老婆了吧？

——沒有了，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怎麼談得上，難道現在還能想到這……——他向尼古拉·特魯諾夫細望了一望，就把兩隻粗糙開坼了的手一伸，立正問道：——將軍同志，記得麼，在株林卡時，我到過你那裏？

——謝米杜白同志，當然記得。我並且向父親談過。

——那末，將軍同志，我該謝謝你。

馬克西把兒子叫在一旁，不知談了幾句什麼話，隨後就向謝米杜白說道：

——你預備趕着牲口到什麼地方去休息？

——大概到斯托多爾區去休息……就在前面不遠……那裏有水，擠奶的娘們也會來的。早已打了電報去。

——那末你就坐上車來，我把你送到斯托多爾去，給你找個替手。你把牛羣照單交給他，叫他畫個押。你和伊里哥就跟我去吧。

——往那裏去？

——也許就是到那個株林卡去。

——你怎麼說，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株林卡被德國人佔了啦！

——你難道害怕和他們見見面麼？

——懂得了，——謝米杜白霎時面露喜色，——明白了，明白了，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我願意回株林卡去……

於是波格丹又看見這個一刹那前還是沉淪在痛苦和塵土中的人，驀地神光煥發，陡然年輕了好多歲似的。他把身子一伸，向兩肩顧盼一下，把腰上的破皮帶緊了一緊，把骯髒了的帽子向後一推，歪歪地戴着。於是瞬刻前的那種霉頭霉腦的形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脚步也提得高高的了，原來那樣使他害羞，使他傷感自家「墮落」的鞋子也踏得地上閣閣作響，就像騎士穿着漂亮馬靴的響聲一樣。連橫貫右臉上的刀砍傷痕都有了特殊的意味，顯示出英勇果敢的印跡……在那

危急萬分的時日，全國戰士們底心靈，簡直都是這樣從塵土裏直騰而起的……

……這天夜裏，波格丹把母親，丹孃同她的女孩以及自己的兒子阿略沙送到火車站了。費了莫大的氣力把他們安置到車廂裏：車站裏真是人山人海。宛柳留下了和波格丹一塊。婀娜·安得列也夫娜答應看顧阿略沙，他們把唯一的兒子託付了她。馬克西把車隊長引到車廂裏，把這一全家人指給他看，叫他安全地送到指定地點。

這天夜裏，有成千累萬的人別離了自己的親友。有成千累萬的家庭被戰爭巨斧劈得四分五裂。而在全國說來，便有幾百萬人們拋棄和平安樂生活和家庭幸福奔往各方，看起來，簡直不知何日才再有夫婦團圓，家庭再聚的歡樂。

夜裏三點鐘正，一架被露水浸得濕漉漉的杜—式機離開飛機場起飛了。掌舵輪的是洛柏少校，他是常作各種冒險飛行的專家。飛機越過戰線上空，只見火光閃耀，有如白日，這是坦克交鋒，大砲對射，步兵舉行政擊。雨打着發亮了的機翼，在硬膠玻璃上直往下流。謝米杜白有生以來第一次乘坐飛機，靠在窗戶前望着說道：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也許已經飛到了株林卡吧？

——謝米杜白，睡覺吧，什麼株林卡，也許還沒有飛到德涅泊爾河哩。——馬克西咕嚕着說，把頭一低，藏到大衣領子裏。——你怎麼這樣急性……伊里哥沒有偶然掉下去麼？

——沒有……他睡得昏昏的……他有什麼……

——謝米杜白，那末，你也睡……

下面打着槍。飛機正飛過烏曼上空。

第十四章

——你可以照舊在軍醫院作事，——波格丹對他的妻子說，——也是有意義的工作。

——波格丹，我想跟他們一塊去，——宛柳不覺萬分堅決說道，——我也想盡自己的一分力。

——可是你的身體不甚好哩，宛柳。

——這算什麼。波格丹，我的身體健強得很。不管怎樣，有許多挖戰壕的女子，要比我弱得多啦。

她穿了一雙舊平底鞋，繫了一條灰色裙子，把阿略沙底一條童子團紅領帶當作頭巾，紮在頭上。克拉娃也收拾好了，在那裏等着女主人。她還不相信她的女主人真會和她一塊去拿着重重的鐵鍬挖掘戰壕，可是女主人收拾好了，把食品裹成一包，提在手裏，就和她一塊走往街上去。

——也許你不要去吧，——克拉娃說，——你的一份也由我來作好了？

——你又有了一個聯盟國了，——宛柳向波格丹笑說道。

波格丹在門口又吻了她，感觸到她的平勻牙齒和溫熱嘴唇在微微發顫。

——好吧，我的女孩子，去做做工吧。我把汽車送你到城外去。

——我們區裏的集合地點是在區委院子裏。我和大家一起到城外去。

她走到轉彎的地方，回轉身來招了招手。她此刻很像波格丹第一次在青年團支部裏會見她時的姿態，頭裹紅巾，脚穿平底鞋，連肩膀與臀部的擺動也靈活得與從前一模一樣了。她既然留下和他作伴，她也就極想分担落到他肩上的一切困難，落到城市頭上的一切困難。她這樣作是很對的，波格丹也很滿意她的行爲。她也回復到了她的青春時代。想必她這時也覺得精神爽快，情緒一新了。因爲不管怎樣，她最近幾年來是沒有作工的，生活優裕，常感寂寞，每天都專望他散工回家，款待他飲食，慇懃看護他。可是她因此漸漸離開了以前習慣了的社會生活。不知怎的，她機械地退出了青年團。年紀大了，也沒有加入黨。她剩下的只是丈夫，此外什麼也沒有了。當然這不能使她心滿意足的。現在她又精神煥發了，膚色健美，眼睛閃閃有光，身體也強健起來了。此時誰也不會說她是三十歲的人了。她和剛滿十九歲的克拉娃有什麼差別呢？也許只是眼皮上稍微多了幾線皺紋，並且這些皺紋也是看不見的。

馬克西起飛後，已過了兩星期。當然此刻還沒接到他的任何消息。也許老頭子已經犧牲了，也許相反的，各地人馬正在奔集於他的義旗之下，老馬克西·特魯諾夫底大名又遠震於右烏克蘭一帶。戰報裏常說到游擊隊的行動。可是爲了保持軍事祕密，沒有說出領導人姓名。再過若干日，那時在縮寫的姓氏後填滿那些縮去了的字母，全國人民就會知道這些英雄底真姓名，他們的榮譽也就會高揚起來。

工廠裏的工作一天天加多。原來儲藏的材料快要用完了。從頓巴斯和東部運來各種必需鋼塊的車輛日益增多了。運來了一種美國大塊的鋁銅鎳合金，——聲音鏗鏘，光亮得像玻璃似的。

工人們一天天瘦起來，黑起來了。波格丹從他父親底容貌上看出了這種緊張的情形。老頭子

根本不回家裏過夜了。對所有基幹工人都實行了軍營制度。可是他父親是匠師，並且隨時都可以坐兒子底汽車趕到工廠裏去，所以允許他回家裏過夜。然而他却拒絕了這種特別優待，雖然緊張的工作顯然影響到了他的身體健康。眼窩陷落得更深了，眉毛鬚鬚更加聳起，更加白起來了，頸項也瘦削起來了。他隔天寫封信，輪流寫給吉米什和遷往庫班去了的家中女人們。寫給吉米什的信總是極力安慰他，並誓言他自己爲了粉碎希特勒匪幫，是會一毫不住手一來工作着的。寫給庫班去的信多半是些關於家務的建議；他很擔憂過冬的事情，告訴她們怎樣購買柴火，煤油，儲備一些西瓜，西紅柿子，馬鈴薯，蔥蒜等等。他懸念家人的心很厲害，有時波格丹也發覺老頭子對他流露出的那種熱愛沉思的視線。雖然波格丹担任着重大的職務，但在父親底眼光中，總還覺得他像是個小孩。今天父親走來報告已將答應了特魯諾夫將軍的本批一萬把鉄鍬製造就緒並運送去了的事情以後，就問兒子道：

——波格丹，你的腿怎樣？

——還好。

——怎麼走起路來有點跛跛的。

——爸爸，不過是你覺得這樣。

——要只是我覺得這樣，那就好，不然的話，我問到了一個新藥方子。

——什麼藥方子？莫不是一碗燒酒滲上幾滴冷水吧？

——飲酒不過度，從來不會有害的，——父親說。——至於我說的這個藥方子，那是很可靠的。去年賀明科就是這個方子治好的。方子是變性酒精，阿摩尼亞水，樟腦，碘酒，滲合到一個

瓶子裏。每樣藥多少份量，我都抄下來了。

他從那塞滿了鉛筆，規尺等等的小衣袋裏掏出了一張折成四折的骯髒紙片。

——爸爸，會是藥到病除麼？

——要信藥，藥才靈。叫宛柳幫你在睡覺前着實地擦擦。

——宛柳挖戰壕去了。

——你看，——父親睜起眉毛誇獎道，——女孩子真不錯！不虧我這樣愛她。那末，你今天帶我一塊回家去吧，我來拿這些藥慰慰你的腿。順便回去洗洗頭……熱水管沒有壞麼？

——爹爹，沒有壞……手榴彈零件壓製得怎樣？

——簡單得很。說句老實話，當你把定單交給工作間的時候，我有些害怕。彷彿這種小玩意兒不是我們幹的事情，而且是一些兒也不熟悉的小東西。我們大家都造慣了大機器，這樣的小東西，好像拿不上手來似的。現在却一切都順利了。

一箱箱壓製好了的手榴彈零件裝上小車箱裏運到裝配間去，裝配間是與摩托架子間，機輪架子間設在一所樓房裏的。在那裏把手榴彈裝配好後，就用汽車運往城裏去上炸藥。不管手榴彈也好，鐵鍬也好，在和平的時期要叫這樣的大工廠去製造，簡直像是侮辱它。可是現在人們製造這些東西都像造飛機一樣的熱心了。

國家在戰爭直接打擊之下，已在適合戰爭需要的軌範上來加以改造了。西部各省的工廠均先後停工，有的已自行炸毀，有的已載上了火車運往遠遠的內地去。可是戰線是每分鐘都需要武器的。手榴彈和地雷已經不只是在大企業裏製造，而且凡是原來製造鉄床，刀叉等的作坊，出產兒

童玩具和衣釦的合作社都開始來製造了。一切都服從於戰爭。德軍坦克所打破的缺口應當用改造工業，緊張力量，延長工作時間等等來從事修補。原來以自己的勞動法自豪，極力反對作加工的国家，現在却轉到作連班的加工了。而且這種改變，並不是由於什麼壓力，而是由於祖國底號召，良心底驅使：敵人立意要來侵佔蘇聯這一代英勇壯烈人民耗費巨大勞動而獲得的東西，我們就該拚命來保衛這些偉大獲得。那些抱冷淡態度的人們到處都受人鄙視，於是這樣的人也就一天天少起來了……這還不過是鬥爭底開始，還不過是關於公民和軍人英勇行爲之偉大規律發生作用的開始，這個規律乃是在戰場上，機床旁自發地形成起來的……

下午七點鐘時，舍夫科普梁斯拿着一個電報走到波格丹辦公室裏。人民委員提議着手拆卸工廠機器，分作三批拆完，直到最後一點鐘都不要停止飛機出產。於是就必需規定各工作間製出預備零件的數目，以便拆卸機器後不會影響到飛機的裝置。工廠預定遷到以前杜斌科在烏拉爾看定的地點；同時要把工人和工程師，技術等人員也分批送到那裏去。

本來大家早已期待着這個最後的決議，可是此刻當杜斌科看過了這個電報之後，又交到舍夫科普梁斯手裏時，他們懂得了，將要受到一個多麼嚴重的考驗。這時拉莫旦輕輕地打開房門，從地毯上輕步走到沙發椅前坐下。他已經知道收到了電報的事情，默然望望經理，又望望波格丹。這樣的行徑，只有當人們去看望他最親愛的快要死的病人時才是如此。理智，多年黨內嚴肅生活所培養出來的冷靜謹慎而實踐的理智是懂得清楚的，可是此刻情感，人類那固有的情感却來得更厲害……誰也不能責備這三個人中的任何一人沒有黨性，可是戰鬥的共產黨員也是人。

——我們要記住今天這個日子，——舍夫科普梁斯說。——不只是經常要按着計劃建築建

築，有時也要按計劃去破壞，分成三批破壞。對麼？

——不是破壞，是拆卸，——拉莫旦低聲糾正說。

——是拆卸，——舍夫科普梁斯冷靜下來了，站起身來表示同意說。——古時候也有過野蠻人侵略俄國的事情，可是那時搬走是很容易的。騎一匹馬，牽一匹馬，跑走就完事。茅屋燒掉，也不要緊。只要武器佩在身邊就不成問題了。對麼？現在呢？我們退走，連武器也要破壞。沒有工廠是打不長久的……

——我們是把工廠搬走，——杜斌科說，——搬到新的地方去。

——在理論上是這樣……對麼？

——也許在實際上也是這樣，舍夫科普梁斯同志。

——不是「也許」，而是準定這樣，——拉莫旦說道，他臉上就又顯出了以前的堅決神色。——說到要記住的日子是很多的。這並沒有害處。例如，我以前覺得永遠不會忘記六月二十二這個日子，後來又來了第二個日子：畢佳坐在坦克上出發了；隨後又有諾沃格拉得·沃倫斯克戰役的日子，接着又是我老婆帶着小兒子住的那個市鎮被德國人佔領的日子，接着又是畢佳受傷，接着又有襲擊我們城市的事，又有轟炸小白屋村的那一天，接着是開始挖戰壕，一直來到今天這個日子了……不要緊的。原來所有這些日子我都好好記住了……也還是活着……舍夫科普梁斯，你也活着，雖然有時也有點難過。不，甚至不是「有點」，而是難過得很，看來像有個莫大的秤錘壓在你的肩上，簡直壓得你伸不直腰來。不，不是的……結果你把腰一伸，走着，工作着，你也就會覺得兩腿漸漸有勁了，肩膀堅硬起來了，筋肉豐滿起來了……同志們，你們看，人

底本性原來是這樣。我們三個人在這裏哼訴了一會，互相瞭解了，出去見人的時候就要振起精神來……舍夫科普梁斯，你懂得麼？

舍夫科普梁斯手一擺說：

——拉莫旦，擁護蘇維埃政權，我還要你鼓動麼？只是想和親近的朋友們談談來散散心。因為鑽往腦袋裏的東西越多，簡直連腦袋都會脹破的……應該稍微放出一些來……在這二十三年中，我們成了密友親人了……黨使我們親密起來了……對麼？

——對，——拉莫旦說，——戰爭完結後，我們找個晚上來聚會一下，暢談一頓吧。

——拉莫旦，你不瞭解我，——舍夫科普梁斯負氣地說。

——我完全瞭解你。也許是第一次對你瞭解得最清楚，真正瞭解你了，其中沒有半點虛文形式……現在呢，我們這一家人要來開始工作了。你要叫柏蘭設法保證車輛。需要的車箱很多。你要估計到不只我們需要車輛。有二十個大工廠要從城裏搬走。要領到發車證。是的，單是一個發車證，還沒有用處，必需找到車輛！

——車輛會有的，——舍夫科普梁斯說，——只是你要把人弄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容易叫他們動身的。回想回想賀明科的事情吧。

——現在賀明科會動身的，他已受過教訓了。換班時，我來召集個十五分的會議。不要舉行羣衆大會。

——現在還開什麼羣衆大會。波格丹，關於拆卸工廠設備的事情怎樣？

——早已計算好了。第一批拆卸的時間只需三點鐘。祇是要有車箱才行。

——要極力督促柏蘭。

——我去督促他，——舍夫科普梁斯說，他是隻精緻的糞甲虫。

在黨的執行集會上，非黨的工人也來參加了。並且誰也沒有阻止他們。目標是共同的，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共產主義者。誰也不需要鼓動，——大家都懂得擺在全廠同人面前的嚴重任務。

「全廠同人」這幾個字也就顯出了它原來的色彩。

根據撤退計劃，一部份入伍年齡的工人應當撤消特別登記，留在當地保衛城市，或者加入軍隊去。撤退到東方去的，只是那些沒有他們就無法在新地點開工的熟練的基本幹部。這個決議也為人們一致接受了，正如拉莫旦所說，「自覺地」接受了；其實這樣的態度是可以用「愛國精神」的字樣來形容的。

幾團不大的烏雲在空中奔盪。刮着一陣陣的乾風。杜斌科偕同父親坐汽車駛出廠門，就從公路上往小白屋村奔馳而去，他本是往城裏去的，可是想順便把宛柳隨車帶回去。現在杜斌科每天都經過小白屋村走。這簡直成了他肉體的需要。「一百一十九人被打死了，其中有九十八個是婦女小孩……」

在以前特魯諾夫將軍所擬定的沿高地斜緣的曲線上，蜿蜒着一條極深的反坦克壕，壕後面是層層斜釘着的鐵軌柱子和木樁，防線裏面又築了土木工事。

十八萬城市居民，其中最大多數是婦女，建成了這個巨大的工程。到將來時候俄國地面上的這些皺紋會成為研究救國戰爭歷史的人們最好的參考材料，可是今天人們工作着，却還沒有想到自己高尚勞動底偉大之處。

婦女們在那裏掘完戰壕，佈置掩蔽部，機關槍巢，反坦克砲陣地，迫擊砲陣地等等。在這條壕溝彎曲線上，有數萬把鐵鍬閃閃耀耀。花花綠綠的裙子，上衫，三角巾，頭巾……五光十色。這就造成了一幅擺在割去了禾苗的田野上的美麗圖畫。蜿蜒着的壕溝，像是一條大的黑縫穿過金黃色的田野和淡綠色的山嘴。至於在那裏挖深掘寬這條黑縫的，却是列成一根長長花帶般的無數婦女，看來總有些不和諧似的。本來在這裏做工的人應當是穿着兵士衣服的……不錯，這裏也有軍人，可是不很多。他們都是指揮工作的，有時叱喝幾聲，有時誇獎幾句，有時半開玩笑的罵罵人，有時講講笑話。

杜斌科沿着高地邊緣駛去，尋找宛柳。車行很不方便。道路上有許多工事橫互着，常常碰着窟窩，新堆成的土阜，鐵軌，木料，成細帶刺的鐵絲，片鐵軌焊成的三腳叉，敵人坦克蠶輪一碰上這種叉堆，就會立刻折斷的。

只好把汽車停在從他們工廠裏運送鐵鍬和手車來的卡車隊旁邊。波格丹請一個穿藍色制服，淡黃鬚髮的車夫照看汽車，自己就和父親步行前往了。在一個兩段工事的交界處，看見一根電線桿上釘有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列寧區」幾個字。宛柳就是由這一區派來工作的。果然找到她了。波格丹走到一堆層擺着的鐵軌跟前停住了，拉住父親說道：「我們來看看她工作吧……」

宛柳在那裏鏟土拋到掩蔽部頂蓋上去。有兩個女子在她旁邊一塊工作。一個是城郊集體農莊裏的農婦，打起赤腳，把裙子反捲起來，露出青筋粗大的白腿來。另一個是身軀瘦小的女智識份子，踏着一雙橡皮底鞋，穿着一件外國絲衫。這位農婦，幾乎毫不換腳，一鏟一鏟，平平勻勻地把土拋到頂蓋上去，間或說一兩句俏皮話，譏笑那穿外國絲衫的女子。那個女子沒有回答，可是

每每聽到她的俏皮話而微笑時，總是把兩手支在鉄鍬上休息，望望自己的雪白手掌，大概上面已擦起許多水泡子了。有一個身體壯健，衣裝整潔，臉刮得光光的工兵中士走到宛柳跟前來了。他向宛柳說了一句什麼話，就從她手裏拿過鉄鍬來，拿出他那迅速而熟練的手法拋着土。當他把鉄鍬交還宛柳時，在她的手上觸了一觸，大聲說道：「姑娘，你作得很好……」這個工兵往旁邊走了幾步後，又轉回到宛柳跟前，點火抽着煙，把一隻脚踏在木料上，拿出那種特別愛吊膀子的眼色，着宛柳。波格丹向宛柳跟前走去，拿着帽子向她招着。

宛柳看見他們後，點點了頭，還是繼續工作。當他們已經走到了她跟前時，她笑了一笑，抖了抖裙子上的泥土，帶着俏皮的姿態，頭一揚，把覆在額上的一股頭髮拋到頭上去。

——你們跑來幹麼？這裏是不喜愛乾淨人的。

她抬眼望着丈夫的潔淨衣服，櫻紅色皮鞋，絲襪衫和他隨便拿在手裏的闊緣帽。

——噯呀，宛柳，你怎麼這樣，——波格丹驚訝地說道，——做了一天工，就拒絕我了。難道我要在路上先把衣服弄髒一下，再來看你嗎？

——最好在泥水裏打個滾，——宛柳笑道。

——宛柳，我的衣服很髒，也許是和你在一塊的，——老頭子說。——並且運來的工具是誰作的呢？是我！鉄鍬，手車都是……沒有工具，連打狗蚤都打不死的……

那個工兵中士轉頭望着他們，當聽見老頭子說到狗蚤，就皺了一下眉頭，大概沒有聽清楚說的什麼事情。

——我們特來接你，——波格丹說，——大概很快就要下工了。

宛柳側眼瞧了一瞧那個中士，用一隻手指頭輕輕地碰了一碰丈夫底手說道：

——你們去吧，我自己走回來……

——爲什麼走路？有汽車在這裏。我們把它停在不遠的地方，因爲開不到這裏來。

那個工兵中士微微一笑，把腰帶一緊，於是胸膛更挺得直直的了，帶着洋洋得意，儼然勝利者的神色走開了。波格丹和宛柳看見中士底這種行爲，不覺相視大笑。

——宛柳，一塊走吧，——波格丹伸手把宛柳微微一抱。

——不行，——宛柳掙出身子，正顏說道，——這裏大半都是紅軍戰士底妻子，上了前綫人們底家屬。你看，她們怎樣望着我們。

——宛柳，對不起……唔，完工好吧……

——派來了汽車接我們，——宛柳說道，——這些汽車載了第二班的人來，順便載我們轉去。可是我們都願走路回去，讓汽車把那些已用康拜因機打好了堆在這附近田野上的麥子運往城裏去……你看，要是我不步行，却和你坐車回去，怎樣有臉見同志們呢？

「同志」這個偉大的名詞，正像「全廠同人」的名詞一樣，驟然獲得新鮮色彩而顯出了它本來的意義。波格丹無法反駁她，只好向父親說：

——爸爸，那末我們走吧。

——波格丹，走吧。到家裏去等我們的步兵。——老頭子把頭低到媳婦底身邊說。——好女孩子，真不錯！我看見你擦起胭脂，端起這樣髻兒的時候，以爲你已經變壞了。原來都是暫時的。本想吻你一下，可是怕那個中士吃醋，你看他怎樣瞪起眼睛望着。

——爸爸，我要把這個掩蔽部蓋完。

老頭子在路上對波格丹說：

——到了臨死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要不是大家通過去作戰，那就會通通都死完的。你的宛柳不願意與衆不同。做得很對。我自己也覺得和你坐汽車回家很害臊，對不起自己的工人。同樣作工，同樣疲勞，我回家的時候，一下子就到了，他們却要多花一個鐘頭。所以我總是不願意和你同車走，並不是因爲有什麼事情生了氣。

——也許我也不如坐公共汽車吧？

——波格丹，你沒有懂清楚。你是另外一回事，你應當養息氣力。你只有一個，我們這樣的兵兵卒卒却多得很！波格丹，關於拆卸那架大組合機的事情，暫時還沒有辦法。

——爲什麼？

——這樣一個大機器，簡直無法接近它去。只好留下吧。

——留給誰？

——留給德國。

——把這個組合機炸掉。

父親嚇得一跳。

——你怎麼！把這樣的組合機炸掉！你知道付了美國人多少萬金元。

——不管怎樣，萬一不得已時，便只好把它炸掉。

——倒霉……——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直視着，——真倒霉……該再加一把勁，把組合機運

走。要是鑛井呢，怎樣辦？

——鑛井也炸掉。

——德涅泊爾水電站怎樣辦？你記得嗎？我們同去參加過開幕典禮。我們在河底下走着，忽然水沸騰起來了……木料沖走了，滿是灰塵葦草的道路也浸沒了。

——德涅泊爾水電站也要炸掉。

老頭子把頭一縮，簡直縮到了肩裏，一言不發了。

——爸爸，你怎麼？——波塔丹問。

——我活得太多了……不如早些進棺材。人們費了多少心力來建築，來愛護……

——我們會再建築起來的。

——我是看不見這一天……活不到這一天的……

第十五章

舍夫科普梁斯接到急電，叫他即往莫斯科去。他坐羅曼成諾克駕駛的「烏二」式飛機走了。次日午刻，舍夫科普梁斯打了電話給杜斌科。他所通知的消息，簡直出人意外。他被派到南方薩拉布茲去。舍夫科普梁斯從開戰以來所朝夕縈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被派回到他最思念的黑海艦隊空軍中工作去了。

——他自己請求的，——拉莫旦聽了杜斌科底通知後說道，——這個老東西，正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拆我們的台」。難怪他兩星期來，總是着急詢問，有沒有海軍人民委員部寄來的公文。

夜裏，叫了拉莫旦到直接電話局去聽電話。談完電話，他就跑到杜斌科家裏來了。

——波格丹，我忍不住，定要立刻來恭賀你。你要來接收我們的工廠。

——怎麼這樣？

——簡單得很。你去謝謝舍夫科普梁斯吧。我來和你商議一件事情。我想，要向人民委員部推薦杜爾加也夫做總工程師。

——真是料不到的事，——杜斌科倒上一杯汽水說道，——舍夫科普梁斯選在這個時候來害人。

——波格丹，慢一點罵他吧，——拉莫旦替舍夫科普梁斯辯護說，——也許南方局勢，真需要像我們經理這樣的空中老狼。這裏的事，我們總可設法自己辦好的……

舍夫科普梁斯洋洋得意地轉來了。跳下飛機就往自己辦公室裏走去。取下頭上的飛機師帽抖了幾抖，向迎接他的人行了個舉手禮。

當波格丹走到他辦公室裏，舍夫科普梁斯拍着他的肩膀說：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要請我喝喝酒才行。

——舍夫科普梁斯同志，你竟拆我們的台嗎？——杜斌科責備他說。

舍夫科普梁斯哈哈大笑。

——要是你這麼說，那就算我拆了……

——你怎麼笑得像個傻子？

——我難道哭臉不成？我死掉了乾娘麼？現在我前面是黑海艦隊，並不是條狗，對嗎？——

舍夫科普梁斯急步在辦公室裏踱了一遍。——暫時你要兼任總工程師。讓杜爾加也夫幹他自家的事情好了……好像他對於新飛機開始想出些輪廓來了。製造了實驗機後，那時便叫杜爾加也夫當總構造師。

——舍夫科普梁斯，沒有你，總覺有些寂寞。

——老弟，這就是另一樣的說法了。——舍夫科普梁斯坐近到杜斌科跟前。——上面的人都敬重你。對你的估計很高。並沒有要我舉薦你，馬上就決定了。看來，好像這裏並不需要我似的，把我留在這裏，彷彿是留我在療養所裏養養身體似的，對嗎？

——舍夫科普梁斯同志，用不着這樣謙虛。

——也許用不着的。因為舍夫科普梁斯總費了一些氣力。

——的確費了氣力。

——只不要戲弄我就是了……

——舍夫科普梁斯同志，——杜斌科微帶責備的神情搖着頭。——我此刻還是不能想像，沒有你，我們怎樣弄得好。

——波格丹，弄得好的！只是請你不要把現成的一切弄糟了。我在莫斯科和一些重要人物談過話。都懂得形勢嚴重，可是並不悲觀。工業在按計劃撤退着。一切都規定好了。當然不能說毫厘不差，這是你知道的，可是並沒有什麼張惶失措。飛機是要繼續出產的，對嗎？只要在新地方一立下腳根，就要立刻把一切轉動起來。我們不是最先的，也不是最後的。此刻呢，我的親愛的經理，却要請你預備十五架飛機給某飛機聯隊，這是根據總條約上的規定……——舍夫科普梁斯從身邊衣袋裏掏出一張領機證來，用手指展平擺在杜斌科面前。——老弟，你知道的，要是不尊重我這個老頭，也請你尊重黑海艦隊……艦隊真不錯，好傢伙，六月二十二日它並沒有打瞌睡……對嗎？

三天後，飛機場上降落了兩架「別斯」式飛機。從塗得花花綠綠的機身裏鑽出了一羣快樂的海軍飛機師，領航手，射手等等。舍夫科普梁斯站在專為黑海艦隊製造的新飛機旁邊喜形於色地歡迎他們。立刻就分頭跳進各飛機裏，眼睛中都放出飛機師領到新機時所常有的貪饒光芒，這種貪饒，不管怎樣都只能說是好的品質，決不能說是壞的品質。

第十六章

「我們這一營人在金門附近走過，當我們望着那些古來的灰色石頭時，覺得無限的羞慚。以前赫梅爾尼茨基曾通過這個金門，使我國底武器增光，而使敵人受辱。我們放棄了黃水城，日托米爾，諾沃格拉得——沃倫斯克，退到了基也輔。赫梅爾尼茨基呵，當你聽到你的孱弱後輩這種步履聲時，不爲之骨冷心寒嗎？你是否相信我們會能替親愛的烏克蘭增添榮譽呢？」

基也輔！我的老爹基也輔！涔涔苦淚，不禁在我粘滿砲火煙塵的面上流洗着。很想跪到地下，吻吻我這親愛的土地……營隊在不停地走着，吉米什·特魯諾夫中尉也該隨同它一塊走着，我的愛親的老爹喲！在吉米什·特魯諾夫中尉底臉上是決不該有淚痕的。殘酷的戰鬥使你受到多麼大的創傷，多麼深的痛苦，可是這些戰鬥也就使敵人在你的城門前顛躓了一下。我已經認不出你的幸福而快樂的街道，而我離開它們是很不久的。我的老爹喲，恐怕你現在也未必會認識我的。卽令認出了的話，想必也會轉臉不睬我了？

「營長給了我四十分鐘的假，我就從克勒沙吉卡跑上去，喘着氣，擦着汗，跑到森納市場，急忙趕到僻靜的啟揚諾夫衙署裏去。我們的家就在我眼前了，我和我的丹孃在這裏住得不很久，可是多麼歡樂呵，在這裏我的第一個女兒出世了，在這裏我的女兒伸出她那尙無意識的胖胖的小手抱過我，在我的鬍鬚上，臉頰上噴過口涎泡。我沿樓梯往上跑去，跑到門前站住。我知道，我

的家庭不在這裏了，我的房間是空洞的，可是，大概每個人底內心裏總希望有意外的奇遇。也許他們在這裏呢？啊，在我就要經受新的嚴重考驗時，降給我這樣的幸福吧！我敲着門……沒有人來開。又敲得重些。我的女房東走出來了。以前她常常和我吵架，對丹孃也很不公道，每天嘟嘟囔囔，可是此刻她看見了我，馬上撲在我的懷裏，抱着我的頸項。她也有兒子，她的兒子也在前線上。她靠在我的肩人大哭，我却望着我們的房門，看是否有人打開，是否會發出我聽慣了的快樂喊聲：「吉米什」沒有聲響……房門關着，我躊躇一下，然後很容易地扭開門鎖，走進房裏了。滿地都是紙張，掉上擱着一封信，是她親手寫的。我急忙拿着信，撕開信封，讀過了她寫給我的短短的幾行字。丹孃預感到我會再從基也輔經過的。我在這塊可愛的小紙上吻了一吻，就把它藏在胸前。當我去經受那將要落到我身上的嚴重考驗時這封信可以鼓舞我的勇氣。時間快完了。我不記得怎樣走出房間，走下樓梯的，我的脚步敲着碎石鋪成的街道閣閣作響。有些地方，從碎石縫裏長出青草來了，丹孃最後一次抱着我們的女孩走的時候，也會經過這裏。

「難道運命竟會這樣的殘酷，使我們永遠不能聚首嗎？難道我會陣亡掉而不能再把我的幸福擁抱一下嗎？我們的生活剛剛開始，就消逝了……沒有，它沒有消逝……我摸着身邊的武器，這是我的祖國交給我保衛基也輔，保衛古老的德涅泊爾河的……我的眼上沒有淚珠了。一下子通通乾掉了……我們營正在渡過德涅泊爾河，我停留在河的左岸，那時我大大地痛哭了一場，可是總設法不使我帶領的一排人看見我的淚痕，因為他們已經非常尊敬我，幾乎把我認作老軍人。」「爲什麼我們退出基也輔，而不留下保衛它呢？」戰士們這樣問我。我回答說：「因為我們打得太久了，指揮部決定叫我們稍微休息一下。」戰士們却說：「我們並沒有疲勞」。我是瞭解他們

的。他們不能拋棄他們祖先飲過的河水，他們覺得這是可羞可痛的事。

「害怕德國人的心理早已消失了，疲勞也隱隱不見了，我就相信，戰士們底精神正在振奮起來，這歸根到底會引導我們走向勝利的。可是此刻却是……親愛的烏克蘭在燃燒着，房屋和田野上都沖起熊熊的火焰，土地受到鋼鐵的蹂躪，禽鳥都飛走了。只有鉄鳥和火鳥在烏克蘭天空中飛翔着，尤其可嘆的是它們中間多半是黑色的。」

宛柳讀着吉米什寄給丹孃的日記，不覺淚珠滾滾。在這些從學生練習簿中撕下來的格子紙上寫着的字句裏，也都傾瀉着仁慈心腸所含有的痛苦和希望。

——應該給丹孃寄去——宛柳說，——難道他還沒有收到她的新通信地址麼？

——我就把吉米什底日記寄去，——波格丹說。——洛柏少校要運預備的零件到葉依斯克去，請他把信投在葉依斯克郵箱裏，從那裏一瞬間就可遞到丹孃手裏的……順便說說，少校可以把你帶到庫班去。

宛柳拿手帕擦乾眼睛，搖頭表示不同意。

——在這樣的時候，我決不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

——可是同我一塊留下是有危險的。

——危險我不害怕。既然你要擔受危險，那我就和你分擔。波格丹，橫豎一樣，沒有你，我是一天也不能過活的。

——可是你要想想兒子……想想阿略沙……

——波格丹，不要這樣殘酷呵！

——宛柳，我並不想向你說，可是你逼迫我沒有辦法……遵照命令，我應該留在城裏，直到……工廠存在的最後一秒鐘。

——我也留下和你一塊。

——我再說一遍，這樣，我們兩人將會受到莫大的危險。也許不是一切都會很順利的。德國人常派航空陸戰隊來截斷退路。也許我們還要突出重圍的……你在這裏，會束住我的行動。使我既不得不顧到自己的職責，又不得不顧到你。

——要是舍夫科普梁斯沒有往前線去，你仍舊是當總工程師，那就會是另一樣的。那你就會坐第一列火車走……

——現在我可不能坐第一列火車走了。我是工廠經理。我應該以身作則來鼓舞大家。你不走，那我就像個船長把自己的夫人留在望樓上不放似的。

——你怎麼侮辱起我來了……

她不做聲了，坐在那裏把吉米什用普通鉛筆寫的日記放在膝蓋上讀着。本來要沖口而出的反駁話，不覺嚥回去了。

「我們當然憐念家庭。所有我們都是負有兵士光榮稱號的男子。就只好抑住內心的苦痛而認定與我們的親人愛妻別離是公正的。祖國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們應當神聖地執行它的告誡。丹孃，你不要以為我不想騰空飛到你跟前，擁抱着你，我的親愛的，我朝朝夕夕都是這樣渴望着……可是靜默無聲的誓詞把我們兵士束縛住了，我們也就把心勒去，要心靈服從於誓詞。烏克蘭一定要是自由的，當着還沒有把最後的一個敵人逐出國境的時候，我該自覺地抑住我腦筋中想

和你會晤的念頭。我們的會晤，也許在獲得勝利以前是不會有的。我們把一切都瞭解得很清楚，就用費爾莫壁里山峽中戰士「底堅強精神來殺敵……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這個歷史的比擬……」

——波格丹，我同意，——宛柳說——請原諒我。

——謝謝你。

波格丹說着就抓着她的手，拉起她來，膝上的信箋紛紛落地。波格丹把她的頭扳向後面，緊緊吻着，起初是吻她的嘴唇，隨後是臉頰，額角。她閉起眼睛接受他的熱吻。

——波格丹，和你一塊是多麼愉快呵！大概我是個大大的自私自利者。我現在以自己的幸福爲可羞。恐怕將來我會因此要償付代價的……現在這樣的時候是不可以做一個絕對幸福的人。我瞭解到這一點時，是在挖戰壕的時候，那一天你想抱我，立刻就有成百青年女子放下工作望着我們，我從她們的眼光中看出了她們內心的愁鬱和責難……該把吉米什底信收檢起來。

他們彎起腰把地上信箋拾起，按頁放好，隨後併排坐下，又把這封信重讀了一遍。

——吉米什真是個好人，——波格丹說，——我常常羨慕他，他的事情是打仗……那裏瞭解事變簡單些，那裏一切都明白些。那裏雖有愁悶驚惶，可是這都是真純潔白的，最主要的在精神上是振奮不懈的……宛柳，寬恕我，不知怎的我說得太浮泛了。明天你搭車往莫斯科去吧。鐵路有時被轟炸，可是希望一切都平安。

——我不害怕轟炸。已經受慣了……親愛的，離開你，我是很痛苦的。恐怕我們的家庭現在要割成四塊了。爸爸隨同列車走嗎？

——隨同最後一輛走。

——你看，真的要割成四塊……你該走了吧。

——是的。——他握着她的手，覺得她掌上有膿子。——戰壕挖完了嗎？

——差不多挖完了。昨天已有步兵和尼古拉帶領的下馬步行的騎兵來到了那裏。他們運來了
大砲和機關槍。掩蔽部裏熱鬧起來了。波格丹，你走吧。我今天想看一看尼古拉，和他告別。

……下着雨。灰色的天空低低地籠罩着城市。水在柏油路上流着，在汽車玻璃上流着，在走
往城外去的紅軍兵士鋼盔上流着，在取下了布套的砲身上流着，在刺刀稜角上流着。公路旁土阜
上黃土窩裏有戰士們藏在油布雨蓬子下躺着，有些地方在架高射砲，對準公路，把它們當作反坦
克砲使用。通行證檢查處底欄柵染成了紅色和黑色。證書檢查很嚴密。城市地帶，有載運航空陸
戰隊的「容克」飛機飛來過。殲敵營戰士在收割了的田野上彎起腰跑。他們在操演。機關槍座輪
上粘滿了污泥。鐵路上一連開來了三列火車，幾乎頭尾衔接着，兩列運的是武器和小輪重車，另
一列載着軍隊。有一組驅逐機在列車上作低線飛行，很快就隱沒在密密的雨絲中去了。

唐義林在等待杜斌科來。他穿上了出差的服裝：雨衣，馬靴，雨衣上繫了一根皮帶，肩上掛
着防毒面具，上面有化學鉛筆寫的「唐義林」字樣。背上揹了一個不大的綠背包，背帶是天藍色
的。

——你已經弄好了嗎？——杜斌科握着他的文弱的手問道。

——沒有，沒有弄好。

——爲什麼？沒有來得及裝好列車嗎？

——一切都準備好了。裝了二十輛敞車箱，此刻又送來了五輛，餘下的幾時會有，還不知

道。

——怎麼不知道？我們應該開始裝第二列火車了……

——工廠設備已經卸下了，運出了工作間，堆在坪裏，被雨淋洒，等着車箱。工人也在那裏等着。我想放他們回家去，他們也須收拾收拾行裝，可是沒有允許。

——誰不允許？

——柏蘭。

——這和他有什麼相干？

——他是運輸處長。老實說，此刻一切都依賴他。杜斌科同志，工廠已搬到車上，運輸處長就是主要人物了。

杜斌科望了望唐義林，他臉上並沒有嘲笑的神色。唐義林真的懊惱得很，好像滿懷悲憤。波格丹打了個電話叫柏蘭來。他經過十分鐘才到，態度傲慢嬉笑。他一手提着一隻塞得滿滿的軍用皮包，直垂在身邊，靴上粘滿一團團黃泥，頭上不知怎的戴着一頂綠色飛機師帽，歪在一旁，黑色鬚髮上有一顆顆的雨珠在顫動着。

——經理同志，你好，——他用平常一樣的輕浮放縱的態度叫道。——有一次我不是向你說過麼，應該留下柏蘭。運輸就是一切。運輸是全國的神經中樞……我雖然身體壞到極點了，還是打起精神工作……並且做得不錯。

杜斌科站着，把兩手放在棹子上，身子微微向前屈起，觀察柏蘭洋洋得意的貌容。

——爲什麼沒有把第一列火車開走？——杜斌科濁聲問道。

——第一列火車？——柏蘭微微揚起眉頭，兩手一伸，——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這個小小的問題，便可知道，不是這樣容易的……

——爲什麼沒有把第一列火車開走？

杜斌科眼皮顫抖了一下，氣得臉色發黑了。

——我已經說過……不是這樣容易的事。需要車箱，可是那裏去找？

——你該在今天上午十一點三十分鐘把第一列火車開走。唐義林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工人和機器都在露天下被雨打得透濕，你却戴着你的……你的……飛機師帽在那裏閒逛……

——你竟用這樣的態度和我談起話來了！——柏蘭歪起腳跟在房裏踱了一遍，把靴上的污泥亂灑在地板上，然後往沙發椅上一坐。——也許你是想恐嚇我。那你就看錯了人了……

柏蘭從袋裏掏出一包香煙，取了一支往嘴裏一塞，露出他的雪白牙齒，緊緊把香煙咬住。

——柏蘭同志，再過一點鐘會把列車開走麼？

——杜斌科同志，不要刺激我的神經太厲害了……萬不得已時，叫我負責好了……

——滾出去，——杜斌科咬緊牙關，狠狠地說道，——要是我看見你還在工廠裏的話，那

我……

柏蘭還想辯駁，可是看見杜斌科眼中神色不妙，就站起身來，拉出口裏的香煙往手裏緊緊一捏，走出房去了。

——杜斌科同志，我們現在永遠得不到車輛了，——唐義林兩手抓住頭髮哼叫道，——柏蘭一走，我們都完了。

杜斌科坐到沙發椅上。忽覺到一陣難過的痛楚。臉頰一歪，忍痛取下聽筒打電話。

——柏蘭破壞撤退計劃。——杜斌科極力抑住忿怒的聲調向拉莫旦說，——你懂得麼，破壞計劃。第一列火車還沒有開走……車箱通通裝好了……我叫他滾蛋了。什麼？誰擔任組織運輸的事情麼？我担任。過一點鐘後，第一列火車定要開出工廠去。

——可是沒還有車箱呢？

——會有車箱的。

唐義林走了。杜斌科打了一個電話給特魯諾夫，請他幫忙。他答應了。隨後杜斌科把杜爾加也夫找來，他們一塊擬定了一個每點鐘裝載多少機器和材料的計劃。今天杜爾加也夫應該設法開走四列火車。

杜斌科從熱力間找來四個青年團員。他們都是住在小白屋村，都有摩托腳踏車。他委派他們担任監視把車輛和車頭開到工廠支路上來的任務。此刻他們要把他寫的信送到特魯諾夫將軍，城市黨部和鐵路局長那裏去。這幾個青年團員都是體力強健，忠實可靠的少年，因小白屋村之被炸而憤恨萬分，他們聽了杜斌科底吩咐後，行了個舉手禮，剽悍地往後一轉，不一會就有三輛摩托車駛出工廠門去了。

——你留在我這裏，——杜斌科向第四個青年團員說。——有汽油嗎？摩托車完好嗎？

——完好，——少年把手一舉回答說，顯然他非常滿意自己的新任務。——在工作間裏幾乎沒有事情做。經理同志，我們都在準備走。

——拋棄工廠，不可惜嗎？

——沒有辦法的事。不是針，這失不掉的。

——要是往前線去呢？

——當然要去。已經取消了我的特別登記。聽說在烏拉爾熱力工匠多得……——這個少年說着，忽然略頓一下。——杜斌科同志，有件事想和你說說。

——你說。

——運載機器，材料，人員……的辦法是不對的……

——爲什麼？

——糧食怎麼辦？柏蘭想把糧食裝在最後第二部列車上運走，我覺得，最好在每部列車上掛上一輛裝載糧食的車箱。婦女們說得嚇人，什麼路上每一公升水要三十個盧布，什麼在烏拉爾，連在冬天向人討點雪都辦不到的，那裏的人就是這樣壞。

——你也聽到這類的蠢話嗎？

——什麼話都可聽到，不過不把它當作一回事罷了……

——關於糧食的事情，我們設法辦好，把它分車運走。至於說什麼水要三十個盧布一公升，那是胡說八道……走，同我去看看拆卸的情形吧……

——眼睛看不下去，——青年團員說，——像剝皮抽筋一樣。看着真難過……

——建築比起破壞來當然愜意些，——杜斌科低聲說。——我們就是這樣教育出來的。可是，有時祖國也可以提出別一類的要求。對嗎，同志……不久以前，我也當過青年團員，那時我們工廠才開始安放第一個屋基。

——啊，——少年恭敬地拖長聲音說，——杜斌科同志，你想到這，心痛得更厲害吧。

——心痛得更厲害，可是只好像俗話所說，把心一橫。我們走吧……

把機器「挖」起來，拉到門口，再從那裏裝上汽車，運到鐵路坪裏去。「挖出」機器，裝運機器並不怎麼困難，大家合力幹，幹得很起勁，可是工人們底面貌却大大萎縮起來了，昏暗起來了。在抽煙休息之後，氣忿忿地把煙頭捏成一團，拋在地上用腳一踩，又去搬另一架機器。這些愁鬱的人們破壞着他們親手築成的巢穴，所以當他們像暗殺黨人般跑近所要暗殺的對象去消滅他的生命時，在他們的舉動中，在緊閉着的嘴角上，在下垂着的肩膀上都顯出一種悲憤的神情。工人們都睨視着杜斌科，希望從他那裏得到苦惱他們的疑難的回答。他們疑難的問題同是一樣的。現在誰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問道：「也許工廠不要搬，也許德國人衝不到這裏來吧？」波格丹從自己同志底眼睛中看出了另一種使他們深感痛苦的問題：「那裏怎樣？現在發生的究竟是什麼事情，是死，還是生命底延續？」工人們在他們的首長和領導同志底面容上所看到的那種神色是全世界只有蘇聯工人才能看到的。這些有共同生活原則聯繫着的忠誠智慧的人們連一句話也不問杜斌科了。只見一羣工人走到賀明科縮起狹狹肩膀站在那架機床跟前。

這是一架從國外運來的精巧機床，安放在特別的機座上，非常害怕歪斜偏側和生鏽的，——可是這架機床也在連根挖起了。

——小心些，——賀明科低聲說，——不然的話，我就頭上一錘打死你。

——打不死的，——一個身體壯健，鬚角斑白的花紋鐵匠一點也不發笑地說，——賀明科，你的力氣已經使完了。

這個鐵匠向手掌裏一吐，就拿把鑿子去鑿那銹緊了的母螺絲。鑿得那機床微微發顫，除非匠師們底銳敏聽覺是不會聽見的。賀明科連忙用肩膀一擠，把鐵匠擠開，自己來作完了這個工作。把鐵樁從三合土裏挖起出來了，於是大家就在一聲號令之下來移動機床。

開了電門，工作間光亮起來了。電燈很少，光力很弱，因此，把拆卸機器的情景顯得更加悲慘。在畫有白線的地板上，一天以前還是那些黑黑的自動機床，鉋床，鑿床，齒刮機床（這些新設備都是第三個五年計劃底產兒）閃着光彩的地方，現在只剩下一些暗澹的稜柱，方方的水泥機座和零亂的土穴了。在昏暗的電燈光下顯得像個悲慘的墳場。拆卸工人的每一動作都隨着發出一種銳利的回聲，像啄木鳥啄木的聲音那樣刺耳討厭。

忽聽得火車頭叫了一聲，唏了幾唏。接着是一陣車箱緩衝器互撞的響聲。一個乘摩托車的青年團員來到了工作間，找到杜斌科後，交給了他一封文件。做車箱開到了。這個青年團員把車箱一直伴送到了工廠裏。

裝上車箱的事情是由拉莫旦指揮的。他下着命令，在必要時也叱喝幾聲，有時甚至低聲地對於那些把事情做錯的倒霉人罵幾句娘。有一個裝載隊在那裏砍伐槐樹枝。斧子聲，樹枝落地的嘩啦聲響成一片。將樹枝放到做車箱上，把上面的機器掩護起來。槐樹孤零零地豎在那裏，像砍掉了手臂似的；彷彿拉莫旦對這並不難過。其實這些樹是他自己栽的，有一年夏季乾旱，樹木枝葉漸漸枯黃，拉莫旦組織了灌溉工作，把樹木救活了。

在做車箱上放着的機床之間，趕忙用縱木板子搭起棚子，用瀝青紙板作天蓋。在綠綠的樹枝中豎着尖尖的黑棚頂。這是新游牧人底帳幕。

——你知道柏蘭底事情嗎？——杜斌科問拉莫旦。

——知道。

——怎麼樣。

——看見了結果，——拉莫旦指着快要裝載完畢的敞車箱說。——現在空口說白話是幹不成的。今夜裏還要裝載一百輛車箱才行。第一列車要掛上兩車箱麥粉，白糖，米糧和其他拉雜東西。其餘各列火車也都掛上兩車箱糧食。剛剛城裏打了電話來，叫我們裝走二十噸香腸和一百噸白麵。請問放到什麼地方去？所有的倉庫都裝滿了。今天空中客人要不來才好……

細雨又在敲着倉庫底屋蓋。驀地天空中火星閃爍，遠處有高射砲彈炸裂的紅焰。隱約聽見城市那面有令人驚惶的嗚嗚聲音。拉莫旦走到管理處打了一個電話給廠裏的防空司令部。城裏傳來了空襲警報。汽笛長鳴。炸裂聲愈來愈近。已聽見飛機底摩托聲了。又是那聽熟了的一容克「機聲。架在飛機場邊緣上的自動砲開火了，連連發出卡哈——卡哈！卡哈——卡哈的聲音。忽然遠射砲一響，震蕩全空。砲彈嗚嗚叫着直往上飛。摩托聲已來到頭上。裝載工作並沒有停止。工人們默不作聲地把機床拉到敞車箱上，上面塗上一層濃油。細緻的零件加裹了一層厚紙。只有那些製成品，摩托和倉庫中的零件和半製品才裝入箱子裏。此刻還在繼續工作的有機翼和機身裝置間，副翼和機尾裝置間，電氣儀器裝置間，水管裝置間，機輪裝置間。在總裝置間中有四架飛機快要最終修飾好了。熱力匠，電焊匠等也還在工作，不過不很忙碌。繼續工作的還有電壓間，杜斌科底父親，彼得老頭子就在這裏工作。

一陣陣高射砲的轟隆聲好像驅策人們加緊工作似的。最後三輛敞車箱已經裝載完畢了，幾個

銼匠拖來幾根鐵索正要細緊放在車箱上的機器，這時賀明科急急跑來請求把他的機床裝上去。拉莫且允許了，他想鼓舞這個老工人底精神。機床既然移動了，就應當把它搬走。

賀明科拿着半塊三夾板遮着頭，以免被爆片打傷，急忙跑走了。跑到工作間裏，把保險門打開，頓時露出了燈光。工人想趕快把機床移出工作間。

——他們幹麼？——拉莫且大聲喝道，——破壞偽裝！

頂空中敵機摩托聲越來越高了，發光彈急急在天空中劃上許多紅綠虛線，高射砲卡哈卡哈地響着，摩托聲忽然靜止了，可是聽到了飛機俯衝的叫聲和炸彈墜落的聲音。不一會，摩托又叫起來了。

——躺下！——拉莫且叫道。

驀地火柱騰入天空，飛機庫和裝置間底頂蓋頓時明亮起來了，接着就是一陣震動耳鼓的轟隆聲和爆片的嗚嗚聲，爆炸氣浪好像一個沉重的物體直沖而來，燈光熄滅了。最後聽得的就是玻璃墜落的叮噠叱噤聲。

拉莫且站在電話跟前。

——怎麼？死傷了人沒有？

——工作間裏沒有死傷人。只是玻璃打碎了。

——玻璃，那沒有關係！

夜風吹來了刺鼻的硫磺氣味。附近發出了摩托聲。「容克」飛機又來到飛機場上空了。摩托排氣管射出的一陣陣的紅光就在頭上閃爍着。發出了短短的一排機關槍聲。賀明科舉起雙手站在

機床前，好像用自己的身子來掩護它似的。子彈打起的泥土紛紛落地，轟炸機飛走了，鏟匠站起身來，向賀明科腰上一拳。

——你這個蠢才。再近一點兒，便把你割成四塊了……該躺下，你却舉起手搖着。這樣是嚇不倒它的……唔，鬼東西，又來了……躺下！

鏟匠急往濕地上一仆，可是砲火停息了，有摩托聲從工廠那邊發出，越來越高，經過他們頭上，飛向前面去了。

——我們的！鷓子！

工人們大喊大叫，帽子在空中飛舞。鏟匠站起身來，有些慚愧似的抖了一抖身上的泥土，自言自語道：

——那能把它們分別清楚……

——羅曼成諾克飛去了，——賀明科大喜說道。——羅曼成諾克飛去了！

紅霞籠罩城市。隱約聽見遠方發出的摩托聲和轟炸聲。

第十七章

頭一批四列火車已從工廠支路上開走了。每列火車上都載有糧食：麵粉，麵包，白糖，罐頭，米糧，鹹豬油，蔬菜。每列火車上，都由杜斌科和拉莫且指定有列車長和政治委員，每節車箱，又由列車長和政治委員指定了車廂長。頭一批撤退的總領導人是杜爾加也夫。

羅曼成諾克帶着一組驅逐機伴送列車直到城市以外。列車在頭一站上就停了一整夜。有滿載軍隊和軍用品的各列車陸續駛往前線去。波格丹在早上四點鐘時接到了杜爾加也夫打來的電話。德國人轟炸了車站，可是沒有受到什麼大的損失。在唐義林領導的第二列火車上有兩個人受傷，可是不很重，是被我方高射砲彈炸片擊傷的。頭一批出發的工人連家屬將近四千人。杜斌科很着急，不知道他們是否能平安地走出敵軍轟炸機活動區域以外。他再三要杜爾加也夫趕緊把列車開走。杜爾加也夫說話時低洪鎮靜的聲調使杜斌科稍微安心些了。杜斌科是很相信杜爾加也夫底冷靜頭腦和自動能力的，但在路上可能遇到許多不測事情，當然最主要的是「容克」機，——它們有時一羣羣的飛來，有時單個個的偷襲。

在工廠俱樂部裏，現在佈置了工人臨時宿舍。準備出發的工人家屬也住在這裏。在演劇場裏，休息廳裏，所有這座大房的一切房間裏都擺滿了木床和輕便鐵床。小孩們在床鋪間跑來跑去，吵吵鬧鬧，婦女們在走廊裏點起煤油爐子，熬麥羹，煮牛奶給嬰孩吃，大人底飲食則由食堂

供給。晚上發出空襲警報時，婦女們就提着包裹，抱着小孩下到防空洞裏去。各人的悲痛歡樂，大胆和害怕的情緒，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人們走出了各自的住宅，處在同樣的生活條件下，這就使他們彼此親近起來了。

拉莫旦一間房子裏佈置了一個舊標語陳列所。這些標語是從城裏十月革命博物館運來的，其中大多數都是屬於國內戰爭時期的。杜斌科望着那些熟識的豔麗圖畫，因保存已久的關係，顯出一種令人敬仰的黃色。他還在兒童時代就已在火車站，撤退事務局，食堂裏，工廠牆壁上，籬柵上看見過這些標語。它們經受過風吹雨打和雪的掩蓋。雖然在每張標語角上都印有警告的話：「誰撕掉這張標語就是作反革命事情，」可是還有敵人撕掉它們，狠狠的踐踏它們，以爲這樣就可以踐踏人民偉大革新的真理。現在這些卓著功勳的老標語又起來號召人們團結抗戰，爲正義的勝利而犧牲一切。那時的情形也是非常之壞的。那時軍隊也需要武器，槍彈，砲彈，那時也需要大量的麵包，乾淨的衣衫，細帶，肥皂。你看，有一個標語畫着一個身穿紅汗衫，腰繫皮帶，掛着子彈盒，手執步槍的人。他伸起一隻指頭，指着人問道：「你已經報名加入義勇軍麼？」不知有多少人是由於遵照這個嚴肅的要求而加入義勇軍了！

又有一個標語上面寫着：「勝利是從工廠裏開始，沿鐵軌前進，而以在戰線上的刺刀衝殺來完結的。」這樣的標語，現在也是需要的。現在人們對於這，是瞭解得多麼深切啊，可是……

工廠漸漸搬空了。卸下了電線，電門，變壓器，電話線，挖出了被覆線。把一切都裝進了箱子，畫上了標記，裝上了敞車箱。開來的火車箱都是彈孔密密，有些地方被炸片擊破了，顯然都是從戰場上開來的。這些英雄般的車箱在那裏卸下武器和彈藥後，現在又裝載工廠設備，準備沿

着鐵軌開到任何一個危險的地方去。將來我們要把這樣的車箱陳列到博物館裏，如像我們崇敬那草原戰鬥英雄——國內戰爭時裝載機關槍的馬車一樣。

最後四架飛機已經裝修完畢，用曳車從總裝置間拉出來了。駕駛員們站在飛機跟前，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拍着胸膛，催促試機師和主任工程師們趕快試飛。

老杜斌科走出手榴彈間，蹙起眉頭望着。這是他們工廠出產的最後一批飛機！他們是否還能繼續生產呢？這個老頭子現在率同也是由一些老頭子組成的工作隊製造手榴彈，鐵鍬，鐵鎬等等，勉強消解愁悶。他害怕沒有工做。他的手是必需每天勞動的，不然的話，他就會悶得要死。

天空中低低的烏雲緩緩爬來。不一會把飛機場通通籠罩住；天色昏暗起來了，密密的雨點敲打着拋在近旁地上的鐵板，這塊鐵板原是用來拖運小機床的。飛機翅膀閃閃發亮，槐樹幹被雨打得透濕，立刻黑起來了，那些因人們要掩蓋車箱而砍去它枝子的新鮮創傷就更加顯得刺目了。這些樹木是老杜斌科親眼看着培植起來的，現在忽被人們摧殘得肢斷股折，不由的使 he 想起烏克蘭，想起他的家庭，想起他親愛的工廠來了。到處都拆得殘破不堪，弄得光突突的了，運往別處去了。只剩下一些樹幹孤零零地豎立着，看看連它們的根都要被斧子砍起來了。

只見他的兒子走到飛機跟前，他爬進各架飛機裏面，和飛機師們工程師們說了幾句話。隨後就有一架飛機在地上疾馳到起飛地點。「難道波格丹想在這樣的天氣裏親自飛行麼？」——父親着急地想道。可是飛機停下了，尾巴一低，摩托聲漸漸息滅了，螺旋槳兀立不動了。波格丹跳出領航師室，就被人們圍住了，他顯得比所有的人都高了半個頭。老頭心裏不覺自豪起來。他把上鬚一撇，胸膛一挺，昂然站着。他很以有這樣的兒子自豪，雖然他常常不懂，何以他的兒子能是

這樣聰明，成爲全國所需要，所褒揚的人物。他不瞭解何以原來是鼻涕直垂，被他多次打過脖子的小孩子阿丹竟變成經理兼工程師的波格丹了，這個過程之謎究竟何在。

……夜間德軍飛機又來襲擊，燒毀了那個偽造的工廠。三夾板和鐵葉很快就燒完了。可是一架俯衝轟炸機也在工廠裏的鐵路支路上拋了兩顆炸彈。

杜斌科，拉莫旦和担任廠裏工會主席的那個沉靜而拘謹的克魯申斯基同到出事地點視察。接着有城裏防空司令部的人員乘坐「莫」牌小汽車來到。有一個炸彈落在那通過乾窪地的拱橋旁。鐵軌被炸得捲曲起來了。橋上長二十公尺的弓狀基桁被炸歪了，倒在地上。一個橋墩炸塌了半邊。彈窩有六公尺來深。泥土拋在四面很遠。第二個炸彈落在鐵路線上。被炸毀的鐵路有一百五十公尺長。鐵軌被炸成幾段，飛落在兩旁護路樹林中。有許多樹木也被炸斷，甚至被炸成碎片了。

——你看，就是這樣給你把工廠搬走了，——拉莫旦坐到彈窩邊上說，——搗了這樣的鬼。——很可疑的，——防空司令部裏來的一位中校說道，——俯衝擲彈，竟擲得這麼準。天氣彷彿是很不適宜的……大概有什麼人發過信號。

——偶然的罷了，——克魯申斯基說，——有什麼人會來發信號呢？

——怎麼說沒有什麼人？壞蛋多得很。

中校丈量了一下炸毀了的鐵路，彈窩，又在戰地記事簿上記下了一些什麼，就把手一舉，行了個軍禮，坐進汽車去了。

——要把路面修理好，——他坐在汽車裏說，——把你們所有的人力通通動員起來。鐵軌，

我們會送來的……

「莫」牌汽車沿着路基開走了。車上塗有污泥，作爲偽裝，瞬刻間就隱匿不見了。

開來了一輛搖車，上面滿坐着殲敵營戰士。搖車停在拱橋那邊。戰士們跳下車，從路基上跑來，跑得碎石沙沙作響，很快就出現在杜斌科和拉莫旦跟前了。

——防空司令部裏的中校責備我們，說我們注意不周到，——莫拉旦向殲敵營營長說，——有人放信號……

杜斌科向拉莫旦瞪了一眼。

他們回到了工廠裏。工人在等着他們。爆炸截斷了撤退的道路。修復鐵路的工作簡直用不着挑選人。大家都自告奮勇。只是爲了不打斷拆卸工作起見，才只派三百人去。

第十八章

第二天澈底查明了，單靠工廠裏的人力來修理道路，至少需要三天。杜斌科決定請特魯諾夫將軍幫助一下。

當然這樣的請求是不很方便的，尼古拉自己所擔負的工作和責任本就能够忙了，可是遷移工廠也是一種有國家意義的重要事情，於是杜斌科打了一個電話給尼古拉。尼古拉不在。副官回答說，將軍此刻到前綫去了，晚上六點鐘時才回來。杜斌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回到城內家裏去一次，他從宛柳動身之日起就沒有回過家。房屋空洞起來了。堆在樓梯平台上的破沙包漏出許多沙子，到處都有帶沙的足跡。許多窗戶上都釘有三夾板，住宅門上的收信箱裏塞滿了報紙和信件。主人們不在家，沒有打開過信箱。一所巨大的熱鬧房屋，顯得死氣沉沉了。波格丹從信箱裏取出信一看，都是吉米什，丹孃和母親寫來的。宛柳還沒有信來。他走進房裏，取下帽子放在小棹上，只見滿棹都是灰塵，他眉頭一蹙，又把帽子拿起，從地上拾起一塊破布，把棹子揩拭乾淨。打開窗戶後，就躺到沙發上來閱讀信件。他慢慢的讀着，仔細思索信中每一個字，有時一行重讀兩三遍。在庫班家裏暫時一切都平安，兒子準備進學校，母親熬了兩公斤果子醬，向日葵快要收割完了。吉米什底信充滿了戰士底悲憤，雖然他在戰綫上使盡了超人的力量，但還是不能不說到失利的情形。

在這些信件裏忽然發現一個小小的信封，封面上的筆跡是不熟識的。波格丹最後才打開它來看。誰寫來的？看語氣，他知道是誰了。原來是他幾乎完全忘記了的那個碧眼女子寫來的。時間過得多麼快啊！她怎麼打聽到了通信地址呢？當然這是不難打聽到的。他是很著名的人……這封信是她從烏拉爾寫來的。她很感寂寞，此刻在某個戲院裏擔任演員，極想到索契去。她問，德國人有沒有可能闖到那裏去。在這封又幼稚，又帶獸氣，隨便亂談的信裏也有一些天真動人的地方。波格丹想起了在那貼靠峭壁的小車站上與她分別時她伸來就吻的櫻唇，想起了她柔潤潤的銀髮。信尾的署名是一麗婁。他忘記了她的名字，他看看這封信，簡直不相信很久以前在青山環襯的棕櫚樹下遇見的那個女子會有這樣一個簡單的俄國婦女名字。

忽然聽得敲門聲。波格丹意外一驚。照例他的熟人來時總是先打電話通知。並且可以按門鈴的。是的……門鈴壞了。他走去開門。

門外站着的是那個同屋住的金髮少女。她裝飾得很漂亮：戴着淺色帽子，幾股金黃美髮直垂到肩上，穿起一件輕飄的絲衫，腳上是很美觀的白羚羊皮鞋。她看見他閃閃的視線，不覺有點靦腆，隨後櫻唇微微一動，露出勉強抑制的笑容說：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對不起，我想見見你的夫人……宛柳。

——宛柳嗎？——波格丹驚訝地反問。

——請不要奇怪，我和她在那裏……——她指着樓下——在防空洞裏認識了。她請我送一個裁縫地址給她。

——宛柳不在家，——波格丹說着，又打量了這女郎一遍，——她動身走了。

——她撤退了麼？

——是的。

——原來這樣……——她眉頭微聳說道，——那麼真對不起。她躊躇不決地站着，顯然她不想走。

——你寫信給她麼？

——暫時沒有寫。大概她還沒有到。當然將來要寫的……

——我想寄幾個字給她，可以麼？請你把它封在你的信封裏寄去，——她打開精美的小提包，取出一枝象骨筆頭的小鉛筆，一本小小的筆記簿，靠到牆上寫着。

——請進來吧，這裏不方便，——杜斌科客氣地邀請說，雖然他覺得這種客氣是有些遲了的。

——要是你允許的話，那麼我就坐一會兒。

她搖擺着豐滿的臀部，輕步輕步地在前面走着。坐到棹子旁時，她還是帶着靦靦神色開始來寫信，筆跡纖小，間或把筆頭送到口裏咬着。波格丹坐在她的對面。她覺到他的視線，更加害羞起來了。她那小小的耳朵緋紅，頸上的血管跳動不停，乳峯也高聳起來了。

——這就是了，——她撕下寫的一頁紙說道。

她抬起眼來，兩人視線終於相遇了。她望了半晌，咬着嘴唇，把字條交給他，才羞澀地霎下眼皮了。波格丹心裏不由的湧上一陣自然的男子感覺。這個女郎具有一種說不出的魅力，她舉動中微微露出一種輕佻態度，像磁力似的使波格丹不由自主地爲她所吸住。

——我走了，——她說。

——再坐一會兒。

——那末請讓我取下帽子吧，我戴不慣它。

——請吧……

她伸起胖胖的手摘下一枚藍寶石扣針，取下帽子，用輕巧敏捷的指法把頭髮整理了一下。

——請把你的事情說點給我聽，——波格丹說着，同時就想到：「我真多麼慙氣，」不由的臉一紅。

她看出他臉上的紅雲，就笑了一笑。她的牙齒不甚整齊，然而就是這也使她的容貌顯得別有風趣。

——說點我自己的事情嗎？嘿，本來你是一點也不知我的。連我的名字你都不知道。

——你的名字……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不要白費腦力去想吧。我們只是偶然遇見過，沒有正式通過姓名。我的名字叫維克托麗雅。

——你叫維克托麗雅嗎？

——這使你覺得奇怪麼？

——不。可是剛剛有個女子……她的名字我也忘記了，原來她叫麗婁。其實她一點也不像麗婁。你却比較像麗婁些，她却像維克托麗雅。

——也許是這樣，——維克托麗雅平淡地說，——這也是常有的事。

她把兩肘支在棹上，拿手掌摸了摸臉孔說：

——臉有些發燒。

——身體不好過嗎？——波格丹問。

——你摸摸我的額角看，——她說着拉着他的手去觸了觸自己的額，——不是冷冷的嗎？可見並沒有什麼不好過。

他覺得她手掌底溫暖，指頭底柔潤，好像全身頓時通了電流似的。她覺察了他的狀態就整理了一下衣衫，咬了咬嘴唇。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可以把我的事情通通告訴你。你願意聽嗎？

——維克托麗雅，你說吧。

——好，不過請讓我坐到沙發上來。

她轉到沙發上，一隻手肘支在枕頭上，嘴角和眼睛顯出笑容，開始說着。她很樸實地敘述她簡單的生平經歷，很天真地把一些瑣碎情形說得詳詳細細，有時使用一些很適當的譬喻，顯出她有不蠢笨而善於觀察的頭腦。她對自己持着多少懷疑的態度，雖然她很懂得她的艷麗嬌媚的價值。她對人們總是予以好評，甚至對於那些會使她感受不快的人們都是一樣。她還沒有為惡習所薰瘠，相信人，相信生活，相信宇宙。在她的故鄉普羅斯庫洛夫城她認識了一個建築西方邊界工程的建築工程師。這個年青貌美的工程師使她迷戀，當他提議與她結婚時，她就很高興地同意了。可是她的誠實慈良的父母不甚表贊同。他們並不反對自己唯一的女兒嫁給他，不過要稍為展緩一時，因為她那時還不到十七歲。她沒有聽父母底話，偕同丈夫到了邊界上。經過了一年後，

丈夫就拋棄了她，到遠東去了。她不敢回到父母那裏去，而到了基也輔，又從基也輔被派遣到這裏來了。父母留在普羅斯庫洛夫，也許已經被難了，因為她的父母是共產黨員。當她說到父母的時候，不覺淚珠盈眶。她掏出一塊手帕拭去眼淚，微微一笑。

——沒有趣味的，令人發愁的。你叫我說幹麼？

她取出一隻精美的粉盒，敏捷地拿粉撲了撲臉，揩了揩嘴，把唇上脂紅揩得沒有半點痕跡了。

——我起初以為你的丈夫是軍人，就是那個同你一塊到過防空洞裏的，記得嗎？

——呵？他不過是個熟識的朋友……他也是不久以前才當軍人的。戰前他在我們托拉斯裏當核算員……每天敲着核算器。

房裏漸漸昏暗。街上靜寂起來了。維克托麗雅把腳從沙發上放下。

——也許關上窗戶，打開燈光好嗎？我不喜歡在黑暗裏坐。看來我並不是貓……雖然我的丈夫常把我叫做「貓兒」。

他們起身關上窗戶，放下掩幕，只聽得紙幕悉悉率率地落下了。

——該先來檢查一下是否漏光。不忙開燈……

她走到了他跟前，他覺到了她呼吸的氣溫……

——好了。現在可以開燈了。不忙，不忙。我來開。這是我的專門職業。你想，有個時候，我當過電氣匠。我忘記告訴你了……喔唷，這麼黑，我會碰倒的。

波格丹摸到她的手肘，扶着她一同走往門邊。她往他懷裏一靠，可是馬上脫開，獨自向前走

着。

——你沒有找準地方，——波格丹說。

——請你指給我吧。

他拿着她的手放到開關上。她起初躊躇了一下，隨後一扭，燈光大亮了。

——真亮得很，——她拿手掌掩住眼睛說，——我不喜愛亮得厲害的燈光。

——我們來打開棹燈吧。

——也許好些，——她同意了，——只是請你拿個甚麼東西罩一罩才好。謝謝你。這樣好得很。我不喜愛坐在黑暗裏，尤其是在房子裏，可是也討厭亮得太厲害的燈光。

他坐到她的身邊，握住她的手。她輕輕地掙出手來，抓着他的手放到枕頭上。

——你不有時感到寂寞嗎？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我沒想到這上面來，——他乾脆地說，——每天忙着工作。

她用她細膩的手指輕輕撫摸着他的手，嬌媚地望了一望他的眼睛。

——我知道，你爲什麼忽地生氣起來了。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不要生氣。你是很和氣的人……記得那一天我像個傻子，拿着拾床跑到你面前的事情麼？——她瞪起眼睛呆望前面，好像自言自語似的。——現在大家完全忘掉女子了。而且不只是在打仗的時候是這樣。此刻當然誰也不會要求這。對待女子，不是毫不關心，便是粗暴……真不像樣，真沒有趣味。也許我沒有遇見真正的……——她把頭一翹，轉向波格丹。——我現在很想作一次英勇出色的大事情。作一個女英雄。看看那時人們會怎樣對待我。也許還是一樣的寂寞。對嗎？我只和我的丈夫同住了六個

月……那個軍人，我們機關裏的核算員是個好孩子，他鍾情於我，吻過我的手。我有時生他的氣，叱喝他幾句。可是對你是不能叱喝的，你這樣魁偉，這樣強壯，我簡直覺得你像個……獅子，——她大笑起來，繼續撫摸着他的手。——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怎麼一切事情都這樣奇怪呵。我連想都沒有想過會同你坐在一塊。你有美貌的夫人。她是個極好的女子。她是多麼幸福啊！不過各人有各人的幸福。你對我怎樣？

波格丹已經心津搖搖，對於當前發生的事情有些惶惑不明了。他覺得是不應該毫無意思地延長這次會晤，這種愈來愈高的莫名其妙的親慝。可是此刻連把他比做獅子的這種庸俗鄙陋的比喻——他還是懂得這一點——都引誘着他，使他馴服於這個女子——也許對於他是不自覺的——底魔力之下而聽其所欲。

——對你嗎？

——對我。只是要說坦白話。

——我也很喜歡你，——波格丹羞赧地說。——你是個好姑娘。

——這就夠了……只要你覺得愉快就好了。當然宛柳走了以後，你一定很感寂寞的，自然需要女子的關切溫存。不管你怎樣說法，無論什麼工作也不能代替女子的溫存的。我想吃點東西，——她鼓起嘴唇說，——想吃點東西。

——大概在我的食櫥裏還有點什麼東西。不過我最近沒有住在這裏，可是一定可以找到點東西的。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自己會來調理。

她走到食櫥前，打開櫥門。點起脚尖，望望上一層有些什麼。

不一會，棹上就擺上了一盒沙丁魚，牛奶乾，皺了皮的檸檬和乾香腸。波格丹找出了一瓶酒，砰的一聲把它打開了。

——我們可以來開個宴會了，——維克托麗雅說，你不罵我嗎？

——那兒話。維克托麗雅，我很高興你在我這裏作客。你是個多麼可愛的姑娘呵。

——我總算不錯吧？——她挑動似的問。

——不錯。

——我們不要去想什麼了。那怕是一分鐘，可是這一分鐘該是我們的。也許將來會很快樂地回憶到這次宴會。

她喝了一杯酒，放下杯子冥想著。隨後把頭一搖，笑道：

——我的頭已經有些打轉轉了。我不再喝了。

——也不要再喝了。

——要是我想喝呢？

——那我就允許你，——他說着，就倒酒給她。

——靠近我一些好吧。——她請求說。

他把椅子移到她跟前，觸到了她豐滿的臀部。他的手不由的撫摸到她的背。他手掌頓時觸到了輕飄的絲衫和冷冷的肉體。她把兩肘支在棹上，眼睛直直地呆望一點，沉思着。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因襲的慣習多麼厲害——她低聲說道——你不覺得麼？

——是的。

——我們兩人互相愛戀，因襲的慣習却阻礙着我們。

——你說話很像個飽嘗世故的中年婦女，——波格丹思考着她的話，低聲說，——你的年齡恐怕不過二十歲吧？

——二十一歲了。可是……你這樣一個強大的人，却是這樣胆怯。生活是多麼暗澹，多麼悶人呵。多麼想得到溫存呵……——她掉轉頭來了。半開着的嘴，兩片誘人的濕潤潤的嘴唇，上面微微露出幾顆齒痕，顯然是由於興奮過度咬過的。波格丹忽然覺得彷彿四周牆壁都在搖晃着。屋角，食櫥，掛着的圖畫都在一上一下，一凸一凹，畫框上的花紋綫都在晃動着。他兩手把她的頭抱向自己懷裏。她也就隨順着他了。

——好寶寶……——他說——我的心肝……

——你說「我的心肝」。賈克·倫敦所寫的一篇小說上的主人公會這樣說過。你記得他寫的「厄爾息諾爾的騷動」麼？

她回答了他的接吻，用她柔軟的指頭撫摸着他的頭髮，肩膊，他也就把她抱在自己強健的手裏，覺到內心中的慾火愈燃愈熾了，他雖極力伸張意志，也不能把它抑制住……

——波格丹，什麼也不要去想，——她說着就愈加貼緊到他的懷裏。——就讓這一切會是我們過眼即忘的小說中的情景吧……

……她輕悄悄地走了，杜斌科彷彿全不覺得，祇是躺在那裏想着她。昏暗燈光照在房裏。棹上擺着沒有喝完的半瓶酒和給她倒滿了酒的高脚杯在閃閃發亮。她不在，可是房裏却剩下有一

種他所不知道的特別香氣。

波格丹倒了一杯酒，一飲而盡。又倒了一杯，又喝乾了。也許她並沒有來過吧？忽聽得一陣急驟的電話鈴聲。杜斌科取下聽筒，看見聽筒上有一層厚灰，顯出討厭的神色把它擦去了。

「獅子」，「小說」，這些字樣還在他腦海裏旋轉……他覺得非常討厭作嘔了。他拚命把持自己，不去想那些迫害他精神的情景。此刻也不去想他所縈迴不忘的宛柳，不去回憶那些最動人的，他所最寶貴的時刻和語句。這些語句此刻都顯出是愁恨怨訴，對於她是更加侮辱的話……

他把聽筒拿到耳邊。

——喂……尼古拉麼？已經六點半鐘麼？你找過我？是的，我打了一會盹。馬上就來。我的嗓子有些麼？沒有什麼，尼古拉，我的身體很好。

第十九章

特魯諾夫接見杜斌科的房間，不像一個司令部底會客室，既沒有掛着地圖，也沒有未喝完的剩茶和未抽完的煙頭。他們坐在沙發上，漿硬了的雪白布套悉悉率率作響，在嵌了象骨銀花的花梨木棹上擺着一瓶凍過的香檳酒，上面罩着一塊漿得硬硬的飯巾。一隻沉重的水晶高腳盤子裏盛着梨子，蘋菓和葡萄。地上鋪着華麗流蘇邊的阿富汗地毯，沙發對面的牆上掛着一提里齊特議和的畫。亞歷山大皇帝坐船駛往險惡的維斯拉河裏的小洲上去和也許更險惡些的歐洲霸主談判。

尼古拉穿着簇新的夏季軍服和擦得光亮亮的皮靴，臉刮的乾乾淨淨，甚至噴了些香水，波格丹不覺慚愧起來。他發現自己的褲子聳在膝頭上，鞋上滿是污泥，汗衫也不乾淨，帽子上沾有汽車油垢。

——波格丹，有什麼好消息？——尼古拉倒着香檳酒問道。

——尼古拉，好消息很少。

——從你的服裝上就看出來了。

——看出了麼？

——當然。在軍隊裏服務，養成習慣了。只有文人穿着骯髒衣服才顯得他是事務忙碌。

——你不要太過了吧，——杜斌科說，接着就開玩笑地反諷道，——將軍可以躺在松香澡盆裏來指揮，只要手邊有電話就夠了，我們幹生產工作的人却要到處鑽洞的。

杜斌科很暢快的喝了香檳酒。特魯諾夫把他從頭到腳仔細看了一看。

——波格丹不知怎的，你今天的樣子，我有點不大喜歡。臉色發白，皮打縐……勞動得這樣過度是不行的。

——尼古拉，我此刻還不是你的直屬部下……——波格丹臉一紅。

——好波格丹，——他半抱着他，——你生氣麼？發生了什麼事情？

——鐵路和拱橋被炸毀了。

——我知道。

——工廠要搬走，你知道麼？

——我也知道。

——靠我們自己的人工去幹是需要延長三天的，你知道麼？

——我不誇口，這點我却不知道的。你實際上究竟需要什麼呢？

——需要你幫助。我把一隻蠢驢從運輸處趕走了，我自己擔任了這件事情，現在可以說是與名譽有關的了……

——波格丹，一切都很明顯。把蠢驢留在運輸處是不行的，你的名譽，我們來恢復；鐵路，我們也來恢復。過點把鐘就會有鐵道營到你們那裏發生過小小事情的地方來。你們自家的，也不要放走。所謂衆擎易舉，衆志成城。

——尼古拉，謝謝你。我原來以為你是不能幫助我的。

——要是僅僅幫助你，也許還會考慮一下，——尼古拉眯起眼睛望了望他的朋友，同時觀賞着水晶酒杯棱角上一閃一爍的太陽反光。——你的舉動不成樣子。

杜斌科驚得身子一抬，臉上又緋紅起來了。

——尼古拉，得了吧……要是你幫助我……

——不是幫助你，傻子，是幫助我們共同的事業。你幹麼紅臉啦？

——噯，你得了吧……要是我個人的事，你就不幫助麼？

——你聽吧！為什麼我要幫你？你把宛柳拋到什麼地方去了？

「難道他打聽出了什麼，或者猜到了什麼？——波格丹腦子裏一閃。——真糟糕，怎麼忽然陷到這樣一個爛泥坑裏了。」

——我把宛柳送到莫斯科去了，——他說着，極力不去瞧着尼古拉。

——知道的很確切麼？

——你問我知道麼？——波格丹心裏一跳。——宛柳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這個流氓，原來還愛她喲。連臉色都變了。她却不放心呢。怕你靠不住，說有什麼金髮姑娘……

——金髮姑娘？！

——當然是她的胡想。娘們連什麼都可以胡想得出來的。她們覺得，時時刻刻都有什麼金髮姑娘吊她們丈夫的膀子。波格丹，我們來原諒我們的娘們吧。

——當然是胡想。可是宛柳怎樣？

——你送了她的行麼？

——送了。

——安頓到火車裏了麼？

——安頓好了。

——招過手麼？

——怎麼招手？

——就是說，你看見火車開走麼？

——沒有。我急於要到工廠裏去，她就讓我走了……火車沒有按時開動。恰恰這時有衛生火車從前綫上開來了……你怎麼還不說呢？

——一切都很明白了。也許你想看看你的夫人吧？

——看看她？

——你怎麼嚇得這樣厲害？臉色變得不像樣子了。好像你聽見了什麼慘事。傻子。要高興才是呀！既然說看看，那就是說她離這裏不遠。她就在城裏。

——在城裏麼？——波格丹急不可耐。——決不會有的事。

——她在一千一百二十四號臨時軍醫院裏工作。

——這真豈有此理！——波格丹氣憤地說，——豈有此理！

——這裏說不上什麼豈有此理。她不願意拋下你罷了。

——這是你給她出的主意吧。

——波格丹，我們不來討論這些詳細的情形。昨天她給我打電話，嚇得要命。工廠上火光燭天。當然是擔心她那個不忠實的丈夫。

——怎麼說不忠實？

——我說笑話。隨便說出來的。

——我馬上就到她那裏去。

——噯，沒有辦法的，你找不到的！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號臨時軍醫院。我對於數目字的記憶力是很好的。

——好波格丹，數目字是我故意撒的謊。此刻她的工作很忙，老實告訴你，她隨同衛生車到前綫去了……

——你發瘋了！——杜斌科氣到極點了。

——喂，喂！你不要對將軍這樣大喊大叫。現在我懂得了，宛柳真是多麼可憐。讓她作工好了……

——要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這裏也可以發生事情的。這裏也已經是戰區了……你從空襲情形中看出來了嗎？可是你要離開城市的時候，就把宛柳帶走。叫她坐你的「杜」式飛機一同走。她不願和你分開。

——可是我應該在最後一分鐘才飛走。飛機可以被擊燬的。

——那麼就一同燒死罷了。讓她享享這樣的快樂。洛格丹，她是你的好老婆，可是你常常忘

記她。總不要太迷戀於……工作了。——接着他轉換話頭問道……工人階級和工程師底情緒怎樣？

——好像以前我們的時候一樣。

——現在也是我們的時候。不過那時我和你沒有現在這樣的老練，也沒有担任抗敵領導工作。勞心的事情少些，有人替我們想。現在呢，却要我們自己來絞腦汁。所以覺得困苦些。希望你明白我說的話？

——有道理。

——當然你知道，萬不得已要放棄城市時，那就要把城市弄得使敵人無可利用的？

——我知道。

——誰負責炸毀工廠呢？你麼？

——我。

——準備了什麼東西嗎？

——從卡吉也夫卡運來了硝酸炸藥。

——今天你來領兩噸「特」式炸藥和電管炸藥去要好一些。

——尼古拉，你把這樣悲慘的事說得這樣平淡。

——只好這樣。波格丹，我負的責任是殘酷的。

——可是，也許不需要這樣吧？——波格丹帶着希望的聲調問道，——也許可以守住城市

吧？

——我們要守衛城市到底的。爲了實行有計劃的戰略退却，需要守多久，便守多久。我們要
在城市附近佈置一個磨坊。

——什麼磨坊？

——這是我們的新名詞。消磨敵人力量的地方就叫做磨坊。磨坊司令就是我。當然這個磨坊
不像你那樣的大工廠，可是企業也不小的。——特魯諾夫站起來，抱了一抱他的朋友。——也許
我們不能會面了。我要動身到那裏去……

——尼古拉，當將軍的，想必不很危險吧？

——理論上是這樣。實際上呢，却總想去衝鋒陷陣。特魯諾夫家裏遺傳下來的愛走江湖的血
統在我這個將軍底心房裏蹦跳着……順便說說我父親的情形。老頭子在工作着，可是因爲德軍的
前進，他們的情形一天壞似一天。前天經過許多困難才接通了無綫電。總之，將來我們能聚合起
來會餐的人究有多少，是不知道的……

波格丹從他朋友那裏走出來時，很覺愁悶。尼古拉以前是個機關槍手，頭頂上留了一簇長
髮，衣衫領子是破的，像個頑皮的小伙子，現在却成了特魯諾夫將軍。時間，時間！「爲什麼現
在覺得考驗是更困苦些呢？難道是因爲我們比以前老些了，弱些了麼？或者是因爲像尼古拉說的
那樣，以前沒有現在這樣老練，也沒有擔任抗敵領導工作麼？」汽車向工廠飛駛。不一會就把那
街壘重重，預備廝殺的城市拋在很遠的後面了。閃閃爍爍的太陽照着被昨天雨水浸濕的麥穗，怎
麼也不能把它晒乾。可見已經交秋了。以前這個時候田野上業已佈滿一方一方預備多種的地塊，
可是現在他却沒有看見這些黑方塊。田地等待着，却沒有人去照顧它！

杜斌科想起了昨晚的事情。可羞麼？不。當時情形一幕一幕顯出在他的眼前，他忽然起了一個念頭：「再來一次吧。」不好……不行！他懷着好感地回憶維克托麗雅。可是宛柳呢？他照舊一樣愛自己妻子，又加上她留在城裏不走，好在危急的時候幫助他，這件事情更使他充滿感激和熱愛的情緒。那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最好不去想它。最好是坐在汽車裏眯起眼睛，從這條光滑得像玻璃一樣的柏油路上飛駛着。

杜斌科急急跑到手榴彈間去，他看見父親在那裏預備電壓機床。老頭子的手沾滿了油，他拿着一個破手榴彈筒，責斥那個管機器的工人。

——宛柳在城裏。波格丹高興地說。

老頭子極力掩住笑容。

——怎麼？她從莫斯科轉來了麼？

——她並沒有到那裏去！——波格丹叫道。——她騙了我。

——原來這樣一回事。你剛剛聽說麼？

——難道你早已知道麼？——波格丹發覺了父親臉上笑容就問道。

——我怎樣能通知道，——父親故意支吾說，——不過記起有個啾啾啾的女子聲音打過電話給我。彷彿覺得是宛柳。

——原來你們都是穿通一氣的！

——她沒有聽你的話，只是因為愛你，波格丹。——他勸解說。——要原諒她。關於廠裏支路的事情怎樣？見過尼古拉沒有？

——他派鐵路營來。大概已經動工修理了。

——截路營？——老頭子笑道。——我知道這般截路營的。

老頭子底懷疑原來是無根據的。鐵路營經過八點鐘就把支路修復了。杜斌科從新枕木上走去，只見鉄軌上有些地方還保留有翠藍色的斑紋。現在的弓狀基桁沒有找到，所以找了兩個工字形鉄架來代替，在接縫的地方用大木樁撐住。橋墩上炸壞的地方，先把它拆成梯形，然後用枕木橫一層直一層架起來。杜斌科向那個鬚髮斑白，身體健壯的鐵路營營長道謝。營長說：「同事，用不着謝。——原來他在戰前當過鐵路工程師，建築過土西鐵路和通遠東的第二條鐵路，還建築過別的東西。」

晚上，又從工廠裏開走了一輛列車。共有七十三個車箱，用雙車頭把它拖走的。杜斌科除載上機器外，還把一大半超等鉄條裝走了。

……杜斌科勉強強走回了自己的辦公室，坐到沙發上。腿又痛得厲害了。他躺着，把格子呢毯蓋在身上，咬緊牙齒忍住痛。這一向，他父親暫時與他同住在這裏，父親走進房來，扭開棹燈。看見兒子臉上底痛楚神色，就走到他跟前，揭開大衣，用粗糙的手指替他按摩脚。痛楚漸漸減輕了。老頭子脫下工作衣去洗手。

——把以前用過的藥給你擦一擦吧，——他說。

老頭子就從棹子抽屜裏掏出一隻瓶子，把袖子一挽，動手來按摩他的脚。滿房都是酒精，樟腦油，阿母尼亞水等刺鼻難聞的氣味。波格丹覺得好了一些，他就表示感謝地握了握父親底手臂。

——唔，你這個經理兼總工程師！得過兩次勳章的人！——老頭子呵責說。——你這個阿丹……你記得還在我們家鄉的時候，有一次你從兩丈高的路堤上跌下的事情麼？那時想盡了辦法才把你弄甦醒過來。你想，用的什麼藥方？就是酒精。你還記得你和尼古拉從哥爾洛夫卡告假騎着黃馬跑回家裏來的事情麼？

——那有什麼相干？那時並不需要按摩。

——我只是順便談談。有過這樣的時候罷了……

他從抽屜裏摸出一小塊胰子，站在洗臉架旁。波格丹看見他雙肩下垂，頸皮打皺，腦頂禿了。他心裏想道：我們又在一塊了，戰爭一來，又把我像小時候一樣和父親聯結在一塊了。

這時以前，老頭子一天天的和他疏離起來了，很少回到家裏去。好像覺得不方便到新的住宅裏來似的。「親愛的爸爸，——波格丹親熱地想道，——我的好爸爸。」

父親從以前的圖案櫃子裏拿出一罐牛奶，麵包，奶油來。倒了兩杯牛奶，切了幾塊麵包，抹上一層薄薄的奶油。他們在床鋪前用了晚餐。父親默不作聲地沉思着。把食具收進櫃子裏，就抽着一捲粗烟。

——怎麼沒有空襲警報。

——也許不會有警報的。

——沒有警報是很悶人的。要是不來這裏轟炸，那末前綫就更困難，敵人的飛機都集中在那裏。我們飛機却很少……——他吐出一團濃烟，用手揮開。——你想我們的工廠什麼時候再開工呢？也許永遠不會吧……

——爸爸，我們一定要使工廠開工的……

——上帝啊，保佑我們的鵝子啄死那股惡鵬吧。該睡覺了……



第二十章

一個德軍兵士得雷弗參加過征服比國，荷蘭，法國的戰役。他跳傘到過鹿特丹，他參加過在色當降陸的空軍陸戰隊，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沒能到過納爾維克。

在侵犯蘇聯以前，他受過特別的訓練。

他哼過兩個月俄文，其實他是很恨俄文的，他還讀過蕭洛浩夫作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結果竟成了一個通曉「俄文和斯拉夫風俗的專家」。德寇爲了東方軍事行動，從他們各師裏挑選了一些最大胆堅決的漢子，派來破壞俄國底交通綫。

一星期前，有一架四個摩托的「福」式飛機從高空中飛來，在城郊各處拋下一些軍事破壞者。得雷弗親眼看見農民用叉子把他的兩個親密的酒肉朋友簡直從空中叉住了。農民也趕過他，可是由於他跑得快，心臟好，才跑脫了。他跑到一個小樹林裏，鑽在連根拔出了的柵樹窩裏。他把最後一點保險食品吃光後，不得不走出來覓食。在一條河邊有幾個小孩子看見他，就拚命跟着追。他使了一條鬼計才逃脫了，從此以後再不敢冒險出來見人了，雖然他穿的是便衣，並且懂得「波爾什維克的習慣」，還是沒有辦法的。

殲敵營底戰士把得雷弗捉到了，解到了工廠裏的司令部中。這個俘虜兩手捏着麵包邊緣，大口大口貪饞地吃着，同時就豎起一雙賊眼瞥視周圍的人們。他知道免不了死，可是想在進地獄以

前塞滿一下肚皮。他的衣褲是爛條條，臉孔是瘦黃黃的，眼睛被污泥塵土侵蝕了。他吃飽以後，向四圍的人一起笑臉，用他的二五八的俄國話解釋說，他所以弄得不成一個兵士的樣子，不只是由於飢餓困苦，而且是由於莫名其妙的環境；他尋找過富農，可是所有農民都追趕他，找機會來殺死他。德國人跑到烏克蘭來，本是以「打倒波爾什維克政權的解放者」自命，那知烏克蘭的居民通通是波爾什維克，此外什麼人也沒有了。這是得雷弗直到現在所不了解的。

拉莫旦利用這個傘兵作爲在這趟列車開走前羣衆大會上的實物教材。得雷弗爬到講台上瑟瑟瑣瑣，縮成一團，引起全場哄笑。於是這個軍事破壞者帶着受屈的聲音說道，僅在一星期以前，他從「福」式飛機上跳下來的時候，還是個很肥胖的少爺，皮膚潤澤，威威武武的。杜斌科注視着他這初次看見的敵人。「日爾曼鬼子，——他重復舍夫科普梁斯的話說，——把這樣的鬼子多陳列一些，那末關於他們的神話就會吹得乾乾淨淨的。」

把得雷弗解往城裏去了，過三點鐘後，拉莫旦不勝驚訝地走到杜斌科那裏說：

——在我們支路上放信號的就是這個傢伙。

——那能有的事！

——司令部通知說的。這個強盜自己承認了。

第二十一章

最後一個可怕的晚上來到了。杜斌科在城市黨部裏領取指令。共產黨員進進出出。他們都是默不作聲，彼此相見，只是點頭問好而已，其中許多人已經繫上黃皮帶，武裝起來了。

黨留下了一些人作祕密工作，委託他們在敵後進行鬥爭。從這個還是葉加特林娜女皇時代一個要人建築的矮矮別墅裏走出一批一批將來游擊隊底指揮官和政治委員，將來替被蹂躪的蘇維埃領土復仇者。

罩在水瓶口的玻璃杯叮噠響着。大砲轟隆不息。用電話下着命令，慢慢地說着，每一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黨部祕密電話網在工作着。傳達着三人團根據國防委員會底指令所採取的決議。

在市委裏工作的兩個頭戴藍色帽子的女青年團員在那裏燒燬緊要文件以免落到敵人手中。她們從一大堆文卷裏取出一包一包的文件，迅速翻閱，歎着氣，就往火爐裏塞去。每個文件都有歷史的價值，都是人民中先進份子燦爛工作的證據。她們拿着撥火棒在火爐裏一撥，紙就熾燒起來，發出一陣陣的熱氣。爐上的磁磚燒得通熱了，少女們底臉孔灸得紅艷艷的。人們在面前走過，皮鞋跟閣閣地響着。這兩個女青年團員穿的也是軍用粗皮靴。

杜斌科和拉莫旦一同走出市委。他們皮大衣袋子裏都藏有新手槍和子彈匣。一片片的煙灰到處飛舞。到處都在燒燬文件，煙囪裏都冒出這種煙灰來。這種黑色的風雪就是快要拋棄城市的標

誌。

拉莫旦在門口圓柱前低首向杜斌科耳邊說道：

——永遠不要忘記今夜……你看，命運怎樣把我們連結一塊了……

藍色光帶在天空中摸索不已。炮聲轟隆與那活像海洋巨潮打着岸邊盤石的聲音溶成一片。這是在穿過城市的大路上，有軍隊絡繹不絕地走過，鏗鏘鏘鏘的鋼鐵聲震人耳鼓。

街道上建築起了街壘，遍地皆是，並且都是不久以前才築起來的，可是現在覺得沒有街壘便不成其為城市了。街壘旁便是大砲。設有崗哨。時時刻刻都聽見叫人止步的聲音，手提燈發出的圓光一射又叫道：「過去吧。」

重砲開往新防線。曳車的蠶輪閃閃發光，軋軋響着，排汽管熱得發白了，放出一陣陣的火星。大砲後面跟着砲手列成方形隊伍，搖搖擺擺地走着。他們安閒自如地前進，這是爲了到新陣地上去繼續中斷了的工作時所應有的態度。

敵機底摩托聲在天空中嗚嗚叫着。探照燈光趕忙迎上前去。高射砲開起火來了。驀地在很遠的地方沖起一根火柱，這是炸彈爆裂，紅霞把城市東北角上照得通亮了。因爲紅霞是懸在杜斌科和拉莫旦走過的那座房屋後面，他們就極明顯地看見屋頂，煙囪，溜筒蓋和屋頂上人們的黑影。街道上有汽車，步隊，馬匹拉着的野砲隊，浮橋隊，從防空地帶撤下的高射砲紛紛行進。絡繹不絕的人員和武器，都是整整齊齊，有條不紊的。這衆多的人員和武器，無疑是可以去反對敵人的。可是却在陸續撤退着。這並不像那些看見過開戰頭幾日情形的人們所說的那樣。顯然軍隊不僅學會了廝殺，而且學會了旗鼓不亂的退却。

——怎麼沒有看見坦克部隊，——拉莫旦說，——也許那裏有人知道我的畢佳。

——他不是諾沃格拉得——沃倫斯基戰鬥中受了傷麼。

——也許並沒有受傷。不然的話，難道他不會從軍醫院裏寫信給我麼？也許我的畢佳已經不在……

拉莫旦一面走，一面望着身旁絡繹走過的戰士們面貌。可是在這些面目都為戰鬥鍛鍊得嚴肅，被太陽晒得焦黑的人山人海，怎能找到那個瘦長長的坦克手畢佳呢？

——我極力請求黨委書記留我在游擊隊裏工作！沒有得到允許，說是一「需要建設工廠……」難道你不能把工廠建設成麼？那時也許我可以找到我的老婆和科梁以及畢佳……

接他們到工廠去的汽車停在街旁走道上。汽車夫把汽車靠牆停着。

——好得很，你們來了，有多少人來佔過我們的汽車，——汽車夫說，——想盡方法才把他們騙走。

拉莫旦留在樓下，波格丹沿樓梯跑上樓去。宛柳站在窗前等他。房屋沒有燈光，窗戶洞開着。大砲聲震得玻璃叮叮響着，火光映在玻璃上閃閃爍爍。街上還是繼續不斷地發出鏗鏘鏘鏘的聲音。間或在黑暗天空中飛起發光彈畫成的紅綠虛線。

——我以為你不會來的。

宛柳抱着他的頸項，他覺到她的嘴唇是冰冷的。

——宛柳，我們走吧。通通消燬了麼？

——通通消燬了。

——像片，文件，書信？

——波格丹，差不多完全消燬了。

——我們來和房屋告告別吧。

他們就坐下來。波格丹取下帽子。這是他從小以來的習慣。隨後他們站起身來，又抱吻一次，就向門口走去。

——波格丹，我們難道把一切都丟掉麼？

——我們那有時間，那有可能來照顧物件呢？

——讓我帶着我這口黃皮箱吧。

——你已經把它收拾好了麼？

——是的。

——那末你就帶去吧。

——謝謝你。裝在箱子裏的都只是你和我必需的日用物件。這個東西，我帶在身邊來取個吉兆吧。——她把波格丹從墨西哥買來的一個小玩意兒插在胸前，這是他們不知道名字的一朵花和兩瓣綠葉。波格丹從宛柳手裏拿過那口淡黃色的皮箱來，這也是他從美洲買給她的贈品，而是宛柳最愛的一口皮箱。

他們在門口稍停了一下，最後望了一望自己的住宅，就走出門了。

——阿略沙在這個樓梯上跑上跑下過，——宛柳說。

——是的。

——你好像什麼也不關心似的？

——不是。

——你此刻也想起我們的阿略沙來了麼？

——想起來了。

她把臉挨到他的手上，酸淚侵蝕着他的皮膚。

——宛柳，不要這樣。

——真難過……真傷心呀……

——宛柳，我又何嘗不是一樣的難過啊。要把心勒住，像吉米什勸我們的那樣。

他們走下樓梯了。波格丹把皮箱放到汽車上。

——該趕快走，——拉莫旦說，——你聽，摩托叫得多麼厲害。連說話都聽不見。剛剛有個

摩托車手跑過去了。說是左翼方面德國人突破了防線。

汽車夫簡直無法把汽車開過去。軍隊難民紛紛不絕。婦女們攜着半醒半睡哭哭啼啼的小孩子；老頭子，老太婆蹣跚跚跚，叫他們走這樣的道路簡直是白費氣力。可是房屋裏的人們還是紛紛往街上跑，因為逼近城市的敵人底殘酷，已經是大眾周知的，誰也不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寬容。

街壘重重，留下的狹窄過道，擁擠不堪。電車路上停了許多電車。把它們開到街壘跟前來是爲了塞住那些洞隙。電車裏滿盛着沙包。在街壘附近有周身掛滿手榴彈的義勇軍戰士值班。這種「袖珍大砲」，城裏製造得很多，綽有餘裕地供給所有戰士之用。

——我們要彎小街走才行，——波格丹勸告車夫說，——要是停着等，永遠也等不完的。

——杜斌科同志，左也不行，右也不行。

——不管怎樣，還是要走的。

——杜斌科同志，總不能壓着人們走。

——讓我自己來開吧。

杜斌科坐到舵輪前。猛然發出尖銳的汽笛聲，人羣稍稍向兩旁閃開了一些。波格丹便慢慢地向前開動。「斯」牌汽車從走道爬到街心，開始向前擠去。波格丹決定從下一條比較人少的衚衕中繞路開出城去。衚衕就在附近了。

——你看，要這樣才行，——他開玩笑地責備汽車夫說，——不然的話，會一直停到德國人來的時候。

——鬼德國人，叫他們死光吧，——汽車夫羞得滿臉流汗，咕嚕着。——你看，又塞住了！從衚衕裏湧出一大隊步兵。一排排普通的三稜刺刀搖搖擺擺。軍大衣捲斜掛在身上。十十足的俄國兵士！服裝已經在戰陣中撕破了，褪色了。可是步伐穩定而整。單是他們這樣有信心地向人流迎面走去，就使人們對他們發生信任和感激的情緒。人們向兩旁讓開，擠到房屋跟前。戰士們肩上背着許多機關槍，迫擊砲。一排自動槍手，帶着他們的短筒槍枝，昂昂走去，儼然是戰爭底驕子。其中有些人纏有綳布，可見他們已經在什麼地點廝殺過。紗布上殷紅血跡還是鮮的。

在第二連裏忽然跑出一個倒掛着一條德國自動槍的人，他跑到前面，向那個在走道上走着的

軍官叫了一聲，就往杜斌科住的房子奔去。宛柳從汽車窗戶裏望見這個人，陡然猛叫一聲！「吉米什！」——她把車門一摔，就擠開人羣，跑向他跟前去。

——吉米什！吉米什！

杜斌科跟着宛柳跑去，心理却想道，當然是她看錯了。她想念吉米什想得太多了，所以偶然碰見一個像他的戰士，就認作是他。可是個子却很相像，背也很寬，肩膀也翹得很有精神。這個人聽見喊聲，回頭一望。雙手高舉，這正是吉米什每逢到歡喜極點時所特有的姿勢。

——宛柳！

宛柳跌在他懷裏了。

——吉米什，我的親愛的！

——親愛的！親愛的！

他抹去粘滿灰塵的眼鬚毛上的淚水，臉上顯出了愜意的笑容。波格丹捻捻他那強韌的臂膀，手上的筋肉，身上的皮帶，他此刻還不相信，站在他面前的真是他一天天愈加害怕在這個風暴中失掉的人。波格丹越讀着他寫來的信，越看見了他的行動，就越把這個人的精神認得清楚了。

——我的吉米什！親愛的，你從那兒來，到那兒去？

——從戰線上來，還是到戰線上去。我們在你們城裏休息了整整四點鐘。怎樣也抽不出功夫來看你們。不能來……現在我們掩護退却。照我們的軍用名詞說來，就是作後衛。

——怎麼這樣，——宛柳大叫一聲，——難道不能讓你們休息休息麼！你從邊界起一面打一面走，一直打到現在！

——既然一面打一面走，那就是有戰鬥精神的。正是這樣的隊伍才能阻住德國人。
——可是，會能把你打死的！

這種天真的喟歎，使得吉米什不由的嘻嘻笑起來了。

他這從內心裏發出的笑容，使他憂憤蒼老的面貌，頓時回復到他們以前所認識的那個也愛喝點酒，也愛提起清亮嗓子來唱唱歌的少年風態了。

——宛柳，也許會打死的，——他說，——那有什麼辦法呢。那就是命定如此。也許運氣好，不會打死的。

——要是這樣才好，——宛柳摸着自動槍說。

——你們怎麼不說說丹孃和女兒在什麼地方呢？

——在庫班。把她們送到你父親田莊上去了。

——她從那裏寫過信來了麼？

——寫過——波格丹說，——我的媽媽帶着阿略沙也在那裏。

——上帝保佑他們平安吧。那末我的爸爸在什麼地方？

——在德涅泊爾河右岸。把他送過那邊去了……

——那麼在烏克蘭一帶到處傳說的話是對的。我的爸爸真的在右岸一帶活動着。祝他平安呵。

——尼古拉却在城裏，——宛柳說。

——這我知道，我的親愛的。我們這一團人就是他派作後衛的。聽說尼古拉到前線去了。也許我可以碰到他。我的親愛的，請你們也祝我平安吧，我就要走，就要走……

吉米什取下鋼盔，好來和他們告別。鋼盔下的頭髮是濕潤潤的，額角上滿是汗珠。波格丹看見他的鬢角上有些白髮了。

——吉米什，你頭上的霜降的太早了。

——不要告訴丹孃，不然的話，她會和我這個老頭子離婚的。

他們吻別了。宛柳倒在吉米什的肩上，放聲大哭。

——我不放你走，不放你走……爲什麼不派人代替你？

——又說起這樣的傻話來了，——吉米什很感動說。——要是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將軍，那麼

德國人也許會一直闖到烏拉爾的。好一個巾幗英雄，宛柳。

他撫摸着她的頭髮。

——吉米什，原諒我吧。我說了蠢話。別了！

——怎麼「別了」……該說「再見」。波格丹，要是萬一不測的話，請你把丹孃帶到城郊那道反坦克壕跟前，也許我就會被打死在那裏的。隨後請你幫助幫助丹孃，只要過一年後，我就讓她自由。

——吉米什，不要這樣說。

——親愛的，再見吧。祝我爲親愛的烏克蘭百戰百勝吧！

很快他頭上的鋼盔就隱沒在平勻擺動着的幾百個這樣的鋼盔中了。這次意外的會晤，不知怎的一下子就過去了。他們互相說的話也並不是他們所想像的話。難道意思定要用話語來傳達麼？並且現在又怎能找出適當的話來呢……

第二十二章

杜斌科在工廠裏走着。所有一切都是他珍愛得心痛的。最近五年中，在這些踩得光滑滑的踏板和地板上走的回數，合計起來總不下幾百公里。各工作間裏都是空洞靜寂。這種空無所有的靜寂是迥非尋常而令人苦悶的。他在這一隻將要沉沒的船上應該是最後離開望台的人。可是，難道這些不知費了若干晝夜不眠的勞動結晶，不知經過若干人們的痛苦、悲傷和快樂所造成的果實真會沉沒到無底深淵中去麼！

在會議上，大會上發生過多少爭論。關於油漆間、熱力間底風窗不方便的問題說過多少閒話。有個時候，工人們的眼睛被油漆飛機時噴散在空氣裏的化學素刺傷了。那時把風窗改造過，人們也就不抱怨了。可是現在呢……這些人們都離開這裏了……

不，不是通通離開了。有些地方，還有人背着槍，掛着手榴彈，站在那裏守衛。他們都默然目送着他。杜斌科也沒有想來和他們談話，雖然大家都是很熟悉的，都是老同志。以前有時也常常不得已同他們吵罵過，可是在這生產工作友愛家庭裏作事情，吵罵常常是有益處的，並沒有人因此就不互相尊重。

杜斌科慢慢地走着，最後一批守衛工廠的人都目送着他。最後一批守衛人是最忠實於祖國的子弟，所以信任他們來監視消毀祖國寶貴財產的責任。一切都計算好了。硝酸炸藥和「特」式炸

藥——像黃色石頭似的沒有定形的硬塊——都錯綜地埋在各個不同的地方，以便有完全保證。此外又加上方形電管炸藥塊和雷管，結上兩根普通電線。整個工廠都繞滿了這樣的電線，守衛人應該負責保衛全部爆炸機構……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要服從鐵的紀律。甚至杜斌科本人，直到昨天也還不能同意這件事情，可是現在要是有人離開自己的崗位，或者拔出炸藥管……那末杜斌科手裏拿着的那枝今天在市委領來的手槍是不會顫抖一下的。

他認識了毀滅底苦的真理，而暫時把他腦筋中建設的情感壓抑下去。敵人已接近了。大砲底轟鳴預告敵人在拚命挺進。蘇聯軍隊在退却着，但他們廝殺的猛烈是人類幾千年歷史中的戰士所沒有過的。要盡可能使敵人多流血，這是負起退却責任的黨所給予的任務。敵人受的損失愈多，他們的軍隊就會破壞得愈厲害，所以不能留下任何東西，使敵人無法用來修理他的戰爭機器。嚴寒快要到來了，要剝奪敵人過冬的營舍！全城各處都特派有作殘酷悲慘事業的人。要炸毀電站，——那時城市就會沉入暗黑世界；炸毀自來水塔，——那時就會高高沖起最後幾根水柱，而落到飽受災難的土地上來。工人宮也要炸掉，不然敵人就可以利用它們作為營房和軍醫院。鐵路，糧食庫，煤油池，麵包工廠以及可以用來製造武器，彈藥和軍裝的企業都要一律炸掉。使敵人只能佔領一座毀城，這就是黨底決議。

杜斌科往前走。看見這些他親自建築，親自培植起來的工作間，不禁心血直湧。在熱力間裏看見塔拉索夫拿着一枝半自動槍站在那裏。熱力間的爐子是塔拉索夫親自建造的，後來他由一個普通的建築工人學成了鍊鋼匠師。他就是那鍊成幾乎是德軍大砲所不能損傷的鋼甲的人。鍊鋼爐是不能移動的大組合機，塔拉索夫就親手在爐基下埋上了炸藥。這位匠師向杜斌科的眼睛注視

了一會，又默然掉轉頭去了。

各裝置間互相銜接列成長長的一線。起重機架子像僵硬了的手垂在那裏。這裏是裝置機身、機翼的地方……有些裝置機床笨重得很，是不能搬運走的，很快也要變成黑灰落到德軍兵士的鋼盔上，坦克塔上，好像死灰都在詛咒他們一樣。這時天窗上的玻璃已被氣浪震碎了，雨點落倒杜斌科底臉上。他抬頭一望，看見一團團的烏雲中有探照燈光在摸索着。他忽然覺得連天空，連他所看不慣的空洞工作間，連那好像也在戒備着的牆壁都成了陌生的了。父親坐在一塊木頭上，把槍放在兩膝之間。上身穿着一件棉布短襖，腰繫皮帶，掛着子彈盒。一九一八年時父親在一隊游擊隊員合影中的狀貌正是這個樣子，不過那時他年輕一些罷了。父親把他從腳到頭瞧了一遍，抬起頭來說：

——好像下雨了吧。

——是的，下起雨來了。

——看來今天不會飛來了。

——前線上忙得很，你聽，響得多麼厲害……

——可惜得很，——父親望了望兒子底眼睛，——落個炸彈下來多好。讓別人的手來……

波格丹坐在一節鐵軌上。

——爸爸，難過得很吧？

——還要問麼，——老頭子把手一擺。——波格丹，你走吧。下起雨來了，隨後就會是連綿不斷的秋雨了。機床會銹透的。擦起來時，手都會擦斷的……

——那末你想怎樣辦？

——打個電報到各列車上去。叫他們不要吝嗇，在各機床轉動的地方加抹一次油。我們自作主張在每部列車上放上了一噸油。那裏的閒人多得很，叫他們不要嫌棄骯髒工作吧。

——爸爸，爲什麼是閒人？

——那末，試問我們現在是什麼人？——父親失望地把手一擺。——連根都拔起來了，要是根子乾掉了的話……那就是甘雨也是沒有辦法的。

杜斌科穿過總裝置間走到外面。他面前是一個彈窩遍地的飛機場，大雨淋洒着場上的枯草。機輪壓成的廣闊轍道都瀰滿了水。飛機場是空空洞洞的。工廠前面有一條壕溝穿過草地。這是遵照杜斌科的命令挖出地下電線時所留下的痕跡。天邊閃出一陣陣的火光，照耀着空中奔蕩的雲霧。砲聲隆隆不已。城市上空仍舊是一片火光。

高射砲手已在今天早晨把砲運走了。砲兵炸毀了地下室，營房，指揮所，食堂，炮彈庫，大砲掩蔽部。留下的只有一個列寧室，杜斌科命令把爆炸管理處設在那裏。他走下地洞裏去了。拉莫旦在通城裏的電話跟前值班。旁邊就坐着兩個當交通員的裝置間工人，他們在吃蘋果。高射砲手留下了幾條長凳，幾張棹子和幾隻空櫃子。

——檢閱過了麼？——拉莫旦問。

——一切都對。

——到底共有多少人？

——二十四個。連你就是二十五個

——知道人數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話，恐怕把人炸傷了，還不知道。

——少校打了電話來麼？

——剛剛打過……飛機準備好了。那裏運來了五個受傷的軍官，請求把他們送到莫斯科去。那只好把他們帶去吧。他們都是剛從戰場上運來的……戰爭激烈得很……德國人又加上了三百輛坦克……

——拉莫且，要是把受傷的人帶走，那末我們就無法叫大家都坐飛機走了。

——我準備了一輛公共汽車，停在拱橋旁，免得爆炸時受到損壞，有柏蘭在那裏照料。

——又是柏蘭！

——他很努力。

市委有人打電話給拉莫且。「特魯諾夫在退却麼？準備動手麼？好，準備着。一切都辦妥了……車輛準備好了。受傷的人，我們用「杜」式飛機送走。我自己麼？坐公共汽車跑。你說跑不走麼？決不會有的事。杜斌科底手不會發抖的……怎麼你不很知道杜斌科麼？」

拉莫且放下聽筒。他極力抑制自己，可是牙牀不由的顫抖起來。眼睛也不知怎的霎時內陷起來，眼眶周圍顯出黑圈來了。杜斌科勉強抑住內心的顫抖，問道：

——我們退却麼？

——是的。要準備動手。等待約好的信號。問過你的事情。你和市委書記談過什麼關於心理的話麼？

——和他閒談中說過，——波格丹說，——這樣的事情不會沒有心理作用的……

站在掩蔽部外面的守衛人向裏面喊道：

——又有一輛衛生車開到飛機場來了。

——他們怎麼，發瘋了麼？——拉莫且氣憤起來了。

杜斌科走出掩蔽部。雨下得更大了。他豎起大衣領子。一溜溜的水從大衣上直流下去。炮聲震耳，又加上迫擊炮的殷殷聲。有輛衛生車直開到他跟前來了。踏板上站着一個在大門口值班的共產黨員。

——杜斌科同志，把賀明科載來了，——值班人說。——他受了一點傷。特魯諾夫將軍命令送他到這裏來。叫用飛機帶走。

一位年輕的看護婦走到杜斌科跟前，行了一個舉手禮說：

——請接收這位受傷的人。我即刻就要轉去……

——他自己能走動麼？

——兩手被迫擊砲彈打碎了。真不幸，碰得這樣巧……義勇隊員有許多被打死了……

看讓婦扶着賀明科走下車。賀明科向杜斌科望了一望。

——你看，把我弄成了什麼樣子，——他自言自語說。

——賀明科同志，到掩蔽部裏去吧。你們扶扶他……

——地底下，我不去，在這裏坐坐好了。

——這裏不很安全。

——我要望望工廠。該有這樣的權利吧？

看護婦把車門一摔，坐在汽車夫旁邊，汽車立刻開走了，只聽見橡皮輪箍壓着濕草唧唧作響。雨下得更厲害了，賀明科坐在一個樹樁上，把兩手攔在膝蓋上，望着絲絲鮮紅的血滲出紗布上來。

——我這雙匠人的手總算也阻礙了一下希特勒，——賀明科痛得面目改色說道。

一個交通員跑出掩蔽部叫道：

——杜斌科同志，請你去！

杜斌科走進掩蔽部。拉莫旦在說電話。

——拉莫旦，那裏怎麼？

——再過十五分鐘，——拉莫旦向四面一望。——受傷的人在那裏？

——那裏只有賀明科一個人。——波格丹坐到直接電話機跟前掏出錶來，放在面前。——拉莫旦，撤消崗位吧。

最後下來的是他的父親。父親在掩蔽部門口極力把皮靴擦得乾乾淨淨，取下帽子，槍托敲得地板砰然一聲。波格丹轉眼數了數來到的人數。其中的每一個人就好像是什麼悲劇中的人物。連他一起，一共二十五人。這二十五個人彼此間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遠方的爆炸聲震動了地面。接着就是第二響。連通到掩蔽部外面的傳話筒都搖晃一下。地板上落下了一塊泥土，跌得粉碎了。拉莫旦取下帽子，擦了擦額上的汗。

——什麼地方炸了？——拉莫旦倒了一碗水問道。

——自來水池和電站。

——信號發了！——拉莫旦高聲喊道。——扣上電門吧。

——扣上了！

杜斌科摸着了直接電話機底黑色搖手。搖了幾搖。傾聽着。跟前的地面猛然大震，一陣嘯聲，好像排山倒海的颶風從上空掠過一樣。一陣……又一陣……接着是連續幾次爆炸聲。埋在屋基下的炸藥把他們親手建設的工程都炸得騰空而起了……大家坐在那裏，低着頭，把身子支在步槍上。彷彿人們握着槍枝的手指都僵硬了似的。杜斌科站起身來，面目慘白。他彎下腰以免撞着頂蓋，走出掩蔽部去。

原來工廠只剩下熊熊火燄籠罩着的一些破牆。一陣陣的黑煙和白灰。人們走到外面都由於某種情感的激動，不約而同地一齊取下帽子。雨點落在他們的光頭上。空中飛舞的灰燼越來越多。首先戴上帽子的是杜斌科，他決然說：

——同志們，我們走吧。

——我們找不到賀明科了，——拉莫旦追上波格丹說道。

——怎麼找不到？——杜斌科好像陡然醒悟過來似的，站下問道。——你們到處都找尋過麼？

——塔拉索夫當時聽見賀明科說過：「我接班去。」

杜斌科沒有回答，就回頭走去了。路上常常遇到有轟炸起來的石頭和大塊鉄筋水泥。真像戰場！可是沒有戰士。工廠儼如在火藥庫旁的守衛者一樣單獨犧牲了。火焰就在杜斌科的眼前高騰着。他們點起了一個多麼大的火把呵。這個火把是否會照耀出前途來呢？

這不就是賀明科麼。不知什麼把杜斌科恰恰引到這個地方。賀明科被壓倒在地上。一大節鐵樑就像一塊大炮彈片猛的飛來，把賀明科打斷並壓倒了。這個老匠人把兩手伸開，彷彿是想要保護它們免受炸擊似的。

人們把賀明科從壓着他的一節鐵樑下拉出來，抬走了。眼前就是一條長溝，這是掘出地下電線後的痕跡。爆炸氣浪把溝中的水都吹走了。把賀明科底屍體安放在溝底裏，填上了一些石頭，這些石頭就是他們共有的工廠所剩下的焦黑餘燼……

炮聲漸漸靜止了。他們加快脚步走去。穿過一個櫟樹林，順着滑溜溜的泥土小路走着。小櫟樹底枝葉在他們的頭上沙沙作響。到了一個被火焰照得明亮的林中空坪上，杜斌科站下來點了點人數。這一悽慘的雨夜是他終身所不會忘記的。他的心臟麻木了。牙關咬得這麼緊，像是永遠都不會鬆開似的。愈來愈亮的火光照耀着同志們平勻搖擺着的脊背。

公共汽車貼靠在拱橋附近的鐵路土阜旁。宛柳忽然走來了，可是她沒有投入波格丹懷裏，沒有和他擁抱。她和他並排走去，波格丹底右肘觸到了她。她什麼也沒有向他說，只是坐進了公共汽車時，彎起身子把波格丹頸上的圍巾扯正了一下。波格丹用手掌摸了一摸她的肩膀，她才把全身靠緊着他。

——波格丹，不要緊，——她帶着安慰口氣說，——因為沒有旁的出路。
洛柏少校在飛機跟前迎着他們。

——要把所有的人都帶走是辦不到的，——他聲明道，——這不是電車。
——我們坐公共汽車走吧，——拉莫且說。

——鑽得過去麼？道路都塞滿了……

——我們從田野上駛去，——汽車夫說，——道路我很熟悉，只不要往人羣裏鑽罷了。

——請你們叫柏蘭不要鬧吧，——少校向黑暗裏一指。——要是把他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通通載上，那末我就無法把我的這個「老母雞」駕起走的。

柏蘭累得氣呼呼地把箱子籃子往飛機裏拉。他的老婆就把縫紉機，漆布包着的水盆，毯子，枕頭等等往裏面塞去。

杜斌科順着跳板走上飛機，就只見人和物直往下飛：起初是柏蘭本人，接着是他的皮箱，包裹以及他們夫婦已經裝上了飛機的一切東西。

——這麼橫行，——柏蘭威嚇說，——我要給點顏色他看……

——他怎麼來得這樣快！——洛柏鑽進飛機裏生氣說。——我的幫手真是些無用的東西。我命令過不要放他進來，他們還是放進來了。杜斌科同志，你同我們一塊走麼？

——我坐公共汽車走。

——請讓我執行上司的命令吧，——少校掏出一張字條，打開小手電筒照着，——你看，這是三人團簽了字的名單。洛柏少校應該把杜斌科和……他的妻子與其他的人一同送走。洛柏少校是個兵士，他該執行上司底命令。機械匠們，幫助那個女子上飛機吧。她不願意麼？我那有功夫同她客氣，等到那些惡狗來咬着我的屁股把我拖出飛機不成？……我命令……

——我去和拉莫且告告別，——杜斌科說。

——去告別吧，可是要服從命令。

宛柳上了飛機。手裏提着她那個片刻不離的小皮箱。

——波格丹，也許我們坐公共汽車走吧？

——宛柳，坐下好了。——他忽然看見皮箱，驚訝地說道，——我叫人把柏蘭底皮箱拋下去了，你却……

——我必需的東西都在這裏。我決不丟掉它。

少校輕輕的扳開她的指頭，這隻皮箱就滾到黑暗中去了。

——我受不了，我要大哭，——宛柳說。

——女人哭哭倒不妨事，——洛柏在她的耳邊嘎聲地說，口裏沖出一陣陣的煙氣，——不過此刻沒有哭的必要。我把你的皮箱放到一個可靠的地方，放到機尾上去了。難道我不是機尾底主人麼？

杜斌科和拉莫旦告別後，就走到父親跟前說道：

——和我一塊坐飛機走吧。

——不，——父親搖頭拒絕。——我和拉莫旦一塊去趕上最後幾部列車。看情形，它們還沒有駛過里司基站。

——爸爸，好吧。我也在半路上什麼地方來趕上你……

撤去了跳板，轉動了螺旋槳。「杜」式飛機搖搖擺擺奔向起飛點，就離地而起，消失在火光煙霧中了。拉莫旦催促老頭子上車，公共汽車從拱橋下開走了。它走的方向是與飛機一樣，向東方駛去。飛機場上只剩下柏蘭和他的老婆。他把行李堆上他的淡黃色小汽車，就跳到司機座位上

把舵輪一轉，跟在公共汽車後面駛去了。



第二十三章

「這幾天來和烏克蘭告別，我痛苦得沒有止境，大哭了好幾場。烏克蘭竟留給敵人去蹂躪，摧殘，侮辱了。這種情形會有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我的悲傷是無窮境的……」

在諾沃格拉得——沃倫斯克附近，日托米爾附近，坡爾塔瓦附近，奧勒爾附近，哈爾科夫附近的諸次戰役都成過去了。當一回想到我周圍的戰友相繼陣亡，而我却獨存的時日的悲慘情景，就不禁心碎腸裂。想必惡命之神故意保留我的活命，使我來經受與我親愛烏克蘭訣別的悲慘時刻。我撕下煙袋裏子，縫成一隻小袋放在身邊衣兜裏。黑色的旋風在我周圍直捲，德寇開起重砲，把我周圍的地面打得破碎不堪。那時我就從衣裏掏出這個小袋，撮了一些燒焦了的，我親愛烏克蘭的泥土盛在裏面。爲了不使我的戰士們看見，我就把它當作聖物一般掛在頸上。

大風吹來纖小刺人的雪粒。又是一望無際的草原……不過這已經是庫爾斯克省了。今天我把工兵鏃放在戰壕頂上，拿出一張紙攔在鏃上，寫了請求入黨的聲明書。我痛苦，黨也同樣痛苦。我是個青年團員，就該與黨一塊來担受這個痛苦，並幫助黨免除這種痛苦。從今以後誰也不會看見我流淚了。我的眼睛長久是乾的了。我的多災多難的同胞又被投入大難之中，不到完全報復這些苦難的一天，我是不會安心的。以血償血！我一虔頌這個口號，我的心就披上了一層鋼

甲……

波洛丹，我最後一次在街上會見你時，我們都沒有說出心裏所要說的話。這是親人會面時常常有的事。心裏的話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好似成了個傻子似的。波洛丹，也許那時我們的接吻是最後一次的接吻。我記得宛柳哭得多麼厲害啊。她是你的好妻子，她毫不忸怩地來表露自己的情感。請多多保重她……

尼古拉派我們當後衛。他知道我們這一營人是經過檢閱，經過考驗的戰士。我們一面走，一面眯起被煙刺得發痛的眼睛。你的城市在燒着，我的丹孃住慣了的這個城市在燒着。人們望着我們，像是望着往死路上走的人一樣。其實我們是往生路上走。我們看見苦神在周圍多麼猖獗，就加快了脚步。你想想，我們當時甚至唱起歌來了。我把「喂，你這個格柳」的歌教會了我的一排人。真的，每當困難的關頭，這個歌總是提起着我們的精神，在旁觀人看來，我們很像瘋子。不過那裏又有誰還注意這些事情。很快我們的喉嚨唱乾了，就默不作聲地走着。前面是一片嗚嗚聲，轟隆聲和爆炸聲。可是我們已經習慣了。要是前面忽然寂靜起來，那末倒會有許多人嚇倒地上了。人是什麼都可以習慣的，不管他在戰前是什麼人，那怕他是電影導演員一類的人也好。騎兵退出了戰場。當然我們很惋惜它。許多馬鞍是空的了，許多馬是跛的了。隨後有一輛小坦克駛來。坦克停下後，忽見尼古拉從裏面走出來了。他叫我們一營人停下，回答了我們的敬禮，他的狀貌很鎮靜。你看，尼古拉的確是個勇士。他沒有看見我，我也沒有敢叫他，因為不管怎樣，他總是個將軍，我却是個小小的中尉。

波洛丹，想起那一次殘酷戰鬥的情景，我真難過。也許我是保護了你，也許是保護了宛柳，也許是保護了丹孃和我的女兒。可是我那時心裏的憤恨真是沸騰起來了。我沒有吝惜自己的生

命，可是不知怎的又沒有受傷。只見我周圍的人又是兩手一攤紛紛倒地……敵人坦克隊撲到那由婦女們掘成的壕溝前，又退回去了，接着是再撲再退。一片驚天動地的交響樂，簡直把我的腦袋都震破了。我起初是喊口令指揮，可是後來連喉嚨也喊啞了，就來用手指揮。

戰士們是瞭解我的，老實說，並沒有什麼指揮的必要。只需廝殺廝殺再廝殺罷了。敵人步兵向我們衝來，我們就奮起反攻。我拿去衝鋒的是平面刺刀，這是我還不十分信任的武器。可是，波格丹，這個平面刺刀並沒有騙我。我殘酷無情地帶着又快樂、又兇猛的心理拿着鉄東西逕向敵人刺去。這般可惡的傢伙使我的心殘酷起來了。我一面打，一面就記着一件事：我殺的是我親愛烏克蘭底敵人……波格丹，暫時不要把這種情形告訴丹孃。她也許會怕起她的丈夫來……

隨後把石油和煤油攪半放進戰壕裏去。從油庫跟前挖了幾條溝通到戰壕裏來放油。這些油反正是要掉的。石油熾燃起來了。壕裏火光熊熊，我們都沉沒在黑煙中，弄得大家吐出的口涎都是黑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副情景。德軍坦克都着了火，連連爆炸着。德寇停下了，我們才終於能够在迷天煙霧掩蔽之下退出陣地。這時城市開始爆炸起來了。火光直往上騰，空氣像發狂了似的直抖。把但丁所描寫的地獄拿來與我們當時的情形比較，大概它還會像個休養所哩。我們退走了。營裏犧牲的人很多，可是，波格丹，誰也沒有哭泣。哎呀，你們的城市真可惜啊！在這個城市裏，人們不知花費了多少勞動。多麼好的房屋啊！每當我在你們城市裏走着的時候，我就不斷的讚美我們獲得這樣成績的政府……我彷彿覺得我已經是在共產主義時代的城市中走着。

今天我可以稍爲休息一下。你看，甚至找到了墨水。郵差又送給我意外喜事：收到了你，丹孃和宛柳寫給我的足足二十封信……你看，我真是多麼幸福呵……我埋頭讀着，簡直沉醉在這些

書信中。我把所有的信通通帶在身邊，你想，總共已有一百多封，可是並不使我覺得煩累。

關於家庭的事情，你想怎樣辦？波格丹，也許要把我們家裏人從庫班搬走了？說句老實話，我真有些擔憂：可惡的法西斯蒂屠殺起來是不分老少的。我想，也許可以把他們送往塔格斯坦去，也許送往格魯吉亞去，那裏有梯比里斯，有庫泰依斯，也有地面雖小，却富有光榮的哥里城。「這些事情都要請你主持，我無法來照管，因為，彷彿快要叫我去當連長。連長，這樣的官銜，甚至叫起來都很響亮的。上帝睡着了，小鬼可以大開玩笑的——我難道不能趕上尼古拉底頭銜嗎？」

……列車往東方開駛。滿載着機床和飛機底機件。那些機翼，螺旋槳，機身，機輪等等像割了的肢體似的堆集着。有一個敞車上放着一輛「斯一〇一」式汽車。車上蓋着油布，以免從隙罅裏吹進風來。杜斌科把前面座位上的墊子取下來，放在前後座位間車板上，再墊上了一個棉飛機套，上面鋪着毯子，於是在這部汽車裏可以有兩人安息的地方了。黃皮箱時刻都在眼前。宛柳常常開波格丹的玩笑，提起他在飛機場上想把皮箱拋掉的事情。盛在皮箱裏的，除了她的幾件衣裳和一些小玩意兒外還有胰子，三套男襯衣以及波格丹底一套新外服。宛柳把汽車內部佈置得很雅緻，她向波格丹說，她覺得這裏比他們在城內的住宅還舒服得多。她甚至招待過那些同車的工程師。不過客人要走進「杜斌科公館」裏去的，必需先在敞車上脫下鞋子，隨後在波格丹和宛柳連聲催促之下，趕快關上門，以免放出寶貴的暖氣去。汽車內面燃了一個小煤油爐子，點着臘燭。備辦飯食也在汽車裏面，通常都是在停車的時候煎熬的；車常是停得很久，所以來得及不受震動備辦好飯食。

從高爾基城上車時起就是這樣。宛柳覺得快樂無比，此刻她時時和丈夫在一塊，用不着整夜愁悶悶地來等待他，而他呢，也就終於可以少許休息一下。

真的，要使女人快樂是不很費力的。宛柳感覺到波格丹精神上不安，她就善於用她特有的體貼的方法來安慰他。列車走得很慢，波格丹急於想作事情。他在每一站上都尋找載運工廠機器的列車，陸續發現了五列。同它們建立了連繫，派去了一「陸戰隊」——兩三個靈活的人到前面去，幫助打通道路，催促列車開往烏拉爾去。

鐵道運輸機關工作異常緊張。這是我國運輸史上空前英勇的一頁。德寇正向莫斯科猛撲。全國都處在危險之中。必需拯救莫斯科。兵車不分晝夜——往前線，這些兵車順着一「綠光街道」直駛過去，因為沿途各站上都燃着綠色信號燈，而沒有任何阻礙。每八百公里只停五次！停車只是爲了換車頭，上水。爲了在單線鐵路上盡可能放過大量的車輛起見，就把兩站之間的路線分成兩三段，設置崗位，在森林中倉卒建成小路房。豎立了用松木製成並油上綠色或紅色的信號板，作爲白天指揮車輛之用，晚上就用信號燈。這樣的信號板叫作「木質自動信號機」。

一列列的火車連續不斷地飛馳，幾乎沒有出過事。各站站長經常站在轉轍器前。有時鐵路工人接連五晝夜沒有離開崗位。許多農民帶着鋤鎬手車等等來到鐵路線上。人們站在泥淖中修築路基，安放枕木，敷設鐵軌，釘上鐵樁，這樣來延長各站和各分站的鐵路線。各機關中的工作人員，學校裏的教員學生，預備師團底軍官兵士都紛紛來到鐵路上參加此項工作。

東方各條鐵路上源源不絕地駛來了無數車箱。當時國家底任務是要把人員，材料，糧食，工廠設備，博物館裏的貴重陳設品和圖畫，圖書館和戲院等等從敵人轟炸所及之區域內救全出來。

滿載人和物品的列車都選擇空襲所不能達到的地方停留着，讓那些運輸國防工廠人員物品的列車馳往指定地點。軍隊在廝殺着，必須供給它的武器。西方各省工業往東撤退，也就幫助東方工業完成其所擔負的任務。

工人們遷往新地點去。各人家裏所有的家財幾乎全拋棄了。夜間在婦女坐的暖車箱裏總是紛紛談論丟下了的東西。本來每隻盆碟，每件衣衫都是由全家人合力製辦來的，都有它的歷史，現在呢……幾乎什麼也沒有了。

過去的生活覺得真是多麼美妙，多麼幸福。一切都合理，都好極了！那時却還有許多婦女總在咕咕嚕嚕，說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埋怨什麼卸針不美觀，或者高跟鞋子不時髦。可是，現在看來，這些缺點，這些心思，是多麼渺小啊！人們該是多麼不會重視自己眼前的幸福啊！那時的幸福真是多麼大呀……

在每個暖車箱中都燃着一隻鉄爐子，上面放着小鉄鍋，輪流備辦飲食。爲了不混亂先後次序，就在車箱地板上按次擺着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鉄鍋，茶壺等等。

車上的男人不很多，他們都坐在露天敞車上用木板和瀝青紙建成的棚子裏。一到吃飯的時候，只聽見婦女坐的暖車箱底活門輪子和踏梯不停地叫着響着，男子們走來吃飯了。婦女們都親熱地伺候自己的丈夫，把湯盛到鉄盆裏，遞給他們湯匙子，故意顯示自己的家庭幸福。男子們莊嚴地吃着，——不管怎樣，周圍坐着的總是些不知道他們家庭生活習慣的婦女。婦女們洗了洗湯盆後，又倒茶給他們，他們就摸了一摸鬍鬚，不慌不忙地喝起茶來。婦女們坐在他們旁邊，臉紅紅的，也許是被火爐炙熱得這樣，也許是由於貼近丈夫所致。她們極力想法去觸摸丈夫的手，或

者伸手去半攢半抱。她們很想讓大家看見，她們是如何幸福，這是真正誠樸純潔人們的天真無偽的自私自利心理。

杜斌科老頭子走到兒子住的小汽車裏吃完飯後，坐在電壓機零件間的一根鋁條上。火車已經駛過幾站沒有停車。車輪下的雪吹得亂飛亂舞。老頭子就把身上的棉襖捆緊一些，可是膝蓋仍然凍着。鬚眉上開始結起霜來了。波格丹走到父親旁邊坐下說道：

——爸爸，我們快熬到頭了。

——會熬到的。

——你像有些愁悶。

——離開戰地，逃往後方，大家心理總覺不安，——父親沉默半晌才說道。——不知你怎樣，在我是很自然的。波格丹，許多人心裏都是不快樂的。

——爸爸，你繼續說吧。

——人們都遭受苦難，自然不會快樂。誰也不知道到了烏拉爾後會怎樣。據說，烏拉爾的人不像我們一樣，他們的脾氣很壞，不信任人。連自己也都不愛，用不着說別人。你看連地方都是這樣，在我們住慣了草原的人看來，簡直像個牢獄。到處是一片森林簡直壓得你吐不出氣來。——父親捲了一枝煙，點燃抽着，掩緊皮襖衣襟，遮住風。——我們的新主人不知會怎樣接待我們？在一個車站上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去的地方叫做獅頭崗。這樣的地名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可見那裏的人一定很冷酷。

——獅頭崗麼？——波格丹驚訝地反問道。——這個名字是怎樣得出來的？

——當然是從獅子這個字來的。

——爸爸，不是的。我想起來了，原來有個姓司徒甘諾夫的人走到那裏，後來成了那裏的第一個工業家。老實說，那裏的採鑛工業就是他開創的。大概從這裏得出司徒甘諾夫的名稱，展轉訛傳，就傳成爲獅頭崗了。而並不是由於那裏的人像獅子一樣的冷酷。

——你知道的很清楚麼？

——爸爸，這是歷史事實。許多書上都載過的。

——書是人寫成的。什麼事都編造得出來的。

——我親自到過烏拉爾，並且是戰爭開始後，坐飛機到過那裏。從前也到過。那裏的人並不壞，不過性格上和我們烏克蘭人不同。脾氣是另一樣的，可以說是絕對相反。他們連喝酒的時候也不快樂，跳舞的時候也是發愁。

——因爲是這樣的地方。看，該多麼偏僻荒野呀。

——也許是地方的關係。可是這多半是由於那些「慈善家」造成的。那裏的人就是這樣稱呼他們從前的老板。老板們一來，把許多三個盧布一張的票子丟給人家，可是人家却要跪着迎接他們。有許多烏拉爾人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這些「慈善家」……

——我們並沒有這樣的盧布票拿來隨便丟。有的東西通通丟光了。前面什麼也看不清楚。波格丹，前面是漆黑一團，——父親傾到他的耳邊說，——最近幾天來，我不完全相信我們會戰勝德國人的了。

——爸爸，這是因爲你沒有工作。

——也許是由於這個緣故，——老頭子同意說。——我們在路上將近一個月了。領工錢，熬稀飯，國家請這樣的廚子實在花費太大了。本來應該造飛機，我們却在車上坐着，沿路找馬鈴薯，買豬肉。這不是我們幹的事情。並且不祇我們是這樣，很多人都是如此。敵人那裏却是一切都沒有移動，都在原來地方。連一個螺絲釘也沒有動。把這樣大的工廠搬走，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比方一所房子造在那裏，就長久蹬在那裏，人們也可以長久在裏面住着，可是忽然要把它搬到另一個地方去……那就會通通崩塌掉，一半也保留不了。何況我們不單搬走機器，連人也要搬去。工人到了別地方也會變成別一樣的。

——會漸漸習慣下去的。

——你在習慣，德國人却不會等待的……你的脚不覺得痛麼？莫斯科的光線治療有效果麼？——有時稍微有點痛。可以說光線治療有了效果。

——上帝保佑，在還沒有打完仗以前不要痛得厲害才好。你現在是病不得的。你現在是個做領導工作的人。愈往前進，人們就愈加發悶。離開烏克蘭差不多五千里了，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烏克蘭，可憐的烏克蘭現在怎樣了？——他摸了摸兒子底背。——你看，下雪了。你的背上滿是雪。這裏連雪也特別刺人些……五點半鐘時，汽笛叫醒了。心裏不覺快活起來，連忙站起，可是頭却碰到棚蓋上。趕忙！上工去吧。實際上並沒有忙的必要。連汽笛聲也只是做夢，只是似乎聽得。沒有忙的必要……

父親半天不作聲。他沒有要兒子回答，知道兒子是會瞭解他的，他心裏的痛苦也就是兒子心裏的痛苦。當波格丹正想回答他時，他啞聲說道：

——好兒子，用不着。你不要管老頭子。這都是由於閒得發厭罷了……你再打個電報給家裏人吧。怎麼總接不到他們的回電。也許德國人已經到了庫班麼？吉米什底信。今天吃飯時宛柳唸給我聽過，他在我們城下打得真苦。風雲雷雨都落到這個可憐人底頭上。

在一個車站上，有人拋了一個布捲子到列車上。把那凍硬了的布捲打開一看，原來裏面裹着的是一個五六個月的嬰孩屍體。杜斌科命令不要把這一件事告訴任何人，可是這個消息却一下子就傳遍全車了。婦女們交頭接耳，暗中啜泣。夜裏熱力間工人塔拉索夫底老婆忽然在暖車箱裏發瘋發狂起來。原來塔拉索夫有兩個小孩陷落在德國人佔領了的普提維爾地方。杜斌科走進暖車箱裏。這個女子把頭埋在毯子裏嚎啕大哭。她的女伴在她跟前忙來忙去，遞水給她喝，安慰她。塔拉索夫坐在火爐跟前拿着上了一層綠釉的碗喝茶。

——你管她幹麼？這個女子是愛哭的，——他向杜斌科說。——她的母親和小孩都活着……我心裏感覺到他們都是活着的。

塔拉索夫喝完了茶，捲了一枝煙，皺起眉頭坐着。

——那一個女子真想得出，把死了的嬰孩拋給別人，——一個躺在上層吊舖上的瘦女人說，——難道我們的痛苦還少了麼。這樣的母親真該殺……

——你想殺她！那麼到處都會是死屍了，——塔拉索夫厲聲阻止她說，——也許並不是母親拋來的。也許這個孩子已經沒有母親……

——你是連自己小孩都不憐惜的，——他的老婆抬起淚臉呵責他說，——你真是個石頭人！——同這樣的蠢女子是說不清楚的，——塔拉索夫拿起帽子仔細看了一下，緊緊地戴在頭

上，——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們走吧。你的事情少了麼，還要來爲別人的痛苦操心。

——各種苦頭都吃够了，自己的，別人的，——那個瘦女子披散頭髮，拿起梳子去梳，插了一句。

——快樂的歌是唱不出來的。

塔拉索夫拉開門跳下暖車箱了。

杜斌科也跟着跳下。他們沿着列車走去。

——我們已經停了五點鐘了。難道我們的飛機，誰也不需要了嗎？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嬰孩屍體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交給護路司令部去了。

——他們會把他埋掉的……莫斯科附近的情形怎樣？你看見有兩列地道電車箱拉過去了麼？有人瞎說，說是在萬一不得已的時候預備炸毀地道。我竟沒有能够去看看……說是修得真不錯。

——塔拉索夫，莫斯科附近的情形不大好。敵人在進攻……

旁邊停下了一列火車，車上放着大蓬汽車，汽車內設有戰地汽車修理所。從各修理所跳下一些穿軍大衣和工作制服的人來。其中一個跳下車後，就捧起雪來擦着臉頰，頸頸和胸膛。

——羅曼成諾克？——杜斌科大喜叫道。——這麼巧？

——是我！——羅曼成諾克笑着把兩手一伸。——對不起，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不能和你握手。你從那兒來？從莫斯科來的麼？

——看來那裏的情形很不好吧，——塔拉索夫岔一句說。

——怎麼不好？一切都照常一樣。

——那麼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了？

——塔拉索夫同志，命令我來的。——他又轉向杜斌科說：——我是來找你的。人民委員
過，過一個月後就要開始在烏拉爾試驗飛機。

——什麼飛機？——塔拉索夫驚問道。

——你們造的飛機。

——可是我們的工廠還在車上哩。

——我只知道，命令我過一月後試驗飛機，其餘的事我可不管的。——羅曼成諾克擦去臉上的雪，臉被雪凍得紅紅的。——在莫斯科還少許飛過幾次，精神暢快一點。現在德國轟炸機已經要有他種飛機掩護才敢飛來了。我打下了兩個「弗利茨」。我以爲終究會來幹真正的工作了。原來想錯了。把我叫去，又派我到你們這裏來。

——你遇見過洛柏沒有？

——洛柏少校現在跟着舍夫科普梁斯一塊在黑海艦隊中工作。聽說他們幹的很不錯。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宛柳在什麼地方？

——在住宅裏。

——留在家裏麼？

——在這裏。

——我一點也不懂，倒很想知道知道。

——跟我走吧。

——我去接班，——塔拉索夫說。——羅曼成諾克同志，再見吧。你坐到我們車上來好麼？
——吃虧的事我不幹。我們的列車大概會到得早一些。它是一列特別車。到了那裏我可以順便告訴拉莫且，要他組織一個音樂隊來歡迎你們，並派兩連騎兵來護衛你們。

宛柳很高興地接待羅曼成諾克。他在「住宅」門口脫下了他的狼皮靴，縮起腳，把兩隻強勁有力的手抱着膝頭坐在那裏，神情快樂，氣色清爽。

——真好得很，忽然在這裏碰見你了，——宛柳大喜說道。——不知怎的，大家都成了親人了……大概是患難把我們結成了至交吧？

——宛柳，這算什麼患難。對不起，我這樣稱呼你。只要多造飛機，多造飛機，就行了！戰線上需要技術武器像需要空氣一樣。

他們吃了黑麵包，喝了咖啡，咖啡是宛柳在經常點着的煤油爐子上煎的。茶碗沒有，他們就把茶倒在空玻璃罐頭聽子裏來喝，玻璃聽子燙手，很不方便。這個列車開往指定的工作地點，在路上走得實在太久，人們都愁悶得很；但羅曼成諾克却帶來了一般戰線上的新鮮空氣。

——我在沙紅牙碰見了頓巴斯的礦工，——羅曼成諾克敘述說。——他們是到基節爾挖煤去的。他們和我談過炸毀礦井的情形，一面說，一面哭着……真的，這樣結實強壯的礦工竟哭起來了。挖出了的三百萬噸無烟炭，通通丟下了。任你到什麼地方去，都是聽不完的悲慘情景，真使你的腦袋糊塗起來。過一百年也忘記不了的。宛柳，謝謝你的款待。我許久沒有喝過這樣的好咖啡了。

灰色的天空籠罩着潔白的樹林，北風吹來了初次的大雪。許多水兵在土阜的陡坡上燃起火堆。他們一團一團的聚在那裏唱歌。唱的是放棄了的烏克蘭歌。有些海軍中的飛機師穿着毛皮制服和毛皮靴子，皮領開着，露出他們在夏天晒黑了的被海水浸透了的強壯身體。他們也站在火堆周圍唱着：

忍鐮鏹之痛苦兮，

於茲兩載；

胡上帝之不憫兮，

竟無緣而降災。

這些飛機師暫時是好像喪失了戰馬的騎士，被派到各方法組織航空武庫。他們都是向工廠撤往的地方去的。這是些驗機師，站在他們旁邊的是工程師及派到各飛機製造廠，武器工廠和鋼甲工廠裏去的軍隊代表。飛機師們都渴望到前線去，而認為向後方定是有傷於他們軍人榮譽的。可是黨要求他們作這種英勇的舉動。真的，當戰士們的全部心情都奔赴於決定祖國命運的空前大戰爭中去的時候，却要往後方走去，這的確是一種偉大的英勇行動。

查波洛什勇士兮，

幸運之驕子；

何日來此兮，
出吾人於水火。

有一個水兵戴着軍帽，面容雄健，上衫領子開着，露出裏面的藍條背心，把身子靠在半自動步槍上站着不動。一隻手纏着綳帶。帽子上的金字和垂到肩際的絲帶上的金錨被火映得閃閃耀耀。杜斌科看見他那雙濕漉漉的眼睛，不由地生出敬愛心情。他唱着關於暫時淪陷了的親愛祖邦烏克蘭歌。波格丹想起了他所不瞭解的特魯諾夫將軍，他竟率領着未受損失的師團退走，退到連他本人也不知道的陣地上去。又想起馬克西·特魯諾夫，他是一個易於令人瞭解的人，因為他的企望和憂慮是十分肯定明顯而有規律的。此刻這位英武雄強，憤慨萬分的老頭子，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又想起帶着無限感激心情酷愛祖國的吉米什，這個剛滿二十七歲的少年，竟忽然認識了殘酷的戰爭真理！此刻也許他在什麼地方冒着炮火爬去衝擊敵人，也許他仰臥在那裏，伸開兩隻僵硬的手，迎着那落在他頭額上已不融化了的雪，而此刻在那裏廝殺着的人們，也許是比他幸福些吧。不，他不會死的！吉米什·特魯諾夫會活着，他的哥哥，他的父親也會活着，總之他們是比較我們要幸福些，他們廝殺着；我們這裏呢，却是從悲慘的道路上退走，退到深深後方的什麼地點去……

羅曼成諾克邀杜斌科散步，他們就走往森林裏去，踏着雪，扳折乾枯了的小樺樹。嘩啦一響，樹倒下來了。他們就把這些小樹拉到火堆跟前去，累得疲乏不堪，喘不過氣來。不過大家朝夕縈迴的那種念頭却少許鬆動了一些。樺樹落在火裏，飛起一陣陣的火星，飛騰得比這異鄉尖頂

森林還高些。

一列一列的兵車飛馳而過。這是西伯利亞人和烏拉爾人組織的師團駛去援助莫斯科的。這些森嚴的煉鐵匠，煉鋼匠，挖煤工人，伐木工人，獵人等等救祖國於危難之中已經不只一次了。這些強勁無畏的戰士師團駛過的時候，沒有聽見他們的歌聲，也沒有看見他們剽悍的舞步。在預備參加真正戰鬥事業之前唱歌跳舞，不是這些人的本性。

又有滿載大砲彈藥的列車飛馳而過。高高的敞車箱載着汽車，機關槍和砲彈，還有間或載着……坦克的列車。坦克上蓋着的綠色帆布振閃得像一些被捉住的飛鳥翅膀一樣。但願這種列車不斷的駛去。車上的砲口瞄向着西方！

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不僅派遣了自己的子弟去援救祖國，而且晝夜不斷地把千百噸的武器和彈藥送往造成勝利的軍械庫中去。也許勝利從此開始了？但暫時還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列車往東方駛着。離開舉世無雙的親愛烏克蘭愈走愈遠了。

夜間……森林過完了，前面像拋在雪地平原上的無數夜光寶石一樣，顯出一個燈光熒熒的市鎮。這是他們長途旅行中初次見着的一個有燈光的市鎮。他們已經越過燈管制地帶了。從這裏起便是深後方了。希特勒的兇惡轟炸機無論如何也到達不了這裏。大家都從敞車上的木棚，煞車棚中跳出來，暖車箱門也打開了。飽受黑暗痛苦的人們忽然看見燈光了。這裏也是祖國地面，這裏熾燃着俄羅斯的火光！

第二十四章

杜斌科搬到了海軍人民委員部底列車上，很迅速地向着預定和拉莫且會面的地方前進。沿途他檢閱了所有一切停滯在各站上的他們廠裏的列車。第三批撤退的車輛，——六部列車，共三百二十四輛車箱，——雖然進行得緩慢，但終究向最終目的地駛去。在路上，他給了各列車上的領導人詳細指示，和各站軍事委員商妥了辦法，並藉羅曼成諾克和幾個軍隊代表底幫助，使各列車加速前進。政府給他的遷移期限爲一個月，很快就要完結了。再過一個月後就要完成從前在原地執行的生產計劃，再過一個月後，軍用飛機的出產就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的。

杜斌科還完全不能想像今後的一切情形究竟會怎樣。他也不白費腦力去空想將來和擬定什麼計劃。他必需到當地去看清環境，然後決定具體辦法。走在前面的第一批六列火車有杜爾加也夫和拉莫且領導。杜斌科相信他們兩人是會儘力辦到一切的。

杜斌科看見有載着撤退工廠的列車。這些車是從克累門楚克，查波洛什，德涅泊爾彼特羅夫斯克，加瑪雷等地開來的。精確的機床堆在做車箱上，任其風吹雨打。轉動部分和易受損害的機件，在裝上車箱時都抹了油，包了紙，可是遷往新落居地點的旅途是很長的！油被雨水洗掉了，被冰粒打去了；紙被風吹破了，機器生銹了。在各機床之間，緊緊地堆着一塊塊的鋁，鎂和其他有色金屬。斯大林所說不要吧一公斤有色金屬留給敵人的指示是執行得特別仔細的。烏克蘭

所有一切有色金屬通通運出來了，——杜斌科所遇見的各工廠經理，工程師和工人都這樣說。

已可間或遇到一些卸載的場所。工廠達到了指定地點。機器堆在鐵路旁邊，隨後，工人們喊着「杭育，杭育」把這些機器拉到那些用手邊材料，圓木，木板，樹枝等等倉卒架成的棚子裏去。砍伐森林，在深雪裏開成道路，把木料拉到建築地點。工程師們雖然心痛，可是他們愛國熱情却要求他們這樣做。就讓它是不合定律，違反技術原則，打破一切陳規舊慣吧，可是建築總在進行着。自動鍛接器發出的火光把森林和坪場照得通亮，到處燃着篝火，工人們在周圍取暖，同時在那裏備辦飲食。架設新電線，把電力延長到附近來，馬上就使企業活躍起來了。後方人們用兵士底堅決意志和自我犧牲精神奮鬥着！

每在列車停站的短時間內，杜斌科都踏着深雪，蹣跚跑到那些新建建築場所去。他解開毛皮大氅，露出胸前勳章，以免人們懷疑他是壞人；他拿出證書給人們看，再三細問各種情形：建築什麼？怎樣建築？有些什麼困難？怎樣找到建築材料，怎樣在凍硬了的泥地裏下基，以及裝置機床的情形怎樣？電力和燃料怎樣？製造產品的材料可以從那裏找得？原來連繫破壞了，必需建立新的連繫，這不能不使杜斌科焦急。

——定要建成，定要建成，——波格丹喃喃自語，——我決不比人們差些……

他想很快趕到目的地，而用這種建築業史上的空前速度來開展工作。現在看來，連原來國家工業化慣有的速度較之這種新的宏大恢復工作的速度都似乎是緩慢的，落後的了。

以前當運動家的熱血沸騰起來了，這對於現在這位工程師是有幫助的。從烏克蘭到烏拉爾，從破壞到恢復，只有兩個月期限！這個期限使他感受過莫大痛苦，他腦子裏常常懷着恐怕自己無

力辦到的心理。現在呢，這種痛苦已經沒有了！他奮力前進着……

從車輪響聲中知道火車正駛過一座橋樑，河裏的水已經凍上一層薄冰。前面火光灼灼的車站便是約定與拉莫旦會面的地方。今天是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日的第二天。紀念日是在路上過的，過得並不快樂。他和羅曼成諾克少許喝了些酒精，這是從一個盛着防凍混合劑的桶子裏取出的。杜斌科直到此刻還感覺頭痛，快到站時，他取下帽子，讓濕漉漉的雪落到他的光頭上。

——這樣會受寒的，——羅曼成諾克說着，就拿帽子戴到他的頭上。

——沒有關係……

火車一到站，他們就跳下車走往宣傳處去。那裏，人擁擠得滿滿的。宣傳處底房屋容納不下所有的人。大家都跳下車奔往那裏去。許多人底臉上都顯出一種期待的神色：不知聽到的會是意外的喜訊，還是更愁悶的惡耗。可是不管怎樣，人們在各站上總還是跳下車跑到宣傳處去打聽新聞。戰報是很不使人快樂的，所以波格丹也就故意不去聽它。奧勒爾，哈爾科夫，斯大林諾，庫爾斯克，沃洛科拉木斯克，依斯特拉等城市都讓給敵人了。德國克雷斯特將軍所率領的軍團正在打通到巴庫和格羅茲內煤油區的道路，幾乎全部克里木都被敵人佔領了。塞瓦斯托坡里附近已經發生戰事。而最主要的是：德軍正在包圍莫斯科。那末爲什麼宣傳處門口的人這樣多呢？人羣頭上冒起一團團的白氣，大家都想擠進裏面去，可是裏面已經擠得水泄不通了。最後才有兩個政治指導員拿出兩張方凳，放在月台上兩個地方，站在上面大聲讀着。

——他們唸的是什麼？——杜斌科問。

——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一個穿着棉服，纏着黑綁腿的紅軍兵士

不轉臉地回答說。他傾起身子，幾乎壓在前河人的背上，揭起帽身，注意聽着

——現在是斯大林同志在紅場上的演說了，——那個紅軍兵士又說道，這時他就轉過頭來向着杜斌科了。他臉上顯出高興的笑容，向杜斌科使個眼風，快樂地說道：

——一切都好了！你聽見麼：「今後的任務……必須把侵入我國領土的所有德國侵略者殲滅到一個不留……」斯大林同志從來是不說空話的……

人們也許從來沒有這樣注意聽過。現在是決定命運的關頭，決定着祖國命運，家庭命運，經受莫大困苦所獲得的勝利品底命運。決定着每個人生死存亡底命運。不勝利便是死亡！甚至在這裏深後方的人們都只是這樣理解落到人民身上的新考驗。但是在月台上也站着有棄鄉背井，拋親別戚的人們。他們的痛苦是大得無比的。他們那因過度緊張而備受損害的精神，正期望着新的鼓舞。

在幾乎處在德軍遠射砲射擊之下的首都，在德軍幾十師團逼攻的莫斯科，在永生的列寧陵墓上站着有一個身穿軍大衣的人，神色鎮定，用簡單的詞句，向全國和全世界說話。人們聽到他的演說，心理的希望和信心都堅定起來了，不但精神爲之一振，連呼吸都輕快了。偉大的真理又照射全世界，將來勝利的紅旗又當空招展着……

新的鬥爭階段開始了，這個階段是許多人還不能看見的，可是這個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大帝的重担，庫圖左夫和蘇渥洛夫的責任負之於一身的偉人却用簡明聖智的話說出了這一點。

——找你找得把我累壞了，——拉莫旦緊緊地握着杜斌科帶了手套的手。——要不是你這樣骯髒，滿身是雪的話，我真要抱着你接吻。

——拉莫且！——杜斌科驚喜叫道。——這是今天第二件喜事……你聽過沒有？

——在廣播時就已聽過。波格丹，真使人精神百倍。我要說，你沒有親眼看見，一定不會相信的，我們的同鄉們聽到廣播時簡直喜得手舞足蹈，相抱接吻咧。波格丹，我們的苦悶一下子都飛走了！

——杜爾加也夫在什麼地方？

——你怎麼馬上就擺起經理架子辦起公來了。跟我走，你去洗洗澡，吃點東西，也許可以找到一杯酒來慶賀慶賀這樣的快樂日子，以後一切便會是另一樣的。

——杜爾加也夫在什麼地方？——杜斌科又問道。

——已經到了那裏。到了新的地方。二百四十輛車箱已經卸完，此刻快要卸完我管的一百五十輛車箱了。費的氣力真不小；要不是有本地人幫助，簡直要喊救命……

——該到鐵路管理局去一下，——杜斌科說。——請他們一見車箱開到，就立刻毫無阻滯的送到目的地去。要趕快才行，你知道給我們的期限麼？

——知道，你不是親自打過電話給我麼……那末我們就直接到鐵路管理局去吧？你照照鏡子，不會把人們嚇壞麼……

杜斌科從拉莫且手裏接過一面小圓鏡來，看見自己的臉幾乎完全不認識了：眉毛和睫毛上蓋滿白霜。兩頰內陷，鬍鬚叢叢，活像蠟刺，長起真正的大鬍子來了，眼睛也陷落了。他又望望手，指甲都弄壞了，滿是油垢，並且因為受凍，因為每天都從汽車裏吸出油來添煤油爐子而常沾汽油的緣故，皮膚也開起坑來了。

——真不成樣子，——杜斌科說，——真不體面。怎麼羅曼成諾克一點也沒有給我說呢！

——羅曼成諾克，我看見了……簡直像個新郎，——拉莫旦說，——刮了臉，洗了頭，抽起上等香煙來了……

——拉莫旦，我們還是要到鐵路管理局吧。

——你真性急，他媽的。

到了鐵路管理局裏，副局長馬上接見了他們。這個人很年輕，制服黑領章上有三顆紅五星。他默然聽着杜斌科說完後，就抬起他那失眠疲憊的黑眼睛望着杜斌科簡單說道：

——杜斌科同志，我親自負責催促把你們的列車立刻開到目的地。我們現在是用前線精神來工作。

——謝謝你，——杜斌科表示感謝說。他來到鐵路管理局時，本來懷有一些成見，他常常覺得鐵路工作人是一些帶有官僚氣習而與一切隔離的人物。可是在這溫暖得使他身子發軟的辦公室裏作過簡短的談話後，他懂得了鐵路工作人也是兵士，也像前線戰士一樣，也像他們這些飽受撤退痛苦的人們一樣。

——用不着謝，——副局長說着就站起身來，——我們幹的是同一事業。要把希特勒打倒。你看過今天報紙麼？

——怎麼沒看過！

——就這樣吧……

他和顏悅色地笑了一笑，握了握他們的手。接着，他就用他的有時暴躁，有時誠懇動人的聲

調來吩咐站上所有的辦事人員了。飛機工廠底列車應當趕快開走。



第二十五章

第一部列車該在次日晚間開到。夜間又該開到三部。再從這裏經礦廠分路駛往烏拉爾山麓去。拉莫旦把杜斌科引到煤炭工業人民委員部出差人員寄宿舍裏去。在這裏，拉莫旦遇見了幾個以前在頓巴斯認識的熟人，他們就留他住下了。一切都正像他說過的一樣，杜斌科到澡堂裏洗了澡，換上了乾淨襯衫，開始用晚餐，直到這裏才終於坐到鋪了棹布的棹子旁，拿着匙子、叉子吃飯。遞送飲食的女子，竟是一個大軍官底妻子。她也是從烏克蘭撤退來的，到這裏後，就在食堂裏作工來略盡自家的一份義務。經過車上和大風雪惡劣天氣裏的無數困苦之後，這裏的一切彷彿是意想不到的慇懃親熱，使杜斌科覺得他的體力智力都頓時恢復起來了。這裏一切亦如往常，後方人們過着安穩清潔的生活，遵照政府計劃撤退到這裏的人們，直像回到家裏一樣。看吧，他終於能夠躺在清涼爽潔的被單裏，蓋上白套毯子，舒服自如地伸起腳來。不管在旅途中——起初住在汽車裏，隨後又同羅曼成諾克住在敞車箱上戰地汽車修理所裏，——佈置得怎麼好，總還是不能伸直腳舒服睡覺的。杜斌科合起眼睛，因疲困過度，周身感覺恬適的快感，而怡然入夢了。起初還在朦朧中聽見拉莫旦底聲音在喧嚷着，後來漸漸模糊下去，終於是一無所聞了。

翌日晨，杜斌科醒得很早。拉莫旦仆面睡着，雙手抱着枕頭。毯子掉下了。杜斌科先替他蓋好了毯子，站在他旁邊躊躇一會：他睡得這樣甜蜜，究竟叫醒他還是不叫醒他呢？終於決定叫醒

他。白天一開始，勞心的事情便隨之而來。須要和省黨部商妥一下，和省蘇維埃執委主席兼國防委員會委派管理他們工廠事務的代表吳格留莫夫接洽。拉莫旦在他喊了幾聲後就醒來了，瞅着杜斌科微微一笑，連忙從床上伸下腳來問道：

——波格丹，我沒有誤時候嗎？你怎麼不馬上推醒我。不知怎的，我也覺得少許有點……疲乏……

在往省委去的路上才知道拉莫旦已經三晝夜沒有好好合過眼，只是乘着杜斌科來到的機會才決定正式睡一次覺。

省委書記正忙着考慮從蘇聯中部遷來的一個大坦克工廠的問題。國防委員會指定在這裏繼續出產坦克的期限也是非常短促的。省委書記只好在本地弄好使各工廠協力供給原料、半製品、工具等等的事情。杜斌科在省委書記和人說電話時聽到的片段談話中開始知道，他們真的遷到了擁有龐大資源的富饒區域。原來使他焦思苦慮的那個可怕的「斷絕」問題，在這裏開始不這樣棘手了。可以說工廠遷到了適當的地方。

杜斌科要拉莫旦留在省委裏，自己就去會吳格留莫夫。杜斌科走進辦公室裏去時，就有一個穿灰色細嗶嘰服的強壯的人站起身來迎接他。

——已經等了好幾天了，——吳格留莫夫和杜斌科握手說，——我已經打了電報到沿途各站去找你。我以為你也許在路上什麼地方病倒了。

——吳格留莫夫同志，一切都總算順利地過去了。昨天晚上到達這裏，想在今天繼續前進。——我們此刻就來把這些問題決定一下，也許我們一同到那裏去看看。好像你們的人不怎麼

努力佈置。好在現在主人自己到了，——吳格留莫夫抬起一雙柔和的灰色眼睛，帶着一種試探的調皮神色盯着杜斌科。

杜斌科也瞅着他，很喜愛他的容貌：剛毅英俊的廣闊面孔，稠密暗黑而有點打鬻的頭髮，剪得短短的鬚鬚，闊闊的肩膀。從以後談話中知道吳格留莫夫是烏拉爾本地人，這是他引爲自豪的。他生長在礦工家庭裏，自己也在礦井裏作過工，後來才担任黨的工作，並在工業專門學校畢了業，有個時期在庫班工作過。他除了固有的烏拉爾人性格外，又獲得有南方人底特性：誠懇和氣，哥薩克人底乖巧脾氣，這種乖巧，要是用得適當的話，並不妨事。杜斌科工廠底命運大半依賴於這個人，所以杜斌科仔細估量了他的辦事才能和個人品性。可是，吳格留莫夫也很想知道這個新來的人。照例先談了一些無關本題的話。波格丹問過剛剛公佈城裏燈光管制的原因。原來是德軍飛機襲擊了高爾基城。當然離這裏還很遠，可是也要估計到發生各種意外的可能，不得不採取預防辦法。

——我們決定安置你們工廠的地方，是任何轟炸機也飛不到的，——吳格留莫夫說。——你們儘管完全安心工作。

——可是這裏也是轟炸不到的地方。

——當然。現在德軍飛機場的位置，大概在加里寧城以西八十公里到一百公里的地方，是絕對無法來襲擊烏拉爾的。——他把他那挖煤夫的巨手放在一份關於在沃龍涅什附近受了損失的某個撤退工廠的報告書上。在報告書底第一頁上放着一張寫得滿滿的小紙條，大概是吳格留莫夫親筆寫的。杜斌科把上面的話和數目字順便瀏覽一眼。原來是這個專家作出了因轟炸損失所必需補

充之機器的粗略計算。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好吧，我們就來談正事吧，——吳格留莫夫說。——我見過關於你們工廠情形的文件。要是這些初步的統計材料可靠的話，那你們差不多把所有的東西都運出來了。

——通通運出來了，當然固定複雜組合機是除外的，——杜斌科也很想稱他的名字，可惜沒有打聽到他叫什麼，心裏有點不快，暗自責備了一下。——我本來可以把我擬定的恢復工廠的計劃詳細告訴你，可是當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還沒有看清當地具體環境的時候，也許這是多餘的。並且現在不是空口說白話的時候。老實說，此刻令我不安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裝置機器，二是裝置間的樓房，因為據我知道的情形，在我們新廠址那裏沒有可以裝置飛機的樓房，第三是專門零件的供給。戰爭開始時，我飛到烏拉爾來過，那時你不在，你到莫斯科去了……

他談得很熱烈，顯然這種熱烈態度很使吳格留莫夫高興。他一面觀察談話人底神色，一面就暗下品評道：「行的，行的，這個小夥子在烏拉爾的環境裏行得通的。」

接着是吳格留莫夫說話，他回答杜斌科提出的問題。杜斌科看見他那樣熟悉情形，甚為驚訝。吳格留莫夫知道從烏克蘭帶來的基本幹部的特質，甚至知道某些工程師、匠師底簡略履歷和辦事才能。「當然他已經詳細和人民委員談過，」杜斌科想道。

波格丹知道工廠落到了善於經營的主人手中。這個人富足得很，他掌握着巨大的區域，從大森林起直至肥沃的平原止，這裏有特質金屬，有壓鉄工廠，化學工廠，這裏出產鹽、煤炭和石油，這裏有便於水運的河流，有貴重的木材，這裏出產黃金和寶石。可是吳格留莫夫似乎覺得這

還不够，他還拚命把一批一批的新企業收攬到他這個過去挖煤夫底手裏來。他把因戰禍遷來的工廠都吸收到自己手中，他像善於經營的企業家那麼貪得無饜地來吸收這些工廠，彷彿在利用戰爭發財似的，可是這樣的貪婪心是很好的，這種發財慾也是很好的。不過杜斌科總有點替自己故鄉烏克蘭傷心，他們把它剝光了，把工廠通通搬到這裏，搬到亞洲邊界上這個烏拉爾傾斜山地和大森林中來了。吳格留莫夫大概看出了對方的心情，就想把自己愛好這一富足區域的情感移植到對方的心裏去。他敘述這個區域底過去光榮歷史，所經受過的快樂和痛苦，他順便說過他曾防衛過這個區域，抵抗高爾察克的侵犯。

吳格留莫夫把杜斌科引到掛在壁上的地圖面前，揮動手裏拿着的一掛開抽屜的鎖匙，叮囑作響地把出產各種財富的區域指給杜斌科看，這些財富是不久前才開發出來以供國家需要的。

——這些財富應該用來挽救祖國，——吳格留莫夫說，——我們要把地下的寶藏通通開發出來。

——我需要的是鋁，——杜斌科謹慎地說道。

——烏拉爾也有鋁。烏拉爾的鐵礬土是你知道的。可是要鍊出鋁來需要極多的電力，電力却是我們這裏的弱點，這我可以承認。我們沒有充分發展我們的電力基礎，也許甚至不能說沒有充分發展……過去我們發展電力，只是按照本地的需要，當然也少微留了一些預備的電力，可是誰能想到會在這樣的短促期間有一百多個大工廠遷到我們這裏來呢。此外，我們增加了煤炭石油的開採量，我們的坦克工廠，大砲工廠，摩托工廠等等也耗費很多的電力。簡單說，波格丹·彼得洛維奇，顯然我在這方面忽然開始訴起窮來了，——他站在杜斌科面前，探視了他一眼。——我

此刻正在考慮代用品的問題。凡是缺乏的材料都應當找到東西來代替。應當打破陳腐了的觀念。既然在進行戰爭，就應該想盡一切辦法來生產武器。我們不能因爲一旦缺乏鋁，就停止出產飛機。

——這是想不出辦法來的，——杜斌科說，——全世界上供製造飛機用的半製品主要都是由輕質金屬製成的。當然也用鋼，不過只是用來作連鎖零件，支重部分，如像翼骨，摩托架子等等。

——對不起，我打斷你的話，——吳格留莫夫說，——你說輕金屬麼，當然它們在技術方面的質量是不壞的，可是有兩個缺點……

——有缺點麼？杜斌科微笑問道。

——有缺點，——吳格留莫夫肯定說。——第一很貴，特別是現在，第二……很少。我說的對麼？

——當然對。

——現在來說說代用品。我聽說我們有一種驅逐機，現在在列寧格拉戰線上打得很好，構造上採用有木頭。

——是的。有這樣的驅逐機。

——顯然驅逐機上的載重力是要比重飛機少一些的。現在我來問問你的意見，重飛機，特別是反坦克的衝擊機是否可以採用木料？實際經驗怎樣？

——我在美國時，到許多工廠裏看過在構造上用了木頭的實驗機。譬如四個摩托的「亞里巴

特洛斯山機，有五噸多重，就是用有木頭製成的。可是應當指出，木料沒有所謂等質性，就是沒有在各方面同等支重的機械質量，甚至在某個一定的方向都沒有等質量……

——那末，從這裏該作出怎樣的結論？

——那就是說，要增加木料在機械質量上的同一性，——杜斌科說。——把木頭鋸成薄板，抹上特別的膠糊，再用壓力把它膠緊，這樣來改良木料質量。可惜所有這一切都是非常困難的。

——在構造方面麼？

——不僅在構造方面。還要選定可以採伐飛機木料的一定的森林。

——我們來採伐一千八百萬立方公尺的木料，在我們區域裏說來還不過是滄海一粟，——吳格留莫夫誇口說。——此地森林地帶廣得很，向東約有一萬公里，向北約八百公里，向西約六百公里。你看，這不像你們的烏克蘭！

——可是把木材運來後，要拋棄大量不合用的！還有運輸工具的問題！從河裏放下來，恐怕會損害質量的。當然我是生長在草原上的人，你們的情形我不甚熟悉。

——正是因爲你不熟悉，——吳格留莫夫停頓了一下，考慮着什麼，隨後帶着不很堅決的口氣說：——要是我們在當地給你們造好半製品，好不好？就地把木頭鋸成薄板，用壓力膠好，再把這樣製成的木板運給你們，要是你們願意的話，甚至在當地栽成你們所必要的樣式，你看怎麼樣？

——可是，這想必是很困難的！——杜斌科叫道。

——請你注意，你現在是同烏拉爾人一塊工作，烏拉爾人是很特別的。他們說得少，作得

多。我們這裏的人是抱閉關態度的，可是關閉得倒也不錯。烏拉爾人對於每個新來的人，總是長久去觀察他，不馬上親近他，可是一旦親近了，那就無論什麼力量也打不開的。看他們的外貌是很沈悶的，很少唱歌，不愛跳舞，和你們的烏克蘭人是不同的。——吳格留莫夫按了一下電鈴，一個上了歲數的穿着保護色襯衣的人走進辦公室來了，恭恭敬敬地站在門口。——安得雷·安得雷也維奇，請你叫他們在今天下午五點半鐘把我的車箱掛在第十號列車上。

——是，——安得雷·安得雷也維奇說完就走出去了，輕輕把門帶上。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們坐車到出產木質鋁的地方附近去，到森林裏去看看吧，——吳格留莫夫微笑着瞧了杜斌科一眼，——開始工作起來吧。順便設法趕快卸完列車。你們第一批列車的卸載，終究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好吧，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五點二十分鐘時我在車箱跟前等你。

杜斌科走出來了。他聽見鄰房中正在和出產石油的區域說電話。那裏要求派火油車箱去，因為出產增加了，可是無法把石油運往巴什基爾煉油廠去。在樓梯上，他看見有兩個互相擁抱，拍着背。其中一個戴着寬邊帽子，拿着手杖的人叫道：「恭喜你，發現了金鑽石！——接着他就唱了一句戲文，——石谷裏的金鑽石數不清！——另一個穿着毛皮的靴子，皮毛耳帽和毛皮大衣的人，低起嗓子說：「喂，你這個化學家，化學家，雙倍的化學家……。」

在蘇維埃門前停有幾輛新「斯」牌汽車，大多數都從別處撤退到烏拉爾來的。汽車後面是個蓋滿了雪的花園，花園裏有一個廣告牌，上面貼着一張手寫的蘇聯情報部發表的戰報，筆畫粗大。德軍圍困莫斯科的包圍圈愈迫愈近了。德國人在繼續攻擊莫斯科。人們停在戰報前讀完後，

又往前走了，隱約聽見很遠地方均勻地發出重砲射擊聲。大概是某個工廠試砲場裏在試砲。這個市城供結俄國軍隊的大炮已有一百多年了……

下午兩點鐘時，杜斌科要在他們住的寄宿舍裏與拉莫旦會面。此刻才一點多鐘。杜斌科就到電報局裏又打了一個電報到庫班去。從撤退時起，便和家裏人絕斷了連系。這使杜斌科很不安。謠傳德國人已進到了離羅斯托夫不遠的地方。



第二十六章

特別車箱掛在車尾上，搖擺得很厲害。兩個電氣火車頭拉着一百多輛載重五十噸的美國式的長車箱和小車箱。杜斌科和吳格留莫夫併肩站在窗戶前，目不轉睛地望着窗外奔馳不息的冬景。看啊，烏拉爾傾斜高坦的山，千百年來經受雨水沖洗的山，兩山之間是峽谷，谷裏是結了冰的小溪，溪上有些地方顯出噴起白氣的冰目。山上的樹木中有樅樹，有形狀很像松樹而枝葉齊根叢生的杉樹，有許多樺樹。樺樹又白又直地立着，它的葉子已經凋落了。要是一到這個山林綠起來時，那更是多麼美麗呵！吳格留莫夫偷視了杜斌科一眼。他發現了他的同伴臉上顯着驚喜的神色。

——你看，這就是爲什麼烏拉爾人有這樣奇怪的性格，——吳格留莫夫說，——態度安穩、鎮靜、不易於激動，少許沉鬱，可是却尊重自己的人格。波格丹·彼得洛維奇，這就是烏拉爾人具有這種性格的原因。多麼高的山呵！小孩子們踏着雪板從這些山頂上靈巧自如地滑下來。人們却還不懂，爲什麼烏拉爾人這樣勇猛耐勞。這樣的自然環境，就產生出強壯的人，他們的身體多麼壯健，精神多麼果敢。我們脚下埋藏的東西又是多麼富饒！真是寶貴土地！

忽然看見在離鐵路不遠的地方有個不大的松杉林，林子後面曠地上擺着許多新打樁機。旁邊有一些新造的房子；前面雪地上斜斜地放有一些黑色條板，圍成幾個圈子，這是砍掉樹木割作菜園子的地方。

——礦井，——杜斌科說。

——你看，在這裏挖了一挖，就找到煤了。這裏離鐵路很近，爲什麼不開井呢？住在村莊裏的人們，大概都是外地移來的工人。也許就是從你們烏克蘭移來的。小孩們在我們這樣的地方長大了，任你拿什麼東西去引誘，也不能把他們誘回到你們草原上去的。多少樹木呵！你想想，這裏樹木是不寶貴的。把村莊附近的樹木通通砍光了。爲什麼不寶貴？因爲多得很。在南方，每一棵樹都貴重的。我記得，我在礦山城裏擔任黨工作的時候，看見那裏的市鎮一棵樹也沒有，就決定栽種一些樹木。同專門家商議後選定了一種不怕瓦斯和煙灰的白楊樹。這種樹在那樣的地方長的很不錯。一共栽了四千株。後來我又到過那裏，看見礦工們坐在樹下歇涼，大概他們已經不知道是誰想出的主意了。我在葉依斯克城工作的時候，在葉依斯克海股上築了一道堤。起初築堤的時候，哥薩克人把手一擺說：「以前蘇渥洛夫想築過，都沒有築成功。」我回答他們說：「大概蘇渥洛夫忙不來，要是他真想築成的話，那他一定築成了的。我也來試試看。」試了一試，果然築成了……現在那裏的人大概不知道這道堤是誰築的了。

右邊升起了一道紅紅的火焰和幾圈閒煙。峭壁下的河裏白氣騰騰。這是因爲水電站和煉焦工廠裏的熱水流到了河裏。右邊的火焰就是從這個工廠裏發出來的。

火車在站上停下了。煉焦工廠底爐子簡直就在杜斌科面前熾燃着。他想起了那已遠離了的故鄉城市，在最後一天的晚上正是這樣燃燒着。

有些人來到了車箱裏和吳格留莫夫談話。國家需要煤炭，工業需要電力。吳格留莫夫把新飛機工廠必需的補充電力作出了大略的計算。波格丹聽見水電站經理怎樣哀求，說鍋爐上的煤鏽粘

得太厚，常常出事。吳格留莫夫理由十足地指出說，一切都要預先注意到，至於首先對出事一層負責的，不是需要電力的工業，而是電站經理本人。

當火車停着的時候，吳格留莫夫到過水電站一次，從那裏回來時，遍身灰塵，連眉毛都是白的。他和電站經理及總工程師在特別車箱裏討論了三點鐘。打着算盤，畫着圖，還寫下一些什麼。杜斌科在他小小的廂艙裏睡着了，直到車箱互撞得砰磅大響，才把他驚醒起來，他聽見有人在車箱頂上走動。他們到達了指定地點。杜斌科扯開窗簾，就看見那個毫不出色的車站以及鐵路局和政治部底木頭房子。

吳格留莫夫還沒有醒。杜斌科洗過臉，走出車箱。車箱停在離行李寄存處不遠的側路上。附近站着一個身穿飛機師的制服，制服上打了補釘的人，從一個電線捲軸上解下白色的電話線來。車箱頂上也有人在作工，把電燈線接到通電的總綫上去。做工的是個年輕女子，頭上的藍色便帽歪歪戴着，顯得很剽悍，身上穿的也是飛機師制服。她背着月台坐着，口裏唱着曲子。電氣匠把電燈綫和電話綫接通到車箱裏來：大概吳格留莫夫決定在這個站上逗留幾天。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好，——那個牽電綫的人說，——不認識我了麼？

——特洛費勉科！——杜斌科握着他的手搖了幾搖。——我們又在一塊了！好像你是和拉莫旦一同來的吧？

——是的，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是和他一塊來的……

特洛費勉科是二十五人其中之一。爆炸工廠的電綫就是他接上的。那時還是秋初，他曾和杜斌科一塊沿着櫟樹間的滑溜小路上走過。此刻他却站在杜斌科面前，衣袋裏裝滿了一段段的電綫。

膠皮帶。小螺絲釘，手裏拿着一把鉗子。杜斌科好像看見親人似的和他談着。隨後他們都不作聲了，一同望着散佈在山坡上的城市，望着那一系列樸素的黑色礦工房子。空氣裏滿是煙灰，因為爐子裏燃着的是本地出產的一種壞煤。煙灰紛紛的落在雪上，屋頂上以及人的臉上。有一批上工去的礦工往河對岸走去，在新鮮雪上留下杉葉形的黑色脚印。

——差得多，差得多，——特洛費勉科眼睛望着杜斌科說道，——雄鷄那能比得上鳳凰呢。這個地方遠比不上我們的烏克蘭。連煙灰也是另一樣的，房屋也沉悶些，地勢也險惡些。

——不要緊，也許這裏並不壞。

——不……不對，——特洛費勉科拖長聲音說，——飲食也是壞的。根本不出菜蔬。我們有次要生菜吃，那知他們連這樣的名詞也不知道。西瓜也沒有，只聽見說過。地上根本不長菜蔬。

——特洛費勉科，冬天當然不長菜蔬。

——連春天夏天也不長咧。聽說地裏的東西倒多得很，什麼礦物都有，地上却是一片森林，雪，再就是山。我們的頓巴斯雖然也是這樣黑黑的，可是快樂得多。

——杜爾加也夫在這裏麼？——杜斌科換過話頭問道。

——在這工廠裏。我們就是他派到這裏來的。這裏電站上連電氣匠都沒有……

——特洛費勉科，這就是你撒謊了。

——是撒謊，——特洛費勉科淡淡一笑，——電氣匠都派到礦井裏做修理工作去了。夜間礦井裏的電力很弱，摩托出了什麼毛病，所以叫我和維克到這裏來了。——他高聲叫道：——維克，下來，通通弄完了吧？

——我就下來，——這個姑娘回答說，就輕飄地一躍，躍在雪堆裏。

這時杜斌科才認出她就是維克托麗雅。她站在離他不遠的地方，點了一點頭。

——你好，——杜斌科有點忸捏不安似的，就伸出手去。

——骯髒得很，——她把手一擺，——會弄髒你的手。

——你們認識麼？——特洛費勉科問。

——我們是一個城裏的人，——杜斌科回答說，——並且住在一所樓房裏。

——原來這樣，——特洛費勉科哼着說，——可是維克從來也沒有說過。她大概是在阿爾查馬斯加進我們中間來的。維克，該是在阿爾查馬斯吧？

——是的，——維克托麗雅安靜地說，傲然笑了一笑。

特洛費勉科檢閱電燈和電話去了。杜斌科走近維克托麗雅跟前。

——維克托麗雅，現在這樣的時候，真是什麼奇逢異遇的事情都會有的。

她帶着友善的神色仔細注視着他。

——對……老實說，是我的過錯……在阿爾查馬斯時，你們工廠裏的列車駛過，我們停在那裏等着。我請求加入到你們人裏，杜爾加也夫就收了我。

——原來這樣。

——你同你的夫人一塊麼？——維克托麗雅問。

——是的。

——她在這裏麼？——她瞟着車箱問道。

——她將隨今天第一列火車到來。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請你把什麼都忘掉。好像沒有我這個人似的。我只是電氣匠維克罷了。特洛費勉科來了……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通通弄好了，電燈電話都好使，——特洛費勉科高興地說，——不然的話，停在這裏的時候，真會把所有乾電池通通用光的。維克，我們走吧。

當他們走到前面小山上折向房屋後面一條雪坑走去時，維克托麗雅回轉頭來，嫣然一笑。

杜斌科走回車箱裏，心裏有點惶惶不安。打了一個電話給杜爾加也夫。杜爾加也夫底聲音顯得非常高興。他答應立刻到車站來。吳格留莫夫大概聽見了他最後的幾句話，就從廂艙裏走出來，說道：

——叫他不要來，最好你到他那裏去。科爾查諾夫馬上就會給你叫匹馬來的。

科爾查諾夫是吳格留莫夫底助手，吳格留莫夫在笑談中常把他叫作「傳令官」。這個人不很靈活，大概有三十來歲了，他一面走出廂艙，一面就整理一下懸在藍襯衫上的樸素領帶。額上聳着一股短髮，眼睛深陷，臉孔肥胖胖的。

——一會兒就有馬來，——他說。

——不是一會，是過四十分鐘，——吳格留莫夫糾正他說，接着就坐下，打電話給鐵路局。那裏回答說，有兩列火車昨天下午已從那裏開過來了。路局請求設法立刻把開來的車箱卸完，免得塞住車站。讓空車箱去裝載煤炭，生鐵和鋼板。

——我們就這樣開始工作起來，——吳格留莫夫在廂廳裏踱了一遍。——科爾查諾夫，叫人

送茶來，隨後我們就來辦事情吧。這裏的市委書記孔庫爾澤夫是個很能幹的人。個子却不很高大，這點也許你們這些查波洛什義士底後人不會喜歡的，可是他當領導人是有天才的。科爾查諾夫，你想怎樣，孔庫爾澤夫能不能發動三兩千人來卸車箱呢？

——吳格留莫夫同志，這我可不知道。

——當然你不會知道，你還是第一次看見他，我是知道他很清楚的，總算是我的同鄉人。我還記得他是個這樣矮小的娃娃……

輕捷的雪撬，在一條蓋滿煙灰的羊腸小道上飛馳，蜿蜒曲折越過兩個小山。一匹鬣毛叢叢的精壯牡馬跑得口噴白沫，把杜斌科拉到一座紫紅色的鍊礦工廠樓房前，這所樓房就是預定作爲他們工廠廠址的地方。從前杜斌科奉莫斯科方面命令來選擇副廠廠址的時候已經到過這裏。他從來也沒有想到，動員計劃上的假定真會成爲事實，他們當真會搬到這裏來。中途停工了的鍊礦工廠是三座沒有修完的大樓房，頂蓋，窗戶和樓門都沒有裝修好。旁邊有一條鐵路支線把那排列在樹林叢叢的山坡上的十來個小礦井與鐵路幹線連絡起來。

馬跑到院子裏停下了，院裏堆滿機床，鉄條，暖氣爐子和盛着貴重機件的箱子。所有這些東西上面都蓋上了一層茸茸的雪。一羣工人用轆轤和挽索在那裏拖拉機床。從前看護得很小心的機件，現在却放在露天下生鏽了。杜斌科在院子裏走了一遍，一言不發地向那些高興歡迎他的工人答禮，隨即向杜爾加也夫那裏走去。他在一間靠着磚牆倉卒搭成的小房子裏會見了杜爾加也夫。這裏就是工廠管理處。一個打字的女子圍着毛巾，穿着毛皮靴子在那裏拿煤炭添到燒得通紅的火爐裏去。杜爾加也夫坐在一張廚棹前，棹上放着許多圖案，各種打造的樣品；唐義林坐在他旁

邊。他們兩人都穿着棉工作衣，毡靴，頭上戴着毛皮帽子，頸上還圍上一條毛圍巾。雖然火爐燒得通紅，他們還是沒有把這些東西脫下來，這是因為四方都有罅隙吹進風來。杜爾加也夫和唐義林非常高興地撲向前來歡迎杜斌科。這就使杜斌科心裏的怒火少微減輕一些了。他本來覺得他們在所有這些日子裏都是偷懶不作事，連院子裏的機床都沒有收檢好，一個工作間也沒有佈置好。其實不然！他們兩人的面貌都疲乏得枯瘦瘦的，很像「廢寢忘餐」了似的，這都表明他們是很勞累。杜斌科握了握他們的手。

——帶我去看看，你們辦了一些什麼事情，——他解着大衣說，——我覺得似乎你們這裏不完全妥善。

——不完全，——杜爾加也夫同意說，——雖然我們已經有兩星期沒解衣脫鞋了。

——杜爾加也夫同志，這還够不上稱做善人君子咧。

——說得過火了，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說得過火了，——杜爾加也夫並沒有生氣。他向唐義林使了個眼色：——我們來看看，過兩星期後，他的氣色會怎麼樣。

——一切都要看工作做得怎樣。

他們走進了一所大約八層高的樓房。上面掛着幾個鉄筋水泥的漏斗，好像一些巨大的奶子一樣。脚下是蓋滿了雪的碎磚頭和結了一層冰殼的圓木，上面釘有許多鉄釘和鉄鈎子。沒有頂蓋，沒有窗戶，穿堂風橫衝直撞。牆上懸着像戲場裏的花樓似的棚頂。這樣的花樓共有七個，也是用鉄筋水泥造成的。

——可以到上面去麼？——杜斌科問。

——不行。要作梯子。

——已經在作麼？

——暫時沒有。我們此刻忙着修理第一號廠房。

——我們到那裏去看看吧。

第一號廠房底頂蓋快修好了。人們在上面工作，從下面看來好像是些螞蟻一樣。他們在安頂蓋的橫木。用繩子繫在樑上的木箱搖搖擺擺。這樣的工作方法是任何建築技術學上也找不到的，可是人們却在這裏修造頂蓋。也許頂蓋不甚美觀，有些歪斜，可總算是個頂蓋。工作間裏已經擺了機床，並且在轉動着，鉋刮各種零件。斜面棹像些小販攤子一樣，旁邊坐着發工具的人，驗貨員，技師。

同時在那裏修築機座，把機器拉到跟前，裝往機座上去。大家都同杜斌科打招呼，也是這樣親熱地道好，詢問第三批列車開來的情形。波格丹認得那些木匠，砌匠，水泥匠就是原來的工程師，技師，設計局裏女繪圖員，實驗員。大家一律平等。廠裏的人不分職員，工人都穿着工作服一同工作着。許多家庭婦女在那裏擦拭機床上的鐵鏽，袖子挽得齊肘，兩手凍得發紅，並且粘滿了油污。

杜爾加也夫把杜斌科引到存放製成品的倉庫裏。在結了冰的木架上堆着許多造好了的半製品。到處都是碳酸氣味，因為燃着煤炭爐子，這些爐子暫時還是用手工方法自己打造成的。

杜斌科對自己的同事比較溫和些了，但不滿意的情緒總還留在心裏。一切都是亂七八糟。當然在最後一批列車尚未到達之前，很難提出過高的要求。波格丹懂得了，要按期完成政府所給的

任務，必需大規模地開展工作。決不能分批來作，而要同時動手裝置全廠機器。杜爾加也夫底主要錯誤就在於他幾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個機械間。調整全部生產機構的任務還遠未執行。

——你們使用了多少人來工作？——杜斌科問。

——大約百分之五十的人，——杜爾加也夫回答說，——其餘的人沒有事情可作，還沒有到時候。因為不把頂蓋修好，就不能安置機器，不安好機器就不能想到架電線，裝蒸汽管等類的事情。

——聞着的人在什麼地方？

——他們在工人村子裏，波格丹同志。

——叫他們在列車到達以前全部都到車站上來，——杜斌科帶着命令的口氣說，——一定要全體……連婦女……沒有小孩的婦女也要來。也許有孩子的也可以來。我今天和本地各機關去接洽，在工廠機器沒有裝好，裝置間沒有建成以前，把小孩子通通送到幼稚園去。

——把全體都推動起來是很難的，——唐義林插一句說，——要他們全體來幹麼？我們調度不了這許多人。他們只會跑來跑去不作事……要是……

——應當調度好，叫所有的人都作事，——杜斌科厲聲打斷他的話。

——這是裝置間底建築計算表。

——給我看看。

他們坐在小辦公室裏。杜爾加也夫有點受屈似的掏出建築圖樣來。橫斷面是畫在摹寫紙上，

其餘都是用上等繪圖紙畫的。

杜斌科仔細看過比例圖，聳了聳肩膀。

——建築面積共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平方公尺麼？

——是的。

——多少立方公尺呢？

——二十一萬一千立方公尺。

——杜爾加也夫同志計劃得太大了。

——你以為太大了麼？

——我想是的。

杜斌科翻閱材料的計算表。眼前擺着許多龐大的數目字。他把運輸所有這些大量建築材料所需要的車輛大致估算了一下：需要一千車箱碎石，八百車箱沙子，一千二百車箱煤渣，四萬車箱磚，七百五十車箱圓木和木板。杜斌科再看了一下比例圖，睜眼望着杜爾加也夫說道：

——杜爾加也夫同志，要用你自己的話來作評語，真可說，過火了。

——不對。

——你想想看，四萬車箱磚頭。要這多磚頭幹麼？

——砌爐子。你看，要燒暖這樣的大樓房。

——把磚頭一項取消，！——杜斌科說，——房子可以不生火，前面是春天……

——冬季剛剛開始，——唐義林插一句說。

——既然開始了，那就是說快要完結的。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就來安上暖汽管子。暖汽爐子我們是有的，汽管子我們也有。

——鍋爐來不及，——杜爾加也夫反駁說。

——我們來把鍋爐重新計算一下，要是不够，可以增加的。總之，磚頭應該取消。玻璃也是找不到的，更不要說一萬七千平方公尺。把玻璃天窗取消，雖然這是需要的，甚至是美觀的。安上一些強光電燈罷了。木材就在旁邊森林中去找來。炭渣，你們去問問火車房，大概那裏堆得很多。碎石必需就地找到。我想這裏定有石頭，只需裝上幾架碎石機就有辦法了。事情並不複雜。柱子和接縫的地方抹上煙脂是需要的。煙脂我們可以從煉焦工廠裏找來。恰好他們那裏是把煙脂倒往河裏去的。建築面積，一般說來必需縮小。杜爾加也夫同志，你留作預備用的太多了，必需縮減。那末，搭蓋屋頂和安支柱的事情也就容易些了……

——你這樣迅速急忙地把全部計劃都破壞了，——唐義林帶着責備的口氣說。

——唐義林同志，現在一切事情都要迅速急忙來作的。戰爭時期……嘿……我們恐怕要築條輕便鐵路到森林裏去。恰好這裏還有現成的路基，大概從前這個工廠底建築者也想從那裏砍伐木材來。必需有靈活敏捷的管理運輸工作的人，好像舍夫科普梁斯說過的敏捷的糞甲虫一樣，好設法去找到鐵軌，小車箱，摩托車頭，那怕是兩三個也好。萬不得已時，可以利用礦井裏的電車頭，就在森林裏通行小電氣火車吧……

——敏捷的糞甲虫已經有了，——杜爾加也夫笑道。

——誰呀？

——柏蘭。

——你發瘋了，杜爾加也夫同志！我怎麼也不會相信。柏蘭在這裏麼？恐怕他早已當市長了……

——柏蘭在這裏，並且工作得不錯，——唐義林證實說。——你瞧，你竟看錯了人了。

——奇怪得很。那時我把他推下飛機了，後來他沒有跟上，真是不體面的事情。拉莫旦知道麼？

——怎麼不知道。

——叫柏蘭到這裏來吧。

——可惜他不在這裏。他給裝置間找釘子，鍛製零件，顏色油和瀝青紙去了。至少要過三四天才能回來。

——真有些奇怪，——杜斌科心裏有點徬徨不安，就趕忙預備走。——杜爾加也夫同志，你和我一塊去吧。今天就要動手卸機器。各列火車今天都會開到。

——所有六列火車麼？

——想必是的。

——那末我們可卸不了。

——試試看吧。對的，要是照你們的辦法，一輛一輛的卸，真會卸不了。杜爾加也夫，誰使你變成這個樣子了？唐義林同志，大概是你吧？

——老是這樣，——唐義林咕嚕着，——長官一到，便這也不好，那也不好。

——唐義林，你不要咕咕嚕嚕，——杜斌科和氣地說，——你們在工作着，我却只是閒逛，所以我看得清楚些……

雪車向前飛駛，越過了一個一個的小山。從車站到工廠裏共三公里，杜斌科計算有三次上坡，四次下坡。因此，必須把車箱拉到副線上來。可是那時又會阻礙森林附近礦井裝煤的工作……杜斌科走到吳格留莫夫那裏時，看見他的態度和平常一樣。有本地方各機關底代表，市委書記，市蘇執委主席，鐵路分局局長，內務部代表等坐在他旁邊。杜斌科和大家認識後，馬上就敘述他擬定的卸車計劃。吳格留莫夫仔細聽完之後，問了幾個問題，就低頭想着，隨即向那個身材不高，穿黑色衣服，目光敏慧的孔庫爾澤夫問道：

——發動來工作的人今天會有多少？

——預定有一萬一千人。可是確切數目，我還不能担保……

——一萬一千人？——杜斌科驚訝地反問。——杜爾加也夫，你聽見麼？

——聽見了，——杜爾加也夫揚起眉頭說。

——我們廠裏會有二千五百人出動麼？——杜斌科問杜爾加也夫。

——大約相差不遠。

——不會彼此礙手礙腳麼？——吳格留莫夫小心問道。

——須要組織卸貨工作戰線，——杜斌科提議說，——把人分派到各卸貨台，每個台子指派一定的人數，限定卸貨的時間。

——你們討論討論，看怎樣迅速方便些，——吳格留莫夫提議說，他把外套裏緊身子，走回

廂艙裏去了。

——他有病，——孔庫爾澤夫說，——大概傷了風。身體發熱……

——到我那裏去解決這個問題吧，——鐵路分局局長說，——我把我們局裏的人叫來，一切都可計劃好。

——決不要叫你們局裏人來，——杜斌科說，——找專門家，便一切都會弄糟的，我有過這樣的經驗。我們要用新鮮眼光來觀察一切，不要害怕，那怕初一看來是很荒謬的決議。我在你們省區境內沿途考察過新建築情形，也仔細問過，那種建築，在和平時候看來，真可說是荒謬絕倫。現在却一切都弄得不錯……

——一般說來，我們就去採取荒謬決議吧，——杜爾加也夫譏諷一句。

——這是爲了有益於事業，——杜斌科說。

第二十七章

到下午五點鐘時，各鑛井管理處派來了二百五十個木匠和副手，在兩處卸貨場上造成了二十八個活動卸貨台。在廠裏來的工人幫助之下，到六點鐘時樹架木板都裝設完竣了。於是卸除列車的工作就要在站上第五號副線上和廠裏支線上兩個地方大規模地來進行。車站上沒有進行巨大裝載工作的設備，所以須迅速卸完車輛，以免阻塞從北方開來載運化學物品，彈藥，雷彈和及時運往中部及窩爾加河一帶去的鉀質肥料等列車的行駛。

長途與車箱相同，並造有平平的傾斜面的卸貨台，一架架的立在鐵路旁，顏色鮮黃，噴着香氣。木匠們放下斧頭鋸子，一面抽着煙，一面望着自己勞動底果實。早上給他們這個任務的時候，他們還認爲在這樣短期內是無法完成的。此刻却全部如期造成了，並且作得不壞。這是重新審查人力限度的開始。這不簡單是超過完成生產定額，而已經是英勇行爲的開始。不過這些木匠們未必想到了這樣崇高的觀念。馬合菸草底煙子騰向空中。眼睛中閃出自豪的光芒。杜斌科對他們說，「真有本領，做好得這麼快。」他們向這位暫時還不認識的上司閃閃眼睛回答說：「這樣的事，我們總是按期作完的。」然而早上他們什麼也沒有答應，所以杜斌科還對於這些安閒自若毫不着急的人們暗下生過氣。他想起了吳格留莫夫的話：「烏拉爾人是說得少，做得多的。」

市委書記不十分肯定地答應了在今天派一萬一千人來。此時還沒有到。杜斌科走去見吳格留

莫夫，他坐在鐵路分局值班員房裏，安靜地檢閱該段鐵路底狀況。值班員在那裏打電話，吳格留莫夫不慌不忙地一面問他，一面就發命令。要在一條單綫的山間鐵路上通過如此衆多的貨車是需要明確機變的領導的。此時道路有了「阻塞」，所以吳格留莫夫來幫助他。吳格留莫夫喉嚨痛得厲害，想必是傷風之外又加上了喉炎，他低聲詢問杜斌科卸貨準備工作的情形。杜斌科表示對修造卸貨台的情形很滿意，但恐怕答應了的人力幫助不會實現。吳格留莫夫聽完他的話，搖搖頭，隨後抬起灰色眼睛低聲說道：

——孔庫爾澤夫答應了，定會辦到的。早上他還不十分有把握，所以說得有點謹慎。剛才他打了個電話給我，過半點鐘，人就會到的。准定在火車到站的時候到來。六列火車分三次開來，每次兩列。我們在這裏再來分配一下：一半開到工廠裏去，另一半在這裏卸除。

五點四十五分鐘時有七千男女礦工，兩千工廠工人來到了車站上。鑛工隨身拖來了製鍋鐵板，並已把它們改造爲拖運機器之用。鐵板上打了幾個孔，安上了鉤子，鍊條和套索。有三百來個翻鼻小孩像煞有介事地隨同父母一塊來了，隨身拉來了滑木雪橇或鋼條雪橇。把人按卸貨台分配好了，規定了班次。各鑛井黨組長和工委主席拿着名單調度着。孔庫爾澤夫和吳格留莫夫併肩站在月台上也是不慌不忙地低聲下着命令。

下起霏霏大雪來了，很快就把鐵軌和一日間又變成了黑巴的屋頂蓋上一層茸茸的黏雪。雪下着不停。人羣站在那裏等待火車，在白色的背景下顯出像根長長的黑帶。

——來了！——有個人說。

——來了。

人羣蠕動了，擁向前去。以前從這裏經過的火車不知有過多少！可是人們從來都是淡然視之的。鐵路工作着，他們也在工作着。今天他們却是在迎接那些要長期，甚至永久和他們比鄰居住的客人。今天他們是迎接慘遭不幸的人們和機器。款待這些人們，使其有所託庇，並儘力幫助使機器趕速開工，這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職責。因為無論前者和後者都是使勝利的時刻，凱旋的時刻接近起來，這就是生活底意味。

——來了！

兩輛強大的電氣機關車從白白的鐵軌上開來。間或在機關車下面噴起像信號光似的電火來。電氣機關車忽地發出像驅逐艦般的吼聲，瞬間它們底黑黑車身就在杜斌科面前轟轟駛過。

做車箱上，人們都走出他們的臨時住宅，用木板和瀝青紙蓋成的棚子，站在那裏望着。暖車箱底門開着；看見裏面有婦女和燒得通紅的火爐，爐裏噴出一股股的火星，隨風飄散。火車漸漸煞住，車箱緩緩爬着，鑛工們一齊舉起手來，歡迎來賓。於是火車上帽子手帕飛舞不停。

車還沒有停住，拉莫且就從煞車台上跳下，走向杜斌科跟前，一面就抖去身上的雪。他大聲向杜斌科和吳格留莫夫道好。

——鐵路沒有就誤我們，——他說，——六列火車全開來了。

——這裏是我們管轄的地方，——吳格留莫夫安靜地說，——我們要怎樣，便怎樣。我們決定做樁違法的事情，讓你們工廠越次通過，就果然通過了……

火車停下了。杜斌科找到了宛柳。她站在汽車旁邊，裹着白頭巾，穿着薄薄的大衣，戴着藍手套，顯然是在等他。一看見波格丹攀上梯子，就奔向他去。互相接了吻。他又看見她的美好貌

容，冷得紅豔豔的面頰，慧黠含笑的眼睛。

——波格丹，我又在你的身邊了——宛柳說，——你怎麼也離開我不了。

——宛柳，你又在我的身邊了……

——我們會固定住在這裏嗎？——她突然問道，她注視着模糊不明的山嶺輪廓和房屋裏的火光。

——大概是固定的了。

——我們到達了目的地，——她鬱鬱地說。

——我馬上把你安置到特別車箱上去。

——你開玩笑，——她瞧着他的眼睛說。

——一點也不。

——那末就去吧。不過要把我的小黃皮箱帶走。

在特別車箱裏，她帶着猶疑不定的神色停下了。地毯，電燈，雅緻舒適，看車婦和廚夫慇懃有禮，這一切都使她徬徨不安起來。她握緊波格丹底手臂說：

——真令人難信。

——宛柳，你不慣於這樣的生活了。

——不慣了，——她嘆了一口氣，——我彷彿覺得到後會要住土窖子的。

——安置好吧。這裏就是我們住的廂艙。當然這是暫時的，隨後我要找個別的地方住。

她走進廂艙，脫下大衣，坐下來呆望了幾秒鐘。隨後彷彿扔開了一種憂鬱的念頭，微微一

笑，靠向丈夫身邊去。

——你此刻可以留下同我在一塊吧？

——不行。我要到卸貨的地方去。

——那末，我也和你一塊去。對啊……我也應該參加卸貨。我答應過爸爸……嘿，他在那裏？

她又披上大衣，迅速扣上鈕釦，紮起頭巾了。

——我去，我們一塊走。

——好，走吧，要是你想去的話……

——波格丹，不要生氣。

列車已經分開。一半車箱開往工廠那裏去了。杜爾加也夫打了電話來。他那裏卸貨的有四千礦工和市民，還有廠裏一千五百工人。拉莫旦動身往工廠裏去了。杜斌科留在這裏。卸貨台移到了火車跟前。帶有拖車的拖拉機和卡車在等着運貨。初看起來彷彿那些散佈在各做車箱和鐵路上的人們動作得呆笨遲緩。可是各人都在作事。起重機是沒有的。一切都要靠人力來作。放開車箱壁板，砍斷繫索，起初卸下了堆在各機器間的零碎物件：鋼塊鐵塊，一網網的鐵絲和繩索，地下電線，盛着工具、零件、半製品等等的箱子。這裏，小孩們底雪橇就有了用處。把東西裝上雪橇後，小孩們就三三兩兩拖起雪橇，沿着一條道路把這些東西運向工廠裏去了。鑛工們把機器放到了鐵板上，往手掌裏一吐，就去拉起鏈條和套索，把機器拖往山裏去。每三四十個人拖着一架機器。爲了方便起見，指定了一定的道路。運來了幾桶油渣，拿桿子纏上麻絨和爛布，澆上油，點

起火炬來了。帶黑煙的紅色火光一個個的接續燃照起來；一路上都擺滿了火炬，遠看起來，活像一條紅色虛線。不一會就有源源不絕的人羣，拖拉機，卡車等向工廠那方流去。真是一副動人的美景。

——烏拉爾人幹得不錯，——吳格留莫夫走往杜斌科跟前安靜地說。

——也有烏克蘭人，——杜斌科糾正他說。

——也有烏克蘭人，——吳格留莫夫表示同意。——這樣的人連魔鬼頭上的角都能扭斷的。人們齊心合力，：協同工作的時候，我真愛得很。

他站在那裏，扶起了大衣領子，把帽子推得壓在眉上，顯得體格強健，態度沉着。他望着那在他生長之地，嚴肅的烏拉爾山嶺中燃起的火炬路線。他被選為這些地方底主人，此刻由他的意志，鼓起了這麼巨大的人力，並且這種人力是毫未使用粗聲大氣，毫未侮辱他人人格而安安靜靜地鼓舞起來的。有些鑛工走到他跟前，交談了兩三句話。在他們交談態度中都令人覺到他們對他的尊敬，以及因有如此優秀子弟而顯出的父兄般的自豪心。他自己也愛重毅力和美好。任何一種自然界的卓絕現象都使他歡樂，而不會引起妒嫉心理。他愛重毅力和敏慧，知道自家的身價，有時且不免自誇幾句，可是作得很妙，帶着一種孩稚的天真坦白態度。

——火炬，真想得不錯，——他對杜斌科說，——說句老實話，頂瓜瓜，丟他媽的，你看，也許益處很少，只會冒煙，可是真好看，並且彷彿顯得莊嚴些。這一定是烏拉爾人想出來的……

此刻他活像一個鑛工了。他沖口而出的一「丟他媽」是鑛工慣說的話。吳格留莫夫翻下大衣領子，捲起帽上的毛皮耳罩，並把它結住。

——烏拉爾人真肯幫忙，——父親對波格丹說，——連小孩也一樣。他們本該睡覺的了，却不這樣。看吧，爭吵得多麼厲害。你想是爲了什麼？各人都想運，可是零碎東西幾乎全運完了。

——爸爸，這樣看來，這裏的人並不是那樣冷酷可怕的了，對不對？

——嘿，瞎子說過：「還得看看咧」，——老頭子開玩笑說，——初看一眼，決不能把人看清楚的。我只說一件事，要不是這裏有森林和山嶺，那真是我們的頓巴斯。離這裏不遠，駛過一個車站，活像克拉馬托爾卡……真巧……

——爸爸，我們同在特別車箱裏過夜吧。和省蘇主席一起。

——我不去。我已經和大夥們安頓在一起，就在那座小房子裏。在那山上，你看見嗎？那裏已在燒起水來了，要洗洗澡才行。

——好吧，爸爸，隨你的便。

——丹兒，當然隨我，家裏人什麼消息也沒有麼？

——什麼也沒有。

——那末，一般情形究竟怎樣？

——沒有聽說過。

——一切希望都在斯大林同志身上，——父親堅信地說。——在火車裏看到了他的報告，大家傳觀，簡直把這紙都快摸爛了。——波格丹，這就是目前大可高興的事。他比我們知道得多，清楚得多……

杜斌科通夜都忙着卸貨的事情。當所有做車箱都卸完了之後，他又乘着那匹矯健小馬拉着的

雪攏往廠裏去了。院子裏踩成了一團糟，堆滿了機器，箱子和材料。杜爾加也夫派了人守衛，他們拿着獵槍在那裏走來走去。燃着許多火堆。煮着馬鈴薯，燒着水，有些人在烘火取暖。鑛工們紛紛離開工廠走回城裏去。汽笛聲快要叫起來了，又要下到地裏去作工。夜間勞動已畢，白天勞動又開始了。杜爾加也夫拿着一個空罐頭聽子喝茶，手裏有一塊骯髒的白糖。旁邊坐着那個瘦得厲害的工委主席克魯申斯基，臉上幾乎只剩下一對大大的褐色眼睛了。棹子上和兩張移在一起的長凳上鋪着大衣當作鋪墊，平矮矮的枕頭，枕套已經發黑。杜爾加也夫和克魯申斯基恭而有禮地迎接杜斌科，請他喝茶。沒有茶碗。杜爾加也夫便把茶喝完，把聽子盪了一盪，倒茶給杜斌科喝。他愉快地一面喝，一面咬着骯髒的糖，覺得非常有味道。由於疲勞過度，感覺背痛，腳掌發熱。他們討論了明天的工作。最後一批列車會在十點鐘和十一點鐘時開到。將有一萬七千人來幫忙。必須把這些人力利用得適當。機器，特別是壓鐵機必須直接搬到裝置的地方。升降起重機和活動起重機暫時是沒有的，一切都只好用人力來作。

第二十八章

灰色的天和山巒溶成一片。雪在車箱窗前飛飄，在起卸糧食的倉庫那邊旋舞。工人們像老腳夫似的，慢慢地，可是有節奏地（爲了保持氣力）從車廂到倉庫裏來回走着。背上掛着兩根指帶。工人們微微曲着腰，垂着手，搬運一袋袋的東西。

吳格留莫夫今天還覺喉痛。他喝了一杯滲了蜜糖的牛奶，放下杯子，向窗外瞥了一眼。除了一片白雪和在風雪中翱翔的烏鴉外，什麼也沒有看見。電話機旁坐着科爾查諾夫。

——還要打個電話到安得列也夫的工廠裏去，——吳格留莫夫細聲吩咐他，同時就留心觀察幫辦底手把所委事務一一記錄下來。——那廠長親自負責製造三十輛輕便火車箱，送到杜斌科廠裏去。

——車箱轆輪呢？

——轆輪從塔吉爾廠裏去領取。叫「卡比塔里」鑛井主任把現在歸他管轄的從頓巴斯撤退來的小火車頭分出四輛給杜斌科用。

——鐵軌呢？

——科爾查諾夫，你變得聰明起來了，——吳格留莫夫友愛地笑了一笑，——總愛像庫班人說的那樣，搶在老爹前面鑽地獄。記下吧：鐵軌叫第一百一十二號冶金工廠供給，數量按照我批

準的計劃上的規定。關於運輸方面的事情，好像完了吧？

——杜斌科請我提醒你不要忘记及時運來飛機摩托和武器的事情，——科爾查諾夫小心地說。

——他好像是當着我的面向你說過的吧？

——是的。

——想必我會記得的……再拿一杯蜜糖牛奶來吧，看來我可以出去看看今天起卸工作做得怎樣了。

——牛奶我馬上就拿來，不過看看起卸工作的事只好叫別人去。

——叫誰去呢？

——我去。

——你想我還不能出去麼？

——不能的。

——好吧，就不出去……

他走到窗前，撩起幔子。一列衛生車載着傷兵駛來了。吳格留莫夫看見車箱裏吊起的床鋪，傷兵們挨在玻璃前的瘦黃面容，有一個看護婦手裏拿着注射器。吳格留莫夫離開窗前，坐在沙發上。他有一個兒子在前線上；傷兵們底面貌引起了他的心裏不安。科爾查諾夫拿來了一杯牛奶，遞給吳格留莫夫。

——依萬·米海洛維奇，現在我們大概不要往森林裏去了吧？——他問道。

——爲什麼你這樣想？

——金屬原料不成問題了，收到了英國鋁啦……

——科爾查諾夫，森林裏還是要去的。再記下一件事情：今天晚上把車箱掛到北方列車上去。要把木鋁的事情辦好……

——杜斌科和我們一塊去麼？

——不叫他去。這裏的工作够他忙的了。科爾查諾夫，不要在這裏打擾我，你去工作吧……科爾查諾夫坐到了電話跟前。一團團的雪打着窗戶。隱約聽見電氣機關車底叫聲，杜斌科走了，滿身是雪。他在走廊裏抖了抖毡靴上的雪，棉衣也脫在那裏，然後走進車箱裏。

——怎樣？——吳格留莫夫揚起眉頭問道。

——依萬·米海洛維奇，快卸完了。

——有多少人作工？

——你們的人有一萬七千……

——連你們的一起呢？他故意把「你們的」幾字說得重重的。

——除了裝置組的人不算外，共有二萬零九百人。

——你高興吧？

——要是把這些人固定在這裏，那倒不壞，——杜斌科搓着手掌，望着吳格留莫夫笑道，——很快就可以做好一切了。

——那末誰挖煤呢？飛機固然很好，煤也不壞呀……總而言之，明天所有做義務星期六和義

務星期日的工人都要離開你們那裏了。剩下的只有你們自家的力量。而且定要作好……

——那末我請求的事呢？

——運輸，摩托，武器麼？

——大概是這些東西，依萬·米海洛維奇。

——都記下來了，並在執行着……你喜歡孔庫爾澤夫麼？

——我很喜歡。

——他是烏拉爾的本地人。你得同他一起工作，他總會幫忙的。不過不要代替他作，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哦，科爾查諾夫你不要聽我們說話，去繼續執行我吩咐的事情吧……

杜斌科和吳格留莫夫併排坐到沙發上。

——有一次有人問我：「爲什麼你總是很安靜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睡覺吃飯都按一定的時間？甚至照例每隔一天刮一次臉？」爲什麼不這樣？——我反問他說。「你的工作很多，到處都要及時辦好。」原因很簡單：我自己不到處鑽洞，也許這是因爲我的身軀不容許我這樣作，你看，我的腰身下面窄些，肩膀却很寬。鑛工常要在那薄薄的煤層裏躺着挖煤，所以構成這樣的身子。嘿……要善於分配人，常常留心他們，對手下人員決不要用自己的威望去壓他，也不要代他們工作。威望是誰也不能奪去的，真正需要的時候，你可以隨時拿出來。

最主要的是挑選人，使他們有機會使用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並發揚自己的力量。看他們的工作作風怎樣。務使你的助手們採取正確的作風，這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他們有了一定的作風，就不要去打擾他們，保持他們的首創力，不壓抑他們的人格。要是壓抑了，那他就會失

去意志，就無法責成下屬辦好事情的——那他們不是變成軟弱無能和趨奉諂媚的人，就會開始胡亂叫罵着急怒起來。當領導的人是應當堅定而鎮靜的。你一叫罵起來，下屬也會學你叫罵，結果就會弄成到處罵架。那時你就會弄得頭昏眼花，梳頭刮臉都沒有時間了。自己包辦一切是行不通的，那怕你有七手八腳，丟他媽……

——照你的口氣，好像這話和我有關係似的，依萬·米海洛維奇，是嗎？——杜斌科問道，心裏就思索他有什麼行爲使吳格留莫夫看見了。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多少有點關係。你無疑是個年輕力壯，奮發有爲的人，可是總無法把一切都對付得好的。你有一個幫辦，就是工程師杜爾加也夫，我覺得他是個很好的同志……我沒有看錯吧？

——沒有。

——可以担保他麼？

——可以的。

——可是你却壓制起他來了。聽說當你沒有來的時候，他是個有決斷，能調度，意志堅強的人，你一到後，他就軟弱下去了。

——你看到了麼？

——看到了。

杜斌科暗自驚訝吳格留莫夫的目光銳利。

——不過杜爾加也夫沒有把裝置的工作適當地開展起來，——杜斌科說。

——懂得。那就指給他方針，推動他，讓他去作好了。要是他對於構造工作更有興趣的話，就給他設立個實驗間，我以國防委員會代表資格批准這件事，讓他去製造新飛機好了。

——把裝置工作弄完後，也許該這樣作。

——暫時利用杜爾加也夫去調度裝置的工作，——吳格留莫夫建議說。——今天你對起卸工作是白白着了急的。既然孔庫爾澤夫承担了這件事，就讓他去作好了。你却自己跑到敞車上去搬運機器，並好像還對什麼人罵過娘吧？

——罵過，——杜斌科承認說，——罵過我們廠裏的一個工程師，因為他幾乎把一架精細的機床翻倒了。

——你這種熱燥性格大概是從查波洛什·雪奇傳下來的，——吳格留莫夫微笑了一笑。——因為你是查波洛什自由民底後裔。不過在我們這樣的冰凍裏，熱燥也沒有辦法，終究會冷掉的，可是這一切都不過是順便談談……以同志關係談談……交換工作經驗罷了。還有一件事情，柏蘭是個什麼人？

——你打聽了柏蘭的事情麼？——杜斌科驚愕地問。

——他的事有什麼要打聽的呢？——吳格留莫夫搔搔後腦說。——你大罵了他一頓，趕走了他，後來向他道歉，後來又趕他罵他……

——不十分對……

——這都是小事情。當然每個人自己看起自己來總覺得比別人看來對些。不過單就柏蘭不怕困苦艱難來到這裏，來到自己廠裏這一點，就表明這個人並不很壞。他本來滿可自由自便留在德

國人那裏，你說的不錯，他完全可以當當市長來橫行一時的。簡單說一句，他此刻坐在我的廂艙裏。怕你怕得要命。我覺得應當利用他，首先是利用他到你們最困難的方面，就是運輸機關裏。責成他在兩星期內把輕便鐵路連同一切建築物 and 車輛通通造好！……

——八公里鐵路？柏蘭辦不到的。

——我辦得到……

杜斌科和吳格留莫夫聽見背後有人說話，一齊回過頭去。只見柏蘭站在車箱門口，把耳帽緊緊握在手裏，蓬起黑色鬚髮，眼中冒火。

——我辦得到，——他走向前來，向着杜斌科重說一遍。

——柏蘭同志，第一，向你問好，——杜斌科說着就伸手去和他握手。柏蘭握着杜斌科底手緊緊一抖。——第二，在上司面前訴冤訴苦是不好的。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並沒有訴冤訴苦！——柏蘭叫道。——我來請求按我的專門技能給我工作。

——我却決定等你來再說，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吳格留莫夫說。同時他就用他關懷事務的好奇心來觀察這一幕情景。——我害怕你會控告我引誘你的專門家。

柏蘭微微一笑，露出他那白得刺目的牙齒。

——正是這回事……

——你和拉莫旦說過麼？——杜斌科問。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拉莫旦並不反對！

——輕便鐵路會在兩星期內造好麼？

——一定的……向你保證的並不是別人，就是柏蘭同志本人。

——柏蘭同志，我同意。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請你放心，我一定拚全力幹好。吳格留莫夫同志，謝謝你。

——這和我有什麼相干？——吳格留莫夫聳聳肩，轉向杜斌科問道：——他可以走了嗎？

——可以走。

——柏蘭同志，再見。

柏蘭拿起帽子往他的鬚髮上一戴，用五指把額鬚掠上去，像軍人式的向後一轉，走出車箱不見了。

——我看過許多人，——吳格留莫夫沉思地說，——我對柏蘭本來是不甚信任的。不過他這個調皮脚色，我看見倒很喜歡了。

老在打電話的科爾查諾夫這時報告了執行命令的情形。在每個委託的任務旁邊都寫上了供給物品底數量，交貨的期限，議定了的價格。吳格留莫夫拿過這張紙來，看了一看說道：

——請你給我筆。

他在紙上簽了字後就交給杜斌科。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這裏就是你着急不安的東西。不過對物主們要逼緊一些，我們烏拉爾人是些慳吝鬼，捨不得把財物拿給人的……我是指鐵軌和車頭說的。這些東西叫柏蘭去辦吧！

——舍夫科普梁斯把他叫做「敏捷的糞甲虫」，——杜斌科說。

——在烏拉爾却不這樣說。舍夫科普梁斯是什麼人？

——是我以前的上司，工廠經理。

——怎麼，辦理不善麼？撤職了麼？

——他此刻在前線上，當聯隊長。

——聯隊長？他的名字叫什麼？叫依萬·依萬諾維奇麼？

——猜中了。

——這要猜中是不難的。大概你好久沒有看報了。你們的舍夫科普梁斯現在成了蘇聯英雄了。想必你懂得的吧？喂，科爾查諾夫，把我棹上的報紙拿來。那里好像把他的像登出來了。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把他的聯隊叫做「黑色死神」。報上把他情形仔細描寫出來了。

科爾查諾夫拿來了報紙。杜斌科望着他所熟識的舍夫科普梁斯底面貌，笑嘻嘻的年青了的眼睛，軍衣領上露出一綫白白的襯領邊，胸前掛着紅旗勳章。「黑色死神」聯隊隊長。他率領的就是他們廠裏製造的衝擊機。這樣說來，他們製的飛機就是「黑色死神」了。好一個舍夫科普梁斯，他用事實打破了德軍無敵的神話。他和日爾曼鬼子作鬥爭。通訊裏也就是這樣記錄了他說的話：「這般日爾曼鬼子，我們過去揍過，現在揍着，將來還要揍的。」

——他是你們當中抱樂觀的人，——吳格留莫夫說，——他在上面，想必看得清楚些。這樣的漢子，該給他們飛機的！杜斌科你覺得怎樣？

——該給，吳格留莫夫同志！

——那末，幹起來吧。十二月八日我來參加第一架「黑色死神」飛機誕生的慶祝典禮。

——請你來吧，依萬·米海洛維奇。

——柏蘭把路修完後，接到我的電召，便把他派到森林裏去。利用利用木料，不要看輕烏拉爾底樹林，它也能大大幫助挽救俄國的事業的。



第二十九章

——宛柳，怎麼每逢我們俄國混亂的時候，總是出現這麼一套東西，小風爐呀，打火石呀，豌豆湯呀，罐頭聽子代替茶碗呀，小油燈代替罩子燈呀？——杜斌科拋了一鏟煤到火爐裏，房間裏滿是焦炭氣味。

——波格丹，你忘記說粗布棉襖了，——宛柳笑着說。——幫我脫下身上的工作服吧。

她扭動肩膀。把身子掙出棉襖來，然後伸長腳，波格丹就幫她脫下腳上的粗皮靴子，這是他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宛柳站在房中間，披散着頭髮，臉頰凍得紅紅的，穿着一條棉褲。

——女孩子，你多麼臃腫呀！波格丹笑道。

——得了，不要笑了——宛柳指着他恫嚇說，——扣緊門，轉過身去。我要換衣裳。上帝，這多難呀！可憐的男子，受苦受難的人們。

隨後他們坐在一張木檯子前，檯子上鋪着繡有幾隻雄雞的棹毯，他們從一把薰得烏黑了的茶壺裏倒茶喝着。糖不是放在茶裏，而只是小塊小塊地咬着。廠裏還存有從烏克蘭運來的糖，可是因要節省，決議咬糖喝茶。昨天孔庫爾澤夫運來了本地做的餅子，這是本地糧食工業第一次的嘗試。餅子硬得像石頭，薄荷多得使口裏冰冷。宛柳把餅子放在茶裏浸軟，然後用力皺起眉頭咬着。

——不管怎樣，你總和我在一起，——宛柳閒談起來，——和我在一起。我們在烏克蘭的時候，你離得我遠些，我從來看不見你在家裏。現在呢，我每天都看見你，甚至能夠觀察你怎樣工作了。以前我從沒有看見過你工作的情形。哦……波格丹……我有一次聽見……你罵人。我從沒想到你會這樣罵人……

——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波格丹難爲情地說，——後來我開始抑制自己了。我時常記得吳格留莫夫說的不說胡亂叫罵的話。可是你怎麼會聽見呢？我罵人總是留心近旁沒有女子的時候……不過現在鬼也分辨不出你們來了。我記得，我看見維克托麗雅的時候，沒有馬上分辨出來究竟是男是女。直到看見額髮和無邊帽時，才認出她來。

——維克托麗雅真可愛，——宛柳說，——我和她在一起工作。起初我們給裝置間柱子抹油，後來搗石子。她的面貌這樣姣柔，力氣却大得很，獨自搬起石頭，投到碎石機裏去，一連幾點鐘繼續不停。她本是個電氣匠，不知怎的却做起我們這種粗工來了。

——哎呀，我的做粗工的大姐！

——可是工人們很喜歡我咧，——宛柳說，——我很合他們的脾味。不管怎樣，我總是個經理太太，可是沒有一個人向我巴結討好。我倒也高興他們不來巴結討好。不過這個維克托麗雅對我講過一件有趣的事……

——維克托麗雅對你說過麼？——杜斌科有點難爲情了，宛柳却沒有注意到他的難爲情樣子。

——她問我，我做了些什麼使你愛我？你看，她認爲我配起你來，既不是這麼美貌，大概也

不是那麼聰明了……

——你怎樣回答她的呢？

——什麼也沒有回答。我能回答她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波格丹，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爲什麼愛我。

——宛柳，不過是由於一種誤會罷了。

——大概是的吧。你說過，你遇見過那個碧眼圓肩的女子，對嗎？

——她在此地戲院裏工作。

——我那時忘記問你，你怎麼會忽然到了戲院裏的呀？特別是沒有帶我一塊去。

——宛柳，戲院，現在已經不是戲院了。——波格丹帶着辯護的聲調說，——我們把小孩安置在那裏。有天我去看看怎麼樣，安排得好不好。因此就碰見了她。她當然瘦得厲害了……

——她照舊是很漂亮的吧？

——唔，說起來……也還不錯。

——你介紹我和她認識吧，我好來親自判定一下，究竟她對我是不是有危險的。也許有個時候你會不愛我的了。她一定穿得時髦，髻兒梳得漂亮，不像你的老婆這樣骯髒。哎，穿起這樣的棉襖毡靴，還算什麼女人！當然用不着說，只是一種誤會罷了。

——宛柳，我就愛你這樣。

——你還說什麼，全都明白了——她急忙吻了吻他的臉頰。——噢，刺得發痛，快刮臉。你快刮臉，我馬上給你預備水和刮臉器具。可惜得很，你丟掉了你的化妝匣子，裏邊有一把上好的

修指甲的銼刀。不然的話，現在我的指甲就不會是這樣不整齊的了，——她伸開手指，搖著頭，——還叫做經理太太咧。

他們暫時住在廠裏一所供工程師技師們住的房子裏。當然，這不大像是房屋，更不像是擁有這樣堂皇名稱的房屋，通常蘇聯人一聽見這樣的名稱，就以爲是有許多精美住宅而設備周全的幾層樓的漂亮樓房。

原來這是一所沒有建築完的可以擺五十輛汽車的汽車房，暫時改作爲指揮裝置人員的宿舍。舖了地板，安上了門窗屋頂，裝了一些間壁，擺了一些火爐，彎曲的煙囪從窗戶裏通向外面，所以這所堆滿厚雪的矮房子簡直像個肚腹朝天的灶虫。這所公共宿舍也就叫做「灶虫」。

從吳格留莫夫離開這裏後已經工作了一個星期了。拉莫且最喜歡回憶他們在廠裏召集過的一次最短促的會議。當那些幫助他們的鑛工和市民剛一走了，他們黑色的背剛一消失於稠密的雪花中的時候，杜斌科就站到一架鑽孔機上，說道：

——我們到了指定地點了。城裏的人幫助了我們，可是他們有自己的工作。現在我們要用自己的力量來作完一切……我們大家一律都是建築工人，都是裝置匠。德國人還在進攻，前線非常困難，我們應當幫助前線。國防委員會主席指定了期限，要在一個月內把工廠完全恢復。不管要耗費怎樣超人的力量，都必須遵守這個期限。大家都是被動員來恢復這一工廠的人，誰偷懶，誰就是逃兵和叛徒！

羣衆大會僅僅開了十分鐘，全部的鼓動，盡在於此。大家都瞭解了杜斌科底話，即刻動手工作，八千四百工人，男男女女一齊戴上粗布手套，拿起鶴嘴鋤，斧頭，鋸子，鏈子，鑽子來了。

展開了工作戰線，執行杜斌科底計劃。當挨次把某架機床裝好時，管理這架機床的工人就走
到跟前去，機床就轉動起來。這個工人便從裝置組的名單裏勾掉，而開始製造產品了。一個月的
期限是很短的。很快就要着手裝置飛機，所以要準備零件。拉烏爾的各工廠已開始運來金屬和半
製品。這裏顯出吳格留莫夫關懷的力量。他每天都要求關於工作情形的報告，他自己也在不斷地
工作。

山上吹來冷澈骨髓的風，雪發狂似的捲着。風把人從龐大笨拙的房屋頂上吹倒。原來這些房
屋底建築是完全爲了別項用處的。可是國家需要飛機，需要坦克，於是在烏拉爾一個最大的車箱
製造廠裏把原有的機器挖起來，放上了製造坦克的機器。遷來烏拉爾的工廠有好幾百個。炸開石
壁，砍伐樹林。人們在木棚子裏，甚至在冰凍地上挖成的土窖裏過夜。烏拉爾被無數的篝火照得
光輝燦爛了。薰得烏黑的人們在那裏奠屋基，砌牆壁，架木蓋，安電綫，於是一架架的機床就轉
動起來了。在令人難信的短促期間中建成了許多新工廠。人們奮發緊張的程度真是想像不到的。
後方近衛隊以無上的英勇，稀有的高尙犧牲精神勞動着！拚死決鬥！這就是那些光榮高貴時日裏
的口號。

……那些龐大的七層樓長的礦沙漏斗阻礙着裝置工作。決定把這些漏斗炸毀。爆炸手們——
其中有許多人是原來炸過自己工廠的——安放了一「特」式炸藥。

——安好了，——特洛菲明科削好引綫報告說。

把廠房裏的人叫出來了。杜斌科取下帽子，擦了擦立刻受凍了的手。

——事情是熟悉的，——拉莫旦說。

——熟悉得很。

人們預備了小車，鐵鍬，鶴嘴鋤，站在院子裏等着。

杜斌科接上引線。房屋被爆炸力震得搖晃了一下。水泥灰和碎石直往上飛，像在煙囪裏一樣。

——本該逐漸的挨次的來炸，——旁邊一個人說，——免得把房屋炸壞……

漏斗崩塌了。沙石和捲曲了的鐵欄鐵架等等倒在地上堆積如山。杜斌科走到這個山上向四面望了一望。頭上什麼地方有一片濃雲浮過。四面是高牆，中間崩塌了，雲霧構成的拱頂，恰像大寺院裏的拱頂一樣。

——很順利，——他對拉莫且說，——說老實話，我也有些害怕。這裏我們放幾架活動起重機，架上屋頂。這裏就指定爲機翼間，機身間等等。杜爾加也夫同志，動手清除泥土吧。

——期限怎樣？

——一晝夜。

——好的。

杜爾加也夫已經學會用烏拉爾的口音來說「好的」了。

第三十章

「第八天了，——杜斌科在他那本檢閱工作的記事簿裏寫道，——萬分緊張的八天。不知道人們在這八天之後，是否再經受得住兩個八天……人們太疲勞了。有許多婦女已經疲勞到了極點。金屬且有它的最後分解點，何況人……可是必須工作又工作。我從宛柳底狀況就看出了緊張的程度。她工作回來一天比一天感覺疲勞了。她倒到床上，有時和衣睡着了。我只好自己來替她脫衣。我請她稍微休息一下，過一兩天再去，她却說：『我太使人注目了，決不能使人們責備我逃陣。而且如果我工作，我就可以幫助大家快些結束戰爭。那時我們一家人就可以聚首團圓了。』」

最近以來，家裏人愈加使我不安。什麼消息也沒有。打電報也無濟於事。我覺得和庫班已經失掉了聯繫。風傳着一種不好的消息，說是羅斯托夫城很吃緊。孔庫爾澤夫對建築輕便鐵路一事作了有成效的幫助。柏蘭施展了全部力量，我開始敬重這個富有精力的人了，不過……我分派給他的人實在太少了。也許是自覺地這樣做的。可是有人提醒了孔庫爾澤夫，他就派來了三百人幫助建築輕便鐵路，差不多全是些幼年人——男孩和女孩，可是他們工作着。我今天到過森林裏，答應他們在工廠開工後，把他們派到機床上去工作。這些幼年的勞動英雄實在是應受這種待遇的。暫時我們從雪路上拖拉樹木。總裝置間底建築雖在進行，但進展得很壞。需要樹木的數量大

得很。此刻在砍伐樅樹，白樺樹，杉樹，鋸成幾節，從……冰凍地上運到大路上來。雪愈來愈深了，已經齊腰。鬼知道這裏的雪一下就這麼厚！採石場就在附近，石頭是從河岸石崖上採來的。已經修成了兩公里的鐵路到那裏去，我們沒有等到全路落成，就先把這段開車了。趕急幹，趕急幹！我只害怕，我們的努力不會是太遲了的吧。要是希特勒衝到窩爾加河……不過，這決不會有的事，決不會有的……難道特魯諾夫父子，馬克西·尼古拉·吉米什都把馬刀插入鞘裏了嗎？舍夫科普梁斯和洛柏少校都已「扔掉韁繩」了嗎？難道英雄不再出現了麼？這本檢閱工作的簿上彷彿變成了日記。有人說，人們遇到社會慘變、家庭悲劇的時候總是向紙上出氣，這句話說得很對……

今天羅曼成諾克闖進我們的「茅屋」裏，他帶來了兩隻松鷄和一隻松鼠。我可憐起這隻素淨的小獸來了。我責備了羅曼成諾克，他簡單回答說：「本地的野獸，我不熟悉，這是隨手打來的。」父親把松鼠剝去了皮，他想把這張皮給宛柳做一付手套，那兩隻松鷄，我們就把它們穿在串上烤熟了。雖然帶有焦煤氣味，但還是很可口，並且是意外的野味。

本地人不知怎的總是把羅曼成諾克和拉莫旦弄錯，大概是因為他們的姓有些相同吧。羅曼成諾克在組織清除地面作為飛機場的工作。老實說，他提起這件事是很適時的。到處是山嶺和森林，沒有地方可以停飛機，沒有地方可以試飛。我和羅曼成諾克乘雪橇在周圍跑了一趟，選定了地方。要拔掉二十公頃的樹木，並把它運走。又是操心事情。怎樣拔法呢？和本地人商量了一下。他們搖頭回答說：「要等到春天。」到鑛山裏去談了一次。我提議砍掉樹木，然後用炸藥炸去樹根。他們答應幫忙。必須告訴孔庫爾澤夫，再組織一次義務星期六。城市也是需要飛機場

的。他們該以此自豪。這裏還沒有降落過一架飛機咧。」

「第十天了。要是能把時間的輪子停住不動，那多好呀。不過要停止得使敵人大砲不響，敵人空軍麻痺，敵人兵士都放下武器。我們却繼續工作着！可是這樣的神怪是不會有的。戰爭在進行，國家在等候我們的武器。我們的頭上却沒有希特勒的兇惡轟炸機，我們的眼中沒有看見村鎮和城市的焚燒，沒有看見我們祖國戰士和同胞底死亡。」

一片沉默的大森林，不斷地刮着風，使我覺得這捲着雪的旋風是從亞細亞越山過嶺吹到這裏來的。它把人們吹倒，把手和臉頰凍壞，把鉄葉掀去；竟使我們無法把這些鉄葉蓋緊在我們龐大的屋頂上。

今天我們只得到一盆湯和一匙粥。糧食我們暫時還有，不知爲什麼竟沒有預備好飯食。和克魯申斯基大吵了一場。置辦飯食的事情是責成他擔任的。城裏有一所製造麵條的新工廠快要建成，一個新磨坊已經開工，磨穀機也弄好了。所有這些都是用撤退來的機器裝置的。我們又正在趕急建築第二個廚房，打造鍋子。拉莫旦從城裏帶來了十個家庭婦女，她們表示願意擔任預備飯食的工作。集體農民運來了肉。屠宰後上了凍的牛羊罩上雨布堆在屋簷下面。守衛人硬說夜間這裏來過狼。大概這是風雪底怒號吧。我們工作鬧得很厲害，想必野獸是不敢接近到我們跟前來的。野獸會要離開這裏的。因爲鑛工們在地下工作，一點也不妨害它們，可是我們來到之後，就開始在地面上大鬧起來了……

父親在裝電壓機。他不僅辦到了把廠裏的全部電壓機器都搬來了，而且在路上沒有絲毫遺失損壞。此刻電壓預備間底裝置在與所有其他各間同時進行。杜爾加也夫費了很大功夫才把順利運

來了的盛滿大量零件的箱子整理清楚了。我們要在這裏把技術過程簡單化的工作繼續進行。儘量採用模製法。甚至大型零件也用模製法製造。我決不能與每架飛機需要一萬五千零件的情形妥協。應該設法縮減。連節過多，就使飛機重量增加。工具間還是一片冰地，我在那裏定製了幾個四公尺長的模型。工具間主任把兩手一伸說：困難。和杜爾加也夫會商了四十五分鐘。模型決定用「蘇拉明」來鑄造，鑄好之後再加以修飾。困難少些。即使困難得很，也要做好的！老實說，現在一切都困難，同時也都容易。在平時要做現在所做的一切，定難免遭受同志們的恥笑和公務上的處分。可是期限是決定一切的東西。過一個月定要出產飛機。定要使飛機飛行。而且定要送往前線去。我們打破一切舊觀念，而把違反科學所作的一切都祕密起來。我害怕要是把我們的工作情形都露佈出來的時候，定會大受那些白髮偉人們的責難。隨它去吧！我們同意遭受恥辱，不過要等到勝利之後，在我們的武器戰勝了敵人之後。

昨天從大森林裏載來了十個被凍壞了的人。他們躺在火堆旁雪地上睡着了，凍僵了手脚。把他們送到醫院裏去了。

「烏克蘭人是不慣於我們這裏的氣候的，——孔庫爾澤夫對我說，——要請老居民來和大家談談話。在樹林裏過夜，通常要先燃火堆把雪融化，然後躺在暖熱的地上。要在雪堆裏過夜，那就必須有這種習慣和極能禦寒的衣服。」

其中有四個人要割去腳掌和手掌。多麼苦呀！派了一批烏拉爾的共產黨員到森林裏去了。他們定會幫助我們的人幹好的。

樹木非常需要，而且需要的數量日益增多。除了總裝置間外，還須建築實驗間，幾個食堂，

四十所宿舍，因為城裏人口過於稠密，恐怕發生熱疹傷寒。還要建築倉庫。在森林裏設立了一所鋸木廠，另一所設在工廠廣場上。許多圓形電鋸嗤嗤響着，木條和一英寸厚的木板不斷地爬來，可是剎那間就都為建築工人拿去了。

在技術會議上決定把組合裝置間與總裝置間設在一所房子裏。零件和細小結節的東西都在固定廠房裏製造和裝修，這裏則專作裝置的工作。

關於飛機骨幹，側肋，機翼等部分的裝置將採用流動傳遞的方法。總之力求採用流動傳遞方法來裝置組合機體和飛機。以便在現時這種最反常的條件下都遵守「幾何學」。製成品要在生產過程中一直行動，而不必來回反轉。

廠房裏擁擠得一樣厲害，要是在流動中稍一發生混亂，就可以造成莫大的「漩渦」，把一切所謂速度，犧牲，勞動戰線等等動聽的愛國名詞都捲入無底的「深淵」裏去。必須預先見到一切，建築固然要迅速，但必須計算到真正毫不停止地工作。我們進入了持久戰中，所以要切實放好背包和裝滿彈藥盒。

有些人不相信實行有條不紊的生產的可能，而企圖把這種「混沌乾坤」傳之永世。可是國防委員會責成我們要不斷增加數量地大批出產飛機的這種任務是決不能用手工業生產方法來完成的。在生產中也需要文化，雖然這個字此刻聽起來是可怪的。風刮着，森林呼嘯着，只須走出几公里遠，也許就可能迷失方向的。手凍腫了，弄髒了，指甲變得像鐵一樣。工作服凍得這樣堅硬，你把它脫下，它會像木乃伊似的豎立在房間中好半天，直到早上才會被暖氣侵融，倒到地上。

我給自己佈置一個辦公室，挑選了些木器，把運來的時鐘掛在壁上，把我們的「紅色軍旗」——我們工廠在烏克蘭時獲得的循環紅旗插在房角特製架子上。旗上繡着斯大林關於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動人語句，其所以動人，是因為旗上這些話是烏克蘭文，並且對於我們好像是誓詞一樣。

昨天有許多礦工來參觀過，他們是從頓巴斯撤退來的，現時在此地礦井裏工作。他們都站在紅旗跟前，用手摸摸它，讀着那些尊貴的話。他們用「煤炭」般的手捏着它的邊緣。讓它這樣吧！這是偉大後方近衛隊留下的尊貴的手跡。紅旗一定會回到烏克蘭去的。我們要從烏拉爾來打擊法西斯主義，並戰勝它……有許多完全不適合於經理頭腦的幼稚念頭鑽進我的腦子裏來。鬼東西！我的烏克蘭是多麼可親呵，過去一切都好像一場甜蜜的夢一樣。我現在加倍瞭解吉米什了，他比我早知道了損失和別離的痛苦。我每天寫信給他，可是沒有收到他一封回信。難道他犧牲了不成？不相信，不相信……待我完成了自己的義務，我們的飛機從這裏飛出去時，我要寫封長信給他，那時我就要和他結拜兄弟。我們的祖先有過這樣的習慣，「用血來鞏固偉大的友誼……」

工程師拉甫洛夫對我說：「現在就想到辦公室，難道是合乎政策的嗎？經理辦公室應該放在最後。」不對。我決計佈置司令部，指揮處。應當走入常軌。我起初碰見村爾加也夫坐在一張廚棹跟前，房屋板壁有罅隙，中間放着小火爐，這當然是不好的。我們決定把工廠長久建在這裏，永遠建在這裏。烏拉爾人是愛好勤勞，而以歷代技藝文化自豪的，我們決不應該在他們面前把臉鑽到……雪裏去。我們應該配做慇懃主人底賓客。好在拉莫且贊成我，整個黨組織也同意我，工程師們都擁護我，這些工程師活像窩爾加河上拉縴的人，可是他們已看見了正在昇起的晨星。」

「第十一天了！吳格留莫夫送來了三十車箱玻璃，釘子，摩托，白粉，乾油，鋼條，雪花石

膏，煤氣管子等等。

他打了個電話來，叫不要太寒酸了，該把工廠建得像個樣子。我們需用的鍋爐，暖氣機，壓榨機，飛機上的武器等等明天都會送來的。現在已沒有推脫的餘地了，應該如期交出飛機來。

吳格留莫夫廣泛地開展了木鋁的生產。人民委員會今天打了個電話來，建議構造木質新飛機。木鋁又是由這個慷慨的烏拉爾供給。吳格留莫夫會很高興的。杜爾加也夫担任構造局主任，我解放了他在建築方面的工作。又有一個輪子轉動了。工廠開始真正動作起來了。天氣還是照舊一樣的冷，可是很快很快就會放熱水了，我們的鍋爐會冒煙，壓榨機會耍怒吼起來了。把窗戶裝上玻璃，車間裏的風比較少些。人們有時掀起了帽上的耳罩……

宛柳的身體愈來愈壞了。維克托麗雅走來責備我不注意自己的妻子。她告訴我，應該禁止宛柳做粗工。該愛惜愛惜她。維克托麗雅完全與那個碧眼女子麗婁相反。麗婁不管兩地相隔，並且不很近，還是找到了時間來看我，那怕是一會兒都好。她把她的「觸角」伸向我來。她不把宛柳看在眼里裏，宛柳也彷彿生起疑心來，可是我並沒有什麼錯過。我可以向她承認的只有一點，麗婁是有些誘人，總使你戀戀難捨，正好像一朵美麗的有毒的鮮花一樣。

我們大家都骯髒得很，被工作累壞了，變得粗暴了。當真大家都如此。連我們的女子，以前溫文有禮的工程師太太，技術太太都是如此。灰色的一羣，穿着棉工作服，毡靴和小牛皮或羊皮靴子。

我是傾心傾意地敬服這些人們，我甚至把我們英勇的婦女當作天神般崇拜，可是忽然心臟裏一個什麼竅孔張開了，吸收那香氣撲撲却顯然是個髒污的女子來了。難道這種健康男子底感覺是

無論什麼東西，那怕是戰爭和痛苦也好，都不能把它窒息下去的嗎？也許宇宙生存法則正是這樣：人底所有一切感覺都是一往直前併行着的吧……」



第三十一章

——波格丹，她又到這裏來過——宛柳深感痛苦地歪起嘴唇說，——波格丹，你看看她穿起那樣的外套，戴着簡直可以被風吹走的出奇的寬邊帽子，真有點可羞。時候到了，我們也會這樣穿著起來，那就顯然是很美麗，合理，甚至是必需的。此刻我却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

宛柳坐到一張粗凳上，懶洋洋地脫下身上的短襖。短襖落在地板上，還保存着人底形像：胸背挺起，兩手伸着。宛柳解開頭上的髮帶，最近一月來長得長長的頭髮落到了肩上。她把頭一抖，咬緊嘴唇，向着火爐孔裏呆望了好一會。爐裏燃起白焰，連火爐門都燒紅了。宛柳底臉頰起初是發白的，此刻也紅艷起來了。

波格丹底嘴唇觸到她的面頰，感覺到柔軟的茸毛和潤澤的皮膚。宛柳沒有轉動一下。當他想吻她的嘴唇時，她就偏開身子，搖了搖頭。

——不要這樣。我馬上喝盤湯，要是你允許的話，我就躺下，好嗎？

——宛柳，我馬上替你鋪好床鋪，——波格丹說。

——那我就謝謝你，——宛柳微微笑了一笑。

杜斌科掀開毯子，先把枕套上的纖小煤粒吹掉，然後用拳頭拌鬆枕頭，整理好褥墊。他想使妻子喜歡，使她覺得更好，盡力幫助她。同時他覺到她在疑心他，所以心裏起了一種無端受屈的

委曲情緒。

——你難道吃我的醋嗎？——波格丹問。

——沒有的事。

——那末你爲什麼提起她來呢？

——也許是一種預防的方法，也許是一種潛意識的作用。我甚至無法向你解釋，可是我覺得她在追求你。波格丹，原諒我吧，我不該向你說這些話，這都是愚蠢，沒有根據，並且，大概是那天真的，可是我說了……

她無精打彩地喝着湯，沒有喝上幾口就把盤子移開了，拿了一塊麵包，抹上奶油，咬了一小口，也放下了，接着說：

——你允許我躺下，好嗎？

——哦，當然的，宛柳。

她躺在床上直直的呆望着，發覺丈夫在望着她，就叫他坐到身邊來，摸撫着他的粗糙的手。

——你還到那裏去嗎？

——要去的。熱力爐上附屬物的裝置出了什麼毛病。

——我有時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不叫宛柳，改叫附屬物。——她微微一笑了一笑，握着他的手。——附屬物多麼幸福呵，她要是個女人多好。好吧，親愛的，你去吧。吻吻我作別吧。我就睡着，明天準時起床。我已經用金剛石切了兩天玻璃了。一塊玻璃也沒有弄壞。你看，我又獲得一種職業，當玻璃匠了。剛才我拿了一些小事情煩惱你。麗掉……不過她也不知道還有什麼附

屬物是她的情敵。這不足怪，的確這又是個新的女子名字……我要睡着了……吻吻我吧……

波格丹從「灶虫」裏走出來，馬上覺得寒凍侵人，他急忙把衣服裏緊，扣上所有的鈕扣，解下腰帶，繫在棉襖上面，比較溫暖起來了。

脚下的雪沙沙作響。寒凍更厲害了。眉毛，睫毛那間都結上了霜。他試試霎了霎眼睛，睫毛粘住在一起。他用手指去擦，可是剛一脫下手套，手也凍了。無怪乎燃了這樣多的篝火。火光

是白的，煙直向上冒，並很稀少。連火星也噴得不高，一飛上去就熄滅了。「好冷呀，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一個人在他身旁走過說道。波格丹沒有認出這人是誰，寒冷改變了人底喉音，說話很困難。

在裝置間的建築場附近，曳引機蠶輪軋軋響着，鎮音器啞啞叫着。鍛接器放出藍白色的冷焰。可以看見電鍛匠們的軀體的黑色輪廓和手裏拿着的罩面板。杜斌科走近到這些廠房前，只聽見樓房裏都在平勻地吼叫。他停步傾聽着這種有節奏的機器吼聲。還有什麼別的音樂能使他這樣稱心滿意的呢？原來拋棄在陰鬱大森林裏僵死了的鍊鑛工廠樓房又活躍起來了。窗戶明亮，幾乎到處都裝上了玻璃。屋頂也蓋好了。屋蓋是用木頭做的，特別打眼。暗色的牆戴着一頂白色的帽子。

一扇扇的門像農民院子底大門一樣，門上安有廠裏鉄匠自造的深藍色的門環。門是白色的，但已經印上了許多指痕。可見也在開始活躍起來了。製圖科裏的人，有的在棹子上，有的在三夾板上，有的簡單把圖案放在膝蓋上工作。電燈掛在臨時電線上。地板沒有油漆，還在脚下咿呀叫着。製圖科主任拉甫洛夫工程師走到杜斌科跟前，首先請他給點煙抽，雖然他知道經理是不抽煙

的。

——沒有煙抽嗎？——杜斌科問。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煙很困難。從家裏帶來的煙已經抽完了，這裏呢，有的只是松毯。

——我來到這裏頭一天遇見電氣匠特洛費勉科時，他說的話也彷彿是這樣：地底下的東西很多，地面上只是松毯，什麼也不生，西瓜也長不熟。

——違反事實是不行的，——拉甫洛夫說，他聽見經理含有責意的話，有點不好意思了。——沒有煙抽，簡直使工作能力大大減低着。作體力勞動的時候還不要緊，一轉到用腦筋的時候，腦袋就遲鈍起來。

——煙我們是要運來的，——杜斌科答應說，——讓工程師們腦袋遲鈍下去是不行的。煙的事情，祇好又去請吳格留莫夫幫助……

倉庫裏鐵板鋼條和鐵管等擺得井然有條。從烏克蘭運來的材料又放到架上去。在那條填了碎石子的大路上鋪上了鐵軌，好使那些載運材料的手車較便於行動。這裏很冷，有點和鑛井裏相彷彿。

從這裏可以走到電壓準備間裏去，走到父親那裏去。水力壓鉄機在那裏用巨大模型壓製零件。模型長約四公尺，是按杜斌科提議用「蘇拉明」製成的。父親很滿意這種模型。他從主要壓鉄機上爬下來和兒子談話，這架機器的裝置快要完了。

——爸爸，怎樣，我們能如期出產飛機嗎？——波格丹問。

——我們不會就誤事情的，——老頭子回答說，——凡是發下來的東西，我們都可壓好的。波格丹，你要催催各裝置部門才好，那裏把一些拖鼻涕的女孩子派在組合機上。弄來弄去，弄糊塗了，將來一百年也弄不清楚的。

——爸爸，現在只好連女孩子也利用了。那裏去找到這麼多的男人呢。

——上帝保佑。只是恐怕弄不好……

——怎麼弄不好？

——娘們總是娘們。要是把娘們按一定的份量派來，還不要緊，傳說會有四千娘們派到我們這裏來，真的嗎？

——差不多是真的。不過數量稍許少一點罷了。

——那就要喊救命了……她們不怕厭煩，總是問長問短，什麼都要你解釋說明，怎樣和爲什麼。有十個娘們派到了我們這裏，她們到處鑽，事事都插嘴。還要求完成計劃百分之三百呢。

——爸爸，這不錯。

——要是馬馬虎虎，連百分之四百也可以完成的。

——你做多少？

——大概是百分之二百五十吧。等到把我們的一大頭腦「裝置好」，那就好辦了。只要有材料……怎樣，材料不會落空嗎？從天遠的地方運到這裏來，很困難吧？

——會辦好的。

——上帝保佑……——父親拉着兒子底袖子問道：——家裏人沒有音信嗎？

——沒有。

——也許不該把他們送到庫班去的……可是，打輸了架，揮拳也無用了……波格丹，宛柳也很不放心。她前幾天到我這裏來過，和我閒談過十幾分鐘。她的面貌覺得比先前瘦了些。

——你覺得這樣罷了。

——是的，也許只是覺得。我要再爬到我的「大頭腦」上去。我和柏蘭在比賽。他明天交出鐵路，我就交出我的「大頭腦」。柏蘭會交得出來嗎？

——大概交得出來的。

——那末，你就不要妨礙我吧。

巨大的經濟快調整好了。一切都採取了應有的形式。人們很少回憶到惶恐懷疑的時日。大家都懂得幾千人共同努力的實際效果。原來被炸毀了的廠房牆頭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黑黝黝地聳立着，這裏却創造起新的來了。它一點也不和原來的廠房相像，可是却耗費了莫大的努力，這就不能不使人們對於這些似乎是生疏的牆壁發生親熱之感。人們在勞動中漸漸對新的習慣起來，在創造中感覺到自己開山的祖先咧。

在老廠裏炸毀了的熱力爐，這裏在十天內把它恢復起來了，正確些說，重新建造起來了。把所有附屬機件完全運來，這是有幫助的，現在就是把這些機件裝在上面。杜斌科同塔拉索夫一塊把裝置情形檢閱了將近兩個鐘頭，他遍身粘滿了煤煙和機器油很滿意地走了。冶鑄黑色金屬和輕金屬的熱力間也在調整着。又有一個工作間活躍起來了……

「現在我可以安心回到我的宛柳跟前去了，——波格丹走出院子時如釋重負地想道，——附

屬物並沒有像宛柳所憂慮的那樣使我掛心。」

杜斌科差不多已經走到了「灶虫」門口，拉莫且追上他說道：

——波格丹，對不起，有事找你。

——拉莫且，已經四點鐘了。我不可以稍微睡睡嗎？

——朋友，不要發氣……我們兩人該到安置在戲院裏的孩子們那裏去看看。剛剛有人從那裏跑來。嚇得要死……

——孩子們怎麼樣？

——懷疑是發生了熱疹傷寒。

——拉莫且，又來了一樁麻煩事情！

——和我有什麼相干？也許不是傷寒。來的是照顧孩子們的那個神經過敏的女子，就是那個女戲子。她一心一意地叫把杜斌科交給她就完了。

——她在那裏？

——在你的辦公室裏。

——該去看看。通知了醫生沒有？

——醫生已經去了……把孩子們從地獄裏搬了出來，把所有的母親都拖到工廠裏來了。她們沒見過自己的孩子已經十一天了，忽然發生這樣的傳染病……當真是寒嗎？那就真够倒霉。

——通知了孔庫爾澤夫沒有？

——爲什麼攪擾他？先查問清楚，再驚擾人不遲。

杜斌科加速脚步。拉莫旦幾乎跟不上他。杜斌科跑到二層樓上辦公室裏，看見麗婁坐在沙發椅上。當拉莫旦說是一個什麼神經過敏的女戲子時，杜斌科怎麼也沒有想到就是他的這個老相識。

麗婁站起身來迎上杜斌科去，伸出兩手，帶着懇求神色說道：

——我懇求你馬上去，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要是證實了的話……

她站在他面前，形容脆弱，香氣襲人，穿着一件黑色外衫，上面鑲有很貴的花邊。外衫把她肩膀和白皙的皮膚襯得更加明晰，平潤的頭髮，從中分開直往後梳，這給她添上一種純粹的自然風韻。

波格丹給她穿上大衣，他看見她的那種照常的目光對他注視得過久了，不知怎的反而使她疏隔起來。可是她發覺了自己的疏忽，一路上再沒有做出能引起責難的行爲。杜斌科把她來時用的馬打發到馬廄裏去了，他們同坐汽車出發。她坐在後面角上，讓拉莫旦坐在自己身邊。當車子衝進山谷時，她叫了一聲，抓住波格丹底手。他在一瞬間覺到了她戴了皮手套的長長的指頭。可是她趕急把手縮回，扶起大衣領子來。

本來可以預料到的，什麼傷寒症也沒有。醫生斷定是普通的麻疹。麗婁抱歉向拉莫旦解說，她覺得與其不採取辦法而犯到不可改正的過錯，倒不如弄錯一下好些。她是乘馬車來到工廠裏，又受凍，又着急。

——好得很，——拉莫旦和氣地說，——沒有出現熱疹傷寒便是好的。你用不着這樣着急的。

結果，杜斌科只好送她回到家裏去。她住在懸崖上面一所小木房裏，走到門口時，她阻留了他一會，然後請他到她房裏去。杜斌科進去了。她連忙煎了咖啡，拿出半瓶白蘭地，糖果，還有已經開封了的一包餅乾擺到桌上。一切都是想不到的，彷彿戰前的樣子。酒精燈放出藍色的小火，中國式的小茶碗，漿硬了的飯巾，上面繡有她名字底第一個字母，還有白蘭地。杜斌科在她那裏坐了一點半鐘。他覺得忽然和她在一塊甚爲舒服。她並不冒昧誘逼，只是很小心地回憶了一下南方，回憶在峭壁附近車站上可怪的一吻。可是這裏也是峭壁，她住的房屋也很像那個鐵路車站。她祇提一提，便馬上轉換了話頭，談說別的題目，所以波格丹始終沒有明白，她說到這，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呢。

在臨別時，他握了握她那纖小的手，覺到了她手指上的戒指，在門口他作了一個不由自主的姿勢，彷彿預備接吻。她偏過身子，低聲說：「不要這樣」。

他轉回家時，鑛工已在上工去。他睇視着汽車夫，暗裏痛罵自己。汽車夫是新僱的本地人，波格丹自覺負咎的含羞心理使他向汽車夫說了幾句恭維他駕駛技術的話，其實他駕駛得很壞，不會變換速度，弄得車子顛簸不堪。大概汽車夫把他的恭維話當作是譏笑，一句也沒有回答，並且蹙起眉頭來了。

波格丹躡足走進房裏。他看見過麗焯幽雅舒適的住宅後，覺得這個房間真是陋醜不堪。他沒有開燈，直往牀上鑽去。宛柳張開眼睛躺着。原來她在留心看他。

——我從工廠裏來，——他說。

——從附屬物那裏來嗎？

「——從附屬物那裏來，——他重複了一句，不覺抱歉地一笑。

「——附屬物拿白蘭地灌飽了你。還給你噴了香水。你自己知道，現在除了在……附屬物那裏是沒有地方可以找到香水的。

「——宛柳……你不要胡想……

「——噢……波格丹……說這種辯話幹嗎？祇是非常非常使人懊惱罷了，好像已經是上工的時候了吧？

「——你可以不去的。我已經和醫生說好了。他會來看你，給你寫個病假證。

「——不需要……

她洗好臉，仔細刷過牙齒，喝了一杯冷牛奶，吃了一塊黑麵包，就走了。波格丹再躺了一會——不能入睡，便穿好衣走往自己辦公室裏去了。在路上遇見了柏蘭。他喜色洋洋，帽下露出一股黑髮蓋上了銀色的霜。柏蘭在夜裏把輕便鐵路完工了。比定期早兩天完成了任務。疲乏困頓的杜斌科坐在冰冷的小車箱裏，沿鐵路向大森林裏駛去。

第三十二章

他從醫院步行轉來，獨自一人沿着那靜寂無人的街道，沿着挖在雪裏的「塹壕」，經過默默無語的黑色小屋子。愁思和孤獨之感一時俱集。這時他才深刻懂得這個女人，他的妻子，這個敏感的人和畢生高貴的同志，對於他有怎樣的意義。她在醫院裏，幾乎失去知覺了……

手裏拿着她的夾襖，夾襖上插着那留作紀念的小玩意兒，——「幸福的符籙」，——就是他從墨西哥帶回的兩片呢製花瓣的花。雪在腳底下吱喳吱喳地響，他却望着這兩片花瓣……可是它們是無生氣的。要把心勒住，如像吉米什所勸說的一樣；可是不能，很想把手肘靠在籬柵上像野獸般猛號一場，傾瀉出心中的悲痛和孤獨之感。當真他失掉了宛柳嗎？在這樣的時候，正是身邊極端需要親人的時候失掉她嗎……

……那天他從森林裏接收鐵路轉來，又凍又累，却很以新的勝利自豪。他轉來時率領着幾百個作過空前勞作的人。他轉來時更深信他同志們底強力而勇氣百倍地決心繼續鬥爭。可是一走進房間，他就覺得他沒有找到諒解。她經常是很敏感的，此刻却不願和他共此快樂之感。她翻轉身去對牆躺着，也許是毫不關心。「宛柳，怎麼的？」——他帶着掃興的聲音問道。她沉默了五分鐘久才回答說：「昨天你到過她那裏。」——「宛柳！你要瞭解……」——「波格丹，你不要辯護。有幾個女人聽說傷寒病的事情，就離開建築場跑到她們已經十多天沒有看見的孩子那裏去。」

她們把你的事情說給我聽了。難道不能稍微等等，連等到建築完成後都不行嗎？……工人們這樣舍身工作，可是你……」她的話使他非常生氣，沒有回答一句就走了。

現在他懂得，愚蠢的男性自尊心使他不能接近她的心。他在情感上是自私自利的，只是單方面地要求她來遷就自己，樂其所樂，憂其所憂，豪傲他所豪傲的一切。

夜間他睡在幾張椅子上。她望了他幾次，可是男性的自尊心又妨害了他，他轉過身子去睡着了。做了一個怪夢，夢見洗她的屍身。醒來後又看見她的憂鬱眼睛中發出的戒備神色。

——波格丹，——她說，——不要生我的氣。我很不好過。

——得了，——他粗暴地說。

——我不好過，——她說，——你來吻吻我吧。

他站起來冷冷地觸了一觸她的額角。

——波格丹，你生我的氣嗎？

——沒有，我沒有生你的氣。不過要……

——原諒我，大概我是個壞女人……躺下吧……

他離開她就睡熟了，沒有作任何惡夢了。第二天白天有醫生來看過她。晚上維克托麗雅，羅曼成諾克同着幾個來領飛機的飛機師也到過他們那裏。飛機師是從列寧格拉附近來的優秀青年。其中有一個轟炸過柏林和克尼斯堡，另一個參加過諾夫哥羅得，斯達拉雅盧撒，慶基雪普等地的空戰。羅曼成諾克會見了這些老友，特別高興，拿來了一瓶燒酒，很快就分喝完了，大家有點醉意。宛柳躺在床上，望着丈夫，看見他快快樂樂，興高彩烈地唱了一曲他最愛的「太陽還沒有落

山嘯」的歌，也很高興。可是她忽然覺得難過極了。也許是由於火爐燒得太熱，也許是由於會集的人太多，她忽然臉色慘白，嘴唇發青。

波格丹急忙跑去，跪在她床前，握着她的手。他心痛極了，那怕犧牲一切，只要能回復她紅潤的容顏，能看見她往常的神色，他都是決意幹的。可是她的情形很壞了。

羅曼成諾克連忙走出去，飛機師們懂得必須走開，也就穿起軍服告了別。維克托麗雅留下了。不一會，羅曼成諾克，杜爾加也夫和克魯申斯基一同走來。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救急車馬上就會來到，——克魯申斯基安慰說。

——不要救急車，——宛柳搖頭表示不願意。

——該聽長輩人的吩咐，——羅曼成諾克說。

過半點鐘後，屋旁發出一汽車叫聲，接着就有兩個身穿白褂子的女人和工廠診療所裏的醫生走進房裏來。維克托麗雅幫助他們替宛柳穿好衣服。

——拾床！

波格丹看見帆布拾床上有些斑點，顯然是血，拾床上的鐵桿子一進房來就是溼漉漉的。拾床低低地擱在地板上，預備把她放到上面去。

——不，我不能！——波格丹推開拾床，粗暴地說。

他把她抱在手裏，她也就很感激地兩手圍住他的頸。

——波格丹，你抱着我去嗎？

——是的。

——謝謝你。

他把她抱在手裏走出來，一點也不覺得沉重；彎起腰，走進汽車，坐到車板上，就是這樣把她抱在手裏，車子顛簸時，儘力保持平衡，一直抱到醫院裏。他把自家的幸福抱在自家懷裏，至於那時他對她粗暴，不十分瞭解她等等的事，現在竟使他因而增加氣力了。汽車停下時，他用他麻木了的手把她抱出去，從梯子上走到病院裏的一間衛生浴室裏去。有一個精神疲乏，態度慈祥的女醫生走來說：

——還是要把她放在抬床上才行，——她一面說，一面甚感同情地望着杜斌科。

——好吧，——他同意說，——只是要快一點。

給宛柳換上了一件紫羅藍色的舊褂子，把她放到抬床上。四個漠不關心，昏昏欲睡的少女抬起她來。當杜斌科去吻他妻子底嘴唇時，他的肩不覺一抖，少女們咬着嘴唇，轉過頭去了。

——波格丹，你來看看我。

——宛柳，一定，一定來。一切都會好的……不要着急……

心裏要說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了。在會客室裏的水泥地上站着一個高大而笨拙的男子。他坐在一條白色凳子上，取下帽子，脫下外套。他記不起他昏昏沉沉地坐了多久。一個醫生走來拉了拉他的肩膀說……

——杜斌科同志，回家去吧。

——她怎樣？

——明天告訴你。醫學博士會來診察她的病。

——要施手術嗎？

——也許要的。

一個臉上有一粒黑痣的看護婦帶着同情的目光望了杜斌科幾眼，將病人底物件登記好後就寫了一張收據交給杜斌科。他看見她用敏捷的手法把物件捲好；那個「幸福符籙」底綠葉閃了閃光。

——我把夾襖帶回去，——他帶着遲疑的聲調請求說，——可以嗎？

——拿去好了。那就讓我在收據上把它勾掉。

他就從送她來時經過的那扇大門走出醫院。醫院房屋低矮，幾根圓柱和一對凍白了的花崗石獅子。他沿着石頭圍牆走去。

孤單一人，手裏拿着那夾襖……夾襖上插着那從炎熱的墨西哥帶回來的兩瓣綠葉的花。這朵花使他回憶到在故鄉的最後一天和住宅告別時的惆悵情景。

——我會和她在一起——他自言自語地說，——我會再和她在一起的……定會這樣，定會的……

第三十三章

——今天我們把裝置間加緊建造好並開始來修造飛機場，——拉莫旦對杜斌科說。——孔庫爾澤夫領着鑛工帶有炸管和炸藥來了。他們會把所有的樹樁都炸掉。

——好，——杜斌科帶着漠不關心的聲音說，——好。

拉莫旦坐到波格丹近旁椅子上。

——你怎麼？波格丹，你悲傷到這步田地，簡直像已經葬埋了你的宛柳似的。這樣不行呀……

——拉莫旦，可以的。

——波格丹，不行的。你以為怎麼，別人輕鬆些麼？你仔細瞅瞅我們每個人吧……有的沒有家庭了，有的兒子給打死了，有的兒子被打傷了，有的親人全無下落了。現在不會沒有損失的，戰爭呀。

——拉莫旦，我懂得。

——同我一塊到飛機場去，好吧？

——去吧。

——在未來的飛機場上快要把樹木砍完了。弓形鋸在伐木工人有經驗的手裏嗤嗤作響，樅樹

嘩啦啦地倒下來，雪塵騰空而起。接着枝葉顫動了一會就靜止了。走來一批拿着斧子的人把樹底肢體砍斷。從這裏用曳車把樹木拉到裝置間裏去。裝置間飛速地建成起來。約莫兩千工人黑黝黝地擁在它跟前，在這所龐大的黃色廠房周圍，燃起了兩圈篝火。

孔庫爾澤夫站在幾乎齊腰的深雪裏，抽着煙。他穿着一件毛皮背心，頸上圍了條圍巾。旁邊筆直地插着又闊又長的滑雪板。

——我在雪裏暖暖腳，——他向走到他跟前的杜斌科和拉莫旦說，——滑雪板是便利些，可是冷一點。腳凍僵了。

——莫名其妙的事，——拉莫旦說，——你們真是些不可思議的人。

——現在這些不可思議的人要開始現出些本事來了。

孔庫爾澤夫帶領來的鑛工分散到砍下來的樹枝堆和新鮮的樹樁間去了。雪，五光十色地閃耀着。太陽低低地掛在天空。鑛工們埋下炸管，不一會，各處引線都升起一絲絲白煙。領頭的叫了一句什麼話，爆炸手們就一齊坐下了。只聽見一陣短促而不大的爆炸聲。圓錐形的泥土，雪和煙，直騰而起又落下來。原是黃黃的樹樁，現在變成黑黑的窟窿了，從遠處看來，很像榴霰彈炸成的彈窩。只見羅曼成諾克和他飛行界的朋友從伐木工人拖成的滑雪道上一個跟一個地跑來了，他們穿着狗皮靴子，捲毛羊皮耳帽和粗絨線衫。那個參加過轟炸柏林的飛機師忽地跌倒了，在雪裏掙扎了半天，他向那些走到前面去了的朋友猛叫了幾聲。

——我們就這樣替你們把坪預備好，——孔庫爾澤夫說着就把煙頭拋掉。——要把窟窿填掉和搗緊一下。

——我們用碾壓機來把雪壓平，——拉莫旦補充說。

——這是你們的事了。——孔庫爾澤夫把雪板放上，矯捷地跳上去，結繩一響，——回頭見。杜斌科同志，順便告訴你一聲，吳格留莫夫同志大概就要來到。他說過……他此刻在催促冶金和煤炭的事情。

——會輪到我們頭上來的，——杜斌科說。

——是的，日子很少了。——孔庫爾澤夫遲疑了一下，帶着猶預的神色問道：——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今天還沒有到過醫院裏去看你的夫人嗎？

——沒有，——波格丹陡然一驚，——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要着急。沒有發生什麼事。我不過關心問問罷了。

——噢，這樣……沒有，今天還沒有到過。

——我們委託了我們著名的外科博士吳索里澤夫經常診察你的夫人。他是個很好的外科醫生。要是他住在莫斯科的話，必定名揚一時了，在我們這裏却是……總之一句話，再見。

孔庫爾澤夫矯捷地滑動雪板，微微俯起身子，離開他們走了。

——想必是從青年團員出身的人，——拉莫旦誇獎說，——滑雪板滑得多好。我呢，怎麼也練不好這門本事，看起來很簡單，却要從小練習起來才行。波格丹，你不要太難過了。怎麼你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感！

——拉莫旦，我想了又想，怎麼也不能擺脫這些念頭。——杜斌科決定和拉莫旦談談心事。——不懂爲什麼這樣：在一起的時候，不會覺得可貴，一分開，却這樣愁悶。拉莫旦，我做

過一個夢，夢見洗她的屍身，我的腦子怎麼也不能擺脫這個惡夢。

——我也相信夢，——拉莫旦拾起身子，靠近杜斌料底耳邊說，——我也相信……你知道爲什麼？我在夢裏常看見我的老婆帶着科梁，看見我的兒子畢佳，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也相信夢。可是你不要到黨委裏去瞎說呵，波格丹……又在爆炸了！

又看見一根根的黑柱直沖而起，轟隆隆的聲音響遍山林……

杜斌科回家了。

父親拿來了一塊可可糖交給兒子。這還是他在撤退前買來留給孫兒的，可是現在他給媳婦了。他坐在門口，看看那些四散放着的東西，沒有收拾好的床鋪，便脫下毛皮外套，噁哩咕嚕自言自語地把房間收拾好了。波格丹準備送給妻子的東西，除了這塊可可糖外，還有兩個白麵包，——這是此地稀有的東西了，——一塊牛奶乾和一個雞蛋。

羅曼成諾克來了，送了兩盒維他命葡萄糖和一盒「可拉」糖。維克托麗雅也來過，洗了碗碟，拿去了幾件拋在房角上的襯衣襯褲，用自己的纖細筆畫寫了一張字條給宛柳。走出去時，她的慈善的眼睛望了望杜斌科，伸出她那變得粗糙了的手，低聲說道：

——我誠意希望宛柳好起來。

醫院。波格丹把大衣往衣帽室裏一掛，就不顧值日員的喝阻，直從梯子上迅步跑上去。宛柳躺着，蓋着一床薄薄的毯子，痛楚難當。波格丹蹲在她跟前，無限的愁緒又湧上心頭。他吻了吻她，她細聲說道：

——你來了，多好呀。

她也很孤寂，也許比他還感覺得厲害些。

他望着這多年來同甘共苦的親愛容貌。她面色蒼白；當她用力回想，勉強來說話的時候，額上顯出一道道的皺紋。她說：「也許我還是在火車裏就受了寒吧？也許不該搬石頭。後來我又幫助裝置過電壓機……你不要這樣望着我，你一點也不會知道。告訴我，工作進行得怎樣？你需要到那裏去，你抽身來的吧？」

——宛柳，你難過麼？

——痛得很，痛得很。早上我叫喊過。我覺得很冷……

風從她牀邊窗戶裏吹進來。脚是赤裸裸的，頭從薄得像葉子似的枕頭上掉下來了。

——我們把一切都送給軍醫院了，——看護婦說，——所以有許多東西不夠用。

快要開始一種什麼治療手續。他們請波格丹出去。他就走出到走廊裏。有個戴紗布口罩的女子坐在棹子前填寫病狀表格。波格丹看見上面寫着：「杜斌科」字樣。

——請你讓我看看好麼？——他問。

這個女子仔細打量了波格丹一下。

——不行。

——請讓我到病室裏去。

——大概可以去了。

波格丹在病牀跟前蹲下去，跪着；女人們都抬起身來，帶着纏綿床第的人底好奇心理注視着他。

他又吻了她冰冷的嘴唇。夢！可惡的夢總在追隨着他。他握住她的手。拳頭裏握着一塊手帕。她覺得很痛，可是她極力抑制，好使他安心。

來了一個看護婦，臉上顯出官樣的乾燥神色。手裏拿着注射器。

——該走了，——她說，——你使病人太累了。

——波格丹，你走吧。帶雙襪子和便鞋給我。我的小黄皮箱還在麼？

——還在。

——家裏人沒有信來麼？

——沒有。

——春天我到他們那裏去看看好嗎？

——好的。

——謝謝你。

——拿着消毒過的注射器等待這麼久是不行的，——看護婦咕嚕着說。

父親走來和他一塊過夜。他帶來了一盆黍子湯和兩個小小的肉餅子。他生起火爐，燒熱了一下，他們就一同用了晚餐。父親把自己的鋪蓋鋪在地板上，許久不能入眠。他們差不多沒有說話，本來他們父子間不用說也互相瞭解的。窗戶外又開始刮起雪風，煙囪噙住了，爐子裏直冒煙。波格丹又痛苦又不安地睡着了。在夢裏叫起來，不知爲什麼罵着柏蘭。父親抬起身來支在臂肘上，把外套邊緣蓋住自己的骯髒襯衣，細聽着兒子底夢囈，連連搖頭。

早晨波格丹打了個電話到醫院裏。看護婦回答說：「病人笑了。」

——烏啦！——杜斌科叫了一聲。

十一點鐘時，他召集了已開始工作的各工作間主任開會。由於各種機牀開工的先後不一，所以有些地方工作上發生缺陷。需要重新分配任務。杜斌科把食堂主任找來，叫他預備早餐送到他辦公室來款待那些來此開會的各工作間主任。

食堂裏送來的早餐是每個人一碗湯和一條黃瓜。工程師們到齊後，杜斌科就請他們入席。他們迅速吃着，調匙敲着鉄碗，響成一片。每個人拿了一條黃瓜當作水果吃，聽着經理提出的新任務，聽完後就點點頭走了。會議連同用餐一共只花費十九分鐘。

——杜爾加也夫同志，我有一件喜事，——杜斌科說，——大喜事。

——你是說機台的裝置吧？進行得真不錯呀。

——你怎麼的，杜爾加也夫同志……是另外的喜事……宛柳笑了！

——有這樣的事，——杜爾加也夫揚起眉頭說，——真愜意呀！

——那還待說……昨天我簡直悶得打不起精神來。她的嘴唇冰冷，發青，手裏捏着一塊手帕，指甲都是紫的。忽然……笑起來了。我要到森林裏去一次。你知道我想出了一件什麼事情？在輕便鐵路底盡頭河邊建築一個小白屋村。

——這是幻想。

——能實現的。——杜斌科在辦公室裏來回踱了一遍，高高的身軀，寬闊的肩膀，眼睛中閃耀着一種青年氣魄的光芒。——準定要是小白屋村。定要把建起的小屋粉得白白的。我看見過從

烏克蘭和庫班移來的工人村。這些人把自己故鄉的風味也帶到這裏來了。他們把房子裏外都粉上石灰。這在烏拉爾大森林背景上，真像美麗的音樂。真的！我站在冰河岸邊看見那些蓋滿雪的岩石，白樺樹，像檣桅般挺立着的杉樹。要在那裏建起一個小白屋村來，那多好！你想想看，我們將來走了，就讓我們的勞動留作紀念塔吧。

——我需要三十張畫圖棹尙且找不到，——杜爾加也夫忽然說，——你却幻想什麼「小白屋村」！

——棹子我們要做的，可是小白屋村也要建築的。要是我們開始如期出產飛機時，我定交涉到建築村子的貸款。

杜斌科巡視了各工作間一周，到過裝置間建築場，隨後同柏蘭坐車到森林裏去了。小火車頭上冒起的一股黑煙飄飄盪盪，後面一列小車箱上坐着腰繫皮帶的運木女工。

杜斌科把頭伸在車箱窗外，解開領口，讓頸頸露在刺骨的寒流中。柏蘭取下帽子。黑色的額髮被風吹得飄舞，頓時蓋上了一層白霜。

你的手怎樣？——杜斌科看見柏蘭左手動作不很方便，突然問道。

——沒有什麼，——柏蘭不好意思地坐到凳上去了。

——怎麼沒有什麼，你是殘廢人！

——小事情，——柏蘭更加不好意思起來，——你發覺了，請不要告訴別人。

——爲什麼要隱瞞？

——波格丹·波得洛維奇，免得旁人來可憐我，——柏蘭說。——正是由於這隻手，才免除

了我的服軍義務。軍營生活是我時刻想望着的，我賭咒。我愛穿軍服。

柏蘭談得興勃勃了。他坐在杜斌科面前，拋去了平日浮華習氣，成了個樸實可解的人。他的手是在克列門丑克時被潛入房裏的賊扭斷的；妻子原是個家庭使女，他非常痛愛小孩，以前杜斌科從「杜」式飛機裏扔出來的那些皮箱內，有兩隻裏面全是些玩具，偶娃和兒童讀物。

——我會說過，要打你的狗臉，記得嗎？——杜斌科問。

——打了也沒有法子。我是打不過你的！你多麼強健。我呢，有這樣一隻可恨的手……我賭句死咒！——柏蘭哈哈大笑。

——柏蘭，可是你瞎談得太多了。你的舌頭太長了。

——對的還是對的，我賭咒。

他們在一座小木房子旁邊轉車台上下車了，這座木房子是用粗大木頭匆忙建成的，却題着一個響亮的名字：「總站」。沿路綿延不絕的堆着木材。杜斌科觀看柏蘭用各種小樹和樹枝建成的畜欄，上面和四周都蓋了一層雪，然後澆上水，造成了一個冰欄，又溫暖，又堅牢，隨便什麼風也吹不倒的。

——你在烏克蘭的時候該是多麼慌張，到了烏拉爾却變成了這樣有幹才的人了。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大概是因爲這裏安靜些。自然環境使我的性格變好了……要是撒謊，我就不是人。

他們在森林中齊腰的雪裏鑽來鑽去，測量和計算着新「小白屋村」。杜斌科把這條山溪岸邊的將來描畫得這樣美麗，把將來到山上打獵，獵取松雞，狼獾，狗熊，甚至麋鹿的情形，說得這

樣津津有味，使柏蘭馬上就同意開始準備建築村子的工作，他們並且決定把村子取名為賀明科村。



第三十四章

杜斌科和柏蘭爲了暖暖身子，就去幫助把木頭裝到火車上去，回到工廠裏時，兩人都是笑嘻嘻的，不知不覺地成了好朋友。波格丹走進辦公室裏，覺得全身發暖，遂脫下濕外套，把毡靴交去烤乾，穿上一雙格吱格吱叫着的新皮靴，在草蓆上走了幾步。他又想起妻子來了，心裏覺得很好過。他想可以預備一些什麼東西送給宛柳，可是選擇非常有限，城裏除用烏拉爾石頭做的沉重石器外，什麼也找不到。

電話鈴響了。他連忙取下聽筒。聽見一個和諧悅耳而微帶懶意的聲音。「誰呀？」麗焯。

——我聽說你的太太有病，真的嗎？——她問。

——是的。

——你想怎麼樣。

——你是說的什麼事。

——她在病院裏嗎？

——是的。

——怎麼回答得這樣簡單……你現在可以比較自由一點了吧。

——什麼意思？

——到我這裏來隨便坐坐吧。要是你願意的話，馬上就可以來。我們來喝完那瓶白蘭地吧……

他心裏起了一陣極端憎惡的感覺。難道她連每個女子通常具有的那種善懂人情的態度都沒有麼？

——你沒回答嗎？——她嬌聲問道。

——是的。再見。

——你生氣嗎？

——我很忙……

杜斌科把聽筒一拋。興致被她弄壞了。父親來接他，他們就一同回到「灶虫」裏去。

早晨有個不熟識的女子從醫院裏打電話給杜斌科。她是躺在宛柳旁邊床上。這個女子請杜斌科馬上到醫院裏去。杜斌科着急萬分地問道：「發生了什麼事？」那女子頓了一下回答說：「她很感寂寞。」

很感寂寞！波格丹底手都發起冷來了。他是知道她的。她決不會只是因爲自己寂寞，而叫他拋下工作走去看她的。他趕快收拾一些食物，拿了一杯酸牛奶，叫來汽車駛去了。

他的形色這樣惶急，連看門婦都不敢阻止他，恭順地接着他拋來的衣帽。他直往樓上跑去。病房在樓梯口正對面。醫生不在。她這樣躺在那裏，從樓梯口就可以看見她的手。她把手舉起，逐一屈着指頭，然後又伸開手。她痛苦得很。波格丹很想撲在她跟前，安慰她，問問她。可是在她面前有兩個穿白褂子的人俯起身子在那裏看護她。使波格丹不得不抑住自己，他坐到沙發上。

他帶來的一個小包裏落到地上了。玻璃破碎聲。盛着酸牛奶的玻璃杯打破了。保姆走來提起包裏，安慰着說：

——打破碗盞是吉利的兆頭……喔唷，什麼都弄壞了，病人不能吃了。

——你拿去吃吧，——波格丹把手一揮。

——謝謝你。

保姆，可憐的老太婆，高興極了。

來了一個女醫生，神色乾燥，全不客氣，舉止像個男子。

——可以看看女病人杜斌科嗎？

——只會使她難過，——她用那看慣了別人痛苦而漠不動心的聲調說。——你自己着急，也會使她着急。

——我不會着急，——杜斌科忍住戰抖說道。

——你已經在着急，——女醫生說着，就用無聊好奇的目光瞧着他胸前的勳章，——等一會兒，也許她會清醒起來的。

杜斌科恭順地坐到沙發上。一個醫學博士沿着樓梯走上來了。個子不大，體格堅實，廣闊慈祥的臉上長着微帶棕黃色的鬍鬚，光禿的頭蓋上覆着幾束黃白相間的頭髮。他恭敬地握着杜斌科底手，抬起聰慧的眼睛，直樸地說：「我聽說過你，請到我那兒坐坐。」在辦公室裏，他讓杜斌科坐在深深的皮安樂椅上；周圍都是用酒精浸着的人底內臟，手指，脚趾之類的東西。在一個瓶子裏，杜斌科覺得浮着的是個人頭。醫學博士坐在對面，架起腿，摸着鬚。

——博士，她很感痛苦嗎？

——我今天還沒有看她的病。

——博士，你能不能現在就去看她？

——現在就去。你在這裏坐一會兒。

他走出去了。高高的白油漆門關上了。一個帶着病院制帽的好奇的保姆來看了一眼，就隱沒不見了。杜斌科深坐在安樂椅裏。他覺得椅皮冰冷，使他渾身打顫。不由的又向瓶子裏的「人頭」看了一眼。是個什麼妖怪！把人頭盛在瓶子裏。不過說是人頭，又未免小了一點。他不願意去想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便極力去想旁的事來安慰自己。驀地發出了一個可怕的聲音。這是她叫。叫聲震盪了全病院，叫得耳鼓直震。杜斌科兩手把頭一抱想道：「不是，叫喊的不是她。決不是她。」可是他當真會聽錯麼？他害怕現在不會讓他到她跟前去了，於是他就拿了張紙放在安樂椅上寫個字條給她。字母很不清晰，加之鉛筆不好使，鋼筆上的黑水又結凍了。

「好宛柳！好宛柳！我吻你，吻你……你是多麼痛苦呵，可是你要放剛強些呀！一切都會好的。全世界都充滿着苦難，我們也要忍受住我們的……甚至……」

醫學博士走來了，波格丹難為情地把沒有寫完的字條塞到衣袋裏。

——我們要替她開刀，——醫學博士取下眼鏡說。——你對於你們工廠太着忙了……你看，就弄成……

——我們着忙是因爲……——杜斌科試圖辯護自己，雖然他的心思全沒有想到辯護，而是想着別的事情。

——知道，知道，——醫學博士打斷他的話說。

——叫喊着的是她嗎？

——是她。上了麻藥後。她覺得好像跌落到一個深淵裏去，——醫學博士微笑着，帶着同情神色握了握波格丹底臂膀，——你可以到她那兒去。可是不要太久，面容放快樂些。笑笑看……
喔，這算什麼笑容！對你真沒有辦法，你去吧……

杜斌科坐在她旁邊，吻了她。她身上發出藥氣味。隨後她嘔出了一些黑涎。痛楚使她難過。她全身捲曲起來，抓住床欄，咬緊牙齒。

——痛呵，痛呵！——她哼着。

——宛柳，你不要怕……

——我不害怕開刀，——她帶着哼聲用力從喉裏吐出這句話，——那我立刻就會倒下……昏睡過去，不覺得痛楚了。我叫喊過。你聽見沒有？我覺得好像我要跌落到深淵裏去，再也不會看見我們的阿略沙，我們的城市，我們阿略沙滑着玩過的欄干……欄干了……

看護婦在她左手上打了一針。波格丹拿濕棉花在打了針的地方按了幾按。又開始了一陣厲害的痛楚。她的哼聲越來越高。波格丹連忙跑到走廊裏。醫學博士站在桌子跟前檢出一封封信件，帶着不容反駁的語調，低聲吩咐一切。

——醫學博士，要趕緊開刀才好！——杜斌科叫道。

——我們正在準備，你去散散步，過點把鐘再來……過點把鐘……

——請你告訴我……請你回答我的問題！結果會怎樣？

——可惜得很……——博士兩手一伸，——我不是魔術家，不是妖術家。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勸你到新鮮空氣裏去散散步。

杜斌科轉回病房裏，吻了吻宛柳。

——馬上就會開刀了……

——最好快些……讓我或者死，或者就好起來……

他再吻了她一次。她沒向他微笑。要是稍微清醒一些，她定會微笑的。杜斌科順着樓梯走下，在路上遇着的保姆同情地望望他的臉。推來了一張像把車子的高抬床。車輪咿呀叫着。大概是去載她的。杜斌科頭也不回地走往接待室裏去。聽醫學博士底話，走往……新鮮空氣裏去吧……不，他留在這裏。波格丹坐在一張圓桌旁，把手肘支在桌子上。他等待着這件可怕事情底結局，不知怎的他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公道的。那時是十二點三刻鐘，此刻是一點五分鐘了。

那裏樓上在解決着他的命運。他覺到宛柳是他一生的幸福所在，他的孤獨之感就更加冷寂起來了。樓上在剖割，在執行判決。大鐘上的分針慢慢地爬着，爬着。

有一羣住在軍醫院裏的紅軍受傷戰士走來檢驗目力。所有他們不是傷在頭上，就是傷在額上。弄得面貌歪斜可怕，說話咿咿呀呀，可是他們還是互相開玩笑，嘻笑快樂。有一個人額部破開了，只能透過牙縫說話，不能開嘴。手上有三個生了膿的傷口，腫脹起來了。杜斌科問：「是爆片打傷的麼？」——「不是，是子彈傷。」——這個紅軍兵士回答說，帶着好奇心地翻過拳頭來，好像他初次看見這一切似的。

一個少年有一隻眼睛，額部和口腔都受了傷。爆片至今還嵌在上口腔上。他笑道：「我再上

前綫去，要是第二隻眼睛再打掉了，那時玻璃眼睛就會開始看見的。」他是在列寧格拉附近姆加城下受的傷。他是個下級軍官不願意離開軍隊。在等待檢驗時，他很樂意和杜斌科談話。他穿上褂子問道：「你大概是醫生吧，」——「我是工程師，製造飛機的。」——「原來這樣！」這個受傷戰士驚奇起來。——「那末，你也是我們一夥人。可是你在這裏做什麼呢？」——「我的老婆在樓上開刀。」——「不要着急，會好的。」

好像有人答應過，把施手術的結果通知他，可是誰也沒有來。此刻已經是一點三刻鐘了。爲什麼不來通知？波格丹覺得膝蓋開始冷起來了。難道他現在只會剩下獨身一人嗎，孤孤單單的一人……他沒有能保持這個賢淑人底生命是多麼愚蠢，多麼可羞呵！阿略沙又怎麼呢……

他無力再等了，就往樓上走。遇見了頭天晚上接收她的那個女醫生。

——怎麼樣？

——一切都很好，——她微笑着說。

杜斌科坐在沙發上。他覺得好像浮過了一條湍急的河流，終於跳到淺灘上了。他——河裏曾被沖往河心，碰到石頭上，撞着岸邊樹根；他泅泳着，抓住了什麼東西，可是浮上來後又軟弱無力地躺在沙灘上。

醫學博士在自己辦公室裏向他招手。波格丹向他走去。醫學博士取下薄薄的橡皮手套，像剝皮一樣剝下它來。

——像在……「普拉頓·克列奇特」話劇裏一樣……她的生命得救了。

——謝謝，——杜斌科喃喃着，——醫學博士，謝謝你。

——回家去休息休息吧。

——我不能看看她麼？

他不相信，真的一切都很好，危險已經過去了。

——這可不行……

——爲什麼？——他心裏陡然一驚。

——她還躺在手術室裏沒有醒過來。俗話說得好，別人底手藝是難懂的……對不起……對不起……

——醫學博士，謝謝你，——杜斌科又喃喃地說一次。

——沒有什麼可謝的。習慣了……

杜斌科坐進汽車，就向汽車夫說：

——得救了。

——那就是說，不會死了，——汽車夫說。

首先接着他的是維克托麗雅。她從工作地方跑來，神色惶惶，却顯得更加美麗。

——怎樣？

——一切都好。

維克托麗雅往椅上一坐，放聲大哭起來。

——你怎麼，維克托麗雅？——杜斌科問道。

——我着急得多麼厲害，痛苦得多麼厲害呀。我覺得，一切都是我的過錯。要是宛柳有三長

兩短的話，我便受不了的……——她站起身來，破涕爲笑了，接着又說道：

——我多麼蠢呀！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請原諒我。

杜斌科打了個電話到醫院裏。

——病人醒來了，要葡萄酒和菓子露喝。

心裏輕快了一些。杜斌科坐在椅子上，覺得全身起了一陣微微的顫慄……



第三十五章

冷到零下三十度，並且刮風。晚上接到了無綫電，詢問飛機場是否已準備好接收飛機。飛機場差不多完全修好了。周圍用掘起來的焦黑樹樁圍上了，開始建造各種附屬房屋。出現了黃色倉庫的建築，驗機師們住的小房子，氣象台等。現在從樹林裏不斷地運來的圓木，很快就用電鋸鋸好了。

早晨，在山林上空飄舞的雪花中出現了飛機影子。飛機成隊地比翼飛來。大風把降陸標記幾乎吹走，跑來幫助降陸的羅曼成諾克及其航空同志們忙用身子把它壓住。飛機在頭上軋軋作響，繞了第二個圈子，就一架跟一架地從茸茸的雪花叢裏鑽下來。只見黑色臃腫的人體跑往飛機跟前，這是幾架大運輸機。人們會駕着這種勤勞耐苦的飛機征服過北冰洋，空軍聯隊隊長沃多比陽諾夫所率領的飛行隊員會駕着這種飛機到過北極，並且人們用這種飛機裝運過炸彈，空軍陸戰隊，坦克和炮隊。現在它有些衰老了，但還是繼續勞動着。它是五年計劃時代產生的空軍老將呵！

新工廠裏飛來了第一批飛機，所有工人都覺得是莫大的喜事。人們停了一會兒工作，舉起手來歡迎飛過工廠上空的大運輸機。也許在這些飛機裏的飛行人員中，有到過遙遠烏克蘭的吧。即令沒有，也不要緊，反正他們都是從前線飛到這裏，飛到烏拉爾嚴峻山嶺中來的人們，這樣的遠

客是他們很歡喜的……

結上了一層冰的螺旋槳還沒有完全停住，就從第一架飛機裏鑽出了一些戴着空軍帽，穿着毛皮長靴和飛機師制服的人來。

——離黑海遠的很，可是人們都似乎是很親近的，對嗎？——一個穿毛皮衣服的人說着就取下遮風鏡和鹿皮面罩。

——舍夫科普梁斯呀！杜斌科撲向他跟前去。——依萬·依萬諾維奇呀！

——是的，是舍夫科普梁斯，——舍夫科普梁斯擁抱着杜斌科說，——猜着了，波格丹，你這鬼東西……

——爲什麼不預先通知一聲？

——好使你吃一驚，——舍夫科普梁斯笑道，——我們現在是十足加二的軍人了，所以工作很謹慎。而且我們不管怎樣，總算當起英雄來了。

——恭賀你，依萬·依萬諾維奇。

——我不是說的這個，——舍夫科普梁斯把手一擺，——是隨口說出來的。要是仔細看看，我們大家都是英雄。你現在會指給我看，我這個老頭子不在時，你在這裏幹得怎樣。你以爲我對這一切心裏不發癢麼？

——依萬·依萬諾維奇，不相信，真不相信是事實。好像我們彼此已經是永久隔離了，我們是被遺棄了似的。

——怎麼說被遺棄了的！現在會有一條熱鬧的大路通到這裏來……——舍夫科普梁斯措了措

鼻頭嘴唇。——你們這裏冷的真不錯，可惡的冷風，簡直把牙齒都凍涼了……波格丹，你去見見別的人，也許會遇見老相識。我在這裏幫幫我們伙伴們的忙，對嗎？過後我們再到房間裏去談談吧。

在第二架飛機的近旁站着一圈人，拉莫且，吳格留莫夫，羅曼成諾克和……洛柏少校。領航師，射手兼無線電生偕同和他們同來的一些人在那裏給飛機罩上套子。吳格留莫夫很親熱地和波格丹道了好，就把他推向笑容可掬的洛柏少校跟前去。

——經理同志，可不要用你的鬍鬚刺得我的臉孔太痛了，——洛柏嘎聲說，——簡直長得像葉爾瑪克·齊莫菲也維奇¹⁰底鬍鬚一樣了。

——我把你的朋友們帶到你這裏來，——吳格留莫夫說，——這樣意外的喜事，想必你很滿意吧。

——這還待說！真是意外的喜事。

——要是你知道了他們爲什麼到這裏來，你一定會更加喜歡的。

——難道他不知道嗎？——洛柏問。

——不知道。得告訴他了，免得他陡然嚇得發呆。——吳格留莫夫用微帶狡獪的眼色望望杜斌科：——老板，他們是來領新飛機的。

——可是，還……

——馬上就要到期了。難道弄不好麼？

——弄得好的，——羅曼成諾克插口說。

——正像從前我們那個工廠開始時那樣，——杜斌科說，——也等待過第一批飛機，等得着急。現在也得着急，那有什麼要緊。吳格留莫夫同志，你想催促一下吧？……也許這是需要的，我們烏克蘭人是有一點偷懶的。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也許要給你們打消這個偷懶的名聲。我們去看看究竟怎樣吧……這裏的風可以把人吹走的，連我這樣習慣了的人都受不住。

駛來了兩輛卡車。人們攀上車子，汽車就搖搖晃晃地順着雪路駛去了。吳格留莫夫想馬上看看裝置間的希望實現了。洛柏少校要求休息一會，喝杯白蘭地，解解疲乏，可是吳格留莫夫把他推進工作間的門裏，洛柏只好自言自語地咕嚕着來從事視察了。舍夫科普梁斯取下空軍帽與吳格留莫夫，杜斌科併肩走着，向那些對他問好的人慇懃點首。「我們的上校來了，」——工作間裏的人們都哄動起來。上校往前走着，他那飽經風霜臉上的笑口越開越大了。他的富有經營經驗的觸覺已感覺到事情真象。雖然初一看來，好像是一副混亂的裝置圖畫。到處擺着火盆，鉄桶和用鍋鉄捲成的圓筒，在裏面燃燒着松枝杉木。煙往上升，直穿過沒有裝玻璃的天窗。那些裝置飛機的人，看來都似乎是很矮小的，在那裏呵着手，肩膀按電力旋轉機和氣鑽的運動節奏而跳動着，他們坐在機翼鋼骨上，坐在酷像龐大雪茄煙的飛機軀幹上，忙個不停。活像一羣螞蟻！難道在攪動了的螞蟻堆裏能够弄出秩序來麼？斧子還在第三間廠房的頂上敲打，建築工人底小鎚子還在牆架上敲擊，風和雪還在往工作間吹進，把刺眼的煙吹得直往下捲，可是戰鬥飛機已長起翅膀，獲得應有的形式了。

杜斌科領着新到的人們順着流動連續帶走去，爲了組織這個流動連續帶，他花費很多的氣力

鬥爭過。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幾何學」作的，據他自己的話，爲了這，簡直把工人和工程師們的「背脊都咬斷了」。他留心打量着這幾位同行人面上的表情。他遲鈍了的眼睛，已經時常辨別不出好壞來了，於是他就利用人們底新鮮眼光來檢驗一切。對於他重要的是吳格留莫夫底意見，因爲吳格留莫夫喜歡秩序，堅決要求「把工廠建得像個工廠」。吳格留莫夫觀察過上百個工廠底開工，他不但可以按工作本身作出結論，而且能够作出比較來。當然有許多都是不合規律的，——例如這些像焚化祭品的火爐，或者單用木頭做成的極長的樓面，或者在還飛着刨花，釘着門環，裝設着暖氣管這樣尙未建成的樓房裏裝置飛機等等。舍夫科普梁斯是熟悉原來他杜斌科不得不親手炸掉的那個漂亮工廠的，看見目前這種情形，他會怎樣說呢？

從組合裝置到機架裝置，再到最終裝飾，——順着這條流動連續帶流出一架一架的飛機來。此刻在機台上停放着初次出產的幾架飛機，翅膀高翹，鼻子昂起。

飛機附近站着槍械工人，儀器技師，工程師等。每個螺絲釘，每一分一厘的地方都有人手撫摸過幾千次。飛機正是從人們溫暖的手指和手心裏產生出來的。不對，今天是從冰凍的手心裏產生出來的。因爲今天冷得每件金屬品都會粘到手上，像粘到磁石上一樣。可是沒有關係……衝擊機已經停在出口上，鼻子伸出在新造的門口，準備出發到外面，到蓋滿了雪的新飛機場上去，這就是敵人已把它叫做「黑色死神」的東西。

杜斌科站住了，滿腹心思和最後判決的期待使他苦悶起來了，他僅僅簡單的說了一句話：「完了。」

舍夫科普梁斯走往杜斌科跟前，吻了吻他，說道：「波格丹，謝謝你。」

吳格留莫夫瞟眼觀察這兩個人的情景，當他們走到出口的時候，他握了握杜斌科底手。這一默默的握手，使杜斌科深為感動。他外表上一點也沒有露出自家的情緒，可是這些人底瞭解和支持是他勞作的最寶貴的獎賞，這些勞作他是沒有覺得的，因為他每日都像在作夢一般。也許是由於他妻子底不幸事件以及最近幾日的惶恐，也許是由於從烏克蘭到烏拉爾以來的全部緊張，此刻影響到了他，總之杜斌科懂得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拋開自己的同伴，急步走向前面去了。他害怕會哭出聲來。蠢呀！真不像個男子漢！很想敲自己的額角，敲那看看就要迸出眼淚來的眼睛。他連忙抓了一把雪，急急擦着臉。心裏輕鬆一些了，他就站下等着他們，情緒稍為鎮靜下來了。

——現在我們到工作間裏看看，——他說，——現在已有兩千架機床工作着。

——今天已經够了，——吳格留莫夫望了望杜斌科說道，——我們要稍稍休息一會。說句老實話，我沒有坐慣飛機，稍為感覺頭昏。

——對呀，——洛柏大喜贊成說，——該歇歇腳，打開一瓶白蘭地來喝喝，我瞞着長官把這瓶酒帶在身邊已經一個多月了。

——洛柏中校把瓶白蘭地帶在身邊一個多月了，——舍夫科普梁斯擠了擠眼說，——可以相信的，對嗎？

——你要知道，總不會白白給我升級的。大概我改好了。

——就算這樣吧。——舍夫科普梁斯抓着杜斌科底手臂，在烈風陣陣的吹打下微微屈起身子，走往像個廟宇似的聳立在他們面前的主要廠房裏去。

——我聽說宛柳有病？——舍夫科普梁斯問道。

——是的。開過刀了。

——安全嗎？

——安全的。

——波格丹，讓杜爾加也夫和拉莫且來照料我們的事情，你去照料你的老婆吧……她此刻正需要扶持。飛機是飛機，工廠是工廠，老婆還是老婆。我們是爲了人才打仗，才建造工廠，才製造飛機。懂得嗎？幾乎忘記了；這裏有兩封從庫班寫給你的信，是你家裏人寫的，有個棕色頭髮的飛機師在庫依貝舍夫交給我帶來的……

第三十六章

杜斌科拆開兩封信，一封是母親寫的，另一封是妹妹寫的。他連忙飛閱一過，隨後，稍頓了一頓，使興奮的情緒安定一下後，再讀了一遍。遠方親人底聲音……彷彿有不可克服的空間隔離着他們。離愁和聚首的期待，渴望擊潰敵人。這就是這兩封信裏所含有的主旨。大家都是如此。全國人都一心一意盼望着擊潰敵人。社會的情感超過了個人的情感。

波格丹打了個電話到醫院裏去。值日醫生底語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可是他的話却安慰了他。他妻子底狀況還好。

——我想來看她，可以嗎？

——不行，——電話裏的聲音說，——開刀後頭三天不讓任何人去看病人的。

——三天！我定要馬上來，——杜斌科向話筒裏大聲喊着，好使對方聽見他的話。可是醫生却誤解了他，很不滿意地說：「最好不要着急。」

汽車往山下飛馳，駛過橋樑，用它的雄強身子衝破雪風，停在醫院前。門口的一對石獅子被雪掩沒了一半，可是它們仍是瞪眼望着，像怒吼着似的。杜斌科奔入接待室，把外套掛到衣帽室裏架子上，就往樓上直跑。照料衣帽室的女人叫喊道：「不是看病人的時候，你往那裏去？」杜斌科已經走到醫學博士房裏坐下了，醫學博士責備他太急躁了。

——我不知怎的，似乎覺得她的情形不好，——他說着就不轉睛地直視着醫學博士，醫學博士却張開他的大口嘻嘻笑着。

——喂，你這個……查波洛什人。你不要忘記，我們也是葉爾瑪克·齊莫非也維奇底後代。

——可是，爲什麼三天內不許看病人呢？

醫學博士把眼鏡扶到額上，笑道：

——對呀。開刀後也像生了小孩後一樣。你想看看我們的工廠麼？你總是誇耀自己的工廠，可是我們也有一個不大的工廠呢。

醫學博士叫了一個保姆來，要她發一件白褂子給訪問病人的客人。保姆拿來的白褂，肩身太窄，袖子太小而且短得不成樣子。醫學博士連連搖頭，替他繫上紐帶。

——杜斌科同志，你怎麼長得這樣大了。

他們走過一條長長的走廊，站在一扇白油漆的房門前。

——這裏是小孩工廠，——醫學博士說着，就打開房門。

房裏緊緊地擺着幾十張小床，行列整齊。每張小床上躺着兩個裹着抱裙的小孩。床頭上貼着一張條子，寫着號碼和姓名。這些細着小孩的白布捲子，簡直白得奪目。醫學博士引着杜斌科參觀，誇獎這些小孩，好像是誇獎自己的孩子一樣。這時剛剛推進一架小輪車子，上面躺着十來個睡着了的小孩，剛剛喂過奶，有些小孩嘴唇上還留下有母親底奶汁。醫學博士靈巧地抓着兩個小孩胸前抱裙繫成的兜兒，捧給杜斌科。

——你看，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多麼好的娃娃！真像是一車法國式的小白麵包。

醫學博士把他們放回原處，他們還是睡得甜甜蜜蜜的。醫學博士的手法竟這樣靈巧，抓着嬰孩搖搖晃晃，還是一點也沒驚動他們的蜜夢。保姆把小孩放到各自的床頭，悄悄地推起搖車走了。醫學博士用手往周圍一指：

——現在是打仗的時候，有些地方在殺人，我們却在生產人。看着這些小孩就不覺喜歡起來，滿天愁悶都消散了。杜斌科同志，生活是前進不息的呵。你拚命製造武器殺人，我們却是相反。

——不對，——杜斌科說，——我們殺的不是人……

他說的很簡單，而他的眼前就現出一幕幕的慘景：小白屋村中的犧牲者，在大路上塵霧中徬徨着的遭受敵人摧殘蹂躪的烏克蘭小孩，被西方野獸炸彈轟擊和機關槍掃射下的小孩。他就更肯定地重複說：

——我們製造武器，爲的是殺野獸。

醫學博士懂得他的心情，就把對話人底念頭引到另外的題目上去。

——你看，我們面前躺着這些法國式的小白麵包，誰知道他們當中不會有牛頓，明得列也夫咧……

——也許會有契卡洛夫或巴甫洛夫呢？

——對呀……杜斌科同志，所以要愛重他們。請你們多製造些「黑色死神」……

他們走出了房間，這樣的房間有五個，他們沒有再去看了。走到樓梯上，醫學博士對杜斌科

說：

——寫幾行字給你的夫人，我們替你轉交。

杜斌科大喜，寫了一張字條。條子裏寫了很多的好言好語，可是沒有連繫。他通知接到了家裏的信，家裏人都平安，又通知說洛柏，吳格留莫夫和舍夫科普梁斯來了，「寫給她看，不太多麼？」——他想到。醫學博士看着他說道：

——不過不要寫悲哀的事情，快樂的事多寫些也不要緊。

過十分鐘後，保姆拿來了一張宛柳寫的回條給他。杜斌科幾乎要喊起「烏拉」來了。她可以寫字了！雖然手還不很自如，筆跡歪歪斜斜，然而她總算寫得字了！

「親愛的波格丹！我覺得好些了。謝謝你的一切。還稍微有點痛，看護得很好，醫學博士也非常細心。寫字還很困難。一般說來是不錯的。吻你。家裏人還平安，我真高興。現在我想知道吉米什底情形。丹孃信裏說到他沒有？請你放心工作吧，三天內可以不來看我。不是指定的期限快到了麼……我一切都記得 都着急不安，——你的小鳥兒會不會出世咧。不然的話，在吳格留莫夫面前很下不去的……保重自己……你的遭受苦難的宛柳。」

他從病院出來，一頭走，一頭就嚙嚙着：「小鳥兒會出世的，定會。」「小鳥兒」這幾個字一路上都顯現在他的眼前。爲什麼是「小鳥兒」？大概她害怕寫「飛機」字樣會洩漏祕密吧，但是他們生產的祕密怎麼可以保守得住呢，很快在這寂靜的城市上空就會有他們工廠出產的飛機鳴聲。此刻這裏就傳來了射擊聲。這是試砲場裏在試驗大砲。「黑色死神」。不是的。他們是在創造「光明生活」。杜斌科學到自己工作意義的重大，他心裏稍微安慰些了。他乘汽車回到他們

住的「灶虫」前，走進房間裏，看見父親陪着洛柏在喝白蘭地。父親看見他來了，有點難爲情似的，揩了揩鬍鬚。

——波格丹，我馬上就走。

——爸爸，沒有關係，——波格丹快樂地叫道。——我也來喝一杯祝宛柳的健康。

——她怎樣？——父親和洛柏齊聲問道。

——她竟寫起信來了，——杜斌科誇揚說，就坐往棹子跟前。

——等到她看見我這副嚇得鬼怕的醜臉不會驚倒時，我也去看看她，——洛柏說着，便倒了一杯白蘭地遞給杜斌科。——經理，請喝吧。

——大家一塊喝。

——我們不會推却，——洛柏又倒滿自己和老頭子底杯子。——我們是用不着多勸的。祝宛柳底健康，隨便喝多少，我都樂意的。

洛柏講述戰鬥情形，講述南方戰線上的各飛機聯隊的緊張戰鬥生活。他本人在德涅泊爾河和皮勒科普一帶撕殺過，常常衝擊敵軍坦克隊。他敘述舍夫科普梁斯飛機在殲滅幾十輛敵軍坦克之後陷在敵軍砲火交射之中被擊落了，十天之久，大家都認爲他陣亡了。可是舍夫科普梁斯竟留得活命，帶着他的飛行人員從新福洛坡里步行到刻爾契。他沿途所過，燃起了許多熊熊的火堆；他一面走，一面就把遇見的草堆和麥糧堆點火燒掉，同時還不斷地和德國人撕殺着。偵察過已被敵軍佔領的克里木區域的飛機師都報告說：「舍夫科普梁斯走來了。」

克里木·巴哈奇鮫賴！德國人竟到了那裏。杜斌科想起不久以前的往事，有如一場甘夢。去

年秋天，他乘坐「林肯」式的汽車駛過克里木的翠山，山上的綠葉樹快要凋落，變成了金黃色，正確些說，紅銅色，彷彿山林是火樹構成的！還有他們會在那裏喝過晶瑩之水的銀色山溪。巴哈奇煞賴平原上連綿不斷的菓園。樹上蘋果纍纍。地上到處是高堆着的蘋果山，卡車上，牛車上，採果人底籃筐裏，凡是眼目所及的地方幾乎全是蘋果，接着又是千萬株菓實纍纍的樹木。彷彿整個山谷都沈沒在蘋果浪潮中了。那時宛柳坐在他旁邊，把晒得黧黑了的肩膀靠在他身上，驚喜地說：「我們的，這一切都是我們的，波格丹。」是的，我們有過的東西是很多很多的！他們遊遊過奇雷宮，看見過因年代悠久而暗淡失色了的韃靼汗的偉大遺跡，參觀過那爲偉大普希金歌詠過的，像淚水般滴着的小小噴水池。誰能想到過一年後，德寇坦克把成百成千享有這蘋果山谷的勤勞韃靼人房屋壓成灰燼之後竟衝入了奇雷宮。黃金般的克里木。太陽旭暖，葡萄豐饒，炎熱的海岸，金黃色的人體，真是個天富之國。我國最著名的詩人以其天真情感鍾愛自己祖國，曾騎着驢子放游於這裏山巒之上。

洛柏講述克里木空戰底情形，杜斌科却想着不知不覺湧現於腦海裏的念頭。當他廠裏的人們在那裏爲收復黃金般的克里木，烏克蘭以及別洛露西亞而努力工作着的時候，他能安閒地坐在這裏麼？於是杜斌科站起身來，說了一聲對不起，就走往工廠裏去。又看見煙霧騰騰的組合機間和裝置間。台架旁，飛機旁，機座旁滿是人們。他們已一連十三四點鐘沒有換班了！大家圍繞着他提出各種問題，杜斌科一面作答，一面就爬進飛機裏去檢查一切；隨後又走進實驗室，看見杜爾加也夫和吳格留莫夫坐在那裏試驗木質鋁。吳格留莫夫特別關心木質飛機的製造，並盡力幫助。今天他運來了木質鋁，像鉄一樣堅硬，甚至最銳利的刀子都削它不動。試驗的成績非常好。

吳格留莫夫站起來，用他的巨手把頭髮攏上去，很親熱地向波格丹微笑說：

——烏拉爾的木質鋁會製造成功的。

——我們已經從英美收到了鋁，——杜斌科也向着吳格留莫夫微笑答道，——並且我的一個老朋友用紅色石頭和天然鹽水鑄鋁，很快就要出產了。

——我們要來和你的那位老朋友競爭一下，——吳格留莫夫開玩笑地說，——總而言之，杜爾加也夫，衝擊轟炸機和擲放魚雷機也定要在森林中產生出來。

杜斌科拿着試驗木質鋁的圖案看了點把鐘久。隨後叫人拿來樣品，親自檢驗它的堅硬性，抵抗碎裂和折斷的程度怎樣。吳格留莫夫轉來站在杜斌科背後望着他寫的試驗結果的記錄，臉上顯着得意的笑容。

——會成功的麼？——他問。——會照我們想的那樣麼？

——會照我們想的那樣，——杜斌科回答說。

——你的夫人怎樣？

——還好。

——爲什麼不說「很好」？

——害怕命運不會讓我這樣。

——你們烏克蘭人多麼……迷信呀。你該多少有點愛上了烏拉爾吧？

——愛上了，吳格留莫夫同志。

——幹生產工作的人比任何人都會更快地瞭解烏拉爾，愛上烏拉爾的。你也是生產工作人

員。烏拉爾人是與烏拉爾不可分離的。幾百年來和金石鬥爭使烏拉爾人底外貌變得粗魯了，可是，如果把他們剖開來看，便可看見裏面全是金子……現在你帶我去看看其餘的各車間吧。

無數機床均勻地轟鳴着，令人覺得連樓房石壁都在歌奏，使杜斌科心裏更加舒暢了。他在這有節奏的轟鳴聲中往前走，看見每架機床旁邊有從它的帽蓋下面反射出來的黃光點子，看見被自動機器鏟刮着的軸心底抖動，看見許多載着零件的車子和載運巨大零件的自動車……工廠活起來了。還沒有建造完，可是活起來了。電壓機唧唧響着，鎔爐在燃燒着，空氣在壓榨機底通風管裏嗚嗚叫着，原來屬於賀明科的那架機床在靈巧地在金屬上刻畫着度數，主人早已不在了。他已躺在原先炸毀了的工廠附近的沙石底下。可是機器却運來了，安好了，執行着準確的工作。

自動鏟床一架挨一架地密密擺着。這種擺法是不合規則的。在原先的工廠裏這些機床佔的地方要大四倍多，這裏連每一吋的地方都儘量利用了。在這工作間裏作工的有三百七十個男女童工，都是他們的父親——鑄工——送來學習管理機器的。

這些孩童穿着油垢衣服站在機床前，咬緊牙關專心工作着。他們的個子與機床一樣高，有時還矮些，當他們視察機床工作時，必須伸起頭來。他們聚精會神，傲然工作着，可是他們未必想到此刻已是救國偉業底參加人，他們現在已成了民間傳說中的英勇神奇人物。

——你叫什麼名字？——吳格留莫夫向一個臉頰瘦削，頭上聳起一股烏拉爾式的頭髮的小孩問道，——大概是科里加吧？

——我叫尤里雅·依萬諾維奇，——這個小孩豪傲地像大人一樣說出自己的名字來，連一眼也不望詢問他的人，他全副心思都在忙於工作。

——你作了多久工了？

——十五天……

尤里雅·依萬諾維奇毫不轉眼去瞧他們，也不覺到「促不安」。他已經領會到他的勞動底祕訣，認識了武器製造者之可驕。

——這樣人民底意志是誰也打不破的，——吳格留莫夫在自動機床間走着時低聲說道，——誰也摧毀不了的。只有蠢豬才會來侵犯這樣的人民！

杜斌科回到家裏，坐在棹前久久呆望着妻子底照片。心神又飛往她那裏去了。她怎樣？她的健康怎樣？「受苦受難的宛柳」，她這樣稱呼自己。她的痛苦是從工廠裏得來的。此刻那裏有幾百婦女在繼續工作。她們別離自己的幼兒弱女快到一個月了。可是大家覺得是爲自己工作，誰也不認爲這是他當經理的強迫她們作這樣超人力的勞動。如果他現在放她們回家去，她們會回去麼？會拋棄沒有作完的工作麼？這一點，他已檢閱過了。她們都覺得是爲救自家的生命而勞動，而不是爲了金錢，爲了榮譽……

堆起了許多骯髒衣服，沒有乾淨的手巾。找不到漿洗的人。再去請維克托麗雅或廠裏別的女人麼？可是她們都在幹着男子底工作。送往城裏去洗，又抽不出時間來。杜斌科於是關上房門，扣上鎖，就來洗面巾，手帕和襯衣襯褲。他趕快洗着，免得碰見他在作這樣的事情。

手被熱水和肥皂漂得白白的了，周圍地上濺滿了肥皂泡。煤爐燒得暖熱熱的。忽然聽見敲門聲。杜斌科急忙把洗的東西藏到床下去，拿抹布揩乾地板，穿上短襖，聽見第二次敲門聲後便打開門來。

——柏蘭！

——對不起，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柏蘭說，——担攔你一分鐘。我找到了白麵包，一杯蜜糖和幾隻蘋果，送給你的太太。他從鞞皮上衣口袋裏取出蘋果，放到棹上。蘋果敲到棹子上，發出彈球般的聲音。

——凍硬了的麼？——杜斌科問。

——這是阿那帕地方出產的蘋果。洛柏運來的。他飛機裏藏有半箱，當然在路上凍硬了，可是蘋果好極了，我敢賭咒。

——柏蘭同志，謝謝你。

柏蘭坐下，取下護耳帽，抖了抖頭上的黑色鬚髮。

——這算什麼，比起宇宙永恒性來，一切都是不關緊要的。命名為賀明科的村子已經開工建築了……

——柏蘭，好得很。

——我決定在開春以前把它趕造完，我敢賭咒。要是我請吳格留莫夫發給釘子和玻璃，會是得當的麼？他不會說，柏蘭，你又玩老把戲麼？

——我想不會的，——杜斌科望望床下，又望望手。

——我大概妨礙了你吧，——柏蘭說着，就站起身來。

——沒有，——杜斌科臉一紅，——一點也沒有。

——我走了，祝你晚安。舍夫科普梁斯此刻在裝置間裏。他一切都親身檢查。現在無論軍隊

代表也好，主要工程師也好，唐義林本人也好，他概不相信。舍夫科普梁斯老練起來了。

柏蘭走了。杜斌科從床下拖出洗衣盆子來，把衣服洗完，絞乾，掛在火爐近旁椅子背上，甚感疲乏地睡下了……



第三十七章

無綫電傳來了期待已久的消息。蘇聯軍隊開始了強有力的反攻。擊潰了克雷斯特率領的鐵甲兵團。紅軍各師舉行進攻了。人羣肅靜地站在揚聲器旁邊，仔細聽着每一字句。被一團團白氣籠罩着的千百人頭上發出從莫斯科傳來的報告員鎮靜的聲音。前綫和後方空前所未有的努力獲得初次成果。舉行了飛行大會……

拉莫旦把情報部底公報和斯大林致南方戰線英雄們的電報翻印出來，散發全廠。大家爭先恐後地讀着，讀完後藏到襖袋裏，過一會又掏出來用胼胝的手指把它撫平，再三讀着。

夜班休息未完，又走來上工了。向來的疲乏好像頓然消逝了。哄然發出原來覺得永遠消失了的笑聲。人們進入了與敵人鬥爭的第二階段：工人發起了建立前綫隊的運動，這種運動，後來構成了正式的組織形式，工人和工程師們在工廠裏繼續努力工作，庶不愧為前綫戰士底子弟。妻女和兄弟。

明天應當把第一架飛機送到飛機場上。

和舍夫科普梁斯一同來的有一些軍隊代表；他們代表前綫極力催促。

杜斌科走向裝置間去。唐義林伴着他走，面容消瘦，連腰背都駝起來了。

——你看，開始來打破你的神話了，——杜斌科開玩笑地說，——終歸要把它打得片羽不存

的。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真是個愛記恨的人，——唐義林不好意思地說。

——這裏一點惡意也沒有，唐義林同志。不過是由於快樂，信口說出來的。我的家眷在庫班。德國人闖到了頓河流域，我心裏好像刀刺一樣。我答應過吉米什，要保護他妻子和女孩的安全，忽然竟這樣……我的兒子在那裏，母親也在那裏……我公開承認，的確有些害怕。你看，我心裏有些什麼念頭……

杜斌科和工人們，匠師們，生產隊長們——道好。他們都取下帽子，含笑相迎。真的，在工作間裏，人們都顯出笑容，工作得更加迅速了。

杜斌科在裝置間的辦公室裏換上工作服：爲了「嗅」起飛機來方便些。接收飛機的軍隊代表，舍夫科普梁斯和吳格留莫夫走進工作間裏，他們也是怦怦不安，感到他們共同擔負着道德上的責任，是很覺快暢的。要是在另一個情況下，杜斌科一定不滿意的。明天工廠早期製成第一架飛機，這是羣衆大會上決定的。接着就會有第一批十架飛機送到飛機場試飛站去，隨後就是源源不斷的大宗出產，這是他們英勇勞作和艱苦奮鬥的結果。

——着急麼？——杜斌科向裝置間主任問道。

——當然，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裝置間主任身子一縮，擦了擦手。

——裝置隊底本領很高麼？——杜斌科詼諧地問，故意選用了這「高」字。

——很高，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裝置間主任笑了，可是馬上又莊嚴起來，他顯得年輕而消瘦的額上頓然現出幾條皺紋。

——我們去吧，——杜斌科打開辦公室底門，又浸潤在裝置間習慣的喧嘩鬧聲中。甚至鏈子的敲擊聲，迴轉機的鑽戳聲，他聽起來都甚悅耳。

本來裝置間裏的喧聲，其意義正像收割禾麥的聲音一樣。這些聲音好比康拜因機在那麥禾芒刺悉索響着的金黃色田野上發出的軋軋聲。農人底許多的勞作已成過去了，現在割麥機底刀子抽動着，割下的麥莖抖動着，在運轉器上爬過。這裏也像那裏一樣，人們的努力快要獲得最終的成果了……培育的時期已經完結，開始收割穀物了……

把飛機裝扮起來……把那在汪洋澎湃的卡馬河畔造成的摩托從箱子裏拉出來，捲揚機吱吱叫響，機翼運到了機台上，把各種不同的角度量準，用螺絲釘扣緊，好使飛機順利撕殺，最後裝上尾巴。

飛機起初活像一些被撕去了羽毛蜷縮着的鳥雀，隨後一架架張開了翅膀，長出了羽毛，生出了由大砲和機關槍構成的鋼啄鐵爪。周圍聽不到半點人語聲，只聽見一片鏈子鑽子底響聲，像螢火似的燈光閃閃晃晃，自動車和手搖車來回滾動，燒得火紅的鐸鋼爐裏昇起的煙子經過天窗飛去了。

杜斌科仔細檢閱了飛機。發出了種種指示，處處都覺得滿意。也許令人永遠難忘的偉大考驗時日的創傷直到此刻才漸漸封口了。那時他在死氣沉沉的工作間裏走着，只是公民責任的感覺，共產黨員責任的感覺才壓服他的滿懷疑懼。當他親手炸毀工廠時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將來的曙光是否會照臨呢。那時有些人也許覺得他是手上濺有他們愛子血跡的兇手，現在他可以正視這些人而無愧於心了。明天就會洗掉這些血跡，他也可以消除心靈上的沉痛了……

在那架飛機旁工作的有二十五人左右。

裝置間的匠日向經理報告工作情形時，焦急不安；他很想把裝置隊隊長大罵一頓，但他是個有經驗的人，知道不能和他們弄壞關係，雖然他覺得裝置工作進行得慢。

——期限趕得及麼？——杜斌科向裝置間主任問道，他從匠目支離的聲調中懂得有些靠不住。

——新的期限麼？

——今天羣衆大會上決定的期限。

——應該趕得及，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看吧，不要到了明天替你臉紅咧。

——唐義林在檢查，——工作間主任指着唐義林那邊說。

唐義林和技術監督員們站在一起，戴着眼鏡，在燈光下看什麼紙條，只聽見他嘮嘮叨叨的聲音：「最主要的是遊隙……遊隙，這是絕對重要的，絕對要緊的。現在來檢閱一下支重力……你看，在你那裏「七」字數目下面是什麼？」

——現在他會拿顯微鏡去看了，——匠目看着唐義林，帶着生厭了的神色把手一擺，——有了他，難道趕得上期限麼……

——有時也不妨當當顯微鏡，——杜斌科說着就脫下手套，繫緊帽上耳罩。

——經理親自爬上去了，——有個人說。

——要是有什麼不妥的話，會要處分的。

裝置工人剎那間停下工作，觀看着。杜斌科命令用搖揚機把飛機揚起來，就動手來試驗機輪的動作。隨後又看翅膀活動部是否靈活，仔細檢查過槍砲的汽機收放。飛機上的全部汽機管制應當是絕對靈活的。不應使飛機師去顧慮自動機的事情。愈加掀動槓桿，愈按活鈕，飛機就漸漸活動起來。杜斌科全心貫注在這配合得準確到極點的靈巧機械上。在倉房裏，他又檢閱了各種儀器，這是從列寧格拉撤退來的一個工廠裏製造的。這些儀器也許比戰前的稍許粗糙一些，儀器外殼是用代用品製成的，可是製造得很精巧，足見費了一番心血。杜斌科知道這個儀器工廠底總工程師是個很有毅力的人，他竟能在這樣短期內造出這樣的複雜產品。「有本領，——杜斌科喃喃自語，——一切都好。」

他又來檢查大砲和機關槍，作了幾次虛彈射擊。站在他旁邊的那個槍械師有點像唐義林，性格遲鈍，可是很踏實。所以杜斌科注意聽了他的話。隨即命令準備試驗擲彈器。

——好，好——槍械師很滿意說。——拿這一百五十公斤的炸彈和彈匣來。

——先從二百五十公斤的試驗起。

只見那用手邊材料製成的手搖揚機先後提起了兩隻「肥豬」——重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彈。匠目把繩結掛到安定機上，把繩之兩端交給兩個工人。炸彈墜落時可能滾走，把輪子支柱壓壞，所以要把它們「約制住」。在飛機炸彈艙下放了一條草墊。

——走開！——匠目喊道。

杜斌科先用手擲器投下了炸彈，隨後又試驗了投擲一百公斤的，一百五十公斤的炸彈和彈匣的電氣投擲器。軍隊代表走來了。此刻飛機還處在「交貨前」的階段上，所以他還祇是用「參觀

人」的資格觀看着。他想在最後裝整過程中認識一下可能發生的種種缺陷。這是第一架飛機，他迫不及待地等它的出現。這位軍隊代表在庫依貝舍夫閒住了一個多月，才和舍夫科普梁斯一批人一同飛到這裏，這種長期閒散，使他焦急難耐了。他繞着飛機走了一周，口裏嘖哩咕嚕：「你看，這裏碰窩了，我不接收，這裏又……。」

——軍隊底意見怎樣？——杜斌科問，搓搓凍僵了的手。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明天交貨時再說。

——今天保持緘默麼？

——經理同志，該得使你苦惱一下，——軍事代表開玩笑說。

——好吧，我們忍受得了的。請你去看看第三號和第四號飛機，你看，有多少人圍在那裏呵。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一切都如法麼？——唐義林走來問道。

——可算是一切都如法。小小的修整，我已告訴了裝置隊長。可以說：「飛機造成了。」

——造成了，——唐義林取下帽子，掏出一條格子手帕拭了拭禿頭，戒指上的月長石閃了一閃，這就是以前引起波格丹注意過的那顆寶石。

——怎樣，唐義林同志，我們要來打打工業發達的德國吧？德國人在歐洲奪到了多少企業？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又提這回事。——唐義林臉一紅。

——我不說了……一看見你這隻著名的寶石戒指，不知怎的馬上就想起了我們那次的談話。

你知道麼，這樣的寶石也是烏拉爾出產的。你帶着這樣的寶石到這裏來，好像是到父親家裏作客

一樣。

——我此刻考慮着你那時說的話。你的意見是對的，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老輩工程師真的衰老了。真的，我們在這裏還不到一個月就作出了簡直像童話上的事業。只有你們這一輩人才敢於作這樣的事情。這裏所需要的是另一種質地的精神，是蘇聯的精神。我敢向你担保，國外有不少地方直到現在還不能想像蘇維埃政權怎麼能幹好這一切的。人們還說我們組織不好咧。我自己也會像個戴着月長石戒指的木乃伊，不相信我們的組織力。你看，常常這樣：本來要馬上動手幹事情的，却還鬧起心理學來。

——心理學對於工程師，對於實踐的智慧，是與高等數學背道而馳的吧，對麼？

——也許很對，——唐義林表示同意，——唔……很顯然的，當我們這般生長在舊社會的人死完了的時候，那對於所有的人真會要好些。

——我們不會讓這般人死去，會要醫好他們的。把希特勒打倒後，我和你到鴉兒塔去休養一下。順路到巴哈奇薩賴奇雷宮去逛逛。

——這樣的事很難相信的。

——唐義林同志，應當相信。

一個年老的油漆匠手拿模型板和一桶顏料走到飛機跟前。老頭子脫下手套，向手裏呵呵氣，就動手來在飛機上畫五星。在飛機尾上，肚腹上和兩翼上一共畫了四個五星。飛機馬上活躍起來了，顯得更加莊嚴好看了。它戴上紅軍作戰部隊的戰鬥五星徽後，活像一個剛脫下平民服裝，繫上了皮帶，帽子上釘上了五星章的戰士。老頭子向杜斌科點了點頭，就走往另一架飛機面前去

了。

——我們都把他叫做「區軍委」，——匠目說，——他在火車上幾乎凍壞了。總是想回去了。現在他復活了……這樣還活二十年也不會死的。

——明天上午九點半鐘。不要把臉鑽到……雪裏去。不要叫我在吳格留莫夫和舍夫科普梁斯面前丟臉。我會在家裏。有什麼事情，隨時打電話來，不要客氣。

吳格留莫夫坐在沙發上，伸長穿了氈靴的腳，兩手又在胸前，在等待杜斌科。他聽着那在房裏踱來踱去的舍夫科普梁斯說話。杜斌科一進門，舍夫科普梁斯便走到他跟前，伸手搖着他的肩膀。

——經理，明天會有飛機麼？

——你怎麼想？

——我想定有的。

——那末，會照你想的。

——這才算尊重了我這個老頭子。

——依萬·依萬諾維奇，你們談的什麼事情？——杜斌科一面脫衣一面問。

——東西南北什麼都談。我們在研究戰略……真不錯，依萬·米海洛維奇竟肯聽我講話。他却多半是默不作聲。烏拉爾人是不愛講話的，不像我們烏克蘭人總愛嘮叨不休，對麼？

——這點我不同意，——吳格留莫夫微微一笑，——我不能侮辱烏克蘭人……特別是現在，他們不但在前綫，而且也在後方打起日爾曼鬼子來了的時候。

——打起日爾曼鬼子來了！——舍夫科普梁斯熱烈地叫了一聲。——波格丹，記得我們當初那次談話麼？記得麼？當然你會點頭的，因為那次談話是決不能忘記的。對麼？把我們俄國人燒到了白熱程度，現在要叫他冷下去是很難的了。日爾曼鬼子呢，却會一天冷似一天，直到連血脈都凍凝了才罷。你讀過他們寫的什麼樣的家信嗎？我們的戰士怎樣呢？就拿我們黑海底戰士來說吧！如果告訴他們說，馬上「給假回家去」，就會大鬧起來。只要打仗，旁的什麼也不管。一天不起飛，就像有了病似的。工作越多，就越快樂，越起勁。這是老實話，一點也不是吹牛皮。同着這樣的一夥人去打日爾曼鬼子，真可以把他們打得粉身碎骨的。唔，日爾曼鬼子還很多。是的，上次世界大戰時，魯登道夫在戰爭第四年的時候，還聚集了一支勁旅。那時英法兩國幾乎沒有支撐住。結果怎樣呢？現在聯盟國方面更强大些呢，對麼？就讓他們不像我們一樣要把工業「放在車子上」吧。可是我們的悲劇已成過去，他們的悲劇却才開始咧……够了。——舍夫科普梁斯拿起水瓶往杯子裏倒水。——我鼓動你幹麼？波格丹，飛機會有麼？

——會有的。——波格丹把舍夫科普梁斯按到安樂椅上，——坐一會兒，依萬·依萬諾維奇，休息休息。

——我們這夥人一休息就會軟下去的，懂得麼？

——這裏軟不下去的，寒凍不會讓你軟下去的。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有一點小小的意見，——吳格留莫夫說，——這些意見是從看過你們裝置間引起來的。我很喜歡你們這座樓房，建築得又快又好又便宜。

——他這樣轉變抹角，是在打什麼主意，——舍夫科普梁斯打斷他的話說，——波格丹，不

要上當。我覺得他這個烏拉爾人想給你上什麼圈套。

——也許真是撒圈套，——吳格留莫夫諷諧說。

——請你說下去吧，依萬·米海洛維奇，——杜斌科說。

——有這樣一樁事情，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們需要裝置「哈利康」式飛機，並且不久後大概有些美國飛機也會載運到這裏來裝置。要是我們委託你再建築一座這樣的裝置間，並請你負責監督，你覺得怎樣？

杜斌科微微合上了眼睛，吳格留莫夫注視着他因飽經風霜而粗澀了的臉上的筋肉的運動，等待着他的回答。

——期限怎樣？——杜斌科睜起眼皮問道。

——大致也和給你們的差不遠……

——可是現在我的都幹生產工作去了，依萬·米海洛維奇。人工怎樣辦呢？

——我們派幾個建築營來。主要的是在你的領導下。我們要在這裏裝置驅逐機，由這裏直接送往前綫去……春天將發生大規模的空戰，應當先有準備。

——依萬·米海洛維奇，我同意。

又是極大的勞動。在一點鐘前，假使有人對他說，需要再建一座這樣的廠房，他只是估計一估計氣力，就會不敢答應。此刻却不知又從那裏找來了氣力？

雪團打着窗上玻璃，在風雪迷漫的白皚皚的煙霧中顯着一條遠處森林起伏的線條。又會有松杉柏樹紛紛落到雪裏，又會有凍壞了手脚的人……

——你同意麼？——吳格留莫夫看見杜斌科臉上刹那間顯出一些暗紋，問了一遍。

——我同意，——杜斌科堅定地重複說，——依萬·米海洛維奇，我們定完成你的委託。

——這是祖國的委託，——吳格留莫夫小心地糾正說。

——我們完成祖國的委託。

拉莫旦來找杜斌科。杜斌科伸出手來，迎向他的朋友去。拉莫旦望了望他的臉色。

——波格丹，事情怎樣？

——一切都順利，拉莫旦，都好極了。

——我却着慌起來了：看看你，好像你又有什麼愁悶事情。——拉莫旦搖着杜斌科底肩膀。

——喂，你這個經理！也許你的宛柳底病又壞些了吧。打個電話去吧。飛機固然要緊，人還是不應該忘掉的。單身一人，多麼難過呵。工作的時候還沒有什麼，一到剩下你獨自一人時，簡直像豺狼一樣嚎吼起來。單身一人……這句話真令人可怕，令人聽不慣。今天陡然記起，我把我的獵狗丟下了。不知它怎樣？我這隻獵狗好得很，可是從來沒有記起過它一次。可見當公共的事情很多的時候，便不會想起個人的事情，公共的事情一完，個人的事情就來苦惱你了。這時不僅想起老婆孩子，連一隻狗也鑽入你的腦筋裏來：——拉莫旦嘆了一口氣，往安樂椅上一坐，低頭望着自己那雙凍得發腫，擦傷斑斑和鉄一般粗糙的手掌。

杜斌科底手也是這樣的，不過在此以前，沒有注意到它。於是他也就挽起棉襖袖子，把一雙燒傷了的，凍腫了的拳頭翻來覆去地看着。他們兩人不覺相視微笑了。

——簡直像把鉄鉗子一樣，——拉莫旦說——可以用去擦火的。

——拉莫旦，我們要找個時候來整理一下。一般說來，這樣的不整潔，真是可羞的。

杜斌科打了個電話到醫院裏去。值日看護婦回答得非常之慢。

——她怎樣？——拉莫旦問，——又發生了什麼新事情不成？

——熱度不退，好像染上了喉炎……

——打個電話去問問醫學博士吧，看護婦可能弄不清楚的。

醫學博士安慰了他，答應去診斷一下，並親自經常視察病人。然而杜斌科心裏總還是怦怦不安。

——也許是可羞的，可是我真耐不住……要到醫院裏去親自看看。也許將來有人檢查我們的行動時，會責備我們在這樣嚴重的時候幹不關緊要的事情……

——怎麼是不關緊要的事情？

——當然是。當着幾百萬人遭受死亡痛苦的時候，你却忽然爲自己老婆底健康着急，丟下工廠，跑往病院裏去。然而心裏除想着戰線上急需的戰鬥飛機外，總不免想起家庭。想起自家的細小苦處……——杜斌科把雙手一伸，——拉莫旦，我無法不這樣，我極力抑制自己，總想把憂慮拋出腦袋去，可是做不到。當我在檢驗飛機，試擲炸彈，和人們談話的時候，腦子裏總還是一閃一閃地記掛着她，記掛着宛柳。當經理的人決不該這樣，可是沒有法子……你看，你不僅想起家庭，連你的獵狗都鑽進腦子裏來。本來也不足怪，你的獵狗單獨留下了，在城裏跑來跑去尋找你，過後坐在某一條燃燒着的街巷裏烟囱旁，抬起尖小的狗臉望天大叫，叫得連德國人都害怕起

來……

——波格丹，不要挑惹我。走吧，到老婆那裏去吧。看看是什麼喉炎？不要把我們的談話說給旁人聽，——拉莫旦開玩笑說，——連我自己也不懂，這是哼哼訴苦的鄙態，還是壓抑不住的行情呢？

天更冷得厲害了。釘在大門外面牆上的寒暑表降到了零下三十六度。外套，衣釦，領子，帽子上面都蓋上了一層白霜。雪被汽車壓得吱吱響着，在車後躺成一條直線。

杜斌科自己掌着舵輪。他感覺到醫院去的道路遠得很，駛往城裏的上坡路很難行，汽車走得太慢了。

他所熟識的結上了一層冰的石獅子，三合土築成的階梯已在眼前。他走到衣帽室跟前脫下外套，抖去了毛皮靴上的雪。

——你往那裏去？——看衣帽室的女工猶疑不定地問道。

——往病室裏去。請拿一件白褂子給我。

這個女工順從地執行了他的要求，發了件白褂子給他。他就一面走，一面繫緊扣帶。

在樓梯前碰見了那個以前和宛柳床靠床躺着的女子。

——宛柳在什麼地方？在那一間病室裏？——他問道。

——就在那一間，——她把手一指，——醫學博士辦公室過去第二扇門便是。宛柳恰巧就躺在門旁邊，可是不能去見她。而且那個病室是任何人也不許進去的。

——謝謝你，——波格丹感謝了一聲，再也不聽她的話了。

他急步順着走廊走去。誰也沒有阻止他，大概他的神色顯得非常堅決：誰要阻擋他的去路，他就會把誰推開的。他覺得，他過於信任別人了，自己忘記了她，現在會要因自己的不關心而受到懲罰的。從施手術的那一天起，就沒有看見過她，就沒有親眼查看一下。也許她已經不在……那個女子說的第二扇門到了。站下一看，有十張床，躺着的人都是臉色灰白。「沒有……沒有她，——他喃喃自語。」也許在下一間裏……果然有她……她躺在離門不遠的地方，他倆的視線碰上了。波格丹撲向她去，跪到她床頭。宛柳頭不能轉動，只是驚悸地望着他。這裏只有當病狀嚴重的時候才放人進去看望這個病人的。她想到這點上，就害怕起來了。

——波格丹，你怎麼進來的？

——闖進來的，誰也沒有看見，——他囁囁着，就連連吻着她濕潤的額角，覺得她額上冒起了一顆顆的汗珠，——自由衝進來的。你不要想什麼壞念頭……

——好的，——她微弱地一笑。

宛柳臉上冒起一些纖小的汗珠，他來看她，她是很喜歡的，可是她很感痛楚。

——剛剛替我安上了火罐子。熱度三十八度五……

他跪在她床前，抓着她的手，撫摸着，說了些毫無連繫的安慰她的話和他們共同的樂事。他說了我國的頭幾次勝利，說到我國的前途。也許他說了一些多餘的話，可是他想藉此安慰她。波格丹確切地知道一件事：要是一般情形好轉，宛柳覺到病愈之後，就可以回復到以前的環境裏去時，要是她知道國家會安全無恙，家庭會轉回故鄉，又可以聚首一堂，過快樂歡娛的生活時，那她的病定會好起來的。

——那時我們就會看見阿略沙的了，——她帶着感謝的神情囁嚅道。

——我的親愛的，定會看見的，定會看見的……

——謝謝你……現在我會覺得輕鬆些了。我希望的只是趕快把德國人從莫斯科附近趕走……
趕快趕走……

——宛柳，一定會趕走的……

——親愛的，你去吧。

——你疲倦了嗎？

——是的。謝謝你來看我……替我問候大家，問候拉莫旦，舍夫科普梁斯，洛柏，依萬·米
海洛維奇和……柏蘭。

她合上了眼睛，他就看見她那發青的眼皮。

——睜開眼睛吧，——他堅決請求說。

宛柳打開眼睛微微一笑。

——我陡然嚇壞了，——他拿手掌擦了擦眼睛。——現在好了……

——替我問好維克托麗雅，——宛柳微微搖了搖沒有血色的手，——是時候了，走吧……

他站起身來，低首去吻了吻她的手就躡起腳輕步走出病室了。在走廊裏碰見了醫學博士，被他邀進辦公室裏。

——我親自診視你的夫人，請你讓我有可能是把她治好。

——博士同志，我沒有什麼。

——不對……不對……這裏的主人總之是我不是你。親愛的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請原諒我。

——哎呀！同你有什麼說頭，——醫學博士把眼鏡向額上一扶，——當男人的都是一樣：有她時不寶貴，失掉時却哭起來……請你回去吧。不要把些小事情裝在腦子裏。趕快造出「黑色死神」來，——我們不是老早就談好了的麼……



第三十八章

舍夫科普梁斯走出木房子，擦了擦鼻子和臉頰，狐疑不定地抬起眼睛看了看寒暑表，只見表上蓋滿了一層雪，雪上生滿了活像白鬍子的冰刺。

——多少呀？三十九度？！要是刮起風來，連骨頭都會冷壞的，可恨的冰凍，對嗎？

——可不是麼，——洛柏同意，就豎起皮領子來。——在這樣的天氣裏只有喝喝阿爾明尼亞出產的白蘭地來度日子……不然的話，那就算是我洛柏中校一點也不懂真正的生活……

——走吧，走吧，專喝白蘭地的中校，——羅曼成諾克拉住洛柏底臂膀開玩笑說，——鬼東西，你真胖。公家飯把你養得這麼肥了。

——胖子，胖子——洛柏啞聲說，——人底本質被那些羊皮，狗皮，鹿皮遮住了。一般說來，我洛柏中校是長得整齊的，像……維克托麗雅一樣。

——說起維克托麗雅來，可要小心些，——羅曼成諾克說着，忽然不好意思起來。

——在偉大戰爭的時日，女子對於軍人的命運總是起着很大的作用。上校，我說的對麼？

——現在我感興趣的不是女人，而是接收飛機的軍隊代表。九點三十分鐘時羅曼成諾克就要起飛，可是他們却是那裏一點一粒的找毛病，對麼？

——大概他們已經把整個飛機都嗅遍了，舐光了，——羅曼成諾克加快脚步。——來，開快

車吧。

他們往裝置間走去，開着玩笑，順着一條在深雪裏踏成的狹窄小路上互相追逐着，互相碰着肩膀來取暖，可是他們腦子裏想的事情，只是飛機。

今天一清早杜斌科也是一翻身，張開眼睛，就再也睡不着了，雖然他的父親總是在雄雞還沒有叫起來的時候就起床去上工的，此刻却還在打鼾。杜斌科也在想着第一架飛機的事情。

拉莫旦也很擔心它，他通夜興奮不懈，在裝置間裏走來走去，催促加緊裝置在出產「第一架紀念機」後就應源源而來的大批飛機。在走出裝置間時，他碰見了唐義林和杜爾加也夫。他倆在爭論關於機尾的問題。唐義林不滿意木質鋁的質量，所以他叫醒杜爾加也夫，把他拉到這裏來。

吳格留莫夫在特別車廂裏起床後喝了一杯鑛水，打了一個電話給孔庫爾澤夫，請他到這裏來。孔庫爾澤夫只經過八分鐘就來到了，因為他早已準備好，專等吳格留莫夫底電話。他們兩人也通夜沒有睡覺，等待新飛機。當他們乘坐小汽車從車站出發，順着上坡街道，從雪堆間駛往工廠去時，吳格留莫夫向孔庫爾澤夫說：

——怎麼都着急得像小學生快要過考一樣？這是一種遊藝的競爭熱情，還是爲生活着急呢？孔庫爾澤夫抬起他的黑黑眼睛。

——顯然由於後一種情形。鑛工們請我在兩班工人交替的時候把第一架飛機在村子和鑛井上空飛旋一轉。因爲這也是他們的產兒呵。

柏蘭在森林裏輕便鐵路「總」站上，督促準備建築以工人賀明科命名的小白屋村的事情。他走出路局辦事員底悶熱小房間時，望着星光暗澹的天空自言自語道：「在烏克蘭，在克列門丑克

的天空比這裏的好得多呀，只要飛機製造成功，就要從這裏飛往烏克蘭去。」

飛機張開它堅韌的羽翼停在那裏。夜間把裝置時通常都留在飛機上的刨屑和垃圾都掃除乾淨了，漆上了顏色。側面和翅膀都放出昏暗的光彩，彷彿初出水的肥鵝翅膀閃耀着的光彩一樣。可是難道可以把這蓋滿鋼甲，顯出裝有大砲和機關槍藍色點子的強大軀幹來和小小禽鳥相比擬嗎……

艙口和瞭望窗都是開着的。軍隊接收員在飛機旁察驗。匠目和裝置間主任小心隄防接收員擦破油漆。乾溜醋酸的氣味充塞於空中。那個身穿厚嗶嘰大衣，手裏拿着油漆桶子和花樣模板的老頭子在飛機面前走動，把五星刷到後邊幾架飛機上去。

羅曼成諾克離開舍夫科普梁斯和洛柏。他應當詳細打聽軍隊接收代表底意見。因為他不是旁的人，而是要去作第一次飛行的人，所以他不願陷入困難境地中去。

舍夫科普梁斯和在原先廠裏就認識了的這個匠目談話。

——能飛起來麼？

——準定的，依萬·依萬諾維奇。

——像藥店裏的戥子那樣準確麼？

——是的。

——好像沒有從烏克蘭移動一樣吧？

——唔，——匠目長吁一聲，——依萬·依萬諾維奇，好像沒有從烏克蘭移動一樣。

——等着看吧。我不願意瞎猜將來的事情。

——只要這架飛機一飛出去，接着就會像小雞一樣成羣的孵起出來。

——要是這樣才好。這樣的飛機真需要得要命呀。讀過了斯大林底報告麼？要把德國坦克底優勢化爲烏有，那就要增加反坦克機的出產，懂得麼？斯大林把你們出產的飛機放在第一位，懂得麼？

——懂得，依萬·依萬諾維奇。

——就是吧……

——要是摩托會及時送來，那我們就會一羣羣地送往那裏去。

——老弟，你懂得不錯，正是需要一羣羣的。我們的工人階級富足得很，肩上常揹着金瓶子走咧……

軍隊代表在交貨證上簽了字。裝置間主任揮揮手。站在一扇高大門口的飛行隊員合力去推那扇雙頁門，費了很大氣力才把它推開去。沖出了一股冷氣。前面展開了一塊碾平了的田地。吳格留莫夫，杜斌科，拉莫旦，杜爾加也夫和孔庫爾澤夫從試機站的小房那裏走來了。過一會，洛柏也走了出來了。他把雙手放在衣袋裏站在那裏搖搖晃晃，吐着痰沫。大概他還是及時「嘗過一點滋味」了。

——動手吧，——杜斌科看着錶下命令道。

工人們扶住飛機翅膀，把它推出裝置間。羅曼成諾克一面叫喊，一面幫助「拉直」尾巴。在電氣裝配隊裏作工的維克托麗雅在叫喊他。他就離開飛機走近維克托麗雅跟前去，與她握手。

——維克托麗雅，這一切並不是我的事情。

——那你爲什麼幹呢？

——急性……瞎忙……

——我有點害怕……你是作第一次飛行的人……

——沒有關係，——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灌油車開到了飛機跟前。橡皮管子伸開來了。油缸裏灌滿了汽油。水油車駛來，像噴霧器一樣轟轟響着，噴出像掃帚般的煙汽。飛機移交給那個身體結實，眉毛緊蹙的航空機械匠了，機械匠檢查了汽油機構關閉得是否緊密後，關上了蓋子。機械匠是負責準備飛機試飛的，所以他很求全責備。他趕上那個整理螺旋槳摩托的工作隊長，叫他做「膽小鬼」，就爬進艙房裏。不一會螺旋槳轉動起來，空中充滿了摩托吼聲。機械匠把螺旋槳作各種各樣的試驗，飛機場上發出嗚嗚聲，刺得人耳鼓發痛。隨後機械匠跳到雪上。重新揭開摩托蓋，看看在受了震動後是否漏出汽油和油來。

——怎麼樣？——羅曼成諾克問道，他已經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大尉同志，一切都如法。

——請調度下去吧。

開來了一輛蠶輪曳車，地上留下了明顯的蠶輪痕跡。把鐵索掛在飛機底腳柱上，曳車徐徐地把飛機拉往「紅色線條」上去。人們繼續在兩旁扶住機翼，彷彿在剛剛教它學走一樣。

——經理同志，可以起飛了麼？——羅曼成諾克向杜斌科問道。

——起飛吧。

羅曼成諾克繫上降落傘，攀進艙房。過幾秒鐘後，機械匠揮動毛皮手套，人們就急忙向兩旁退開。羅曼成諾克開動摩托，螺旋槳旋轉起來了，遠看起來，像個發亮的透明圓圈。飛機滑動了，滑動了，不一會就離開雪地，騰空而起。

——加油呀！——洛柏嘎聲叫道。

——飛去了，——杜斌科安靜地說，目送着飛機底白色身軀。

——飛去了，——機械匠說了後就咬着嘴唇。

——你看，一切多麼簡單，可是着過多少急呀，——吳格留莫夫說。

——真着了不少的急，——拉莫旦說。

——生活就是靠這來推進的，——航空機械匠突然說道。

羅曼成諾克駕起飛機兜了幾個圈，極力保持離開飛機場不遠的地方。驀地他轉了個急彎，直往森林飛去。摩托底響聲漸漸減弱了。吳格留莫夫跨前一步留心望着飛機的飛行。

——往柏蘭那邊飛去了——拉莫旦說，——大概是柏蘭請求過他。

摩托聲又宏亮起來了。羅曼成諾克在他們頭上盤旋，把機輪一收一放。廠房窗戶裏，院子裏和站上都有人們揮着帽子。他們因自己的勝利而興高彩烈，連烏拉爾這樣兇猛的寒凍也滿不在意了。

——羅曼成諾克！

——去了！

——喂，加勁呀！

——飛機製成了！

羅曼成諾克準確地降落在飛機場上碾平了的的地帶。機輪觸地了，飛起了一根根被陽光映成虹彩的雪柱，螺旋槳靜下來，飛機停住了。羅曼成諾克跳出飛機，走往杜斌科跟前去，身上的飛機服顯得臃腫笨拙，雪上留下毛皮靴子的印跡。一面走，一面就脫下連指手套，把一隻手指向上舉起。

——同志們，一切都很好。

——不管病得怎樣壞，死是死得很好的，對麼？——舍夫科普梁斯心裏一鬆，詼諧地說道。

——我希望很快就會裝運一個聯隊的飛機給艦隊吧？波格丹，對麼？

——依萬·依萬諾維奇，想是這樣的。

——那就好極了。不然的話，不管在你們這裏多麼好，在黑海總要好得多……

羅曼成諾克把手套和空軍帽子夾在脅下，走向前來。他的頭髮汗得冒起熱氣來。

——現在我得來服侍服侍你，——杜斌科拿帽子戴到他的頭上，——你會受寒的。

——沒有關係。第一架成功了……

——羅曼成諾克，謝謝你。

羅曼成諾克握着杜斌科底手抖了幾抖，隨後依次和杜爾加也夫，拉莫旦，吳格留莫夫，唐義林，匠目們，工人們等都握了手。幾十隻胼胝的手一齊伸向他來，他高興地和他們握了。這都是他們爭中的伴侶，他瞭解他們並和他們共此快樂之感。維克托麗雅也脫下了粗笨的手套，伸向他去，細聲說：

——恭喜你。

——維克托麗雅，謝謝你。

——不要握得這樣緊，——她叫了一聲，即向手上呵氣，——你把我的手都拉斷了。

——對不起，維克托麗雅，我沒有留心。

她走往一旁，工人們圍上她去。吳格留莫夫走近杜斌科跟前，親熱地看了他一眼，簡單說了一句：

——恭喜，恭喜。

——謝謝你。

——我也恭賀你。——孔庫爾澤夫帶着發問的神色盯着杜斌科，——對鑛工們的請求怎樣辦？你答應過叫飛機在工人村和鑛井上空去飛旋一次。

——我不是答應在工人換班的時候麼？

——是的。

——會辦到的……羅曼成諾克，只好請你再飛一次。

——好。許久沒在空中逛過了，怪寂寞的。——轉向航空機械匠說，——飛機左腳有點不靈活，也許是滑油凝住了，也許需要把它放鬆一點兒。

——大尉同志，一切都會如法的。——機械匠走往飛機跟前，把羅曼成諾克底降落傘隨身帶去了。

一羣黑黝黝的人影在飛機跟前攢動着，在它的白油漆光映襯下，顯得特別分明。有一團幾乎

看不見的流動的雲氣在飛機上盪漾着，——飛機冷下來了。尾巴上已蓋上一層沙糖似的白霜。

——明天我們交出八架，——杜斌科說，——隨後……我們要做到每晝夜生產十五架。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那時我們就開始了日常的勤勞生活，——吳格留莫夫插一句。

——日常的勤勞生活，——杜斌科重複說，——我不願說刻板話，但是這些日常勞作終究會造成勝利的節日……



第三十九章

他面前擺着吉米什最近寫來的幾封信，大概是從北頓涅次河戰線寄來的。波格丹根據信中所描寫的那些他所熟悉的地方猜出了這點。親愛的吉米什！他奮勇撕殺，不愧爲烏克蘭底英男子弟，他因種種損失而深感悲愁，可是他知道，照耀將來的火已經熾燃起來了。就讓在苦難時日猖獗的火焰弄得煙霧迷空吧，就讓地上滿是絞架底影子吧，可是前面已高照起解放的星光。它在莫斯科附近也終於閃耀起來了。親愛的莫斯科呀！它的命運使人發生了多少驚惻！可是現在武裝的外寇正從它附近鼠竄奔逃，這般寇賊永遠玷污了兵士的天良和榮譽。弗利茨！只是弗利茨！誰也不會把「兵士」這樣的尊貴名稱去稱呼他們。這般夢想奴役全世界各國人民的禽獸號稱無敵的神話，冒稱勇武軍人的神話，從此煙消雲散了。

我們的軍隊和我們的將軍去進攻了，這些將軍底名字終於向民衆宣示了。其中也有騎兵將軍特魯諾夫底名字，他率領的近衛騎兵正迎向勝利前進。他獲得了民衆的公認和光榮，新近衛軍底指揮官尼古拉·特魯諾夫是一個頭腦冷靜的將軍，他是從內戰時一個乖巧的騎兵偵察員出身。吉米什·特魯諾夫是千百萬戰士中的一個。他的信走了很久，在不熟識的路上躑躅着，終於到達了這裏，到達了這庇護幾千勝利鑄造所的烏拉爾山。

「吉米什，一年前你還是個文人——杜斌科這樣開始他的信，——你從事於藝術。你從鄉村

來到那位置在陡峭高地上的古城基也輔，認識了科學和創作的快樂。也許很像戈果里小說中的人物，查波洛什自由軍隊中布里巴上校底兒子奧斯塔普¹²來到這個城裏，在這裏認識了郭拉齊和對於這些險阻地方及古老德涅泊爾河的初戀。

你記得麼，你怎樣來到我們那裏，怎樣追求我們的丹孃，像向日葵趨向太陽一樣；每當傍晚時，一聽到從基也輔傳來的烏克蘭語音，你便喜色洋洋，提起清婉的歌喉唱着使我們心神舒暢的故鄉烏克蘭歌。你唱過愁思綿綿的「彈起琴來吧」，也唱過遼闊而舒暢的「太陽沒落山喲」。那時我們腦海中就呈現出一副無邊無涯的麥壟和蕎麥田，幾處茅房草舍，櫻桃園，池畔的楊柳和籬畔的向日葵的景色。

你總是親熱地把基也輔叫做「我的老爹」。記得麼，我們站在弗拉基米爾小山上，彷彿覺得那有名的琴翁，在唱起古代的歌曲，而你我的祖先却駕着獨木舟在遼闊的德涅泊爾河上飄浮，爲祖國去建立光榮的功業而飄浮。那時我們又聽見歌詠那待援囚人的歌曲，歌聲悅耳，可是很引人愁思。於是我們眼前又現出了我們壯闊的黑海，海上鎖着查波洛什奴隸的船隻，卡法和孔斯坦查底奴隸市場。當時我們那會知道這種苦難的日月又逼近到烏克蘭了呢？

我們回憶過霍爾基查一帶勇武的自由民，猛進直前的幸運騎士，亦即那些爲祖國而力爭軍人榮譽的鬥士們所馳騁過的草原。這些勇武的騎士們留下遺囑，要我們負起對祖國的責任，保持牢不可破的弟兄友愛。

他們的腰上掛着東方巧匠打造的利刃，和由六條鋼絲鈕成而經過特種方法鑄鍊的寶劍，劍上顯出黑黑的阿刺伯字。這些刀劍是我們所熟識的，它們是世代相傳的寶物。它們曾在波斯地毯上

和從希窪沙地找來的馬衣上輝煌燦爛過，這些地毯和馬衣已經腐爛了，但鋼是永遠不會朽爛的。祖先們底刀劍散佈到了我們廣闊無垠的祖國。有些落到了澈爾尼哥夫地方，陳列在博物館中，有些落到了那備受摧殘的查波洛什自由民所匿居的黑土地帶的庫班區域。每當要為祖國而戰的時候，他們就從壁上摘下這些寶劍來。祖先把這種武器隆重相傳，曾祖傳給祖父，祖父傳給父親，父傳之子，子傳之孫，認為它是忠於祖國的象徵，是任何兇惡敵人必遭滅亡的象徵。我們從父親手裏領得了這些寶劍，於是一「戰爭」這個字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生疏的了。

當考驗的年份來到了，我們便從鞘套裏抽出祖先傳下的這些刀劍來，向它們默然宣過誓，而我們就成為結義的兄弟了。在我們光榮的查波洛什軍隊中共生共死，同心同德的弟兄就是這樣稱呼的。你是我的親人，正如像你的哥哥尼古拉是我的親愛的同志，是我在國內戰爭時結義的弟兄一樣，亦如像你的父親，雄健老人馬克西·特魯諾夫是我親愛的父輩一樣，他的英名此刻已傳遍全烏克蘭，這個再顯光榮，永傳不朽的馬克西已彷彿成了民間傳說中的古代騎士。我又第二次認識了新的結義兄弟的手足之情，他們這些烏克蘭人和烏拉爾人是我共同勞動的同事，是我的同胞，他們的偉蹟雖不是汗馬功勞，可也是偉大而高尙的！……

偉大列寧號召我們進入新生活。要不是有他給予我們新生命的學說，我們會是怎樣？我們那時唱着舊的歌曲，可是想着新的事情。我們的同胞那時有的戴上藍色的空軍領章，有的穿上黑色的海軍制服，有的戴上了坦克手底制帽，有的穿着普通的居民服裝，他們都是和平的人，可是都瞭解了臨到自由祖國面前的危險，而決心奮起抗敵。列寧教導過我們這樣做，斯大林教導着我們這樣做。有人企圖誘惑我，說我們沒有準備抗拒敵人。這是胡說！我們的勞動向來是用去保護祖

國的，決不能對它無端加以侮辱。信口責備我們沒有準備，那就是誣蔑我們黨，誣蔑斯大林。吉米什，我知道我們的領袖爲了使我們獲得勝利，作了怎樣堅強而奮不顧身的勞動呵……

時候一到，我們千百萬愛好和平的人也走上了疆場。我們的朋友已經獲得了敵人底估價。有些被稱爲「飛行的死神」，有些獲得了光榮的稱號：「黑色死神」。摧殘文化的「凡台」軍隊在自甘屈膝之歐洲境土上長驅直入所向無敵之後，第一次害怕起來了。他們以征服者自居，侵入我國，燬滅我們所心愛的一切。他們在我國各處燒起迷天的煙火，踐踏禾稼。真的，大地變成黑色了，連空氣也變成黑色了。但是「黑色死神」也隨之出現了。這乃是報復的開始。

這般燒燬城鄉的縱火者，這般外來的強盜已看見了那些已從鞘套裏拔出祖先傳留下來的刀劍的人。敵人不只是碰到了刀劍，而是碰到了新的武器匠人所製造的新武器。偉大列寧底繼承人負起了統率全國武裝民衆之責。他一身肩負起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彼得底重担，庫圖左夫，季米特里·頓斯可義，坡薩爾斯基底責任，蘇渥洛夫底憂勞，明甯底公民偉績，巴格拉其昂¹³底勇敢和列寧底偉大事業。

爲起初勝利所陶醉了的敵人，遇見了憤不可遏，誓死抵抗的強大人民。死難者底血號召同胞們復仇，祖先底血號召子孫們建立光榮的偉業。在列寧太陽照耀之下聯合起來的各族人民都團結一致來奮起反對外國侵略者了。

被致命的武器所嚇倒了的敵人呻吟地叫它是「黑色死神」，我們却深懷謝意把我們的天鷹稱爲「光明生命」。親愛的吉米什，戰鬥武器到處都在創造着。「黑色死神」的隊伍正從各處飛往前綫。它們是依照統帥底指令，是依照祖國和心靈底囑託而飛行的。它們是烏拉爾工人，韃靼工

人，西伯利亞工人以及我們烏克蘭工人們胼胝的手製造出來的。我們在敵人空襲所不能達到的工廠中製造武器。吉米什，我們來到這裏的途程是艱難而荊棘的。要恢復原來已造成了的東西是很困難的，但一切困難都已過去了。工業在工作着，空前未有的武器工廠的大遷移，已順利地完成了。

在這裏工作着的人們，我們可以大胆把他們稱爲後方近衛軍。他們在馬爾丁鎔爐前，在機床前，在化鐵爐前樹立的功業也和戰場上的偉蹟一樣光榮。這裏也是很困苦的，可是人們嚴肅地蹙起眉頭，咬緊牙關工作着。一切都爲了勝利！這就是我們在國內後方兵工廠裏工作着的人們底口號。武器會有的，——你就這樣告訴你們在炮火下爬去衝擊那般惡魔的弟兄們吧。

飽經草原風霜，穿着燻焦了的軍大衣的你已經跨過了悲哀的境界。你把你最後一次的靴跡留在烏克蘭。試看你自己寫的話吧：「這幾天來和烏克蘭告別，我痛苦得沒有止境，大哭了好幾場。烏克蘭竟留給敵人去蹂躪，摧殘，侮辱了。這種情形會有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我的悲傷是無窮境的……」

正是在這個苦難的時日，你這個青年團員加入了黨。在這一天你宣誓忠實於偉大的事業了。烏克蘭已被德國人佔領，必須爲它的解放而鬥爭。軍隊團結得愈來愈緊了。在生死決戰中提起了軍隊的戰鬥精神，在炮火中產生了近衛軍人。你們是沒有功夫跑回家鄉去，張開發出火藥氣味的胸懷去抱抱自己兒女的。戰爭拋散了家庭，熄滅了故鄉爐灶……可是你們並沒有因此垂頭喪氣。對萬惡敵人的恨心，對列寧遺言和斯大林天才的信心鼓起了你在危難時日的毅力和勇氣。

於是你快樂地向我寫道：「再三再四地誦讀斯大林底報告，這是我們行動的偉大綱領。一讀

着它，便目觀勝利的時日。我們會能活到這個時候麼？我極想看見人類理智和我們力量之偉大凱旋。」

我親愛的吉米什呵，你一定能活到勝利時日的！我們大家都活到人類理智和正義凱旋之日的。

我們故鄉烏克蘭定會光復的。金黃色的向日葵又將在田間籬畔盛開起來，蕎麥又將伸張它的芬芳撲鼻的白色毬子，人們又將回到各自的家鄉。又將建造新的房屋，把黃黃的小麥播鋪到剩下的廬舍雜屋底光樑木上。烏克蘭決不會滅亡，保證這一點的，有你們不畏軍人艱勞困苦，而博得戰鬥光榮的武士勳功。保證這一點的有常勝的列寧旗幟。這面旗幟是授給了充當我們祖國軍人的你們了……

敵人決不能使美妙的烏克蘭語言德意志化。親愛的母國定會原諒它兒子底少年白髮的。你信裏憂慮的這一點，實在是過慮的。

親愛的吉米什，常常寫信給我們呵。敵人在退却，但他還是強而危險的，你這戰士和愛國志士底途程還是很艱難的。吉米什，寫信來呵，我們等候你從奧勒爾，哈爾科夫，卡合夫卡，查波洛什，基也輔等地寫來的信……。」

並非最後一章

杜斌科站在高高的山崗上。他旁邊站着宛柳，她緊靠着他的肩，態度變得安靜，形容變得瘦弱了。雪躺得緊緊的，凍得硬硬的，踏在脚下不散開了，在下面靠近地面的地方有活動的濕汽在徬徨着。藍色的森林圈連接到天邊山巒，西面森林上面的雲彩在太陽照射之下昇起了羽狀光芒。也許這是離此不遠的北極霞光的反映，也許這是離此數千里的遠方血戰反映出來的幻彩吧！

黑色房屋和鑛井村落散佈在千百年來水流沖洗，酷愛勤勞的烏拉爾山各傾斜面上，構成了這一城市。房屋看起來好像是燒黑了似的，——這是煤煙經常燻染留下的痕跡；此刻城市上空也懸着濃密黑霧，無數的烟囱不斷地冒着煙。可是在這裏小山上却是電光閃閃，空氣清新，可以張開全部胸膛來呼吸。

在鑛工們踏成的小徑上有小學生們搖起書包奔跑着。他們穿著得很壞，可是臉頰紅潤，神情快樂。這些烏拉爾的小孩們實在幸福，他們沒有切近地看見過戰爭……可是在杜斌科眼前現出了今天真理報上所登載的一張被現代野人所殘害了的名叫茜瑪的女孩像片，她帶默然責備的神色望着他。女孩呵，你認識了戰爭底悲慘實質，嘗到了外來武裝強盜底殘酷手段，你的仇一定會報復的！

杜斌科看看自己的手。他第一次發現手上長出了一根白毛。他手上的毛髮開始白起來，難道這是老邁來臨的徵候麼？就讓這默默無言的女孩不要責備他和他的戰友吧。他們正在用盡一切力

量爲掃除黑暗而鬥爭。他們每一滴血都是屬於這些土地和山嶺，屬於這些繡着金色光芒的蔚藍天空，屬於那些降到地裏挖掘煤炭來供給正義戰爭的人們，那些拋棄陽光旭暖的南方草原，來到這裏繼續從事救國事業的人們的。烏克蘭底灰燼時時在敲擊他們的心靈！

在他們前面，在窪谷那一方面，就是那由於霞光的照耀和雪粒的閃爍變成橙黃色了的工廠底磚牆。就是那用烏拉爾樅杉松柏蓋成的樓房，麥楷色的裝置間。稍遠一點，有長長的一排矮小木房。雪下聳起一株稀有的樅樹，這是砍伐森林所剩下的殘餘。夜有一隻兔子來到這樅樹跟前。它胆怯地跳躍了幾下就逃往窪谷的深雪裏不見了。

摩托怒吼，雪粒飛舞。杜斌科取下帽子連連揮着，在上面當然是誰也不能看見他的。一架飛機展開翅膀從飛機場上平穩地向上升起。這是一架無堅不摧的裝甲衝擊機。驚惶失措的敵人把它稱爲「黑色死神」。飛機從頭上飛過去了，在空中留下一股股使用過的瓦斯和螺旋槳所捲起的一小團旋風。

——駕飛機的是羅曼成諾克麼？——宛柳問道。

——是羅曼成諾克！他駕的是我們工廠在烏拉爾出產的第五百架飛機！

從前羅曼成諾克曾擊落過第一架「容克」飛機來報復它轟炸毫無防衛的小白屋村的仇恨。從那時起經過的時間並不很長久。這位空軍軍官羅曼成諾克在繼續從這裏，從偉大烏拉爾山石脊上報復敵人。戰鬥在進行着，飛機銀色翅膀上繪着的五星也從這裏，從東方射出燦爛的光芒。

烏克蘭底子弟，我的結義弟兄，這裏也是蘇維埃俄羅斯，這裏也是我們的祖國呵，同志們！

一九四二年作於烏拉爾。

附註

(一) 斯基甫是紀元前八世紀到三世紀時代統治黑海沿岸草原區域的各部落的總名稱。(見正文第五頁。)

(二) 查波洛什義士是指十五世紀十七世紀時代德涅泊爾河下游查波洛什地方自由哥薩克軍隊中的戰士。(見正文第二十六頁。)

(三) 勇敢兵士石維克底遭遇是捷克作家哈克舍所著喧動一時的諷刺小說。(見正文第一〇八頁。)

(四) 克拉亞斯和烏連什皮克里是比利時作家德·科斯特爾所作著名小說關於「烏連什皮克里和顧查克的傳說」中的主要人物。克拉亞斯因他的兒子梯里是一個爲民族自由而鬥爭的戰士，而被福蘭得里底奴役者所焚死。(見正文第一二九頁。)

(五) 赫梅爾尼茨基(生於十六世紀末，沒於一六七五年)，是烏克蘭人民反對波蘭統治而主張與俄國合併的民族運動底領袖。(見正文第一〇五頁。)

(六) 費爾莫壁里山峽是從希臘北部到中部去所必經隘道。紀元前四百八十年有三百個斯巴達人英勇地防守此峽，抵抗波斯寇軍，遂以此著名於世。(見正文第一五四頁。)

(七) 哥里城是蘇聯人民領袖斯大林誕生之地。(見正文第二一八頁。)

(八) 蘇渥洛夫(一七三〇至一八〇〇年)是當時俄羅斯名將。(見正文第二四八頁。)

(九)「普拉頓·克拉奇特」一劇是烏克蘭戲劇家科爾內楚克所作。(見正文第三二五頁。)
(十)葉爾瑪克·齊莫非也維奇(沒於一五八五年)是哥薩克統帥，曾率兵佔領西伯利亞而使之歸併於俄國。(見正文第三三〇頁。)

(十一)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年)是英國著名物理家和數學家。明得列也夫(一八三四至一九〇七年)是俄國著名的化學家。契卡洛夫(一九〇四至一九三八年)是蘇聯著名飛機師。巴甫洛夫(一八四九至一九三六年)是蘇聯著名生理學家。(見正文第三三七頁。)

(十二)布里巴及其兒子奧斯達普是戈果里所著小說布里巴中的主人公，這部小說是描寫烏克蘭人民解放鬥爭的情形。(見正文第三七二頁。)

(十三)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彼得，庫圖左夫，季米特里·頓斯可義，坡薩爾斯基，明寧，巴格拉其昂是俄國著名將領和政治家。(見正文第三七四頁。)



現代世界文學名著
第一種
考驗

有翻譯權·不准翻印

著者 畢爾文采夫

譯者 汪浩

主編 姚蓬子

發行人 姚蓬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成都·漢口

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版

內政部調查局

資料室 (68 檢)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1

登記號 24186.2

國家圖書館



004636724

法務部調查局



024186

